# 周文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社出版
以下选集

郭沫若选集

何其芳选集

李劼人选集

周 文选集

陈翔鹤选集

邵子南选集

林如稷选集

罗 淑选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周文选集

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摄于杭州西湖



程不懂同志对於我那篇「实践论与文艺上的反映问题」中批判茅盾「再从理性认识还原到感性认识」的见解，提出些补充的意见，其主要意思是：「我是承认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规律，但是到了理性认识之後，并不是永远『停留』在理性认识上，还有回复到感性认识的可能」，「一個文艺工作者有了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认识以后，必须回到创作实践中去，在创作实践又需要不断的认识——包括从别人的作品，假借写作的技巧，接受读者的批评等等。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不断的认识，这個过程从现象上看很像是『还原』，所以会引起人家的错觉，其实不是简单的『还原』，而是进一步的推移和发展」。

从以上所引文字可以看出程不懂所谓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复到感性认识，是指从社会实践到创作实践而

# 目　　录

## 短篇小说

## 中篇小说



## 讽刺小品



## 散文



## 文艺论文

# 短篇小说

# 雪　　地[1]

## 一

这是一个西康的大雪山，这里的人都叫着折多山的。

雪，白得怕人，银漾漾地，大块大块的山，被那厚的雪堆满了，象堆满洋灰面一样。雪山是那样光秃秃地，连一根草，一株树都看不见。你周围一望，那些大块的山都静静的望着你，全是白的，不由你不嘘一口气。你站在这山的当中，就好象落在雪坑里。山高高地耸着，天都小些了。其实你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天。你看那飞去飞来的白雾，象火烧房子时候的白烟一样，很浓厚地，把你盖着。所以你只能看得见你同路的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在离你一丈远走着的人，只能很模糊的看见，好象荡着一个鬼影，一丈远以外的，就只能听见他们走路的声音了。山是翻过一重又一重，老看不见一点绿色或黄色的东西，阴湿的白雾把你窒闷着；银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刺得你眼睛昏昏地有点微痛，但

---

① 编选者注：这是周文的成名作，署名何谷天。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集子《分》。

是你还得勉强挣扎着眼睛皮，当心着掉在十几丈深的雪坑里去。

在这个一望无涯的白色当中走，大家都静悄悄地，一个挨一个地走。因为是太冷了，太白得怕人了，空气太薄了，走两步就喘不过气来。那裹着厚氆子裹腿的足，一步一步很小心地踏下去，这一踏下去，起码就踹进雪两尺深，雪就齐斩斩地吞完你的大腿，就好象农人做冬水田两只足都陷在泥水里，你得很吃力地站稳右足，把左足抬起来踏向前一步的雪堆里，左足小心地站稳了，再照样的提出右足来，又楚楚楚地踏下前一步的雪堆里去。

无论你是怎样强壮的人，照规矩你是不敢连走六七步的；要那样，就会马上晕死在这雪山上。他们照着规矩走三步息一口气。抬起头望望那模糊的白雪和白雾，心里就微痛地打一个寒噤。他们那氆子裹腿，是和内地的军队用的布裹腿两样。那是西康土人用没有制炼过的羊毛织成，象厚呢一样。他们虽是裹着很厚的氆子，但是走了一些时候就已经湿透了。从大腿到足趾简直冰冷的，足板失去了知觉，冻木了；但是有时也感觉着足趾辣刺刺的痛。粗草鞋被雪凝结着，差不多变成了冰鞋，缩得紧紧地，勒着足板怪不受用；想解松一下，但是在雪地里又站不稳，只好将就吧，咬着牙起劲再走。

他们身上穿的军服，也是白氆子做的；已经黑了，还臭。身上是驮满的枪枝，子弹，军毯，……七七八八的东

西，东西可算不少，但还是冷得要命，不过并不打抖，冻木了。手指冻得不能抬起来抹胡子。手象生姜样。其实在这雪山上走怎么也不能抹胡子；因为胡子被呼出来的气凝结成冰了，你一抹，胡子就会和嘴皮分家。张占标那老家伙的胡子，就是那样不当心抹掉的，好鸡巴笑人。

在走来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也要出一点汗；汗出来粘着军服，马上就在军服上变成了冰。出一次汗，心里会紧一下，肚子里就象乌烟瘴气的怪不舒服；象是饿，又不大想吃。连着翻了四天这折多山，总是那样又饿，又不想吃，满满的一袋糌粑面，并没有减少多少。不过要走路，也得勉强吃点，填填肚子。

有二十来个弟兄的手指是已经被雪抹脱了的——他们不知道冻木的身体，应该睡在军毯里让它慢慢的回复了活气；他们才一歇足，就把手去烤火，第二天手就黑了，干了，齐斩斩的十个指头就和自己脱离关系。现在他们不能再拿出枪，不能再捏糌粑给自己吃了——这都是他们为国戍边的成绩，在这翻回关内换防的路上，只能把枪背在背上，一个人五支，嗨呀嗨地踹着雪堆走。

本来他们是整整的一营，在上半年开出关去防藏番的。在出关的路上就冻死他妈的两排人在山上；另外有一排人被雪连足趾都抹脱了的，成了废人了。本来向钱上打算一下，一个月仅仅能领得几角钱的零用，早就想“足板上擦油”，溜他妈的；但是不行。象这大山，雪山重重包围的西康，溜

是溜不了的，十个总有十一个捉回来，起码请你吃把个外国汤圆。他们这大半营想逃的人，一想到外国汤圆，又只好硬着头皮开出关。在甘孜县住不上几个月，藏民就打起来。抵抗了几个月后，连这二十来个没有指头的弟兄算在内，仅仅只剩五六十个人了；不过营长还是一个，连长还是三个；排长虽也只有两个了，却另外增加了两个营长的蛮太太。

现在他们是奉命换防回来了，大家都觉得好象逃出了鬼门关似的。他们虽是也想起那雪坑里冻死的弟兄，枪弹下脑浆迸裂的弟兄；但是想过也就算了，自己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不过他们变多了，心里老是愤恨着一种什么东西，但是大家都不讲，老闷在心里。

李得胜的肚子饿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手指，不能捏糌粑喂自己嘴的。他肚子里非常的慌乱，就更加喘不过气来。他差不多要晕倒了。他叫住他前面的吴占鳌扶他一下。他们站着。吴占鳌开始帮他捏糌粑。

啪！啪！营长在马上抽下两马鞭来，而且骂着：

"老母子个屄！野卵肏的要掉队！屄，屄，掉队！"

他两个被鞭子打得呆了，痛苦地望望营长又走起来。

营长的确非常威严：皮帽子，皮军服，皮外套，坐在马上胖胖的，随便哪一个弟兄看见他都要怕；再加上他那副黄色的风镜把眼睛遮着，他究竟是在发怒，是在笑，看不出来，更可怕。不过大家都象不满意，前面走的更是有点好奇，于是就传说起来了：

“营长又打人了！”

“营长又打人了！”

“……”

象传命令一样，从后面一个一个的传达到前面。

营长于是喊到：“屄，屄，不准闹！”

大家就静默了。一个挨一个的在白雾当中小心地走。只听见踹得雪楚楚楚地响，刺刀吊在许多屁股上啪呀啪地摆动着，中间也来着几匹马颈上的串铃声，丁丁丁地。就好象夜间偷营一样的，小心走着。

营长这次虽然还是皮帽子，皮军服、皮外套，而且还增加了两个蛮太太，而且也增加了四个“乌拉”，马驮的真正云南鸦片烟；可是他的心里也怀着一种怨恨：他怨恨自己不是旅长的嫡系（他是老边军系被宰割后收编来的），他怨恨旅长太刻薄了他。他想：

“屄，屄，屄，他的小舅子营长为什么不派出关来！一个月的军饷又要四折五折的扣！说什么防止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叫我的一营兵去死，他的小舅子些在关内安安逸逸的享福！现在一营人给我死去娘个屄的两连多，屄的旅长用这毒方法来消灭我！”

他在马上越想越愤恨。他悲痛他的实力丧失，他惧怕他的地位动摇，他就愤恨地抽了马一鞭子。

马在无意中挨了一皮鞭，痛得跳了，雪盐象大炮开花样从马的脚下飞射起来落在前面几个兵的颈脖上；马的头向前

猛冲一下，在前面背着五支枪的夏得海被冲倒了。枪压着了他。他爬在雪堆上叫不出来，吓死了。因为雪太深，陷齐马的大腿，跳不动，所以营长还是安全的驮在马上。

营长勒着马，叫前面的几个兵把夏得海拉起来。

好半天了，夏得海才渐渐的转过气来。营长叫他慢慢的在后面跟着，叫前面的几个兵一个人帮他背一支枪。

队伍又走起来了。

一些怨恨的声音又象传命令般从后面一个一个的传达到前面。

夏得海一个人在后面，痛苦地一步一步地爬着。冷汗不断的冒。足象不是自己的，爬不动。队伍已经掉得很远了。他愤恨，他心慌，眼泪大颗大颗的从眼角上挤出来。他抬起冻木的手去揩眼泪，他又看见他那没有指头的手，秃杵杵的，象木棒。他更痛苦了。乱箭穿他的心。他仅仅把那木棒般的手背在眼角上滚了两下。

"老夏！来！我搀你走！"前面谁在喊。

他抬起头见是刘小二向他走来，心里好象宽松一些。于是两个人说起话来了：

"营长叫你来的么？"

"臊他的娘！他不要我来呢！咱们弟兄一营人，已经只剩他妈的五六十个了！死……我怕你一个人给老虎抬去，我要来陪你。他妈的营长不准我来。我给他妈的闹了。不是张排长帮我说话，他妈的还不要我来！……"

“臊他娘的屄，臊他蛮太太的屄！把老子撞昏死他妈的啦！”

“臊他的娘！咱们弟兄死的死，亡的亡。他们官长还是穿皮外套，讨蛮太太！剋扣咱们的军饷去贩鸦片烟。打仗的时候，看见英国军官他们脸都骇青了，藏民冲锋来，他们躲他妈的在山后面。咱们弟兄，患难弟兄。老子现在不说，进关去才三下五除二的给他妈的算账！”

夏得海觉得问题的中心已经找着了，也说道：

“臊他屄！算账！算账！……”

忽然后面不断的串铃响，响得非常讨厌。

“你们为什么要掉队！想逃？”是营副沙沙沙的声音。

他两个只是搀着慢慢走，不理，也不回头看。

渐渐地串铃声越响越多，已经到了面前。

营副向来就和连上的士兵非常隔膜，遇事只晓得摆臭架子。这两个兵今天公然不立正回答他说，“报告营副”，这已是有伤他的尊严，何况又是当着书记长，军需长，司书们的面前丢他的面子。他也老实不客气的抽下一鞭子，骂道：

“你想逃，你……你……”

刘小二痛得愤火中烧。不知怎么，愤虽是愤，见着长官总是服服帖帖的。他那冻木的身体被鞭子抽得辣辣的痛，差不多痛闭了气。他陷在雪堆上，瞪着好半天才呐呐地说明他们掉队的原因。书记长们在马上笑了，其实并不好笑，不过好象他们在雪雾当中骑着马闷了半天，藉事笑着好玩儿。

一会儿，营副们已经骑着马走向前去了。还有五个勤务兵也骑着马，押着几匹“乌拉”驮的辎重，紧跟在后面。渐渐地，那些人马离得很远，隐约地，在那纱一般的白雾中消失了。

“臊他的娘！臊他的娘！”

“狗子，这些混账王八蛋！咱们弟兄送死，他们升官发财！狗养的勤务兵也骑马。老子们一刀一枪地去拚命，拚命！……老子有田做，哪还当他鸡巴的兵！他妈的！”

夏得海似乎要说出什么，但是又冷，又痛，又饿，肚里面空空洞洞的，又象乌烟瘴气的，嘴唇颤动一下，又闭着了。

两个对望了一下，心里都冲动着一种什么，只是不说出。

他们搀着又在雪里慢慢地颠起来。

白雾渐渐薄起来了。

太阳在山尖上射下来，对着雪反射出一股极强的光线，烧得擦满酥油的脸皮火烧火辣的怪疼。眼睛简直不敢睁大。

那几十个的一队已经慢慢地走了好远。

蛮太太骑着马在崖边上挤着了，几乎把陈占魁挤下崖去。陈占魁眼睛昏昏地向里边一挤，蛮太太在马上一滑，滑下马鞍来。她叫了。

营长叫连长们叫队伍停止前进。他骑着马走到蛮太太的身边。他狠狠地踢了陈占魁一足。

呵嗬！陈占魁就连人带枪，稀哩哗啦地滚下崖，落在雪坑里去了！

因为雾子薄些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哇呀哇呀哇地哄闹起来。

连长和排长的脸都白了，白得怕人。

大家都感着一种沉重的压迫，都在愤怒；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闹。

营长在马上手慌足乱了。通身在发战，他颤抖抖地拿出手枪来骂道：

"屄，屄，造反了！哪个敢再闹！屄，军法……"

马旁边的李得胜忽然也跟着叫道：

"屄，屄，营长！"

劈拍！营长打出一手枪，却并没打着谁。他愤怒地足一踢，李得胜又连人带枪，滚下崖，落在雪坑里去了。

"哇哇！"

"哇哇！"

"哇哇！"士兵们都叫起来了。

"不准造反！"李连长很威风的叫出一声。

陡然，这空气很薄的雪山，被这些声音的震动，立时阴云四合起来。太阳不见了。很浓的白雾又笼罩了下来，浓得伸手不见五指。密密麻麻的雪弹子往下直落。人声在这阴黯中，在这雾罩中，渐渐地又静下去了。

雪弹子越落越厉害，大家的愤怒也到了极点。但是人总

敌不过雪弹子的威袭，都被打得僵木了。没有办法，只好把军毯铺在雪地上，裹着身体睡了下去。长官们也都下了马睡着。静静地。

## 二

第二天早晨醒来，觉得身上压得重重的，好容易才从尺多深的雪堆下钻了出来。在雪堆下面埋着倒还暖和，刚刚一钻出雪堆，白雾便把你包围着，马上就冷得发抖。不过雪是早停止了，雾也不那样浓；但还是看不见山顶，看不见天。

肚子饿，还是那么乌烟瘴气样，还是不想吃。

腿子陷在雪堆里，象不是自己的。实在不想再走。

心头愤恨着，愤恨着。还是愤恨着：

“他奶奶的屄，当鸡巴的兵！”想叫出来，但是又没有叫出来。

听见前面有人踹得雪楚楚地响，接着是问话声：

“你是——？”

“我是陈大全。”一个人答了。

接着便看见李连长模糊的面孔，对准着自己，问：

“你是——？”

看见李连长那副卑鄙凶恶的面孔，早就令人恨不得打他两耳光。但是不知怎么自己又答出来了：

“我是杨方。”

连长又走到后面去了。杨方想，想提起这么一足，便把他踢下崖去；但是足冻木了，提不起来。

耳朵注意着听点后的一个名，听了半天，不见有声音。

连长在后面喊了：

“杨方！”

“有！”

“来！”连长说。

不知怎么，腿是连长的样，连长一喊，自己僵木的腿也提动了。

连长指着一个雪堆说道：

“把吴癞头拉出来！”

杨方看了连长一眼，不说什么，便同王冈弯下腰去，用手把雪拨开，手被雪抹得痛，痛到心头。

呵嗬！吴癞头冻死他妈的了！嘴唇缩着，象笑死样。身体已经僵硬了。

连长叫把吴癞头的枪弹取下来，叫杨方背枪，叫王冈背弹。杨方的心里真是又悲痛，又愤怒，但是终于把枪背在身上。

连长又走到后面去了。

“他奶奶的屄，干掉他！”杨方说。

王冈对他笑了一下。

渐渐地，雾薄起来了。

前面一个一个的传着命令来：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一个一个的又传达到后面去了。

不想走，不想走，但是又不能不走。管他妈的，勉强哽哽噎噎的塞了些糌粑在肚子里去。脸上又糊上一层酥油。

他妈的，走吧！城里面算账去！

楚楚楚，楚楚楚，人又在雪堆里动起来。刺刀又在屁股上啪呀啪地摆动着。马铃声也响起来了。……

今天总算真的逃出了鬼门关。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已经望见了打箭炉北关的栅子，接接连连的房子的烟囱，都在冒着烟。看见了瀑布般的水，看见了黄黄的山，看见了喇嘛，看见了商人……的确雪山是走完了。看见了街市，就好象回了家乡一样，心里也就宽鬆了一点，不由不嘘出一口闷气——嘘……

不知怎么，在要下山的时候，足虽是痛得要命，总是走得那么起劲；现在看见了栅子，倒反而拖不动，腿子真酸得要断。看见那没有雪的地面，简直想倒下去睡他妈的一觉再说。

几个兵在石头上坐了下来。口里吹着唿哨，眼里望着那些田。张占标心里想：有田种多么好。

“坐着干什么！”连长骑马吼着来了。

“报告连长！我们休息一下。”

“胡说！”李连长吼着，恶狠狠地下了马，提着马鞭走了

来。

几个兵并没有立正；坐着说：

“报告连长！足要断了！”

“娘卖戻！你，你，你，”连长的鞭子在兵们的背上抽着。“到此地还敢捣蛋！断了也要走！走！”连长把最后的一个“走”字吼得特别响。

愁苦着脸，大家望望又站了起来。腿子简直没有知觉了，还是要痛苦地拖着走。

看见了旅部，门口摆着一架机关枪，十几个兵在门外闲散地站着，望着这回来的一队。中间有几个是认识的。

“弟兄！辛苦辛苦！”认识的几个向他们打招呼。

夏得海望望他们，痛苦地伸出两只没有指头的手；其余的几个，也同样地伸出来幌了两下。夏得海苦笑道：

“弟兄！这就是出关的手！”

大家就对望着苦笑一下。

忽然对面几个武装的兵士，搀着用绳子绑着的两个徒手兵押着过来了。

“逃兵！”谁叫了一下。

大家都望着那两个，象上屠场的猪样搀着过去了。

这时街上已经在关铺子了，但是很闹热：许多兵拉着一串一串的伕子在街上走。说是第三营准备后天开出关。大家都快感了一下，意思说：我们总算是活着进关来了。

因为一想到自已，更觉得拖不动，什么都不想，只想倒

下去。

他们宿营的地点，是东关口的一个破庙里。营长，营副，书记长，以及两个连长住在另外一个好地方。

一点名，又少三个，说是昨天在雪弹子下面冻死了。现在大家都没有心思来理这些。只想睡，横躺直躺的在神龛面前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 三

第三天，还没有吹起身号，就有一个人影子，鬼鬼祟祟的，在神龛面前，在人堆里跳过去，跳过来的，嘘嘘嘘地讲着话。

许多兵都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手指揉着眼睛，都象傻子样望着那个人。有些在咳嗽，吐痰。

出了什么岔？

仔细听，仔细听。……

那个人在讲：

“旅长把营长扣留了！昨晚上。”

“是么？扣留了？”

睡着的也爬起来。足腿硬得象木棒，身上的骨头象挨了一顿毒打样，痛得要命。但是终于爬了起来。

大家围做一堆，黑压压地。头在攒动。嘴在议论：——

“扣留了吗？我们的饷？”

"饷？营长不是说回来发？几个月一齐。"

"旅长就是说他剋扣兵饷呢！"

"我们报告旅长去！"

"他还有鸦片烟，四驮，四驮！"

有些人望着那大殿上的鸦片烟箱子发笑。

一大堆分成几小堆，谈着，讲着。

起身号吹过半天了，还不见吹点名号。连长和排长都慌张地进一头，出一头的，象忘了点名。

有几个兵跑到连长的窗子外边听。

"营长的事总算弄好了，"连长的声音。

"旅长不要他赔饷了么？"王排长的声音。

又是连长说：

"营长找参谋长说好，送旅长一驮鸦片烟。旅长要营长今天就走，免得士兵为难他。"

"那，这些士兵怎么对付？"王连副又问了。

"今天马上改编。哪个捣蛋就枪毙哪个。"连长这么答，故意把声音放响一些。

几个兵离开窗子，把消息带到人堆中来，几个小堆又聚成一大堆。又议论起来了：——

"旅长把我们卖了！"

"他们原是官官相卫的！"

"长官们都是压迫我们的！"

"臊他的娘！我们性命换来的钱！"

“我们向营长要去！”

“干！要去！不去的算狗鸡巴！”

尖屁股伍桂是著名的逃兵。他从十五岁起就当兵，现在已经三十岁，跳过三十几个部队了。上半年出关时，因为山多，终于是不敢逃。这次他真也没有想到他会活着回来，能在人堆中站着。他离开人堆又溜到连长室的窗子外边去了，耳朵靠着板壁，听不见什么；又把眼睛挨近窗眼。

忽然背上辣刺刺的挨了一鞭子，接着又是啪啪啪的几下。他痛苦地转过背来，望着张排长。张排长吼道：

“你在此干什么！咹，干什么！怕要造反了！”

伍桂用手摸摸他痛辣辣的背。

“在动些什么！不晓得立正吗？这些不识好的东西！滚开！”

张排长把话说完就跳着跳着向连长室走去。人都望着他的背后嘘了两嘘，他只装着不听见的进去了。

一会儿，连长同排长们走到大殿里，叫五个勤务兵和两个伙夫把鸦片烟箱子搬到营副住的那屋里去。还剩下两箱，又叫两个伙夫和两个兵士送到旅长的公馆去。两个排长押着去了。

“集合！”连长叫着，又把口笛逗在嘴上呼呼呼地吹起来。

伍桂向列子懒洋洋地走去。

“死人！”连长吼着，接着就是一拳。“快点！”

列子站好了。报数也报过了。

连长把那凶恶的眼睛，从左至右向列子扫了一下，吭着嗓子喊道：

“听到！”

列子里面混乱的把足收了回去立正。

“在干什么！没有吃饭么！”连长红着脸骂。

大家只是懒洋洋的听着。有些足腿酸得打闪闪。

“现在跟你们宣布一下：本营今天改编到第三营，旅长的命令。今天营长要回军部去。我们现在把武装准备好，去欢送。听到没有？”连长把话说完，眼睛直直地望着列子。

列子里的头都在骚动，大家望了望。里面只是零零碎碎的答出几声“听到了！”

“干什么！干什么！”连长愤怒的叫了，闪着贼一般的眼光，好象要找谁出气。“这成什么队伍！嘿！军风纪都破坏完了！哪个要捣蛋的站出来！站出来！”

列子又静静的了。

连长本要找个把人来出出气的，但是也觉得队伍一改编，自己的位置都靠不着了，他息了一下又吭着嗓子说道：

“现在马上就准备好。听到没有？”

“听到了！”

“稍息，解散！”

列子散了。兵士们混乱的向着大殿走去，一面讲着话：——

“他妈妈的！改编到第三营去吗？”

“才进关来又要出关吗？”

“臊他的娘！还要把咱们剩下的送死吗？”

大家都知道第三营快开出关，都觉得死又摆在面前。

“妈妈的！长官们升官发财，拿我们死！”大家都这样的想着。

突然有一个人叫了出来：

“弟兄们！咱们要饷去！饷不发不要营长走！”

“对，要饷去！老子还要问他要指头！”夏得海们也叫着。

大家都在乱七八糟的说着。挂刺刀声，拿枪声，更显得混乱。

连长在房间里，知道今天有点不大对头，不敢出来骂了。

隔一会儿，又集合了。不准带枪去。

他们走到栅子门口，站着，排成一列。都在期待着，期待着。

远远地，马串铃响着来了，接着便看见勤务兵押着驮子出去！接着是营副、书记长们和两个蛮太太骑着马走来，也跟着驮子屁股去了。接着又看见一排武装兵，接着是营长，跟着来送行的是参谋长，和几个旅部的官佐。

“挡着他！”谁在列子里叫一声。

列子骚动起来。

连长的脸色变了，接着便叫：

“敬礼！”

但是没有人理他，都围着营长走来。喊道：

“营长拿我们的饷来。”

“没有饷，不能走。”

参谋长叫起来了：

“这成什么！反了！反了！吴排长！把为头的两个反动分子捉着！这还了得！李连长把队伍带回去！不走，就跟我开枪！”

夏得海立正说道：

“报告参谋长！我们的饷！”

“你是为头的不是？吴排长！拿着他！”参谋长说着，手指挥着。

那一排武装兵持着枪走来，夏得海同王冈就被捉去了。大家都愤恨，怒火要把人烧死。但是自己是徒手没有办法。终于被一排人的枪口监视着排成队伍，被李连长带回去了。

在解散的时候，大家都在骂：——

“狗鸡巴的东西为什么忘记用刺刀！”

“为什么不用刺刀呀！怕他鸡巴的枪！”

大家都在磨拳擦掌的跳着，叫着。都在失悔，都在骂。

有两个弟兄是被捉去了。他们知道要求是不中用的。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然而也明知道不见有好的兆头。

天色阴沉沉的，雪又落起来了。

大家在大殿上一堆一堆的挤着，想不出办法；只你望我，我望你地，好象都在等别人想条好计。

突然一阵反的号音，很凄惨地经过庙门。

“枪毙人！”有人这样一叫，大家都惊慌起来，向着营门走去。

心都在跳，不是怕；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眼睛都象火焰在烧。

有两班人的武装兵在门外走着。雪落在那四个反绑着手的赤膊身上。

“有两个是逃兵！”

“糟糕！夏得海也绑在一起！”

“他们有什么罪呀！”

大家都愤怒得要疯狂了。都想逃出去，把夏得海同王冈夺回来，都在等谁先跳出去。大家的心都是散乱的，谁也没有先跳出去。

“只说逃出了鬼门关，谁知进关来还是送死！”大家都好象这样的想着。都好象明白了自己是什么人，“不错，自己的生命不如一只鸡！”

突然旅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来，后面跟着四个背盒子炮的白白净净的弁兵。巧得很，李连长这时也从后面走了出来。兵士们让出一条路。旅长刚跨进庙门，李连长便大声的喊：

“敬礼！”

不知怎么，大家不知不觉的把手举在额上。

旅长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动了两下，似乎想骂谁。最后他叫李连长马上集合训话。

都知道，这是来解决什么事的。都好象忘了疲倦，振作着精神。

列子在大天井中排好。雪落在颈脖上都忘了冷。许多心都紧张地连成个僵硬的一条，象一条地雷的导火线，在等待着谁来点火。

连长同弁兵们站在旅长的背后。

旅长愤怒似的，站在飘飘的雪下面，恶狠狠的望着。眼睛在不住的转动，口里在骂：

“你们是天兵！你们出过关，就了不得！军人！懂不懂，黑暗专制，无理服从！你们公然侮辱长官，聚众要挟！你们丧完了军人的德！”

大家的心都在起伏着，波动着。眼睛象火在烧，不动的望着。

旅长又说了：

“军人！哪里是军人！是土匪！我们革命军，……”

“革我们的命！”排尾不知是谁在轻轻地说。

旅长望着排尾吼道：

“哪个在讲话！哪个在讲话！哼！了得！李连长！把他拖出来！”

大家的头都在动，看见拖出来的是尖屁股伍桂。大家的

心更加紧张起来。

“李连长！枪毙他！”旅长坚决的说。

“枪毙？”谁又在列子当中叫了起来。

大家都忘记了一切，明白的认识了站在面前的敌人。都象狂兽般的拔出自己的刺刀扑上前去。

旅长同连长见势头不对，惊得向外逃走。

那四个白白净净的弁兵也慌得取出盒子炮，向着这狂兽般的士兵扫射了来，在前面的倒了几个，但是离得太近，许多刺刀明晃晃的已经扑到身边。只听见格轧格轧的肉搏声，四个弁兵已经刺死在地上。

旅长同连长逃不多远，便看见门口的两个卫兵持着枪跑了进来，他们两个向后便走，却被追来的许多刺刀乱砍下去。士兵们喊了：

“弟兄们！咱们快走！”

一下蜂拥的上了大殿，各人拿着自己的枪，便无秩序的向东关外跑了出去。足象长了翅膀，好象在飞。

雪落得更大了，在许多头上乱飞；他们并不觉得冷。

现在才觉得腿子是真的属于自己的，都想飞，都想挤上前去。在雪山上的辛苦，十几天的疲倦，都完全忘记了。都觉得太痛快，太自由。笑着，叫着，讲着，许多口沫在许多乾瘪的嘴唇上飞溅。

1932年7月

# 退　却[1]

回想起来，这差不多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记得也正是这个时光，天上青板板地，没有一丝云，没有一点风，就只是一个火球般的太阳红辣辣地嵌在上头；一根根的头发跟汗毛都几乎热得要炸了。汗水已经流完，如果在脸庞一抹，就是满把乾沙沙的盐颗子。这一个小镇子的背后，是耸入天空的丛莽的荒山，荒山的左右两臂起起伏伏地延伸出去，象一把椅形似的，抵住平羌江面，这南岸就是我军对峙敌军的地方。两边的散兵线可以隔河相望。这边一排扫射，那边也一排扫射，只听见啪吧啪吧的枪声，乾燥而沉闷地，穿过烦热的空气，激着空谷的回声，刺进人怅惘的心头，真想不到明天这嘴巴会不会能够再装下饭去的事了。看，一个个在脸庞上挂着血水的伤兵正拄着竹杖从河边穿过稻丛退下来着。

"妈呀，嗯……渴死了呵，嗯……"

哼着哼着，把竹杖放下来，便躺在枕头的街沿上了。

---

① 编选者注：选自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八月版《多产集》。

我们在这儿对峙已经一天一夜了。忽然一种谣言从每个人的心头掠过，说是我们的指挥部已经放弃了正面的县城退却了。一下子，好象突然似的，每个人的脸上都闪上一个阴影，大家都咬着牙，惊慌起来了：我们的这右翼怎么办？

半夜的时候，我正疲倦地蜷伏着睡在门后，不知被谁踢了一下，我便惊觉地睁开眼睛，黑洞洞地，睡前的许多灯光现在是一丝也没有，就只看见许多憧憧的黑影，象潮水一般无声地向着门外涌着出去。我这时候，骨头痛也忘记了，本能地一翻爬起来，背上我的枪，就呆头呆脑地挤进潮水般的人丛，挤出门来了。究竟为什么，向着什么地方走，简直没有想一想的工夫，在黑暗中的一切全是充满了恐怖，虽是夏天，然而牙齿却在吃吃吃地打战。别人走，自己也走。因为刚睡得胡里胡涂爬起来，听见江那面一阵阵扫射过来的枪声，好象就要刺到背心来似的。两支脚简直虚飘飘起来了。不过，脚虽然虚飘飘，可是连倒下去的空隙也没有，人挤着人，前面走得慢，后面挤得凶，两边的要向着中间挤，谁都想抢上前去，我于是便这么不知不觉地被挤得两脚离开地，被抬了起来，一直抬出了镇口。这之间，就只听见一种悲惨的叫声从两边阶沿上送了过来：

“啊哟……丢了我们了！啊哟……”

“不准做声！”

我被抬上山的时候，脚落了地，才慢慢清醒起来，知道离开那个小镇已经好远了，但江那面的枪声还在从背后传了

过来，清脆地刺进人的心头。现在虽然快走出了危险界，然而还是那么挤，我用手抵着前面的背，后面的手也抵着我的背，小心地钻开那高过头的丛莽，在崖边上摸着前进。

“哎哟！妈！”前面传来惊呼的叫声。

“叫什么！”

但是紧接着就见一个笨重的声音象一捆包裹似的带着许多小石头唏哩哗啦地滚下去了。大家的心一下都又捏紧起来。

“枪呢？枪呢？”

“一齐都滚下去了！”

又是静默，山头的丛林跟丛莽好象都一下静默起来了，黑耸耸地望着我们，好象那里面藏着许多鬼手似的。然而谁管他，后面的更可怕呢！走到拐弯地方的时候，微微地可以听见崖下面呻吟的声音传了上来，前面的一个就回过头来悄悄地说道：

“当心，这儿。”

我摸着缺口地方，抓着崖上的枯枝，小心地跨过，也回过头悄悄地传下去：

“当心，这儿。”

走到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去，背后的枪声已经小起来了，人也没有那么挤，但是不知怎么地我一下怕起土匪来了。这山是有名的万松林，我们驻扎在城里的时候，就常常听见说这儿有着几百名土匪聚集，枪弹齐全，哇，不要是躲在那黑

松林里面等着我们呢！

“当心呵，前面！”谁这么说一声。

可是一个最熟悉的声音马上就从黑暗中叫了出来：

“笑话。袍哥怕什么！”

一听我就知道是传令长。忽然那每年六月六关云长的磨刀会时的传令长的面影一下在我的脑子中闪出来了。那一天，我们营里的空气简直不寻常，上上下下大小官兵忽然一下子都会亲热起来的。大家都“你哥子我兄弟”的叫起来了。传令长照例是“承行大五哥。”大家团团地站在大堂前面的时候，他便把钱纸一张一张地在一条长凳上摆了起来，左手把鸡头弯到背后来执着，右手便拿起明晃晃的菜刀，做了一个请安的架势，就在鸡颈上杀一条口，把鲜红的血从头一张钱纸滴到末一张钱纸，于是他便向着站在当中关云长像前的副官鞠着躬严肃地说道：

“禀大哥，恭喜恭喜！”

大家这时都提起穿着军服的手来打个拱，便高高兴兴地等着喝酒去了。

想到自己也是“哥老会”的“袍哥”，顿时使我增加不少的勇气。假使那些傢伙真的从黑松林里跳了出来，假使真的被他们截着的时候，“弟兄，山不转路转，场头不遇，转头相逢。”这几句话，难道不懂了么？我一下子胆儿又壮起来了，依然小心地摸着崖边，抓着枯枝，跟着前一个的脚跟，在高过头的丛莽中钻着，直向黑松林的山头爬去。

天亮的时候，枪声自然已经听不见，而且我们已经穿出丛莽了。站在山的顶上，向下面望去，只见遍山都是乱杂的人，一摇一摆地在爬了上来，有些在半夜走错了路的，现在也从右边的山谷爬着来了。许多滑竿轿子之类都空着，那些官长们都在它们的后面一步一摆地走。许多空着背的马也在人丛中零零落落的走着。想不到我们居然挤在最前面来了。

可是大家都已经很疲倦，骨头又痛了起来，尤其是被那灰白的晨风跟细雨一吹，心旌就有些摇摇，饿得有点头发昏，几乎透不过气来了。好在已经走到垭口，向着山那边一望的时候，顿时换了一个新的天地，但见山脚下的丛林旁边，躺着一两间草房，早晨灰白的炊烟，正在从那草房顶方口的烟囱冒出，随着风一扬，炊烟就散开来，跟林间的薄雾融和在一处舒卷起来了。

“喂，那儿一定有东西！”

谁这么叫了一声，大家的希望都一下燃烧了起来。脚劲都又充满了。下坡路是好走不过的。大家的屁股上摇着枪托与刺刀的声音，跌着一些小石头，一跳一跳地就向着斜坡下面直跑。

我们刚刚走到门边，陡然就听见草房后的门碰的一下，接着就是穿着树林跑的声音。我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门去，眼睛开始黑了一下，稍稍站定，就辨出屋内的方向，哈，灶上的锅正热气腾腾的呢！大家围了拢来，揭开锅盖，里面正煮着热嘟嘟的豆渣。“好呀！好呀！”大家喊着，于

是拿碗的拿碗，抓盘子的抓盘子，可是灶脚下陡然跳出一个老太婆来了。扑的一声她就跪在地上，战兢兢地，头发已很白，乾瘪的红眼眶流出了两行眼泪。

“老爷！老爷！我们苦死了！……就……这点点……饶饶吧！……”她哭。

大家都没有管他，把碗就在锅里面舀，舀起来就吃，只见许多碗在锅里翻，有些没有舀着的，半途就在人家的碗里截了一半去，然而人还在越来越多，屋子几乎要挤爆了。你碰着了我的膀子，我又碰着他的背，然而还在来，那个老太婆简直被挤在灶旁边大哭起来了。

“你们弄死我算了！弄死我算了！”

我走到后门边的时候，忽然听见噗噗噗的声音，马上就看见三个赤膊的背影在树林中象惊弓之鸟似的乱跑。然而后来也据说他们终于被后到的勤务兵拉来做轿夫跟着来了。

下午的时候，据侦探说是敌军又渡河追来了。我们又一程赶一程的退走。可是刚刚走到豹子岗下的时候，前头就传下话来，叫“准备”。糟糕，前面难道也有敌人么？然而这条路是够危险的。两边是高山，山顶上也是密密的黑松林，太阳已经落下去，晚雾又罩上来了。我们就在夹槽当中的山脚走着，前面山头的目的地几乎看不清楚了。果然这时候，正从左边山头的松林里射下来一声土枪——吧！……陡然一下，大家都紧张起来。这种居高临下，准会全军覆没的。前面走的弟兄都忽然高声大叫起来了：

“喂！袍哥！值价的！我们是老边军呵！”

上面又放下来一枪，接着也是百多人的喊声：

“既然是老边军，过去！”

我们好象遇着大赦一般，好容易才捏着一把汗翻过山去，这些傢伙们倒也讲义气，当然后面的追兵一定要倒霉了。

1934年7月

# 冬天到春天[①]

## 一

秀青离开那点着一盏煤油灯的桌子，走出那屋角满是蛛网的房间的时候，阿金她们就把书收起来，一直送她到门口，站在门旁边，就在她的耳边说着：

“阿姐，礼拜天一定来呵！”

“一定呵，我们很早就来这儿的。”

秀青站在那街灯的黄光照着的阶沿，望着她们那疲劳中闪着天真的眼光，——尤其是阿金，虽然脸很瘦而且苍白，然而那闪烁着锋芒的眼光，使她感着非常的兴奋，从前她才被芜声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她们也是这么亲热似的，一走进门，她们就照例的要忙着倒茶，问这样，问那样；可是多来几回之后，她们就又好象感着淡漠，特别是遇着她们被扣了钱的时候，如果跟她们才谈几句，她们就象眼睛失了神似的，把锅子一端；管理不理地就去打水煮稀饭去了，秀青于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一期，后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五年九月初版《父子之间》。

是就一个人剩在那门旁边的条凳上；可是她并不生气，又照样地来了好几回之后，一直到现在，大家的嘴脸可不同了：当她们认字到第三遍还认不得的时候，她们就会红着脸自己打着自己的手心："咹，咹，不中用！"而现在要离开了，大家还感着那么依恋。要不是很晚了，她准会还要坐下来跟她们再谈一谈；如果可能的话，她就索性来跟她们住在一起，使自己更加懂得她们，那她将会兴奋到连觉都不想睡了。

然而当她转身离开那热烈的送别声，走到街心的时候，在灯光下望着自己这孤独的影子，那兴奋，马上又变成一种惶惑。夜是这么深，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电车都没有了。第一，惶恐的是，今晚上该不会又遇着流氓的追逐吧？第二，最惶恐的是，回家的那一关又要难过了。她连头发上沾着的一些棉纱屑跟脸上的几点黑煤灰都忘了抹去，就匆匆地拍着家里的后门，拍一声，那心就象捏紧一下似的。

一会儿的工夫，伯父就铁着一副面孔站在她的面前了：

"哪儿去来！"

"看电影。"

"哼，看电影！"

门碰的一声关上。秀青就赶快躲开那电灯光，在楼梯的黑暗角落伸一下舌头，就跳进自己的房间，蒙着被条睡了。

后来伯父可忍不住，生气了。有一回，当她刚进门的时候，就从她的头发上拈一点棉纱屑下来搽到她的眼前说道：

"哼，你这是去看电影么！"

伯母也噘着嘴站在旁边，哼着鼻音说道：

"呃，大了呢！"

那两个擦得满脸脂粉，画着眉毛的堂姊站在楼梯门的旁边，也似乎带着一种轻蔑的神气。

这使秀青惶恐然而气愤。伯母那开口"大了"，闭口"大了"，就象故意在火上浇油。秀青就把眼睛睁大一些了，在伯母她们的脸上扫一下，然而又有所恐惧似的，马上就又掉回来，望着自己手心里弄着的手帕。

在周围放射着许多可怕的眼光中，连秀青脚旁边的一条白猫儿都只敢偷偷地望一望，溜掉了。

最后伯父又发话道：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父母了，就该这么野马。姑娘家这么晚在街上走，成甚么体统！我做伯父的也并没有待亏你，你要想想你父亲死后留下了几七几八的财产在我这儿？我做伯父的教是教，养是养，难道还对不住你么！——喝，不要辱没了我们的祖先！"

"真是！"伯母又在旁边鄙夷地附和一句。

那两个堂姊也似乎在笑。

秀青的眼眶就冲着泪水了，然而她忍着，不让它滚出来。这晚上，她躺上床又睡不着。耳边听见的是那堂姊们在黑暗中吃吃的声音。她在往常，遇着这样情形的时候，就会想着那曾经爱过她的母亲，那一双慈爱而温和的眼睛于她是多么的亲切。比如有时候受了堂姊们欺侮的时候，母亲那温

暖的手就要抚着她的头发，摸着她的脸庞，而且口里还说着一些安慰的话。她想着这些，就会伏着哭了，让泪水浸湿那枕头上的花朵。而现在，虽然也想起母亲，可是她已不再哭。阿金她们以及芜声他们那热烈的脸孔就在她的脑中轮流地隐现，而且很快就模糊，立刻发出细微的鼾声。天一亮，不等伯父他们起床，她又赶快提着书包上学去了。

伯父有一天摸着胡子说道：

“这孩子该防备一下才是了。读书总是坏事的。”到这里，他又吟咏似的摇头晃脑地。“究竟还是古人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

伯母也就咧着嘴接下去：

“我早就说过早该把她嫁了人算了。你要怕人家笑话。将来闹出笑话来那才有面子呢！她哪里象她的姊姊们，低头进，低头出的，你看她那样子，多怪！我说，阿青，把你伯父这件衣裳拿去洗洗，你看她不耐烦似的，从我的手上拿去就狠声拌气地丢在脚盆里。一摆就是两三天。我说，阿青，把你伯父的烟盘拿去擦擦，你看她东一把，西一把的烟灰都弄得满地！好呀，这就是你家的好侄女儿！”

伯父瞪了她一眼，好象觉得：你敢来教训我么？到了听见她后面的话，便很生气地把胡子翘起来了：

“甚么？烟灰也弄倒么？”这好象伤了他的心似的。“——弟弟留了些财产，究竟我也很对得住她了。就是族中人有甚么话，究竟我也有了话说。”最后他就把袖子一扬，命

令似的说道："以后给我好好防着吧！你们这些女人！"

伯母也瞪了他一眼，但马上却又应声：

"是。"也就拐着她的小脚儿去做她的针线去了。

从此以后，秀青在厨房或者甚么地方一走动，在她的背后的壁缝或窗孔就要贴着一只眼睛，她如果走到另一个地方，那眼睛就又贴在另一个壁缝或窗孔，锋芒一般闪闪烁烁地。

几天来，一放学就不能出街，她简直烦躁得手脚都没有地方放似的。那两个堂姊花枝招展地，一放下书包就在那儿翻着歌谱，或者讨论着服装。外边一有甚么吵架的声音，她们就象雀儿样，两步就趿着拖鞋跑到门旁用半边脸看着热闹；可是如果有一两个男子打门前走过，多望她们几眼，她们就又象老鼠样赶快躲在门后了；然而独对于秀青，她们是勇武的。秀青有时问：

"姊姊，你看过我的那本书呢？"

"谁晓得？"

那愣着眼睛的高傲样子。秀青也瞪了她们一眼，愤愤的转过身来，就一个人跑进房间去。躺在床上听着那消去的一分一分的钟声，心头的烦躁就更加强烈。她丢下这本书，又拿上那本书，一会儿她又拿着别一本书了。那些字在她的眼前飘忽，看了半天，那书上说的什么，她迷惘地一个字都不知道。脑子里面转着的就是阿金跟芜声他们的影子。她好象看见阿金她们又抢着问：

“阿姐，为什么你又不来呢？”

最不安的是见着芜声他们的时候，真要使她低着头难为情的。她更加烦躁起来了。举目一望，电灯，书桌，床，箱子，……从这角落瞜到那角落，四四方方，鸽笼似的，这屋子对于她空虚起来，如果她还是从前苦闷时候的思想，她真的会把电灯泡取下来，用指头去触电了。

可是下面又在喊了：

“阿青，来帮我把菜切切！”

她气愤地把书抛在床上，就无精打采地跑下楼，在那两个堂姊唱着《梦中情人》的歌声旁边跑到厨房来的时候，还听见伯母在无休止似的自言自语着：

“如今的学堂真进不得：还是关在家里的好。锅头灶尾，究竟是女人家的事情……”

秀青就沉下脸来了，不听它，然而那一句句的唠叨，总是偏要钻进耳朵里来。她拿出了菜板，又忘了拿刀，拿出了盘子，又忘了拿抹布，碗柜弄得碰碰地响，身体就象风车似的在灶前打转。伯母就把挽着袖子的双手叉在腰间，又咧着嘴说了：

“看你这样的没办法，将来出嫁后怎样呵！”

秀青的嘴唇苍白了起来，从眼角白了伯母一下眼睛。等到伯母应着伯父的叫声进去之后，她才望着自己手上油腻的菜刀，发出一个深长的冷笑。

## 二

不过，秀青找着一个机会，避开了监视的眼睛，跑到芜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她又活泼起来了。

从前芜声第一次带她来的时候，她全身充满着的是热，才走出学堂门，她恨不得马上就到。在路上她一下又问芜声：

“要到了么？”

“别急呀！快到了。”

芜声跳跃地看她一眼，她就象害羞似的，两个相对着又笑了一笑。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雪随着风漫天的飘着，她们两个的头发上跟肩膀上都沾满白色的雪花，象许多粉的斑点，街当中被人们踏成泥泞的污雪就在她们的皮鞋上飞溅，然而她们似乎不觉得。走到芜声的爱人全太的房间时，秀青简直全身都紧张，连雪都忘记抹掉了。

那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因为冷，对着衖堂过道的玻璃窗紧紧地关着。电灯罩的上面围着一层厚纸，下面便成了一个圆的白色光圈。她们来的时候，全太、流峰跟家杰他们三个人已经在光圈下的条桌周围坐下了。这一夜的情形，秀青是记得特别清楚的。

全太不大讲话，大家见了面，他只是笑一笑，那黄瘦的

脸庞马上就回复了沉静，笑纹都逃得无影无踪，好象一点表情都没有似的。

“好了，好了！莫再讲废话了。”他眼睛锋利地望着家杰那哇啦哇啦的嘴巴，说。到了他讲话的时候，他的两颊就更加收紧，只见他的一张嘴在不停的动着。他讲话，是一个字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的，一种凝固般的眼光注视在别人的脸上，象铁铸般的好久都不移动。有时候芜声在旁边拉着他的手，好象一时想起了甚么要紧事要向他说，然而他象不觉得，只任她拉着，自己还是一字一字地说下去。空气是紧张的，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他的眼睛。

至于家杰，那是一个爱说话的青年，头发光光地梳着。当他听见秀青要来的时候，他好象感着一种兴奋，先就在他的脑子里幻想出一个苹果般的脸子，脸子上一双跳动的眼睛。才一听见拍门，他马上很活泼地叫道：

“哈，来了！”

他就跳起来去开门。坐下来，他的话最多。谈着某人行，某人不行，好象许多事他都知道。他是最先跟秀青谈话的一个。问着她教书的情形：

“教了几次了？”

秀青似乎恐怕答错，想了一想才抬起头来答道：

“两次。”

“啊。几个人？”

“四个。”

“啊。”

这倒使秀青不好意思，避开家杰那逼人的眼光就又低下头。不过当全太讲着话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先前那么羞怯，也静静地望着全太的眼睛。家杰呢，也不声不响了，也把全太的眼睛望着，两只手搁在桌子上支着下巴，电灯的光就对直洒在他望起来的脸上，尖尖的鼻子跟水波似的眼睛都照得油光光地。

流峰对于秀青也是非常注意的。因为在从前就曾经听见过有这么一个人在教书，很不错，这回一看见她那沉默而瘦削的面孔，心头就不禁说了一声：“哦。”不过，他没有说一句话，老是闭着嘴。到了该他讲话的时候，他那结结巴巴的口语，又出来了。他竭力想避免它，使句子说得明快一点；可是他越想，那满口的“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就越加多了起来。他的眉头皱着，眼睛闪着，好象在搜索着他那要讲的东西似的。

“我觉得，我以为，我们现在……”他这么说着。

家杰就要笑，全太看了他一眼，他马上又不笑了。流峰的话也渐渐进入了一种非常细密的程序。他详述元保他们，他说明自己的方法，他甚至于把怎样跟他们谈话的态度，甚至于怎样拍了他们的肩膀一下都说得有声有色。大家围着他听的空气都入于一种严肃的沉静。

可是桌子上沙沙地在响，大家都一下把眼睛望下去，就看见家杰的手上正拿着一支钢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些不相干的字，大家看他的时候，他却在画着一个女人的头了，而且

还在女人的嘴上画了一个八字胡子。于是流峰的话在他们的耳边模糊起来，他们的眉头就对着笔尖皱起了。

流峰正在比较顺畅的讲着，忽然见大家的眼睛都一齐从他的脸上移了下去，他一下着急起来了，口里面又开始了“这个这个……”

他跟着他们的眼睛望下去，就看见钢笔尖正在画着那翘起来的胡子尾巴。他非常焦急了，眉头又皱起，刚刚在他脑子里涌出来的话，一下随着那钢笔尖的移动忘掉一半了。

“这个这个……”他好象讲不出话似的。

终于全太眼睛不闪地说话了：

“喂，家杰，请你放下笔好不好？”

家杰的脸红了，好象在一个新来的朋友面前很难为情。他望了望秀青，还在纸上故意画了一横才搁下，把头又用手支了起来。

流峰的话才又说下去了。

这一晚上的秀青是再高兴没有了。她觉得个个都好，个个都那么热烈。回家的时候，全身都还紧张着一团火热。躺在床上，眼前还活跃着那灯光下的那些兴奋脸嘴。她那时虽然开始发现了堂姊们在黑暗中吃吃的声音，她想，“你们这算甚么呢！”

不过，时间一久，她对于流峰他们渐渐能够有着一种判断的能力了。有一回，她因为在家里被监视了十几天，找着一个空跑出来；恰巧在那十天以前流峰他们正要拿东西给阿金她

们去。芜声呢，别的事很多，而她呢，又找不着，虽然有一个密斯李，然而她又是才来的，大家非常着急的时候，她才跑来，于是就想到该跟她谈谈话了。她自己也非常的难过，觉得自己究竟是太不对的。到了流峰结结巴巴地讲着的时候，家杰却哄笑起来了：

“真糟糕，你尽在‘这个’些甚么呀！”

流峰虽然脸红一下，但他仍然眼不看人地说下去：

“是的，这个，这个就是我的缺点，人总有些缺点的，这个这个……”

家杰又抿着嘴笑起来。全太就向流峰说道：

“你不要理他，说下去吧。”

不知怎么地，秀青一下子觉得家杰非常不好起来。那天她没有说甚么，等大家把话说完，她就闭着嘴作她的事情去了。

* * *

在一个很夜深的晚上，流峰才从元保的家里走出来，街上的电车已经没有了。街旁的店门都关得紧紧地，只有一两家烟纸店的小方洞口还透露出一些黄黄的灯光。屋檐口在刮着微风，那灯光下的电车线亮晶晶地发着嗞嗞的声音，可是当那玉盘一般的明月从那破絮般的乌云中滚了出来的时候，电灯光都显得灰白了。流峰那刚刚在阁楼里被闷了半天的脑子，这时才忽然感到一种清凉。他嘘出一口白气来，顿时就与月光混合，不见了。他很快活，究竟今天的事又做了了。这是他一天所

得的安慰。他自从在五年前逃避他父亲给他强订的婚姻，飘流以来，在那穷苦奔波的生活中，他已经很少想起家。他把家里的一切早都完全由哥哥他们去。至于现在，这么忙，家对于他更是退出他的脑子圈外了。他觉得他现在是愉快的，一个人可以无牵挂。迎着那吻着面的微风，在这深夜凄清的街头，在他自己是并不觉得有甚么可以着急的。他在那透明如水的月光下面，很清楚地可以看见自己拖在地上的那清瘦而强健的影子。

忽然背后有人在喊他，一看，是芜声跟秀青呢。他才站着，摇动着头发的芜声已拉着秀青走来了。他兴奋了，微笑地问道：

“才回去么？”

“是呵，你不也才回去吗？”芜声一面答着，就从手里拿出一块糖给他。

“你们这样晚走路，不怕么？”

“就是怕呢，顶讨厌的就是那些流氓。我倒不要紧，秀青可被追了几回了。你送她回去吧，我可要回去睡了。”

秀青看了她一眼；她又忽然道：

“你怕么，好，那我们就三个人走走吧。”

在路上秀青没有讲话，只匆匆忙忙地走着。

“秀青，我觉得你还是搬出来好了。你看每天到这时候你就这么急。怕什么，出来，大家都可以帮助你的。”

秀青望了芜声一下，又低头走着。

流峰本来早就从芜声那儿听见过关于秀青伯父的情形，他们曾经劝过她索性出来算了：

“现在阿金那儿这么忙，你索性就搬到那儿去，大家都有这意思。如果你不愿住在那儿，那就随便你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流峰发现了这事情。一见秀青不在的时候，老喜欢一步一步的追问。后来他们就跟他说笑话了：

“秀青还没有恋爱过呢！”

那意思好象就是对他发的。有一回，芜声闪着一双大眼睛问他：

“你觉得秀青怎样？”

“很好，我觉得。”

“哈哈，不错。她也说你很好呢。我觉得你应该帮助她，是么？”

流峰在当时曾经感着一种兴奋，那一夜几乎为那种兴奋睡不着觉了。他同秀青两个在芜声那儿遇着的时候，从前本来大家都可以随便谈谈的，可是这一天却大家都不好意思，倒弄得反而相对无言了。芜声于是笑道：

“呵呀，你们怎么不讲话呀，新娘子么？”

秀青红着脸，依然没有话。流峰呢，自己好象堕入一种迷惘中，看见秀青那脸上的红晕，心头好有些震动了。他虽然觉得芜声太顽皮，然而却又觉得这顽皮是好的。想说句话，替秀青敷衍过去，然而想了半天，又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于是

也没有话。等到全太回来，房间里的空气才换过。然而芜声还拉着全太的手笑道：

“你看呀，这两位新娘子！”

全太笑了笑：

“你总是这么哇啦哇啦的，小孩子。”

“甚么，‘小孩子？’唔？为甚么我不可以哇啦哇啦的？”

全太只是微笑，不讲话。

“为甚么？说呀！”芜声偏要逼着问。

“好，好，可以。对不对？”

于是乎大家都笑了起来，秀青坐一会，也就闭着嘴走了。

流峰虽然因为听见秀青讲他好，而高兴，然而当秀青出去的时候，他还不敢就追上去；可是照今晚上的情形看来，事情似乎已经迫到眼前来了。他把头抬起来从芜声的肩头望过去就看见秀青又是低着头。现在他觉得芜声夹在这中间简直是多余的。

芜声这时又抓着秀青的手了：

“喂，怎么样？你假使出来了，我们多好呵！或者密斯李我们三个人都搬去。密斯李这个人是有点时热时冷的，我们大家来鼓励她，好不好？”

秀青因为忙着走，没有讲甚么话。芜声却以为她不愿意，又赶忙笑着说道：

“好，那么，你就在别处住，”她又把头掉过来。“流

峰，你说对吗？”

流峰点点头，微笑着。可是在秀青听来，觉得她又在开玩笑了：现在她又把两个男女当着笑话谈，觉得非常的不对。她只望了芜声一望，就把自己的脚提动得更快了。到了街口见他们去了之后，她自己才发现自己手上有一包东西忘了交给芜声；但又不能拿回去。她转身追出来的时候，芜声已经不见了，流峰却倒还慢慢的走着。她想了想，终于大胆地追上去，红着脸喊着他：

“呵，对不住得很，请你帮我把这东西带回去搁一搁，好吗？”

流峰毫不迟疑地答道：

“好得很，好得很。”

他把东西接过来的时候，身上好象感着电激一般的了。他想讲话，可是秀青已经转身。然而他的心头是非常兴奋的，一直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堂口，好一会儿，他才似乎清醒地回过头走去。

第三天晚上，他跟秀青一道到一个地方找几个人去了回来的时候，又是夜深了。在月光底下，他们开始是相距一尺远的光景沉默地走着。到了他们渐渐地谈起话来，他们的距离也就渐渐的近，渐渐的近，快要碰着肩头了。他看见秀青那沉思的眼睛，反映着明月的光辉，顿时觉得非常的可爱起来，而且马上就听见自己耳边似乎又发出一种强烈的声音：“她也说你很好，”他于是想到，那么她也一定爱他的了。接着又

好象是一种声音在催着他：握着手吧。然而对于这第一次应该怎样握手的方法，他从来想都没有想过。他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他想，女的大概总不会先握男的，这倒是他的确信。他想挨拢去，可是又犹豫着。一下又离开；可是一下他又想挨拢去了。

秀青忽然发觉了他那种恍惚的样子，自己好象有些怕起来了，眼睛慌张地两边望望，便赶忙指着路旁边的一大片瓦砾场说道：

"这一二八……"

流峰马上惊觉，很快又把手缩回来了。他不好意思，支吾地问道：

"那——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她抬起头来望了他一望。想起从前的情形，自己又有些得意了。"我跟同学们在前方慰劳过呢。"

"怎么我没有看见你？"

"你也在么？"她迷惘地望着他。"那许多人呵，怎么看得见你？"

"那时候我们看见了不是很好了么？"

秀青掠一掠耳边的头发，大家就相视的笑了。忽然一条狗摇着尾巴走在秀青的旁边来了，闪烁着圆圆的眼睛，并且嗅着她的脚，她惊讶地叫了一声，几乎跳跌一跤，流峰于是赶忙挽着她，一脚跌出去，那狗"汪儿"地叫一声，便滚出几尺远，站起来，就夹着尾巴跑了。他又赶忙捏着她的手问

她：

“你吓着了么？”

秀青好象感着被电触一般，全身都紧张起来，心突突地跳。他们互相望望又低下头了。除了整齐的脚步声外，互相可以听见各人急促的呼吸声音。

走到一带可以摸得着墙脊的长墙边，一条静寂的马路蜿蜒地顺着墙展开在他们的面前。清水一般的月光把那墙头撑出来杈桠的脱尽叶子的树枝映到他们的脸上跟身上，无尽的零乱黑影就在两个不整齐的肩头波浪似的从前面滑到后背去。被笼罩在这种闪烁迷离梦似的氛围中，就恰象在草原上的森林里面散步一般。脚下乱石边的枯草瑟瑟声跟两个心儿跳动的声音都成了和谐而合拍的韵律。手臂挽得更紧，两个和缓了的呼吸都清楚地流进各人心的深处，在那儿起着激动的共鸣。流峰微笑地迎着月光仰起头来了。那闪烁着星星的青空，一条带子似的薄云正绕着那北斗旁边，那七个金色的点子虽然有些灰黯，然而却是那么分明呵。他自己好象进入一种幻梦中了。左右顾盼之间，忽然一下觉到，这不是在他逃婚之前曾经憧憬过的一种甜蜜而自由的桃色境界么？望着秀青俯着的头，那蓬松的黑发在月光下纷纷地闪着光辉，耳边扭成一个半圆形的鬓发，黑白分明地显得多么美丽呵。他于是更加愉快，腰杆也就更加直了起来，昂头迎着那些杈桠的黑影慢步走去，步子的和谐声都好象在低诉着一种情话。可是手弯里面在动，他惊觉地看时，秀青却已经把她的手臂抽出去

了。他虽然怔着眼吃一下惊，可是马上自己又得到了这么一个解释：秀青究竟是害羞的。

他躺到自己床上的时候，他还兴奋得被条都不能盖。他竭力要想着明天应该作的事情，然而那刚才树荫下的双影总是不断地在他的眼前飘来飘去。他责备着自己，然而那影子还在闪动，究竟到了甚么时候才睡着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想大胆地提出问题来了。然而还绕了许多弯，才下了一个决心迟疑地问道：

"秀青，你觉得我怎样呢？"说完这句话，全身都捏紧起来，好象在期待着那最后的判决。

秀青的眼睛特别睁大了，从他的眼睛一直就望到他的两脚，她知道他是爱她的，他已经在追她，可是这么猛烈的一步紧一步的追迫，她好象感着有些怕。在惶惑中搜了半天，究竟搜着了一句在朋友间很相宜的话了：

"我觉得你是可以帮助我的，是么？"

流峰顿时好象吃了一惊，呵，这面前站的是秀青么？这是秀青说出来的话么？他感动得嘴唇都颤动起来了，一把就拉着秀青的手；秀青无可奈何地，这在她所不曾料到的事情，竟来得这么突然，逼到眼前来了，心头突突地跳，脸红地就低下她的头。但是一刹那间，她好象有所感触，马上就抽出她的手，走出门来了。

* * *

可是这一晚上，秀青回家的时候，伯父已经端一把椅子

坐在门旁边等着她了。等她一进门，便铁着脸儿喝道：

“你究竟在干些甚么？说！”

秀青觉得这家里的事情似乎也一步紧了一步。她不知怎么说才好，依然弄着她的手帕。

“说呀！你究竟……”

伯父把手举起来。秀青非常的愤慨，然而并不觉得就可怕，好象事情终于有这么一天。她站着也就并没有动。可是伯父马上又觉得这不过是自己的侄女儿，何必又劳自己这么大的力，他于是叹一口气，又把手收回来了。伯母眼青嘴黑地站在旁边，见那手没有落在秀青的身上，好象是觉得非常可惜。

“说呀！你究竟？你聋了么？”

秀青究竟说了。她似乎已经决定，把头抬起来了。伯父咆哮了，他一面说一面摇着手。

“喝，教书！教鬼书！明天别再给我进学堂去了，不要去丧死祖先人的德！女人家还是应该关在家！早迳把婚姻弄好，我也对得起弟弟，大家都清爽些！我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女儿。关起来吧！我再淘不了这许多气！”

门碰的一声关上。大家都走开。秀青就一个人剩在厨房里。

## 三

流峰在几次约会，见秀青都没有来，他想起那晚上鲁莽

的情形，着急起来了。全太在作事的时间，他的脸色虽然象皮革一般，可是一有空，他也喜欢谈谈各人生活情形的。因此流峰就觉得他这人非常的可亲。他往常为要使自己多懂些各方面的生活，只要遇着全太疲倦地横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他也躺上去，大家头抵着墙，很详细地问他从前在栈里学生意时候的情形；全太也很细心地为他解释，描述着每种人的个性跟生活。关于男女问题，他们也谈。如果芜声坐在旁边，他们就更加谈得起劲。芜声是谈得特别多的，她叙述着全太才跟她见两面就不客气地问她爱不爱他，那说话时的那副粗率样子，现在谈起来都还引为好笑。流峰对于秀青的情形，他们似乎已经知道很多了，可是全太对于人家的这些事情是很不愿意谈的。流峰也不愿提起。可是现在他着急起来了。现在芜声虽然已经跟秀青跟密斯李一块在往阿金她们那儿去，可是她又已经不再跟他们一块碰面了。于是他几回来都遇不着芜声。想要跟全太谈，而家杰又嘻皮笑脸地在旁边，如果谈，他知道家杰一定又会跟他开玩笑。前几天家杰就已经在许多人当中散布“流峰追秀青”的笑话了。他竭力避免他，在这非常着急的时间，他在大家的面前还是装着非常的镇静，闭着嘴斜斜的坐着。终于，他在街头遇着芜声了，当他看见她大着一双眼睛走来的时候，他狂喜了，简直象怕失了机会似的，抢上去就问：

“秀青呢？”

芜声那跳跃的身体，好象不曾停止过一下似的，就连那

一双大眼睛都好象在跳跃。她望了望流峰的眼睛就笑着两个酒窝答道：

"在呢。"

"在哪里？"

"在家里。"

"我不是也晓得在家里么？"

"哎呀！"芜声又笑了。"你就这么着急么？好，我告诉你，我那天到她家去，她伯母出来把我拦着说：'你又来干甚么！秀青不在家！'那样的黑着脸，真把人气死！可是我退开几步回头一望，就看见楼窗上秀青的眼睛——他们把她关起来了！"她说完了后一句话，就把手向两边一分。流峰好象感着了一种重压，呼吸都有些迫促了，可是芜声还在说下去：

"你晓得，阿金她们那儿人又多了，从前我们三个人还忙不来，还说叫我们大家搬去。你看，现在我就跟密斯李两个人，怎么弄得来！秀青要不想办法是不成的。"

流峰镇静着了。马上问：

"怎么想办法？"

芜声又笑着叫起来：

"谁晓得你们甚么办法？你晓得的比我更清楚。"她说着，嘴唇就噘起来向着他眼睛上下地动一下。不过她马上静了静又道："总之，现在是给她想办法要紧。她比我们精细得多，所以我们现在非她不行的。顶好呢，她就索性到阿金那

儿去。”她看见流峰的眉头忽然皱起，立刻她又改口道：“不过这也随她，哪儿住都行。是不是？不过，你不能就这么固执。她出来重要的还是为的……”她又看见流峰的眉又皱起了，自己便把手在胸前挥一下说道。“好了，好了，随你去，总之现在还是给她想法子要紧。”

流峰见她的话抑扬顿挫的，真是弄得他惶惑起来。不过等到芜声跳呀跳的走了之后，他想，芜声这个人究竟是喜欢开玩笑的，到阿金那儿自然要紧，不过这话在他的面前说，就成了玩笑是无疑的了。他这么找出了结论，就又自己忍不住微笑起来。一下他又想起那天秀青的答话来了：“我觉得你是能够帮助我的，是吗？”这句话，不是秀青跟自己的关系已经有着十分的把握了么？这几天在事情中总是感着一些迷惘，他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究竟事情怎样，总得弄它一个段落。晚上，他就决心跑到秀青的窗下去了。

秀青苍白着脸子在窗子边轻轻地踱来踱去。许多事物都在她的脑子里转动起来，象电影般地。——关于自己的事情，跟芜声曾经谈过几回。芜声虽然有时候喜欢说笑话，究竟同学多年，彼此很能理解。芜声向她说：

“我始终赞成你出来。”

可是这又不是简单的，她不象芜声离家几省，外边跑惯的；一说到出来后的一切问题，自己就感着犹豫。然而芜声却又当着流峰的面前跟她说笑话了：

“你们这新娘子呀，埋着头干甚么？”

秀青又只好不说话。可是她还逼近来说：

“哈。秀青，你看流峰的脸红了呢。”

这就使她不高兴。她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要旁人来说，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心里恨不得要反问她一句：

“你这是甚么意思？”可是她没有说。因此她反而跟流峰淡然起来了。她觉得不能这么盲目。从前芜声跟刘真就是这么的。记得跟芜声两个从前烦闷的时候，互相都天天嚷着要怎么怎么了。那时候的刘真满口是新的，芜声就象找着理想一般，跟他恋爱起来。可是刚要同居的时候，才发现刘真只是坐在玻璃窗里在许多书架面前喝喝浓茶的，而且他渐渐干涉起芜声的举动来了：

“你们小孩子，不懂得，事情是急得的么？”

芜声很不高兴，然而一时又没法离开他。可是当她认识了全太的时候，刘真更加不能安坐起来，随时可以看见他立眉立眼的神气。在芜声的房间里，全太如果来，看见刘真那种摸着印度绸领带，怔着鄙夷的眼睛，他就只好跟芜声说了几句话，转身就走出门去。如果全太先来，刘真一进来总是一屁股就坐上床去，表示他是主人公似的。全太又只好起身就走。有一天，秀青正在那儿，看见全太刚刚出去的时候，芜声顿时气得跳了起来，拉着秀青跟着就要跑出去。可是刘真也跳起来了，抢前一步，就把门碰的一声关上，转身来贴着门，怔着她的眼睛。

"你真的要去么？"

"要去！"

"我想你还是不去的好！"

"你没有干涉我的道理！"

两个都僵持着，好象一对鸡在准备打架的架势。特别是刘真那顽固的劲儿，把着门，好象永不让她两个出去。芜声抢到门边，他一把就抓着她的手，把她往台子边一拖。芜声气得脸红了，一双大眼睛鼓了起来。她马上咬他一口，挣了自己的手肱，便冲去拉开门走了。马上就看见刘真的脚一扬，墨水瓶呀书呀的全都随着台子倒下去散满一地了。第二天，芜声叹着气向她说：

"呵，我太盲目了！我太……"

然而芜声现在却要以旁人的资格来促成她跟流峰的关系似的，流峰虽然不是刘真这样的人，可是这种不自然的结合，她认为有同芜声先前一样的可怕。不是大家都还不理解么？她想。因此她就觉得一下离开家，总是有些茫然。可是现在伯父这么给她一关，她可愤恨起来了。她整天在家里，还要在责骂声中洗衣，切菜，擦烟盘，这样使她更加想起阿金她们，心里面好象有一种什么声音在向她说着：走吧！房间里一没有人，她就会本能地从床上爬起来，一张苍白的脸子迎着透进来的阳光就贴到窗上去。然而过道上走动的全是陌生的人影，她又垂着头躺上床了。有一回，她听见楼下芜声的声音，她狂喜了，可是才跑到窗前去，芜声仅仅望了她

一下就走了。她摇头，叹一口气，一直望着芜声的衣角在转弯的地方消逝了，手才从窗上懒懒地放下来，迷惘地望着那灰暗的角落。

有一晚上，她偷偷地跑下楼去了。走到门边，她才刚刚试着要去开门，伯母就走出来了。她赶快就缩回手。伯母却黑着脸给她把门拉开。

“你要去么！”伯母颤声的说。“要去就去呀！”

秀青又站着不动了。

“去呀！为甚么不去？”

这使她惶惑起来。可是伯母已经砰的一声又关了门，走进去了，她一面走还一面唠叨着：

“你不要以为你伯父跟姊姊们都不在家，哼，还以为……。——随你吧。”

秀青走回楼上的时候，自己几乎要哭了。心里想到：走就走。她下了决心似的，呆呆地望着电灯的黄光。好一会儿了，她疲倦得要躺上床的时候，忽然听见窗下有一种慢条斯理的皮鞋声传了上来，橐！橐！橐！走过去，接着又橐！橐！橐！走过来。她一翻身，又爬起来了。在窗口上，仔细看了半天，才认出是流峰。那清瘦而强健的身躯，在那微弱的路灯光下，虽然沉着地一步一步的踱着，然而那焦急的神情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秀青往常对于他害怕的心理一下子全都消失了，而且顿时觉到，她跟他之间，是一种多么的亲密。她想，不管它，就跟他一起也好吧。她不敢出声，赶快就到

灯下的台上写一个纸条，并且包一个铜板在里面又走到窗前去。

"喂！"她轻声的叫着，流峰一下就停着脚抬起头来了。正在这一刹那间，秀青作了一个最大的决心，手在窗外一放开，纸团就落下去了。

* * *

流峰自笑着走回来，简直兴奋得睡不着觉了。他躺下去，天气虽然冷，然而身上却很热；又爬了起来。他扫一回地，又抹一回桌子，把生了锈的打汽炉擦得亮晶晶的，碗跟筷子都洗干净了。已经半夜过了很久，才又睡下去。可是第二天很早就起来了。六点钟把事一完，就赶回家来。于是就坐下来开始等待。全身紧张得不知道把一双手搁在哪里才好。听见楼梯响，他就去开门。可是来的却是提着一口箱子的全太。他惊异地让他跨进门，马上就听见他说一声：

"秀青出来了。"

他简直兴奋得旁若无人了，慌慌张张地就跑到全太的背后，向楼梯下面一望没有；再又跑下楼到门口去，也没有。没有啊？他觉得全太这样的人今天也跟他开玩笑了。他跑上楼来的时候，全太还在笑。

"你慌什么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流峰才感着了一种羞愧似的：

"怎么呢？"他站在全太的面前好象痴呆一般了。全太又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下去：

“秀青在路上遇着芜声，说是阿金他们那儿今天有要紧事，她就把箱子交给我，两个就一道匆匆的去了。她们说，很快就回来的。这东西我就给你送来。”

流峰虽然有点不好意思，然而忍不住笑了，他从全太的手上把箱子接下来，摆在自己箱子上面的时候，他就嘘一口气，放心了。

## 四

这以后，流峰那惯于沉默的面孔，时常嘴角上总带着一些笑纹。家杰一见他，就要拍着他的肩头笑道：

“喂，流峰，你这两天真是红光满面！”

虽然流峰听了这一句话以后，还掩不着他的笑容，然而他究竟觉得家杰的这种话是怪没意思的。他对家杰只好闭着嘴。往常他同家杰一道作事，如果遇着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常常总是在本来该回去的时间，还要坐下来跟他谈半天，有时候就在家杰那儿一床睡了。可是现在，他只要把事情作完，看看跟秀青互相约定的时间一到，马上就要赶快跑回去。

“为甚么你这样急呢？”家杰又笑他了。

他只是笑一笑，望望家杰，不讲话，又走了。有时候误了一两点钟回来，看见秀青那种因等待而表现出来的苍白的脸色，他就自己责备自己一番，大家便又微笑起来，一个又去

洗米，一个又去洗菜，准备弄饭吃了。

自从秀青出来以后，他已跟芜声她们一起，不再同全太他们一块约会了。早晨的阳光刚刚一洒上窗子，他们就赶快起床。流峰就忙着去提水，大家把脸洗好，便一道出门，各人分头走去。临着分手的时候，流峰一定又要问一声：

“几点钟回来吃午饭！”

“十二点。”

“一定？”

“一定。”

已经要走开了，他还要再说一句：

“当心啊。”

秀青点点头，然而不知怎么地，对流峰那种太过纠缠的态度，弄得总是要耽误一些时候，很有点觉得拘束起来了。掉过头，就象轻松一下似的，不过总又觉得有一种甚么在她的脑子上粘着，不过她终于闭着嘴走了。

她自从出来的第二天，忽然感觉到非常的疲倦，走路都恍恍惚惚的，她对于这第一次同居的人跟屋子，虽然感着一种亲切，然而不知怎么地，又觉得是好象陌生。据她自己推想的结果，也许是就因为住的地方完全变了样的吧。那天早晨，她还在梦中，忽然听见一种尖锐的声音直刺进她的耳朵里，她恍惚地就象往常一般以为伯母又在叫她了，一惊就睁开眼睛，而且一下子就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张惶地向着壁头跟窗子看看，才知道自己是睡在流峰的旁边，而楼下的声

音，却是房东的女人，虽然她好笑起来，然而那种自己家庭的情形，就象图画般在她的眼前闪动。她自己也知道她并不是想家，不过那住居了多年的家庭，总觉得有一种依恋似的，何况自己走后，知道伯父他们会怎样呢？

现在两个人同住，虽然可以随便自己的脚，可是出去要约定时间，回来也要约定时间。特别是那天晚上，流峰迟回来了两点钟，她已经很疲倦了，还得坐起来等，而且越等越可怕起来，弄得自己一下又跑到窗口，一下又开开门看。她很有点不耐烦起来了。听见楼梯橐——橐——橐——自己就又去开门，可是上来的是三楼上住的那个擦满雪花膏的学生，他还向她笑呢，而且就站在门口，她使气的把门一关，就躺上床去。不过她又想，这时候还不回来，莫非出了什么事了么？于是她自己的问题一下又感觉到渺茫了。然而心虽然这么慌乱，但总得坐着等。等到流峰回来，自己已经疲倦得要睡觉了，躺上床去，把身体向着里面，可是流峰却要动脚动手地把她的头搬过来，互相望着。

"请睡吧，明天还有事。"她恳求似的说。

"好，好，睡吧。不过我明天没有什么事情。"他也恳求似的。

她的眼睛实在挣扎不住了，刚刚才闭上，流峰的手又伸过来了，于是她又醒来。

"睡了吧，好不好？"

流峰只是笑嘻嘻地望着她好半天。她想着事情究竟太

忙，没有等他答出来，自己就又转过身去闭着眼睛了。

“生气了么？”流峰从颈后送过来的声音。

“生甚么气。哎呀，睡了吧。”她仍然没有动。

“哈，你这不是生气么？”

“为甚么要生气？”

“可是……”流峰无可奈何地。

秀青又只好转过身来，望着他。可是马上就又闭着她的眼睛，睡去了。

最使她感着一种不舒服的是在芜声家里的那一天。她向芜声说，密斯李有些说大话，她似乎有点不愿意搬到阿金那儿去的样子。正在说话的时间，密斯李却来了，他们三个人就互相争论着。而流峰却跑来催她回去吃饭了。她只看了他一眼，点点头，仍然向着密斯李说下去：

“大家都觉得非去不可。”

“那么你，你怎么不去？你怎么不去？”密斯李就给她一个反问，脸都胀红了。

“我——”秀青迟疑了一下。“我也可以去的。”

流峰在旁边忽然怔着了，但是不好讲什么话，只催着说：

“好了，回去吃饭了。”他就去拉她的手。

秀青在大家的面前，很难为情了，顿时觉得脸红起来，马上就把他的手摆开，仍然说下去。芜声也睁大着眼睛叫起来了：

“那么，好，我们大家都搬去！”

“好，搬去，大家。”密斯李就叫着。

满屋子就只听见尖脆的哇啦哇啦声，分不清谁说的是哪一句了。全太回来了，才说这个事情可以稍缓，大家又才把这无结果的争论暂时停止，然而都还气愤愤的。流峰好象怕再提起来似的，赶忙就又催着秀青。她这回虽然不忍把他的手离开她自己的肩膀，而且也站起来，可是她总觉得这使她难堪的。她从芜声跟密斯李她们的旁边，红着脸就同流峰出来了，她感觉到她在流峰的肩下，象小孩子一般，被“保护”着似的。

于是她就觉得在外边究竟要清爽一些了。

有一天，她跟芜声在密斯李那儿谈了半天之后，三个人一道出来，在路上遇见阿金跟两个女人。阿金很高兴地跑到她们的面前说道：

“啊唷，才说明晚上你们来的时候，你们一定高兴了。看，我们又有两个。”

秀青就走上去，非常高兴的跟她们互相问着姓名。

至于密斯李，她是最喜欢讲话不过的。她的声音最尖，在人多的场中，只听见她哇啦哇啦的声音，把人的耳朵都要震破。不过她一下把脸沉下来的时候，是谁都有点怕她的。从前家杰就喜欢跟她说笑话：

“喂。密斯李，他们说你今年二十六岁了是吗？”

“二十六岁又怎样？”她把手上的书一合，脸就沉下来。家杰在这时候就只有走开。不过，她在秀青跟芜声的面前，这种情形还少有。今天一见阿金，她也高兴的叫道：

“你不是说今天要我同你们去看戏吗？”

“是啊，我们就是要去的，走吧。”

芜声也是不让人的，她拉着秀青的手，跳跃着一双大眼睛说道：

“走吧，我们大家去。”

“好了，好了，走。”密斯李也推着她。

秀青觉得约定回家的时间已到；可是在现在这种情形，究竟比回家重要了。从前就有过这么一回，她因为没有离开家，不便陪阿金她们一道去，那时流峰跟全太就说过，她们约去，是应该去的，这样子才能使感情更好。这回这样的情形，当然是应该去。当密斯李又喊一声“走吧”的时候，她也就微笑起来，同着她们一路谈着去了。

* * *

流峰这两天有些事情没有做好，人就非常的焦躁，然而却是很疲倦，于是乎走路总快不起来了。当他跟秀青分手的时候，转个弯，就看见一部电车已经到站，许多人正在上上下下，车离他大约有十丈远，在往常他是可以飞跑赶上去的，可是不知怎么地，刚刚跑了一半，电车夫的手就要动作，他自己的脚也就缓下来了。然而那车是到他走到站了才开的。他又后悔起来，为什么不跑呢？而时间已经过了十分，家杰一定又在那儿等得不耐烦了。他知道家杰的那种学生脾气又是很浓的，说不定他今天一不耐烦会走的。他知道家杰最近的心境很不好，自己本来应该鼓励他一下的，何况今天是该他同他到很

远的乡下去，而自己又误了时间，这一定会更加使家杰的心境不好了。果然，他等到第二班的电车跑去的时候，老远就看见家杰在那儿不住地看着自己手上的表，已焦急得东望望，西望望的，他一跑上去，家杰就带着一种责备似的口吻说道：

“唼，真糟糕！你看时间过了这许多，我真要等不过走了。”他说着，就把表伸到流峰的眼前，表针恰恰过了二十分。

“呃，呃，我昨天的确太疲倦了。”

“算了，算了，你就说你昨晚上疲倦了好一点。”

流峰只好不讲话。马上就约着他一同走去。马路走尽，就是一望无涯的平原。白絮般的云，就从那平原的边际起来升到青空去。平原上，远远近近的点缀着一些零零落落的村庄。初春的枯树一丛一丛地乱杂地在那些村庄的周围，已经在温暖的阳光下发绿了。顺着眼睛一带的田亩间，有着三个两个的农人在锄着泥土，池塘边的一条黄牛在一群小孩子的旁边仰起鼻来，向着那蔚蓝的天空“哞哞”地就叫一声。这声音唤起了流峰那小孩时候在春水边玩着的情景来了。不过那时候所见的乡村是一种静穆融和，自己同几个赤脚的孩子们站在那起着涟漪的溪流当中，躬着背在水里面捉着鱼虾，温暖的太阳就照在他们的背脊上。眼前的这乡村虽然是一副凄凉的景象，那土的气息，却也使他兴奋许多了。家杰就一路听着他兴奋的谈着。他虽然也到乡村住过，然而时间短得很。他可以说是差不多全在城市里住的。两个谈的话就很有些不投机的了。流峰见他走着有点不耐烦地皱着眉头的样子，他就想把他飘流

以来走路的本领走点给他看看，一方面振作一下自己，同时也鼓动鼓动他。于是他就放开脚步走快了。家杰起头似乎也有劲，跟他并肩走着，那速度，可以听见耳边掠过去的空气的声音。可是走到一段满生着乱草的狭路，两个就不能并肩了。流峰仍然在前面挺着腰直着腿走，两旁的树林都向他的后面退去。他还以为家杰紧跟着他呢，他把望着很远白粉墙的眼光收了回来，扭歪着头高兴地说道：

“我看你走路也很不错。”

可是没有回答的声音，他转过背来一看，家杰却还在池塘那边的枯树旁边一颠一蹶呢。他只好站着等他。好一会儿，家杰来了的时候，沉着脸说道：

“你跑甚么呀！真是，糟糕！你看我的脚都破了！”

“为甚么就破了？”

“晓得为甚么就破了？”

流峰看见他那苍白的嘴唇，自己又只好不讲话。到了的时候，已经过了半点钟，那里的人已经走了。回来的时候，家杰就嚷起来了：

“看呀，要是我不等你，来就遇着了！”

流峰知道错在自己，然而也装着一肚子的不舒服，已经是六点钟，是他跟秀青约好的时间，他望了望家杰那咕咕着的嘴巴，自己不讲甚么话，就赶回家准备弄饭去了。

窗上的天光暗下去，电灯的光就在房间里亮起来，马上就可以看见床边的箱子，桌子边的打汽炉，以及锅，碗，麻油

瓶等等，还有就是流峰那张已经和平了的脸孔。如果秀青一回来，那脸孔就会充满着快活了。

他坐了下来，在灯下看着书，他忘记了他的疲倦，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地跳进他的眼里来。看完一段，他就要侧着耳朵听楼梯的声音。橐—橐—橐一步一步地上来了。他快活得跳起来，开着门，准备喊出一声：

"呵，青！"

可是那个人已上三楼去了。他那到了口边的声音又只好吞了回去。关好门，又坐下来看他的书，那过了半点钟的针在他的眼前一晃，他的心骚动起来了。然而他还看书，可是那些字却是陌生的，一串串模糊的黑点在他的眼前掠过，他看不下去了。他想，也许是他的表慢了吧？要不然就是等电车等久了。虽然这么想，然而总觉得不安，惶恐，然而他竭力不向着那可怕的方面想，于是就站起来，一个人开始来洗锅，洗米，点燃打汽炉，煮饭。他一面切着菜，一面又在窗口不断的向下面望。同时他用口吹着哨子，使自己镇定着，竭力不再去看表上的针，他就在锅与碗之间混着脑筋，让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他想，也许就要回来了。他虽然这么想着，可是他每到窗口望一回，心里更加紧一分，他想，往常秀青的着急大概就是这样的了，现在该让他来尝一尝。他觉得好笑。自己就更加镇定，让眼睛盯着锅，让脑筋注意着菜。然而菜也好了，火也熄了，筷子，碗，也摆到桌上了，还不见楼梯上有脚步的声音。一看表，已经过了两点钟，这可忍耐不住

了。难道发生事情了么？但他马上自己答：不会吧。然而那一只粗手抓着她的领子拖出门去的幻影，忽然呈到他的脑子里来了，他竭力避免它。他假定着，也许她伯父把她弄回去了么？也许是汽车撞伤腿子了么？忽然，窗子外许多橐橐橐的脚步声中，有一种很象秀青步法的声音渐渐近来了，他一下又欢喜，伸出头去，却原来依然是陌生的人影，他又失望地缩回来了。他想秀青的步法他是很熟悉的，只好再仔细的听吧，不让别的一丝杂乱的声音钻进自己的耳朵，他从过道那边入口处的脚音听过来，又从这边入口处的脚音听过去，他分辨着那些脚音，然而都不是。忽然楼下的门碰的一声，他狂喜了，他想为甚么她已经开门了，自己还不知道？不过他马上又自己解释，也许是自己听得太过分了，竟没有注意到她已经走到门边了吧？他赶快就开了房门，去开着楼口的电灯，可是灯光一从梯子射下去，马上就听见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呃，谢谢。”那人就爬楼梯。

糟糕，又不是！他愤愤地关了门，心就象猫儿抓着似的。看看九点已经过了，衖堂里的脚步声，渐渐稀少。那两个卖面的叫声，颤抖而凄楚地从冰冷的夜空中钻了进来，灯光都好象发抖了。这时候，疲劳已极的流峰，嘴唇已经苍白了。他好象不能把握自己似的，明明听见楼梯上走着的是布鞋声，可是他也得开开门去看看才遂心，然而这明明知道的失望，他却迁怒于那个穿布鞋的了。眼见着衖堂就要清静，而人依然如石沉大海，不过在这无可奈何中，还抱着一个万一的希

望，试到全太那儿看看去。走出门，到车站，在那刚要开的电车旁边望一望，有一个很象，也穿着青旗袍的，可是电车开了，他就拚命地追了两步，可是，那，不是的。他又把步子缓了下来。他才知道自己有些神经错乱了。难道秀青到了这儿还不下车么？他自己也笑了。他走到全太那儿的时候，正遇着一个人开门出来，他就跑进去，刚刚上楼梯就看见全太把门开开，也是慌慌张张地苍白着一张脸子。

"呵，是你么？"全太焦急地问。"你看见芜声没有？"

"我才说来你这儿问秀青呢？"他很有些失望了。

"也不在么？唉，糟糕！这小孩子！"

流峰看见全太那样子，忽然好象找着了同感似的，呵，全太原来也苍白了嘴唇呢！可是当他听见那一声"糟糕"他几乎发狂。无可奈何，他又只得回去了。

* * *

秀青到九点钟的时候已经着急了，可是芜声她们没有说走，自己也不好就走。等到完了场，大家出来以后，又把关于怎样搬到阿金那儿去的问题争论了一回。密斯李虽然有些答应了；但她跟秀青几乎吵了起来，她于是就装着一肚子的气回来了。当她刚刚把钥匙向门上的小孔插进去还没有转动的时候，门自然的就开了，这倒骇了她一跳。一看，原来是流峰那疲劳而苍白的脸子跟一双闪着光的眼睛。她才要向他说：她刚刚同阿金她们看戏去来呢。可是还没有说出，就看见流峰伸出那双粗暴的手来，就把自己向黑暗中拉进去。这却是

她不曾料到的，这一粗暴的拥来，使她非常吃惊，而况又是在自己这样疲倦与气愤之后，自然很有些不高兴了。她想用力挣扎开：

“做甚么？”她说。

可是流峰没有做声，两只手挽得更紧了。

## 五

第二天，流峰可疲倦得病了，脸苍白地，才起来，马上又躺上床去。秀青本来要出去，可是刚刚洗了脸，跟他讲一句话的时候，她的手却被流峰拉着了：

“请你不忙出去好不好！”

“不，已经约好的。你养养吧，我就回来的。”

“唉……”流峰这一声深长的叹息，使她呆着了。昨晚上那情形又闪到了她的眼前。本来就因为今天早晨还有事，所以在昨晚上一上楼，她就要求睡觉。可是流峰老是在耳边述说着他的痛苦，口气是很有点带着责备她的神气了：

“你跟她们讲，说是你还要回来吃饭不可以么？”

秀青自己也一肚子的气。而且已经疲倦了，得不着一句安慰，他反而要这样的问她，她就一面脱着衣裳，一面掉过头来说道：

“那许多人我怎么好说？”

“可是事情忙也得回来把饭吃了的。”流峰似乎没有听

她，只管自己说自己的。

秀青想站到他的面前质问他："为甚么你也讲出这句话来呀！"可是她没有讲，转了意思说道：

"可是我也没有法。"

她脱了衣裳转过身来，见流峰沉着眼睛望着那桌子当中冷了的饭菜。她一下惊讶起来，想走过去安慰他说："好了，睡了吧。明天还有事。"可是马上就看见流峰在桌旁边闭紧着嘴坐下了。她顿时也又气愤起来，钻进被条就躺上床去。那时候，她曾经听见他"唉……！"这么深长的叹气的声音，就也躺上床来，互相背对着背。可是今天她看见流峰这样的情形，想起昨晚上究竟是自己的别扭，忽然觉得可怜他起来了。她坐在床边，望着他那苍白的脸子，她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她把手给他摸着，自己想到也许大家在等她了，可是她没有勇气站起来，只呆呆地望着窗眼。

"青，请你倒一杯茶给我，好不好？"

她站起，给他倒一杯来，并且坐在床边喂给他。她把茶杯拿到桌子上去的时候，流峰好象怕她就走似的，拉着她的左手，她又只好再坐下来了。她心里面想到昨晚上密斯李的那样子，自己还觉得有些不舒服，于是自己坐着也没有动的意思。渐渐流峰的脚弯到她的脚边了，她感着了一股热气，她没有理它。渐渐两只手也围上来了，她心里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她好象也觉得懒了，让他围着、拉着，自己也就偏下头，躺上床去了。

可是一会儿的工夫，她自己很吃惊了。为什么自己又躺下来呢？大家不是已经在等她了么？一定等得很急了。而且她今天是很要紧的。不去，事情可就要她完全负责。她一下讨厌起来那贴在她脸上的黄脸，讨厌那鼻子，那嘴唇。她竭力把自己的头转过去，不让那黄脸贴上来，可是还追着，她很气愤了，想挣扎着爬起来，然而自己没了力；想叫，可是没有叫出来；想……她已经疲倦到象得了瘫病似的，睡去了。

到了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在窗上偏斜了。自己的心突突地在跳，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呢？她突然一下，感着自己非常罪过了。望着流峰那疲倦的松弛的瘦脸子，心头简直非常讨厌。她赶忙跳下床，洗了手，就去换一件衣裳。

"你要去了？"

"……"秀青故意对着窗子扣衣裳，竭力不望过去。

可是楼梯在响，人还没有进来，声音先就进来了：

"喂，今天怎么呀！"

一听就知道是芜声，门一开，她就跳跃着一双大眼睛进来了。

"走呵，走呵，我们上半天等你真着急死了！以为你……"她转过身来，看见流峰那搁在枕上的头，奇怪的说道：

"哈，怎么还在睡！许多人都在谈你这两天着迷了，今天家杰在那儿等得叫了呢。他说你昨天……"

"昨天怎么呢？"流峰不服气的抬起头来，可是马上又

搁下去了。

“昨天，家杰说他气死了！今天他等你，你又没有去。”

“不，昨天没有约过。”他的脸红着。

秀青很觉得非常的难堪，想起刚才自己的情形，自己的脸也热起来了。当她跟着芜声要出门的时候，流峰问她几点钟回来，她沉着自己的眼睛没有答，就走出来了。

芜声一路上还说着秀青今天的误事，以及流峰最近来的错处，而且还一桩桩的举了出来。秀青于是乎非常的惭愧，同时想到这惭愧都完全是流峰累了的，自己不是从来很好的么？而且想到流峰自己那样的情形，她差不多想不再回去见他这样的人了。她于是想起她从前本来应该答应到阿金那儿去的，可是自己犹豫起来；为什么犹豫？她马上自己答：都是因为他。她于是觉得她原来就没有打算跟他一块儿的。不过，她对芜声那说她的态度也非常的不高兴，觉得那一双大眼睛简直是轻率，可笑。她觉得她没有这么责备她的道理；她充神气。但是耳边上还在送进来芜声的声音：

“怎么你不高兴吗？”

她望都不望她，只是气愤地苍白着脸子走着。

刚刚走到一个房间的时候，那长长的密斯李就哇啦哇啦的迎面讲起来了：

“哎呀，你今天怎么呢？这真是叫我们好等呵！倒是我一个人清爽，不象你们那么牵牵绊绊的。就比如说叫我们住到阿金那儿，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去。你们这些少奶奶们！”

秀青红着脸，停了一会儿，忽然苍白着脸子说道：

“你怎么这样说？我也可以去的。”

芜声很惊异，望着她那射人的眼光，这出其不意的秀青的决然的答复，倒很使她有些惘然，自己应该怎样说呢？她于是迷惘地把眼睛掉开，望着窗上的阳光。密斯李把秀青从脚至头打量了半天，迟疑地说道：

“不可能吧？象你现在……”

“象我现在怎么样！我可以有我的……”

密斯李忽然跳了起来，两手圈过来就把她的颈项抱着。芜声在旁边呆着了。

“真的么？”密斯李追问一句。

“为甚么不？”秀青望着密斯李闪着一种决定的眼光。

## 六

晚上回去的时候，流峰已经起来坐在灯前了，脸愁闷着，显得有些焦黄。但是大家只是苦笑了一下，就对坐下来了。今天本来没有吃饭，大家都很饿，可是谁都不愿先说，老坐着，满屋子就只听见挂表轧轧的声音。流峰就把两手支在桌上，头埋着，让手抓着乱蓬蓬的头发，他的一团黑影子也就在他背后的壁上蠕动。他那种皱着眉头的样子，不知怎么地，秀青忽然感着一种不安起来了。

“吃饭吗？”秀青终于鼓着勇气来，首先打破这闷人的

沉寂。

流峰一下抬起头来。

“好吧。”他说着，就把手懒懒的放下，好象没有精神似的。

秀青也不讲话。大家又开始洗锅，洗米，煮饭。流峰也不再吹口哨，只是呆板地在炉子旁边炒菜。

坐到桌子旁边，秀青又迟疑了好几回，觉得究竟还是说了算了，也免得大家都这么痛苦。等到他吃了半碗饭的时候，她就停下筷子来说道：

“峰，我要搬到阿金那儿去了。”

这好象突然似的，流峰一下全身都震动了，嘴唇顿时苍白，脸色也苍白了，但他马上又镇静着，也停着筷子说道：

“怎么又讲起来了？是不是那个密斯李又要你去了？”

秀青又不高兴了，为什么密斯李说的就不可以？可是她仍然屏着呼吸说道：

“不是我还没有出来，就曾经叫我去吗？这是大家的意思。”她抬出“大家”，觉得总不会错的。

“你愿意吗？”

“事情要紧，我当然没有什么说的。”

流峰一下睁大了眼睛，搁下碗，就站起来了。而且一下就抓着秀青的手，显得有些发颤，嘴唇也颤动了。

“青，你不能原谅我吗？”他恳求似的，一下就把秀青的肩膀挽着。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

“可是，青，你讨厌我呢！是吗？”

“…………”

流峰又摇动她的肩头一下，追进一步问：

“咹？怎样？”

“我为什么要讨厌你？我不是已经说过这是大家的意思，而且我不是已经在没有出来的时候答应过的么？”

“不，”他无可奈何地。“你总可以决定的。芜声，不是从前也叫她去，她不是也没有去吗？况且这一去，我们以后的事情不同，也许很难再在一块儿了！”

秀青见他提到芜声，自己就更不高兴，她也就闭着嘴，低下头，望着地板上条桌的影子。

“咹！芜声不是已没有去吗？”他又摇动她的肩膀一下。

秀青可挣脱了他的手站起来了，一直就走到床边去。流峰突然空了两手，自己非常吃惊起来，顿时羞得脸上通红，怒气也冲上来了，他咬紧着牙关，眼睛闪着一种强烈的光，想追过去抓着她的衣领，猛烈地拉她转过身来，看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可是他马上知道，这是不应该的，这一来，事情会变化。要怎样呢？他于是站着，叹一口气，就把手放下来，坐在秀青刚才坐过的凳子上了。头垂着，又让手抓着自己乱蓬蓬的头发。

秀青对于流峰这样子，很感着一种非常的可怕，芜声从

前跟刘真的那一幕影子突然又闪在她的眼前了。她想，男人就都是这样的么？她从伯父那儿跑出来，就为的是自己可以无阻碍，而现在又在流峰的束缚下了。她想到这里就很气愤，很想逃到密斯李或者芜声她们那儿去痛痛快快地把自己清醒一下。想着，她于是乎就起来走。刚刚要到门边，流峰忽然非常吃惊，一下就跳上前去，虽然没有贴着门，可是也拦在秀青的前面了：

“这样夜深了，你还要到哪儿去？”

“请你不要管我吧。”

“可是夜深了呵，你不能原谅我么？”他颓唐的说着，声音显得颤抖了。接着他又深长地叹息一声。

秀青看了他一眼，那焦黄的脸子，愁苦得眼睛眉毛都愁在一块儿了。她本来想大声的说，“你不能这么管我的！”可是她一见他这样子，自己又喊不出来了。她上前一步，就要从他的背后去拉门。

“青，这样夜深了，弄得别人听见了，好吗？”

她见流峰不动，自己就一下把手使气地一放，走开，躺到床上去了。她盖了被，就更决心，明天非跟密斯李一块去不可了。

流峰无可如何地，摇摇头，在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儿，终于熄了灯，躺上床去。互相背对着背。

流峰这么面向外地躺了一会儿，终于觉得自己是太性急了。如果自己尽是这样，也许更将使她难堪。迟疑一会，他

一下又转过身去了。

“青，”他摸着她的头发。“你不能原谅我吗！”

“…………”

他停了一会儿，见她没答，他以为她也许睡着了。他慢慢把手从头发移到她的眼睛，可是眼睛还睁开着呢！他又追进一句：

“青，怎样呢？”

“………”仍然没有回答。

他忽然非常感伤地，自己对自己似的说着：

“自然，也许我自己是错了，可是就连这错都不能使我理解么！”说着，他又转过身去了。

秀青虽然气愤，可是一下子又觉得他可怜起来。而且这事情自己也似乎要负一些责任。她想说：大家都在说你；你要自己毁了！可是她只是这么想着，自己总觉得自己难于转过身去。于是大家都又沉默，在黑暗中，又听见那表颤抖的轧轧声。

半天不见他出声，呆板地睡着动也不动，她想他这几天太疲劳，也许睡着了。她本来想翻一翻身，可是她不忍这么动，去惊醒他。可是她一下发现自己想翻身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身上太重，一摸，被条全搭在自己的身上来了。她于是一下转过身来，轻轻地把被给他盖上去。

流峰在听了一阵秀青不调和的呼吸之后，忽然感觉到秀青的手伸到身上来，他想，也许她回向自己来了。趁势子就

转过身去。

“青，怎样？你怎么不说话？”

“好，夜深了，请早点睡吧。明天还有事，请养养吧。”她想说，我们的事明天再讲吧。可是她没有说出。

流峰见她已说话，心头活动一些了，于是又趁势说下去：

“你生气了！”

“不，请睡了吧。”

“不，青，请你原谅我。你不原谅我，谁还原谅我呢。我也知道我是错的。不过，我也是替你想的呵！你想想，你是才出来的人，甚么都还不清楚。你去了就很难回来了。不过这也不什么——那个。但是假使你有什么事发生了，我不是知都不知道吗？况且你去了，许多事情一定不方便，比如你要做饭，你要看书，甚么都没有。假如你在这儿，每天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着看一点书。如果一方面不多看点书，事情就纵然很好，也还是不够的，有些问题就弄不来。我看过有许多单单热情的人，在遭受一点挫折之后，便颓废起来；为什么？还是不看书的缘故。我这许多书，可是你又带不去。怎么办？我觉得你还是一面做，一面弄点基础，将来才稳固的。是不是？我这么痛苦，虽然我觉得一时很难离开你；然而我却是在为你打算。是不是？咳？为甚么你不说话？”

秀青开始听他说着，还有点激动；可是到后来听他说得

躲躲闪闪的，自己又厌烦起来，并且觉得他的两手从颈项围上来了。

“我觉得你始终还是在为你自己打算。”秀青不高兴的说一句。

这好象揭破了他的阴私似的，他有点怒了：

“这是为我自己打算么？”

秀青听见那声音，自己也气上来了，掀开他的手，就又向着墙壁转过身去。

流峰也气愤，又转向外面去了。但是他不久又后悔起来。想了半天，在无可如何中，好象找着了一个万一的希望，他决定明天到密斯李那儿谈话去。

秀青第二天起来，大家都不说话，把脸一洗，她就出去。流峰也不拦她，她就一直跑到芜声这儿来了。

“哈，秀青，怎么呢？你今天的脸色很黄呢！”芜声跳起来一把就把她拉着，说。

“为甚么？”全太也迎了上来。

秀青在他们的面前，哽咽着，好象要哭起来的样子了。

“怎么？”芜声又抚着她的肩头。

秀青终于说出来了。

全太很为惋惜地说道：

“可惜流峰从前还很好，近来稍为马虎些，可是为什么现在就这样了？这真是，嗯，他忘记自己了！”

芜声也抢着说道：

“好，今天就去。这样不行的，我回头问他去。你没有东西，我这里有，索性我陪你一道搬去。不要他口口声声提到芜声芜声的！”

全太忽然也吃了一惊：

“你也搬去么？”

“为甚么不可以？”她笑嘻嘻地掉过头去。“你不愿意么？你们这些男人！”她玩笑似的。

全太一把就拍在她的肩上：

“哈，你这顽皮的女人！好好，”他马上又转过口气。“随你吧。你陪一陪秀青去也好。”他就笑了一笑。

秀青也笑起来了。她跟芜声约定，就走了出来，又到密斯李那儿去了。

* * *

流峰在密斯李那儿没有得到一点结果，出来的时候，自己的心里已很有一点警惕了。看情形，大家都在说他；然而不知怎么地，总不能跟秀青离开呢！他就决定再到全太那儿去。在路上，家杰遇着他，还是那么笑笑的说着：

“流峰，昨天你怎么不来？绊住了？可是听说你们怎么又要分开呢？嗯，真糟糕！同住在一起要分开，我觉得是很难的；你能么？”

家杰那说话，在流峰听来就是一种刻毒的嘲讽。可是他向来自以为是比家杰强的，这时候心里虽然有病，但也不肯示弱，他镇静的敷衍几句就到全太那儿去了。他刚刚推开门，

就看见全太有精有神地粗黄的手臂上卷着袖子在地上的一个箱子面前收拾东西，好象在准备行装似的，他一面在箱子旁边动，一面口上又在吹着进行曲，象雀子叫的声音样震颤了屋角。他惊异；全太要到哪儿去？

全太见他进来，就抬起头来问道：

“你们的东西收拾好了没有？”他好象还是谈着平常事情一样，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就收拾东西么？”

“怎么不？她们今天就要去呢！”

流峰很奇怪，马上问道：

“芜声也去么？”

“去的。本来从前就说过，她们去。她们今天又决定三个人一块去了。吃过午饭，芜声就打算来你那儿约她。”

全太那不在乎的神气，使他非常吃惊。而自己现在还要来找他谈谈，不是做梦吗？但是，不知是一种甚么力在支配他，他终于又禁不住说了：

“你愿她去？”

全太笑了笑，好象在他的面前表示自己的强健似的，抬起头来，说道：

“怎么愿不愿？当然去也是好的。何况我也没有限制她的权利。”他说到最后一句，故意向流峰注视了几秒钟，然后加重地说下去。“况且她是有脚的，她要走也没有办法。何况走了大家也清爽些，同住真是痛苦，象前天晚上那样我

真受不了。总之，现在的女子究竟是有些厉害的了。”他说完，就站起他那强悍的身躯，嘿嘿嘿地，笑得象鸭子般的叫声。

那些话，一句句都象箭一般射中流峰的心上来了。好象他一天一夜想不通的问题，现在被他直率的几句就道破了："她有脚，”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还有些儿犹豫的时候，芜声忽然出现在门边，一面啃着烧饼，一面说着就跳着进来了：

"流峰！你要把你自己毁了！”

"怎么？”流峰吃惊地。

"哼，怎么？你怎么不要秀青去？”

"谁说我不要她去？”

"哼，谁说！许多人都知道了！都在说流峰毁了！而且还要毁了秀青！这样，大家都毁了！”她叫着，又大口的啃着烧饼。

流峰忽然不好意思起来，脸都红了，心头很难过。他已经有点承认自己，可是这话要芜声来说，他非常的不高兴，他好象感着了侮辱，他于是想到：两个人的事情究竟是两个人的事情，他有些愤怒了，说道：

"怎么就毁了？”马上，他冲着就走。

"呵呀呵呀！你就生气了！”芜声睁着大眼睛说，看他冲出去。

全太可跳出来把他拉着了，说道：

"你为甚么这样呢？好好，坐一坐吧。”

流峰自己一下很不好意思，好象无可奈何地又坐了下来。

芜声又在旁边嘲笑了：

“呵呀，你这样大的气！”

全太向她偏一偏嘴，就掉过头来说道：

“你别理她。坐一坐。好吧？”他也就在床边跟他并着坐了下来，而且横躺着，用头抵着墙壁。流峰现在是甚么气都没有了。

“流峰，”他那诚恳凝固般的眼光直对着他的眼睛，说着。“我劝你自己把你近来的情形思索一下吧。比如我，我最近也感觉到有些地方不满意，不过，总得常常想想，总是好的。是吗？”

流峰脸红起来，只听他说下去。

“的确，你最近很马虎呢。这的确是很可惜。你有许多事都误了，你知道吗？”

流峰很惊惶，想否认，可是心里马上又承认了。

“至于你跟秀青的问题，据我看来，问题全在你。你束缚着她了，是吗？而且加上你最近的马虎，问题就从这儿出来，是吗？”

全太直着眼光，问他，似乎要他答复。他无可奈何地，只表示了他的默认，然而脸上还表现着不完全对的样子。全太也就一步紧一步的说下去了：“总之，你是束她不住的，如果这么样，真是大家都只有毁掉！”

流峰就又吃惊地把头动一下，心头很难过：难道自己真的就毁了么？那种在几年前飘流时候，饿着被人家侮辱的情形，有一回喝醉了酒想去投江的情形，以及两三年来自己奋发的情形，都象电影般一幕一幕很快地出现在他的眼前来了。这两天自己就这样的无聊么？真是自己也吃惊。他忽然非常痛苦地忏悔起来了——呵，原来自己现在竟到了毁了的地步么？他好象看见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眼前摇晃了。但是他总觉得秀青跟他有甚么东西缚着似的，分不开，这就使他痛苦。但是他现在竭力要把定着自己，象在悬崖边要把定一枝树椿。抬起头来，马上就又清楚地看见全太那强健的身躯。犹豫了半天，他终于决定了：他应该让秀青去！他觉得他实在没有阻拦她的理由，而且也阻她不住的，何况自己不是爱她的么？他从全太那儿出来，望着那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蓝得就象海一样，清清亮亮的，可以看见底似的，这，他好象已经好久不曾见过，脑子都清爽了好些，身体也舒适起来了。可是一想到秀青，马上又非常的痛苦。然而他忍着，又抬起头来，又看见那没有一丝云的蔚蓝色的天空。他决定回家去替秀青收拾东西去了。

秀青从芜声那儿出来，刚刚才走进密斯李的房间的时候，密斯李就嚷着迎上来了："呵呀，你遇着流峰么？他刚从这儿出去呢。"

秀青很诧异，她想密斯李这地方他是不该来的。他为甚么要跑来！她非常气愤了：真想不到这个人竟无聊到这样

子！

"真糟糕呵！你看他好象说是我怂恿你的呢！那意思好象就是说我们在跟他捣蛋！这不是笑话吗？好吧，秀青，我还是劝你不去的好，是不是？我不能负拆散人家的责任的！我一个人去，不要紧，我只是一个人！只要事情好，怎么都可以。噢，他迷恋着你了！是吗？"她好象不让人家说话似的，哇啦哇啦地还在说下去。

秀青简直气得呆着了。

最后，密斯李却又问她："事情还是在你，怎样？"

"当然去，我已经说过了！"

"可是他不让你去呢？"

"为甚么？"

"哼，为甚么？两个人的事情很难说。"

秀青好象受了侮辱，忍耐不住了。她简直气得发战，说不出话来了。她见密斯李已经在床边收拾被盖了，而自己的问题好象还在纠缠不清，好象连这一点自由都没有。她站起来，冲着就回去了。一开门，就看见站在房当中的流峰，那死盯着她的一双可怕的眼睛。她仅仅瞥一下，就把眼睛躲开，呼吸都窒塞起来了。

流峰因为惊诧她那疯狂似的脸色，先问她"哪里去来"，后来再向她说明自己现在的意思。可是他那第一句话，在现在的秀青听来，简直是很大的侮辱，难道连到哪里去都干涉起来了么？她一下就扑上床，肩膀抽搐起来了。

流峰反而吃一惊；她为甚么哭了呢；赶忙伏到床沿去，拉着她的手。

“走开！”她喊着马上就摆脱他的手。

流峰就只好站在旁边，很难过地，一面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以及后悔的意思。而且向她说，他已经在帮她收拾东西了。

“我知道我太使你伤心了，我希望你以后忘了我吧！”他的脸上痉挛着，困难地说完他最后的一句话。

秀青很诧异，她已不再哭，伏着听他那非常诚恳的声音。这是流峰么？这是流峰说的话么？她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了。她一下翻转身坐了起来，又看见她面前站的是一个清瘦然而强健的身躯。这是从前的流峰呢？还是现在的流峰呢？这使她无从辨别，混合起来。好象互相间从来没有理解过，现在忽然一下象眼睛都透明起来，能够互相看见各人的肺腑。大家痴呆地对望了半天。秀青一下微笑地拉着他的手。流峰倒好象害羞似的了，一种从来没有的另一种意义的温暖的感觉使他再抬起头来，就亲切地看见秀青睁着一双惊喜的眼光，那眼角边滴溜溜的泪珠还晶莹地闪着光呢。

1934年8月

# 一 天 几 顿[1]

当刚刚失业，开始被穷困的鞭子抽得瘟头瘟脑六面碰壁的那些时候，那一股子哽哽在喉的怨气呀，无论一见着可不可与言的朋友，总是想一口气就把它吐了出来：

“穷呀，苦呀，呵呀呵呀，不得了呀！”

这自然并不一定是想提醒对方解下钱袋来帮忙帮忙，但希望得着一声同情的安慰倒是真的。

但是当这一串带着苦笑的话声，一在对面那偏着头假装没有听清楚而张开着迟疑嘴巴的脸皮上飘了一下，依然不添不减地回到自己耳朵里来的时候，那声音，在自己那一颤的心尖上便感觉到只是一种恶毒的嘲讽。

后来，穷惯了，自然而然地就会让自己的头发蓬松，脸色灰白，闭紧嘴唇，坐在空得可以见底的米柜上，右腿笔挺地架上左腿，翘着脚尖，眼珠则挺直地翻上，盯住那挂满流苏似的蛛网的屋角。如果朋友问：

“近来生活怎样？”

---

① 编选者注：原收入《父子之间》。

有时不答，只把朋友的眼睛外心外意地看一看便望到窗外的墙壁去。如果似乎觉得被逼不过，便漫然地答道：

“马马虎虎。”

苍白的嘴唇自然而然地就紧紧合上，象铁颚似地。右腿依然笔挺地架到左腿上，对着朋友的脸孔翘着自己的脚尖。如果觉得这么面对面地空气太殭了，便让撑在下面的左腿“打摆子”似地抖动几下，架在上面右腿的脚尖便这么跟着悬空地摇上几个半圆：要不然，就索性躺到床上去。

于是我那些渐渐剩下来仅有的几个朋友，都曾经那么地把帽子一抓便冲着走出门，不再来了，并且向着另一些朋友说：

“老李这人，神经病！”

自然这就是冲着一走而不再来的理由；我想当他们说出这句话来，使得他面前的朋友也点头冷笑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满足地哈哈哈。

神经就神经，不来就拉倒。这些朋友的影子让他们跌出我的脑子圈外罢，我一个人倒可以清静地对着这窗上透进来的灰白晨光，坐下来看一点书。

“又买又买，眼见这两天公司就要关门，生意一息，吃的都会没有了，还买还买！”突然一个男子的粗暴声音从隔壁前楼刺空地叫了起来。

“你又向我吵什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也是那么尖锐地。“不买就拉倒！”

接着就听见一双踏着楼板很重的脚步橐橐橐地走，接着是一声很重的关门——砰，那屋角的蛛网都惊得抖一下，无声地落在我的床上。那踏着很重脚步的声音经过我的门外便下楼去了。同时，前楼的床上也发出噗的一声，好象一个沉重的包裹抛了上去似的。

“哼，今年这年关简直要使许多人发狂！”我想。

我走到床面前咒骂一声，把枕头上的蛛网拂去的时候，什么“清静地看一点书”的念头又被刚才的吼声赶得无影无踪了。而且觉得全身冷得发颤，脚趾简直象冰块样硬。想烧点火，煤球又没有了。我于是便站在房中心来做一下柔软体操。可是两手平平地一字地伸直起来的时候左边的手指就碰着了台子，右边的手指又碰着了床的木柱。两手笔立地伸直上去，却又打着电灯的白瓷蓬，那电灯泡就在我的头顶上荡一个圆圈。于是我便只好改成踱方步了。可是走去五步就被炭风炉挡了驾，走回五步却又被一口箱子逼住了。

“唉唉！”我叫着，气愤地向床脚踢出一脚去，但马上我就蹲下地抱住我这象刀割一般痛的脚趾。

“嘻嘻！”对着我左手边的一条门缝忽然发出一个笑声。但我掉头一看，却又没有了。一会儿再看，那门缝就停住一个矮矮的影子，比我那靠门边的一张台子仅仅高出半个头。从那不到一寸阔的门缝中，现出一个小小的黑鼻子和一只灼灼闪光的大眼睛。——我想，这一定又是那孩子。

记得我从前才搬来，正当着要失业了的那些日子，每当

那冰冷灰白的晨光使满弄堂人们都还恋着热被窝的时候，我走出房门，总看见这靠门的巷口，一个矮小的人物儿，脸蛋黑红地，弯着发抖的身体在一个炉子面前摇着扇子，蓝灰色的烟雾被煽得满梯子满巷子都缭绕起来。烟得我非流出眼泪不可。他那身黑而破的不合身的夹衣，形成一个耸肩缩背的样子，看来就象一条伏在地上的小猪。我有时疲倦地苍白着脸子走回来，总又看见这一个孩子，手上抱住一个比他短不到一半穿着红绸棉旗袍的白胖女孩，而且就站在我的门口，灼灼地闪着眼光。立刻，不知怎么我便不费力地断定：这一定是我这邻居前楼用的小童仆。当时，很讨厌他给我烟气受，我就一眼也不看地对着他的鼻尖便把门关上，躺到床上去。前天刮大风，我发抖了。就下一个决心把剩下仅有的一点煤球烧起来，可是我在楼梯边烧了很多旧报纸还不燃，那黑孩却站在旁边笑，看来好象是嘲讽我对于此道没有他精通。

“先烧点木炭就好了。”他提醒着我。

我瞟他一眼，仍然拿着一本破书煽着炉子。蓝灰色的烟雾一团一团地扑上脸来，眼眶马上就涌着泪水。正在这时候，他却用他那两只生满冻疮裂开条条紫血的手，捧住尖溜溜的一大堆木炭到我炉边来了。

“先烧这个。”他蹲下来说。

我伸着一只手在炉边一拦；同时想到：你乱拿你主人家这许多木炭送人，不怕捱打么？可是我还没有说出的时候，

前楼的门忽然呀的一声开了，马上就现出一个女人的白脸。我想：如果我拒绝了他的这好意，那么他的女主人一定会看见的。我便不声地看着木炭放进炉里，他也就在屁股边的衣服上擦擦手，阴影似地躲开了。

这些往事在我的脑中一闪的时候，我便不禁站起来去拉门，一开，他那身黑而破的衣服马上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手上依然抱住那一个穿红绸棉旗袍的白胖女孩。那女孩呀呀地在他的怀中叫着，一双穿着黑皮鞋的小脚就在那黑孩的围腰布上面踢动。我清楚地看见那围腰是蓝土布做的，那中间的一大片已经变成黑色，闪着一种油腻的光，并且粘着两小片模糊的白灰，形成一种奇怪的花纹；至于齐脚边的布则已经破成许多眼和缺口，好象被蚕子吃过的桑叶一样了。那女孩正伸着一只手去扯黑孩头上戴的破皮帽，把他那遮着额上的一块毛皮扯翻转来，一只手拍着他的黑鼻子，于是我就看见那一个冻红了鼻尖的黑鼻子下面，正爬下两条晶亮的东西，他鼻子一缩，那晶亮的东西就一抖退回洞口，但马上又爬下来，爬过人中就在上唇边吊着，摇摇地就要钻进口里去。他这回是伸手上来了，用那穿着短而脏的袖子的黑手背横横一掠，那晶亮的东西便都一齐失掉。他把手伸到屁股旁边的衣上一揩，我又看见那儿原来也有一大片亮晶的油腻。

他把女孩放下地站在他的两脚面前了。眼光灼灼地避开我的眼睛就盯住窗下台子上书旁边的一个五寸长雪亮的口琴。那口琴的两排方孔正向着外面，他眼珠不转地盯着它，

舌尖便在嘴唇边一舐一舐地。接着他就两手抓住女孩的腰带，两脚的膝关节向前一弯一弯地推动女孩的脚，身体左摇右摆地向前倾起来了。女孩似乎不愿意进来，却把那穿着皮鞋的一双小脚退后去踏着他那一双赤脚穿着布鞋的脚，于是我又看见那布鞋尖已经破了一个小洞，一个冻红的脚趾正在那儿纳凉。他终于一摇一摆地把女孩的脚摇进门来了。女孩呀呀地摇着双手就向床边走去，但他轻轻把她一拉，女孩就掉转方向走到我的身边，而他也就跟着在我的身边站住了。一站住，他又盯住那口琴，并且把头伸过去，偏着，扭着颈子，向口琴的方孔看着，又把头偏过旁边，又看见那口琴的黑漆闪光的方头，看着看着，嘴角边便闪出一种梦似地微笑。终于他从我的腰部抬起脸来了，向我瞥一下眼光便向着台上伸出一根畏缩的指头，愣了几秒钟，才喃喃地说道：

“我晓得这东西是吹的。”说完，指头颤一下，便赶快缩回去，同时勉强地露出一排黄牙齿微笑，但那笑纹马上却又变成一种僵硬的痕迹，一颤一颤地在他的嘴角边好久才消逝。

“你怎么知道是吹的？”我偏着头微笑地问他。

“从前爸爸给我买过。”他摇摆着女孩悄声说，脸上显出一种活气，好象从这一个口琴看出了他过去的黄金时代似地，那一个冻红的脚趾也在他那只鞋尖的洞口忸怩地翘动两下。

“你的爸爸在哪里？”我蹲下地对着他的脸孔问。

他好象害羞地低下头了，上眼皮向我一翻一翻地闪着眼光，答道：

“我爸爸在公司里。”

“在公司里做甚么？”

“做先生。”

他见我这么问他，他的脸又慢慢地抬起来，正对着我的脸，充满着一种很感兴趣的眼色。

“你家住在哪里？”

他微笑地伸一根指头就指着前楼：

“就这里。”他说。同时深深地看我一眼：但他忽然从眉梢起转成一种忧郁的脸色，在我的耳边悄悄说道：

“她是我的后娘，她很凶呢！”

那女孩叫着要出去，平平伸直着两手就转弯。黑孩立刻皱着眉，紧紧拉住，要使她依然回转身。那女孩却呀呀地叫起来了。他于是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说道：

“小妹妹，乖，不要叫。”

桌上还剩有几颗花生米，我就站起来分给他们。那女孩马上停止了叫，接过去便塞住她的小嘴。

“你的娘呢？”我又好奇地问。

“逃了！”他一面答着，一面把花生米接过去，装进他的衣服里面那围腰带束住的胸部。

“你不吃么？”

“不，我要留住慢慢吃。”他笑着，避开我的眼光又盯

着桌上的口琴了，舌尖又在嘴唇边一舐一舐地。

“你吹么？”他又伸着一根颤颤的指头说。

“吹。”

口琴在我的嘴上颤动出抑扬的声音，他那黑红的脸颊便浮出两个小酒窝快活地微笑了，溜动的眼珠黑白分明地闪着一种天真的光。那女孩也在他的胸前仰起头呀呀地笑，叫。

门边一响，忽然现出一个白胖的小面孔，那头和靠门边的那张台子一样高。一双眼珠灵活地闪烁着。嘴角边也充满着快活的微笑。当他看见黑孩在我面前时，他便一跳地抖动着脸庞的肥肉进来了。头偏着，靠近黑孩的肩头紧盯住我捧在嘴上的口琴。看样子大约五岁的光景。头上戴一顶红中夹白条的尖顶绒线帽，穿一身朱红的厚绒线紧身和裤子，脚上是一双尖子已经踢模糊了的黑漆皮鞋。他笑嘻嘻地瞅一下，便把黑孩向旁边一推，凑近我的面前就伸着一双小白手来要我的口琴：

“给我玩，给我玩。喂，给我玩。”

那黑孩急得头只是转动，皱着两道浓黑的眉头。

“小弟弟，那是人家的。”他推着那小孩子的肩头说。

小孩脚一飘地几乎跌在地上，他站稳过来时，便向黑孩的脸上曲着五指抓一把：

“妈妈，你推我！”他瞪着眼珠说。

黑孩躲开脸，只是嘿嘿笑一下，露出一排黄牙齿。但他忽然听见什么声音，脸上变成吃惊的样子，眉毛一扬，便急

急地抱着女孩，一翻身去了。那小孩也一跳一跳地跟着他跑去。

一会儿，就听见前楼那女人尖厉的骂声：

“你跑到别人家去做什么？你这死鬼？”

“不，是小妹妹要去。”

“为什么不泡水来！成天只晓得贪着去玩！你看地也扫不干净！痰盂也还没有倒！打死你！”

“妈妈，阿根推小青！”是那穿红绒线衣的孩子的声音。

“你为什么推他？你是不是想谋死他？”

同时就听见一个很清脆的耳光声——拍！

“赶快去把水泡来，回来再跟你说！”

我贴着板壁的一条缝望过去，就看见那房中站住一个两眼圆睁眉头倒竖的女人，头发蓬乱着，衣上许多皱折，拖着一双拖鞋。她左手正拿着一只热水瓶，右手伸出一根指头对着黑孩的鼻尖，骂。

“铜板呢？”阿根直直地站着说。

“叫他给你。”女人指一下小青，马上就从阿根的手上把那女孩抱过去，嘴还在一扭一扭地说着：

“哼，你这死鬼！你的爸爸没有生意了，就要饿死你！你这狠心短命的死鬼！”

“弟弟，给我一个铜板。”阿根伸出一只手掌去。

小青可把他手上的十几个铜板按在胸前抱得紧紧地就转

身走到桌旁去。阿根跟着走过去，站在他的面前，依然伸着一只手掌：

“弟弟，给我。”

“这是我的。不给。”

阿根苦着脸站了一下又苦笑地说道：

“来，还是我装瞎子，你装太太，你就给我一个铜板好不好？”

于是他便摇动着手掌，曲着腰，学着乞丐的声音唱起来了：

“太太，做做好事，把一个铜板给我。”

小青依然紧紧地抱着胸前的铜板，顿着一只脚说道：

“不给。”

“哎呀，小青，搡一个铜板给他！”女人厉声地叫着。

小青便拈出一个铜板来，但他一下又收回去，噘着嘴，指着地下笑道：

“还有汪汪。”

阿根向他背后那女人悄悄看一眼，便叹一口气，一弯身，两手爬下去，两脚跪在地板上，翘起头来：

“汪！汪汪！”

他的手里面便有了一个铜板，皱着眉提住一把壶走出去了。当下梯子的时候，我听见那镔铁壶在梯子边缘撞得訇訇地，一连串响了下去，最后是落在地下砰的一声。

到了他第二次捧着一个白瓷痰盂出去了一会儿的时候，

我也拿着一个热水瓶去泡水。在泡水馆的门外正围着一大圈大人和孩子，圈子当中发出哨哨的锣声，一个黄毛猴子戴着一个黑胡子的面具就在那当中跳动。我站在泡水馆的门口，向着那圈子的人们的笑脸望半圈，立刻就发现在一个歪戴打鸟帽的大孩子旁边，就站着那张着嘴巴的阿根。他的眉头已不再皱了，满脸闪着快活的笑，忘去了一切似的，眼珠不动地盯着猴子。那戴打鸟帽的大孩子挤他一肩，他望他一望，便也把手拐子曲成一个三角形挺出去撑住，仍然紧盯着猴子。一会儿，猴子牵走了，圈子也散了，我拿着热水瓶出来，就看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立在那儿，两手抱着光光的头呆着了。但他立刻惊慌地向着那一群人追出去，在弄堂口站一站，终于又皱着眉头眼眶闪着泪光走回来了。

"你做甚么呀？"我拍着他的肩头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叹一口气说道：

"我的皮帽子没有了！"

我想，这回他一定又要捱打了，果然，当他抱着痰盂走进前楼去了一会儿，就听见那女人发出一种严厉的声音：

"你的帽子呢？"

我贴到那壁缝望过去，就看见阿根耸着肩，隔住一个方凳站在那女人的面前。小青一手抓住他母亲的旗袍角，眼珠骨碌地把阿根盯住。阿根有点发抖，五指抓着五指在胸前扯着，脸一躲一躲地，两脚就在向背后桌子与墙壁的角落之间一点一点地移动。

“我在门口倒痰盂的时候，……”他嗫嚅地说。

“你的手指痒了，站都没有站样！”女人厉声地，眼白翻了一下。

阿根马上一抖地就立正，两手直直地垂下。

“倒痰盂的时候，”他的脸仍然向后一躲一躲地。“有一个人从我的背后抓着我的帽子。我一看，那人已经跑出弄堂去了。”他的脸又向后躲一下。可是一只大手掌马上就追着劈过去了——啪！声音清脆极了。阿根仅仅随着脸上的痉挛把眼睛闭一下又睁开，牙齿咬一下嘴唇又紧闭住，伸起一只手掌来抚摸着自己涨红的脸颊。第二下又是一个清脆的耳光。阿根的脸又躲一下，但那只手掌还是很正确地打在脸上的。

“你这败家子！你晓得那皮帽子要值多少钱呵！饭把你胀死了！你这死鬼？你看你这倒霉样子，怎不叫人生气啰！你妈生了你这样的好种！”

接着手掌又在黑脸上劈一下。

阿根仍然痉挛着脸，紧闭住嘴唇，一手抚摸着脸颊。

“把地再扫一下，等你爸爸回来，再叫他收拾你！”

小青的脸呆着，这时忽然从他母亲的腿边抬起脸来了，抓住他母亲的旗袍角说道：

“妈妈，不爱阿根，妈妈爱小青。”

女人愣着眼睛噘着嘴站了一下，便把小青抱起来放在床沿上，空出地板来让摸着脸的阿根挥动着扫帚。

“妈妈，洋娃娃，给小青。”

小青指着离扫帚三尺远的屋角地上躺着的一个肉红色的有着一对大黑眼珠的树胶娃娃。那女人没有动，只是把眼睛瞪着阿根的光头。小青便在床沿踢着双脚叫了，声音尖锐地刺人耳朵，女人便跑去拾起来了，那一双小黑手抓着的扫帚马上就在那儿扫动。

我到街上去吃午饭的时候，脑子里面总是粘着阿根那黑脸的影子，想起他早上对于几颗花生米那样宝贵的情形来，我便不由的在一家店里买了五个铜板的花生米。回来的时候，听见前楼的碗筷在响，我想阿根一定在和他的父母弟妹们一块儿吃午饭了。但马上就又听见一个男人的粗暴声刺空地叫了起来。我一望过去，抢先进我眼里的是阿根，他正双手捧着一小碗白饭站在桌角边送到小青的小手里，马上就退后几步，在一个白铁饭锅的面前垂手站住。靠窗坐的那个穿棉袄的男子，正用他右手捏着的筷子在托托托地戳着左手拿着的碗心，颧骨突出的瘦脸怒瞪着一对眼珠，几粒白饭停在不动的一排牙齿外边。两腮都凸胀起来。他对面坐的女人也把筷子一搁，拖着那最小的一个女孩站起了，口里也尖声地吼道：

“你今天为甚么尽这样？你？你为甚么尽拿气给我受？”

小青包着一口饭，也缩着眼光愣住了，右手捏着的筷子也停在桌边不动。

那男人见女的走到床边去，便把筷子提得高高地向桌上

一掼，筷子在一个菜碗旁边一跳，敲得噹的一声，便箭一般地射到楼板上的饭锅面前了。阿根头一侧，身体更加站得笔挺。空气立刻静得象死一般地沉寂。

“死了也好，死了也好，”好一会儿才从床上发出那女人呜咽的声音。

那男人满脸怒气地还在瞪着他对面空了的位子，好象他刚刚才开手而敌人却已悄悄地退却，使他感到一种扑空的悲哀似的。他的嘴唇颤了两颤，便把眼珠瞪到阿根的脸上来了；阿根马上就耸着肩抖了一下。

“你看着干甚么！呸！”一种粗厉的吼声和着几十粒饭颗就射了出来，阿根的鼻尖和两颊马上就长起许多白色的凸麻子。“你痴啦！你傻啦！不晓得拾起来！”

一只五指叉开的手掌就向着白麻子的黑红脸颊飞似地劈了下去——啪！又是一个清脆的声音。那手掌收回去的时候，黑脸上的麻子没有了，但左颊上却换成五根白色的指印，慢慢地，慢慢地，才恢复了黑红。当手掌飞去的时候，阿根被击得退后一步，但立刻仍然笔直地站住，皱着两道眉头，眼睛闪着泪光，伸起一只手来抚摸一下脸颊，便弯腰去拾筷子。

我的眼睛几乎热昏了，转过身来盯着桌上的书本出神了好久。但一会儿，我就发现那书本旁边的口琴失踪了。抽屉里面，桌子下面，枕头下面，都给我找遍，还是没有。奇怪，甚么人拿去了？我记起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没有关门时，便

断定这一定是那个小青来拿去的。等到阿根在巷口站在一个磁盆面前，拿着一张毛巾擦着最后的一个碗的时候，我便悄悄地站在门口。立刻就见他从盆子里面又提出一双水淋淋的乌木筷子来了。那筷子一头是光的，一头则是扭丝似的花纹。我才打算要喊他，却见他把那两支筷子一齐并着，咬住牙就一扭，但筷子仅仅弓似地弯一下。他于是放下一支来，切嚓一声，一支筷子已在他的手上扭成两断，接着那放下的一支又拿起来了，又是切嚓一声。

“喂！”我轻声地喊道。

他全身抖了一下，掉过头来，脸色变成灰白，但他立刻又回过头去，拿着那四支短了的毛头筷子飞似的连连的回着头跑下楼梯去了。

当他空着手回来，把那些洗干净了的碗和筷子捧进前楼去的时候，我就听见那女人严厉的吼声：

“滚出去！我要睡觉！”

我想也许又要打了，还想再看看。那小青正站在他小妹妹躺着的白藤摇篮边，抱着那肉红色的洋娃娃脸亲着脸。那女人在床边抓起一些衣服来，怒声地劈手向着椅上抛，一翻身就躺下床去。阿根把碗筷放下，就轻轻拉好门走出来了。我在门边挡住他，他一愣地站住，看我一眼便畏缩地把头掉开去，我才要拉他的时候，他已经一闪地溜过去了。他走出巷口时，又不断地回着头，眼睛充满了惶急的神气，好象怕谁在背后追着他似的。

我想，不来就算了，还是索性睡睡午觉吧。四面很清静，窗外太阳的黄光，也似乎很疲倦地不动了。就只有前楼那小青磨擦着洋娃娃声和快活的笑声。但一会儿，另一个声音就把我的耳朵吸引着：在楼梯边一种单调的慢条斯里的脚步声踏过去，又踏过来，踏过来，又踏过去，很象一种老头子的步伐，一声声地踏在我的心上。那声音，象是一种四望无涯，荒凉的沙漠上独自迈进的脚步。我便爬起来，站到桌子前了。从那透着一线刺人眼睛的冷风的门缝望出去，原来还是那一个阿根。他两手放在背后，五指扣着五指，脚踏得极慢而且极轻，好象怕把蚂蚁赶跑似的，一只脚出去，踏稳了，再出另一只脚，五六步光景便踱到亭子间那紧关着的门口，站一站，又踱了回来，五六步，又踱到巷口的前面了。眼睛深思地盯着远处，黑红的脸静得如皮革一般。看样子，简直象一个正在构思时候的诗人风度。他又踱过去了，一下捏起一个小拳头，鼻孔哼的一声，拳头便向空中打出去。似乎这一拳，就打着了什么似的，嘴角边闪着微笑。但他忽然站住了。好象发现了什么，仰起头来，一根从屋上漏下来的黄色水晶柱似的东西就斜斜地立在他的一只眼睛上，那眼眶，立刻便盖上一个圆形的黄玻璃眼镜似的光辉。大眼珠挺直地睁着，好象在研究那根光柱的上下究竟有多少万万的灰尘在那儿翻腾。几分钟后，他把眼睛闭着掉开了。等到再睁开眼睛，他便不动地盯着他对面远远的墙壁，盯着盯着，把头就慢慢地望上去，慢慢地，他的头又望下来了，眼睛不转地都

一直盯着对面。好象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嘴笑着，脸庞光彩地现着一种快活的神气。他的头慢慢地又望上去。

"嘻嘻！"他出声地笑了一下。

这孩子恐怕要疯了。我便跑出去拍着他的肩头问他看什么。他不看我，只是微笑地指着对面的墙壁说道：

"喏，那一块黑的，圆的，在飞。"

见鬼，对面墙壁完全是一片粉白。

"喏，飞上去了。"他一面说，一面又慢慢地抬起头来。

我就跑到他刚才研究过的那一根光柱那儿去对着一看，那火红的太阳射出一把针似的光辉马上就刺痛我的眼睛，头掉开，我的眼睛对面的墙壁上也就现着碗口那么大的一个圆的黑影，除了黑影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眼睛稍微一动，那黑影便球似地很快飞上去。弄得我的头有些昏眩起来，不得不把眼睛闭了好久。我便向他说，以后不要再这样，会把眼睛弄瞎了，真的变成街上讨饭瞎子的。

"喏，又飞下去了。"他的嘴角边依然闪着快活的微笑。

我拉他到房间去，他还缩着肩头退一下，但我终于把他拉进来了，并且把花生米递给他。但他忽然闪着迟疑的眼光看我了。手指只在屁股旁边一动一动地。最后他的眼珠溜动地闪一下，看一看纸包才悄悄地说道：

"你逗我的。"说完，他就把身体转动一下。

当我把花生米放在桌上，弯身下去拾一本书的时候，就听见他偷偷地捏一捏那纸包的声音。我把书拾起来，从眼角就发现他的一只手很快地离开桌子缩回去。我便拿起花生米来微笑地向他说：

“你看，真的是花生米。”我把纸包拉开，指着那一大堆的花生米，并且把那些脱落了的黄皮子吹散到地下去。

“你逗我的。”他又把身体扭动一下，伸一根指头搁在嘴唇边，眼睛闪着斜视的光。其实我很清楚地听见他的口水在喉管吞得“咕儿”的一声。

我便把花生米重复包好，立刻塞进他的衣服里面。当我从他的胸部抽出手来的时候，他便快活地笑起来了。露着黄牙齿说道：

“谢谢你。”而且问我：

“你要泡水吗？我去帮你泡。”

“不，不泡水。”

停一会，我向他说：

“你弟弟把我的口琴拿去了。”

他马上全脸涨红起来，红得象血泡样，连眼白都红了。他避开我的眼光就掉开去。

“我不晓得。”他轻轻地说，声音有点发颤。

但立刻前楼忽然发出一阵口琴的声音来了，他的脸马上又由红变成灰白，肩头微颤着，脚就在暗暗向后退。口琴又乱叫起来了，同时，前楼那女人就拍着床发出一种不耐烦的

声音：

“哎呀，不要吵！小青！”

但停一下，又是严厉的一声：

“你在什么地方拿来的口琴！你？”

“这里，柜子脚脚。妈妈。”

于是床一响，脚步就在楼板上响了。

“一定又是那死鬼偷了人家的东西！”

“呀！呀！妈妈，不，给我！”

“胡说！”

阿根的脸发青，脱开我的手就溜出房门。当我跟着走到门边的时候，那女人已拿着那口琴怒目地走出来站在阿根的面前了。小青也叫嚷着跳着脚追了出来，一把就抓住他母亲的旗袍角伸着手要：

“呀，妈妈，呀，给我！”脚就在楼板上一顿一顿的。

阿根低着头，耸着肩，眼睛不转地盯着他自己鞋尖上一个洞口的冻红脚趾。

“哼，你又偷人家的东西！打死你都不改的！”

我看见那雪亮的五寸长的东西，确是我的口琴，我还没有说出话来的时候，就看见那女人随着吼声就向着阿根的左脸劈下一个耳光。

“你这偷儿吓！你这贼骨头吓！你什么时候偷人家的，你还不快说！”

阿根皱着两道眉头，这回的眼眶是滚着泪水了。但他仍

然用黄牙齿咬咬嘴唇依然又紧闭住。当那五根白色的指印在他的脸颊上一现的时候，他便又伸一只生满冻疮的手去抚摸，同时右边的脸颊一退退地向后躲闪着。但那女人又伸出两个指头了，这回是拈着阿根的一只耳朵。扁扁的耳朵顿时拉成圆形，向上一提，阿根那紧闭住的嘴唇都随着向上牵歪起来了，腮帮子的肉耸上去，一只大眼睛便挤成一线缝。女人的手提着摇两摇，他的头也随着摇两摇，手挺直地一送，头便砰地一声撞到墙壁上。阿根的脸马上又皱成一团，但咬一下嘴唇依然又回复原状。

“不，这是我送他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到现在我才说出这句话来。

但那女人并不看我，只是从鼻孔哼出一声，嘴唇白了一下，脸色好象更加暗黑起来。愣了好一会儿，看着阿根的头。这回她却捏起拳头来了。阿根向旁躲一下，立刻就舐舐嘴唇，把肩头缩紧，其时，小青还在旁边嚷，伸手去拖他母亲手上的口琴。当他刚刚拖下来的时候，他母亲的拳头便向阿根的脊梁捶下去了。阿根向前挺一下，但背上已发出来一种单调的咚的声音，随着拳头凹进去的衣服腾起来一阵黄色的灰尘。接着又是第二下。究竟这一拳捶下去是否又腾起一阵灰尘，我已没有看见，因为我早就一翻身跨出门槛了，但那脊梁上单调的咚的一声我仍然清楚地听见的。

“你这死鬼呵！你这杀千刀的！”

咚咚！

“你成天价自己的财门不站，要站到人家的龟门呵！”

咚咚！

“你有本事要人家的东西，你就索性教人家养你去！”

咚咚咚！

我站在梯子半腰愣住了。这女人显然骂到我的身上来了。我的脚已经回上一级楼梯，但那单调的咚咚声终于使我头脑昏昏地在街上走起来了。不，不知道是走还是在跑，周围的一切我一点都没有看见，脑子里面很久还响着那单调的咚咚咚的声响，和一张闪着泪光紧闭住嘴唇的黑脸。

1935年1月

# 父 子 之 间[①]

躺在大天井左边厢房里的烟榻上，苟福全的苍白嘴唇紧箍着那竹烟枪的绿玉嘴，好象吹箫似的，两眼凝视着烟灯玻罩口那舐着烟枪那头烟斗上的黄色烟泡一跳一跳的火焰。他匆忙地嘴动两动，便使劲一吸，苍白的两颊都凹了进去，只让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在透不过气来时漏出丝丝的白色烟雾。看看吸到了底，他便右手五指拿着铁签子尖去一拨，吱的一声，那烟泡蒂便被火焰尖送进烟斗的小孔里去。放下枪，嘴唇闭得一线缝也没有，竭力不让一丝烟雾再漏出来，翻身爬起，赶忙跑到旁边地板上的一方黄草席上站定，一弯身，两只手掌撑着席中心，头向下，两脚跟朝上一跷，在空中划一个半圆形，啪啦哒一声翻了过去，鼻尖都冒出细点的汗珠来。他仍然紧闭着嘴，走回烟盘旁边坐下，两手抱一把装满苦茶的白瓷壶来，嘴子插进嘴唇，咕噜咕噜地喝了两口，这才把两只手掌附着两膝头，骨碌着两眼舒服地叹出一口气来：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题名《午前》，收入集子《父子之间》时改名。

“嗄……”

他刚刚头靠上枕头，拿起铁签子匆忙地挑起一豆黑烟膏凑上灯罩口的时候，长工老牛的麻脸又出现在他面前了，两手撑着床沿，许多凹点子的鼻尖对着他的鼻尖，厚嘴唇急促地说道：

“少爷！那黄三痞子把我也骂了，他叫你就出去……”

荀福全立刻皱起两弯向下吊的眉毛，偏着头，两眼发闪，嘴巴张开。那铁签上的一豆烟膏便墨水似地滴在灯火边：吱！灯火都跳了一下。但他立刻扬起着半身，喷着鼻孔，冲着脸说道：

“哎呀！叫你跟他说等一等，等一等！妈的！”

老牛吓得把头退一下，呆一会儿，说的话又开始结结巴巴起来了，他嘴唇动的时候，那黄色的两颗门牙都闪映着烟灯的火光：

“我我说过了，我说……他又说，你不出去，他他他就要亲自进来讨了！”

“啊？”荀福全一惊地坐了起来，石象似地呆一下，才伸起五指猛力抓了抓头上的乱发，响着嘴叹一口气说道：“咳！妈的！好好，你去跟他说我就来，入他……”

老牛刚刚转过背，荀福全的五指一下又停在头发上，突然喊住他。额角发皱，眼光灼灼地问道：

“老太爷刚才在生甚么气？”

“你……你还不晓得么？”老牛结结巴巴地答道。“大

前天老老太爷押到公所去的刘二今天出来了，刘大去弄出来的，刘大卖了他的阿毛，十块钱，刘大偷偷回来的。……”

“老太爷今天出去不出去？”荀福全问；同时脑子里很快地闪出了他父亲房里的景象：靠里的床脚后面，是黑黄的夹壁，壁上有一个小方门，门里面是一袋一袋的铜元和银元。于是他的嘴角便闪出梦似的微笑，偏着脸，闪烁着发光的一对眼睛，盯着老牛那在颤动的厚嘴唇，他怀着往常凑好三番时伸手去揭牌似的心情，惟愿他那嘴巴一张开，就吐出一声：“出去。”

“不不不……”老牛摇摇头。“晓得。”

“嘁！”荀福全一下怒得一对眼珠都挺出来了，挥着右手的五指喝道。“好了好了，你去你去！”但他刚刚躺下去，老牛的麻脸又追上来了，秘密似地压低声音说道：

“少少爷，黄三瘩子骂骂骂……”他自己也困难得麻脸都涨红起来，害羞地伸着五指抓抓下巴。荀福全的弯眉毛皱得更紧，尖着耳朵，也急得两眼只是眏眏眏。老牛在地上顿一脚，这才说出来了：

“骂你入入入入……”

荀福全的两眼终于向他瞪了一下说道：

“好了好了，妈的！”接着他就张开苍白的嘴唇打一个呵欠，眼角又滚出一颗亮晶晶的泪水珠，脊梁软瘫地又躺下去，想道：“还是抽了这口烟再说。”他瘦削的鼻尖对着灯火，一看见那灯火边的一豆快烧焦了的黑烟膏，他的两弯向

下吊的眉毛又皱起来了，响着嘴又叹一口气。于是立刻把全身的力气都贯注在右手五指捏住的铁签子上，手抖战着把那签子尖凑拢去，直到鼻尖上凸出几粒小汗珠，他才把那烟膏括了下来。于是把它凑在灯罩口上了，匆匆忙忙地裹好榧子那么大的一颗烟泡，栽上竹烟枪的烟斗上时，老牛的麻脸又出现在门前了，同时在老牛的背后还发出一个粗大的声音：

“喂，荀少爷！怎么的！”

一听就知道是前几天同着打牌的张得标的声音。他的心一跳，两手拿着的烟枪刚刚横横地停在烟灯旁边，那穿黑紧身的张得标已眼光灼灼地从老牛的背后走进来了，一路张开嘴巴嚷着，两眼就向房里的四个角落扫射，两步走到床前，便伸出一只手掌一挥地拍在荀福全侧躺着的屁股上，劈的一声：

“喂，黄哥等不得了，他问你还不还！”他声音震动了屋梁，连天井都嗡嗡地起着回声。

荀福全嘴唇发白，两眼慌张地，一翻坐了起来，平伸着两手掌向着张得标的鼻尖前面按两按，轻声说道：

“喂喂，小声点，小声点！”

“什么小声不小声！黄哥叫你马上就出去！真是，早来一趟咧，说你没有起身，你看此刻什么时候了！等煞人！”张得标大声说着，眼光就从荀福全的脸扫到烟灯，又从烟灯扫回荀福全的脸。

荀福全急得叹一口气，伸起两只手爪抓着头上的乱发，

轻声地说道：

“喂喂，”便赶忙两步跑到窗口，脸贴拢，从窗眼望出去，见正面堂屋只是静静的神龛，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影，他才嘘出一口气，走回烟灯旁边来，说道：“好了好了，你请坐坐，等我抽了这口烟，对不对？”

“坐不坐都没有关系！”张得标大声说着，左手叉腰，一屁股坐上烟盘左边的床沿，两眼愣着横横地在荀福全脸上一扫，“那么，就快点！”他加添一句，伸出五指就在烟灯旁边抓起一个小巧的白银烟杯。

荀福全两只手爪抬着烟枪，把绿玉嘴子的一头递过来说道：

“请！”

张得标故意伸一只手爪去接着枪，果然看见荀福全皱一皱眉头，他便嘴角露出笑纹说道：

“好了好了，谁抽你的烟！你赶快罢！”

荀福全脸红起来，嘴唇动两动说道：

“不，不客气。”终于把烟枪嘴掉回来塞进自己的嘴唇，把烟斗子上的烟泡对着火，吱吱吱地抽了起来。他顺着烟枪望到烟灯旁边，却见张得标的五指正在玩着烟杯，烟杯倾斜着，黑烟膏就闪光地流到杯口，看看就要流出来，他就急得鼻尖都冒出汗珠来了。忽然烟斗上唬的一声，他赶快把眼光收回来，一看，泡子上正烘烘地挂火了，他很可惜地把口里的白烟雾吐出来，吹熄泡子上的火，按一按，签一个洞，

又才窝着嘴唇抽了起来。这回却见张得标的两手在白瓷壶边的十几个烟斗子中抓起两个来了，并且说道：

“啧，这斗子，啧，……”同时就把那两个水盂似的红黄色烟斗子相碰发出声音：咯咯。荀福全的两弯向下吊的眉毛又皱起来了。但这回，他为避免放漏一丝烟雾，于是竭力忍耐住，一口气就把烟泡子吸进烟斗里去。

“完了么？”张得标放下手上的两个烟斗，闪烁着眼光问；见荀福全紧闭住嘴唇点点头站起来，他也站起来，那烟斗实在黄红得可爱，他还俯下脸去盯了它们一眼，才向房门口大踏步走去。可是到了老牛站着的门边，却没听见背后跟来的声音，他掉转脸来一看，荀福全却正站在一方黄草席上，弯身下去，两手掌撑着席中心，头向下，就象一条伸懒腰的拱背猫。

“唉唉，又要打跟斗么？”张得标皱着两眉大声说。

老牛向他微笑一下，挤挤眼，把那笑着的嘴唇凑拢去悄悄在他耳边说道：

“他……他不打跟斗就过不了瘾。”

张得标横着眼睛眨了老牛一眼，赶忙把自己的耳朵离开他那冲着臭气的嘴巴。见荀福全已啪啦哒一声翻了起来，但又坐在烟盘旁边了，两手抱着白瓷壶，就把嘴子插进嘴唇。张得标便怒挺着一对眼珠大踏步走到他面前，喷着唾沫星子说道：

“喂，怎么样！妈的，我又不是你的跟班，随你这么派

气！我不过是帮黄哥进来找你的！你究竟出去不出去！”他一对挺出的眼珠就直盯住苟福全的瘦脸。

苟福全只是两眼骨碌地从壶背望出去看着他颤颤的嘴唇，咕噜咕噜地喝了茶，放下壶，这才两手掌附着两膝头，舒服地叹出一口气来：

“嗄……”

他站起来了，脑子里面又闪出他老婆手指上黄黄的金戒指，计划着怎样伸出手指去拔它下来。于是他拍拍张得标的肩头，说道：

“对不住，对不住，请你先出去回复黄哥，我进去一下就来。”

“不行！”张得标把肩头向旁边一躲，脱开他的手掌，喷着唾沫星子说道：“走！”他伸出一只手爪就去拉他的手。

“唉唉，我要进去弄钱！”苟福全伸着五指急促地抓着头上的乱发，眼睛就睒睒睒。

“那你送我这个烟斗。”张得标伸手到瓷壶旁边的十几个烟斗中抓起一个烟斗来，在他眼前晃了两晃。

苟福全皱着两弯向下吊的眉毛，伸手就去夺，说道：

“唉唉，这个烟斗不能送你。”

“妈的，你有十几个的嘛！”张得标一只手掌撑住苟福全的手，一只手爪就把烟斗塞进黑紧身的袋子里去。“嘿！你这人！……”他故意把声音说得很大，使外面的天井都起

着嗡嗡的回声。

荀福全呆了一下，很快就用那伸出去的一只手掌在他嘴前面按一按，轻声说道：

“喂喂，妈的，小声点，小声点！”

“好了好了，那你就赶快进去吧！可是别进去就不出来哈！”张得标说着，闪烁着眼光向他瞅瞅眼，同时在他背上拍一掌，就笑嘻嘻地大踏步出去了。

“呵！”荀福全盯着张得标的背影消失了，才叹出一口气，摇摇头。但他立刻又皱着眉头了，他父亲那怒瞪着的一对眼珠就在他脑里一闪，他于是又伸手抓抓头上的乱发，喃喃地说道：

“嘿，妈的，恰恰又是今天！又要经过老头子的门口！呸！”

他站一会，终于咬住牙关，顿一脚，打天井穿过堂屋走去。刚要溜过他父亲门口的时候，他的脸一惊，脚便一下停住了，因为他已听见他父亲在说话的声音。他想：“老婆该没有在里面吧。”于是，他就轻轻踮着脚尖，肩头一耸一耸地走到他父亲的门口边，脸贴着板壁，从一个小洞望进去，就看见父亲依然横躺在靠里的床上，床中心烟灯里的火焰正对着他那一对忿怒的眼珠闪光，三胡须当中的嘴唇颤抖地在喷出一些话：

“……哼，妈的，就放了我的人了么！”同时挥着一只手掌在自己的屁股上一拍，烟灯里的火光都跳了一下。“哪

个在门外？”他忽然大声一喊，立刻从枕上抬起头来。

荀福全惊得张开嘴呆了一下，赶快轻轻踮着脚尖离开两步，但立刻又听见父亲坐起床来喊道：

“哪个！唔？”

荀福全知道不能走了，便站着答道：

“我。”

“进来！”

荀福全不知道进去的好还是不进去的好，但脚已提起了，他于是便跨进去，在门框边站住。立刻就看见父亲从床上跳起来，震得烟灯里的火光都跳了一下，厉声地喊道：

“鬼鬼祟祟的在做甚么！唔？你是不是又想来偷钱？哼，你这败家子！你看这两天佃户通通都躲光了，你还一点人事都不懂！”他伸着一根指头向荀福全指了一下。“嗨，我问你，刚才谁在外边同你说话？”

“没有人。”荀福全脸红一下，随即又变白，嘴唇颤抖着，两眼昏得好象全屋子都黑暗下来，他两手的指头扭动着背后门框上的铁扣，恨不得一把就将它扭断。

“哼，没有人！”荀老太爷又挺着眼珠，右手掌撑在旁边摆着算盘的台子边沿，狠狠地看了荀福全一眼，又喝道：

“你站着在做甚么！站都不好好站！你就只晓得赌钱，变成那‘呆贼佬’的鬼像！给我滚开！我看不得！”

荀福全把嘴唇一嘟，在地板上用力地顿一脚就跑出来了。他想：“哼，妈的！”他一面掉着头，就看见老头子在

台子边追出两步，忽然被一条矮凳子绊了一下，凳子翻一个身，四脚朝上；老头子也划出两手倾着上身跳了一下，几乎仆下地去。荀福全这才感到些微的痛快，向老头子投一瞥恶笑的眼光，便撒开腿向后面跑去了。一面跑，一面还掉头看看背后。在一个门框边，他的胸口突然被猛烈的撞了一下，两脚一飘，几乎仰身倒下地去，他吃惊地跳后一步，定睛看时，脸色变白的老婆就站在门框里面失声地说道：

“哎呀！吓死我！”她伸起空着的左掌就在胸口上拍了两拍。右手端着一大铜杯刚起锅的熟烟膏就要走出去。

“嗨，等着！”荀福全跨进门槛，两手横横地拦着门，轻声说道：“把你的私房钱借给我一下，你？”

“别忙，”老婆左手向前扬一下，截断他的话，皱着眉，眼睛一映一映地望了手上的铜烟杯一会，好象忽然想起忘了的什么东西，右手端着铜烟杯就转身，又要向后面走去。

荀福全一惊，一步跳过去，又伸开两手拦在她前面了，嘟着嘴说道：

“唉唉，你听见么，我的话？”

“听见什么！”老婆显出吃惊的眼色望着他，红红的嘴唇对着他的眼睛半张开，湿漉漉地闪着光。

“唉唉，你装傻，你那钱。”

老婆皱着两眉，沉着脸说道：

“我不是已经给你说过，早就放出去了么？”

“不，你说慌！给我。”

“别忙，”老婆左手又向前扬一下，截断他的话，两眼一睐一睐地望着手上的铜烟杯，好象在思索什么忘了的东西。

荀福全不知不觉地把两手五指插五指地抱在胸前，弯着腰颤声说道：

“给我吧，给我吧，你这鬼东西！”

老婆掉回头，端着烟杯子便跨出门槛。荀福全可忿怒得脸发青，一双眼珠都瞪起来，跳出一步，伸手就抓着他老婆空着的左手。老婆向前一奔，他顺势就把她的手臂弯过来，反扭到背上，向上一拉，肩胛的骨头都发出喀拉的一声。老婆弯下腰，叫不出来似地说道：

“呵唷呵唷！”

“妈的，你说给不给！”他把她那只手臂再向着她后颈窝那儿提一提。

“呵唷，扭断了！唔唔，你这样狠心！”老婆弯着腰，向地面俯着头忿忿地说。

荀福全从旁边看着他老婆那起着痉挛的苍白脸，感到了一种胜利的痛快，于是更加威吓地说道：

“你不给么？我就要拔你的金戒指！”他伸手抓牢她背上的左掌，便去退那中指上的一个金黄黄的圆箍。

老婆可把手臂用力一扭，一翻地直起身来；荀福全一个冷不防，被弹得踉跄地倒退两步，几乎跌下地去。她脸发

青，大声地说道：

“别动我！前个月你才瞒着我拿了我一只戒指去，你又……”

荀福全脸红一下，于是捏着拳头向她鼻尖摇两摇，压低声音喝道：

“妈的，别大声！你再说，你……”

“大女！你们在做甚么！烟还不拿来！”老头子忽然从屋里送出来一声。

“来了！”她尖声的应着，就向旁边一溜。荀福全斜刺里冲着肩头去一拦；她可一偏地滑开，跑掉了。

“妈的，老头子甚么等着你了！”荀福全向她背后吐出这么一声咒骂，两眼圆睁地跟定她的脚跟追去，看看追到父亲的门口，“哼，不行了，妈妈的！”他脑子里面这样一闪，便加紧追上两步，一挥地击下一拳去；老婆向旁边一躲，拳头恰恰落在右肘上，她的手掌被震得一弹，铜烟杯子便从五指跳了出来，在空中黄色的一条便落在地上，啪的一声，滚了一圈，黑烟膏便从杯口流了出来，立刻把烟杯子在地上胶住。老婆惊得颤抖的嘴唇发白，迸出一声尖叫。荀老太爷就从床上一扬身跳到门边来了，圆瞪眼珠，咆哮地说道：

“做甚么！唔？”

老婆的肩膀抽搐起来了，横着手背揩着两眼莹莹流出的泪水，她把手放下来，从模糊的两眼望出去，打老头子的眼睛掠过她丈夫的眼睛，嘴唇就要动。荀福全抢着嘴唇动一动

说道：

“她把烟杯子弄翻了！”

荀老太爷忿怒得脸发青，三胡须都颤抖了，他两脚一跳跳出门来，在空中挥着拳头便向荀福全冲去，同时咬紧牙关吼道：

“唉唉，你这败家子！你这杂种！你……”

荀福全两眼骨碌一睒，转身便跳出堂屋。荀老太爷的三胡须直抖动，他两手爪向前抓着，脚一跳也跟着追出堂屋，口里直喊着：

“你这败家子！你这……”

他望着荀福全那飞快的背影，两把抓不住，他简直气得小孩似的哭起来了，双脚在地上跳两下，又踉跄地向前追两步，追两步，又双脚在地上跳两下，口里带哭的嚷着：

“你好！你好！我送你的忤逆！”

荀福全的心噗噗噗地跳着，踉踉跄跄地跑出大天井，及到发现两个穿黑紧身的汉子向他脸前迎了上来，异口同声地说道：

“嘿，来了！”

他才两眼一愣地站住，知道自己已经跑出八字粉墙的大门外了。走在张得标前面冲上他鼻尖来的圆胖脸，一看就认得是黄三瘩子，他今天的头上还包了一个青纱大包头，在左耳边还吊下一寸长的青纱头随着田野送来的风飘动。但荀福全没有等他说出话，就又闪着惊惶的眼光，匆忙地说了一声：

“老头子追来了！”撒开腿便向墙左边的一道竹篱笆侧面的一株大树下跑去，脊梁软瘫地靠住树干，脚好象还在发抖，脑子里面就闪动着老头子摇着拳头的影子。

“嘿，妈的！”黄长兴说着，两眼闪烁地向两边望望，便同着张得标跑了过来，直直地站在荀福全的前面，两手叉着腰，没有扣纽扣的黑紧身在胸前两边分开，现出裤腰上一段两寸宽的闪着光的黑丝板带。他气冲冲地鼻尖对着荀福全的鼻尖。但同时已听见老头子在大门口的骂声，三个人都就在大树下默默地站住，互相看着别人的脸，等到骂声渐渐远进去了，黄长兴便闪烁着眼光掉头向背后看看，微笑地向荀福全说道：

“喂，把钱拿出来。”

荀福全这才从惊惶中被唤醒来，很生气地苍白着脸子说道：

“唉唉，你不看见我刚同老头子吵了么！”

“甚么？”黄长兴一下怒瞪着眼珠叫起来了，连唾沫星子都喷了出来，他一面伸手挽着捏起左拳的袖口，一面摇动着吊在耳边的青纱头喝道：“你要生老子的气么？老子饿着肚子来等你这么久，还没有地方出气呢！”他偏着头对着他的鼻尖。“哼，你想赖么？难道我输给别人的钱就不是钱了么？唔？”他咬住牙关说着，挺出一对眼珠。荀福全气得发抖，也瞪起一对眼珠，立刻看见张得标跳过来，一把抓着黄长兴的两手，说道：

“喂，黄哥！”

他于是离开树干，向前一步说道：

“怎么！你要打么！”

“你！妈的，别在老子面前摆少爷架子！”黄长兴吼着，脱开张得标的两手，伸着五指从丝板带里掏出一张一百吊钱的白纸写的纸据来，凑到荀福全的鼻尖说道：“哼，打你！污了我的手！还钱来！呵？天天推，你还硬！”

荀福全一下子呆着了，嘴唇颤抖地动两动说道：

“我……”同时伸起一只手掌的五指抓着头上的乱发，懊恼地闪着眼光。

“好的，不还好了！我去找你家老头子去！”他一歪嘴，掉过头来向着张得标。“张哥，走！”他拿着那张白纸的纸据在空中一扬，拔腿便走，同时又掉头来想看看荀福全的脸会因恐怖惨白到怎样的程度。

荀福全心一横，把牙关咬紧，看着黄长兴走去的背影——那被风吹到他腰后来的黑紧身两角和吊在耳边威武地飘动着的青纱头。突然他脑子里一下闪出老头子摇着拳头的影子，和黄长兴怎样在老头子面前跳起来的景象，他立刻惊慌得嘴唇发白了，见黄长兴快要走到墙转角，他便连忙微弯着腰，向他旁边含着笑的张得标一瞥，颤抖着嘴唇。张得标这才向他笑一笑，跳过去，一把拦住黄长兴说道：

“喂，黄哥！你哥子等一等，都是自己人，好好说。”

黄长兴眯斜着眼睛，向张得标做一个歪嘴，接着又用那

嘴尖着向大门口那方呶一呶，同时故意粗声地说道：

“你别拉着我！说甚么，他们这种人！”

张得标也向他挤挤眼，嘴尖起歪一歪，说道：

“好了好了，你哥子等一等。”他于是一把抓着黄长兴的手拖他转来，就向着荀福全的鼻尖带着严厉的声音说道：

“唉，荀少爷，你这人也真是！”他站在黄长兴的前面，一面说，一面向荀福全挤挤眼。“你不是说这几天等老头子一出去就可以拿钱么？你已经推了好几回了呵，别怪黄哥不顾面子！不是我说，你这些地方实在不够朋友！”他又向荀福全挤挤眼睛。

荀福全的嘴角勉强现出微笑来了，微弯着腰，先咳一声，向着张得标那微笑的脸孔说道：

“唉，真的，我刚才因为给老头子吵昏了！”

张得标的两只手爪抓着他的两肩一扳，使他面向着黄长兴，说道：

“你不要向着我。”

荀福全脸红一下，就又向着黄长兴勉强笑一笑，同时伸一只手掌去拍拍黄长兴两手叉腰的肩头：

“对不住，刚才冲撞了你哥子。真的，这两天老头子一步都没有离开过。你哥子怎么就认真起来了？”

黄长兴忍不住地嘴边露出一点笑，但立刻又板着面孔，两手叉腰地从鼻孔冷笑一声说道：

“我也不和你说那些，我们不象你‘少爷’，我们还要等

着钱拿去买米吃午饭呢！我们的老婆儿子还饿着肚皮呢！”

“你不是说可以拿你老婆的首饰么？”张得标右掌拍着荀福全的肩头，偏着脸问。

“哼，他老婆的首饰！”黄长兴挺直地站着，从鼻孔笑出一声，说。“连他老婆都给他老头子受用了！”

荀福全的嘴唇立刻发白，象死鲈鱼的嘴似地张开颤颤地说道：

“喔喔！”

“嗡嗡！”黄长兴带笑的圆脸向他脸上冲去，盖过他的声音。“妈的，不是真的么！”

荀福全向后退一步，背脊又靠着树干，向黄长兴投出一瞥乞求的眼色，嘴唇动两动说道：

“别乱说！”

“甚么乱说不乱说！”黄长兴又两手叉着腰，把头昂起来。“你简直傻瓜！要是我么，我就说，老头子，拿钱来！老婆么，就这么嚓的给她一刀！”他说完，把嘴唇用力地一撮，同时伸开右掌斜斜地在空中一劈，那黑袖子打着空气发出唬的一声。

荀福全的瘦脸通红，闭着嘴，无可奈何地站着，两眼盯住黄长兴肩头后面远山的尖顶。张得标的脸就在荀福全那红脸的后面左肩上向黄长兴做一个歪尖嘴，挤一挤眼睛，点点头。

黄长兴立刻又把眼睛瞪起来了，摇动着耳边的青纱头说

道：

“喂，怎么样！钱？别装傻装呆的！”

荀福全懊恼地皱着两弯向下吊的眉毛，眼光收回来又望着自己的两脚鞋尖，手指掐着背后的树皮。张得标便一下跳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说道：

“喂，荀少爷，来，我同你谈谈。”

两个踏着草地走到竹篱笆尽头，站住，荀福全皱着眉头望着他的嘴巴。张得标在他面前向远远的树下黄长兴两眼闪烁地看一眼，才盯住荀福全的眼睛说道：

“你再送我一个烟斗子，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荀福全心一跳，但立刻镇静住，偏着头问：

“什么办法？”

“你不管嘛。你先答应我；我包你弄好。”张得标微笑的说着，就在自己的胸膛上拍了一掌。

荀福全立刻又皱起两弯向下吊的眉毛，伸起右掌的五指抓着头上的乱发，那些可爱的扁圆的红的白的烟斗子就在他脑里一闪，并且幻想着要是它们都能自动地一跳躲进一个小皮箱里，藏在床脚下，那就好了。但他终于叹一口气。

“算了算了，你这人真是！”张得标说着，嘴一扁，撒开腿便走。

荀福全赶忙转身来，伸出五指去，一把将他拉着，颤声说道：

“好好，送你，你说嘛。咹……”

张得标于是嘴角笑嘻嘻地说道：

“你是不是真心送？你如果不愿意，那就算了。”

“真的真的，诚心诚意。”荀福全连连的说。

“那，好。我告诉你：你家佃户刘大回来了，他有十块钱。只要你答应，我们去帮你收。你要知道，因为这两天看你实在没有办法，我才帮你想出这条路子；我们都不是外人。其余的，我同黄哥说，你慢慢还他。刘大的钱趁你家老头子还不晓得。”

荀福全的五指一下子在乱发上停住，两眉更皱得往下吊，嘴巴张开，好一会都没有动。同时脑子里面又在演电影似地，闪出老牛在烟榻面前的话，又闪出老头子躺在床上喷出的话，最后就看见老头子挥着拳头的影子。他望望张得标，又看看自己的两脚尖。张得标一直站住，鉴赏他脸上表情的变化。终于看见荀福全叹一口气，他立刻觉到：对了！等他答了话，点点头的时候，他便拉着他向大树下走去，老远就向黄长兴喊道：

“黄哥！好了！就是那样了！”

但他们三个从大树下正要向粉墙那面走去的时候，忽然看见荀老太爷恰巧从大门出来，顺着那边的粉墙边，踏着田边的草地走去，风吹过去，他那下巴下的胡须尖都翘了起来。黄长兴一下站住了，脸色一沉，说道：

“不行不行，你看老头子哪里去的？”

荀福全也愣住，脸色变成苍白。

张得标的脸也沉了一下，映映眼，深深地盯住荀福全，但他立刻微笑起来，伸一只手爪摇着黄长兴的肩头说道：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去我们的，试试看。”

荀老太爷的脚下是一条凸凸凹凹的石子路，路两旁一丘一丘的田满是荒草；一阵风吹过来，那些荒草便簌簌地波浪似地摇动。蹲在草中的一只乌鸦噗的一声惊飞起来，“哇哇”地扇动两翅掠过浓绿的树梢，向着前面一座凉亭的宝顶尖飞过去；荀老太爷似乎感觉得左边的下眼皮一跳，便瞪着眼珠向那飞去的乌鸦咒道：

“哇哇，寡你妈妈吊起打！”

他叹一口气，脑子里面立刻又闪出荀福全的影子：

“唉唉，一个儿子也……”

他突然吃惊地一跳，划着两手，身子向前倾，几乎扑下地去，脚尖似乎痛了一下。他赶忙站定，转过身来，右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偏着头，定睛一看，横在他脚边的凸石上是一筒碗口那么粗的劈柴，他立刻恨恨地瞪了一眼，提起右脚尖来就要踢它一脚。

“不；这东西拿回去可以烧……”脑子里面这么一闪，他那三胡须当中的嘴角便微笑了。伸出五指弯身就去拾那劈柴。他抬起脸来，眼睛向前面一闪，忽然觉得两颊热起来了。前面正走来两个汉子，那包大包头的一个的黑紧身在胸前向两边畅开，风正翻着那衣角。他便装着没有看见似的，把劈

柴向田里的荒草上抛去，两手拍了拍，自言自语地骂道：

“哪些短命鬼，摆些柴在路上来绊我的脚！哼！”脚在地上一顿，转身就要走，但那两个汉子已出现在面前了。

“老太爷，哪去？”那两个异口同声地问着，就站在他面前。

荀老太爷一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偏着头一看，是黄三痞子和张得标。便漫然地答道：

“出来随便走走。”同时跨开脚步走去。

张得标向黄长兴挤了挤眼睛，碰碰他的手拐子，悄悄说道：

“怎样？”

黄长兴也做一个歪尖嘴，笑一笑，也跟着走。

“你老人家不是很少出来么？”张得标嘴角微笑地说。

“有时候出来，有时候又不出来，高兴的时候就出来，不高兴的时候又不出来。”荀老太爷慢吞吞地说，两眼直望着前面，路旁的一些树子就在他身边向后退去。

黄长兴向荀老太爷横横地掠一眼，说道：

“大前天我还看见你老太爷出来过。”

“讨厌！”荀老太爷想，眼睛横横地向左肩旁边走着的两个汉子扫一眼，“哼，公然同我并肩走起来了！”他便把步子跨大一点，想走在他们的前面，鼻尖冲着吹来的风紧走几步，偏着脸一看，那两个汉子却仍然在肩头旁边。他的鼻孔里便气粗起来了。他想：“要不，你们就前面走去。”于是

把脚步放缓下来，一面问道：

“你们有没有事？”

“没有事。”张得标答道。“我们也随便走走。”

黄长兴有些忍不住了，碰碰张得标的手拐子，便高声地问道：

“喂，老太爷，你是去收租的吧？”

荀老太爷一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偏着头，沉着脸说道：

“你怎么知道？”但他立刻又把脚步加快起来了。

“因为……”张得标在他背后抢着说，但立刻把下面的话收住。

荀老太爷想：“他们已走在后面了。”偏着脸一看，这两个家伙却又在自己左肩的旁边。他于是一下子站定，面向着黄长兴说道：

“喂，我家福全，请你们不叫他赌钱，对不对？”

黄长兴脸胀红起来，立刻把一对眼珠挺出，喷着唾沫星子答道：

“甚么？怎么说我们‘叫’他赌钱的？唔？”

荀老太爷愣了一下，但立刻也把眼珠怒挺出来吼道：

“你还吼！不是你们，他怎么会赌钱？唔？唔？”

“喝喝！”黄长兴冷笑一声。“自己的儿子管不住，倒来怪我们！”

“做啥！”荀老太爷挺前一步，偏着头问。“唔？”

黄长兴也不让，也挺前一步，嘴唇颤抖着，白得纸一般，耳朵边吊着的青纱随着头摇动一下。张得标赶快一跳插在中间，两手爪抓住黄长兴的肩头，说道：

“喂，黄哥，干不得！”

“哼，你们！”荀老太爷说。

张得标一下掉过脸来，说道：

“喂，老太爷，请你不要‘你们’‘你们’的！”

荀老太爷脸青了起来，两只手指尖一冷，白得发抖。

“张哥，”黄长兴挺着胸脯喊。“不要拖住我，看他把我怎样！”

“算了算了！”张得标仍然两手抓着他的两肩，向后面把他送退一步。转过身来，伸开两手向荀老太爷一拦，说道：

“老太爷，算了，请前一步，看在我的面子上。”

“哼，你配！流氓！”荀老太爷脑子里面这么一闪，立刻轻松许多了，挺出着眼珠瞪了黄长兴一眼，撒开脚步便走。

黄长兴也向他瞪一眼，冲着肩头还要追上去。

“算了算了！‘山不转路转，’‘船头不遇，转角相逢，’他老太爷，就让他这一遭吧。”张得标拉着他的手。他把“老太爷”三个字说得特别响亮，同时望望前面，看是否这声音达得到。

“张哥，今天是你哥子的面子。要不然，我……”黄长兴捏着拳头向空中一劈地说，他也轻松许多了。“妈的，他，

算什么东西！色鬼！他那两个死鬼老婆的冤魂还缠住他呢！他还'扒灰！'呸！"他嘴一响，便向地上吐出一口唾沫。

荀老太爷在一株柳树旁边，忿忿地一下子又站住了，嘴唇发白，五指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但终于也向地上呸的吐一口唾沫，穿过柳林走去。

"唉唉，世道真坏透了！"他摇摇头喃喃地说。"儿子又不争气，都是他祖父把他惯坏的，说是抽上瘾就会守家！……"

一株三个人才可以合抱的树干已经逼到他的鼻尖，他才"呵呵"地惊叫一声，跳在一旁，鼻尖已吓出了汗珠。他仔细端详一会这曾经议过几回价的大树，又走起来，想："唉，这树还是早一天买下来吧，'寿木'①是应该早点准备着……"但他立刻身上一冷，"唉唉，怎么想起这个来了？有鬼！"他于是假咳两声：

"咯，咯。"镇定着自己。

前面的路似乎要转弯，他就转弯，再转弯，他又再转弯，突然一条黄狗"汪"的一声向他跳来，他才一惊地抬起脸来，知道已走到刘大的草房外了。黄狗的嘴一张一张地叫，前两脚离地一跳扑来，他便腿一弯蹲下地去想拾起一块石头，但地面上却只是一片灰尘。他于是只得在地面挥着手掌拍了两拍，狗吓得夹着尾巴向后退一下，但立刻又冲上来。他于是

① "寿木"就是棺材。

站起，捏着拳头，好象甩石头似的一挥，狗又夹着尾巴向后退一下，但立刻又冲上来了：

"汪汪汪……"

"汪汪汪……"草房四面远近的狗都也响应地狂叫。

他于是只得大声喊道：

"喂，刘大！"

刘二正搬出半糠半麦粉的午餐来，那黑面团的热气冲上他的鼻尖。一从门缝瞥见荀老太爷，他脸子刷白了，嘴唇也颤抖起来，慌张地放下装面团的土盆，正要喊"大哥，"刘大也已从房后跑出来了。

"喂，大哥大哥，"刘二竭力压低声音说，轻轻踮着脚尖，肩头一耸一耸走到门后，眼睛贴着门缝望出去，"你看，那老头子来了！这回一定又来弄我们的！你看他背后还带来两个人，穿黑紧身的。喏，你看！"

刘大的脸色也变白，慌忙跑到他弟弟的身边，从门缝望出去，只见离门外空地外七八丈远光景，那条黄狗正在向荀老太爷举起前两脚扑去，荀老太爷就右手举起来一挥一挥地向着狗的鼻尖。离他背后十几步的五六株柳树背后就站着那两个穿黑紧身的汉子，那包大包头的一个，胸前的衣角在随风飘动。他想看清他们是哪两个，但那垂下的绿柳条恰恰遮住那两个的脸。他的腿子抖起来了，赶忙碰碰刘二的手拐子，轻声说道：

"喂，赶快躲进去！"他一跳就向旁边一间暗黑的小屋

跳进去。刘二也象被他吸住似的，跟着也一步跳进去。刘大顺手就把门关了起来，并且插上门闩。只听见外面的狗声和荀老太爷忿怒的喊声跟骂声。刘二忽然在刘大的面前挺直地站住了，说道：

“大哥，我们出去，我们躲在这里不行的。他会打开门。他如果再是来弄我，我就和他不客气，前天拘我在村公所真气极了，我出去！”

刘大嗄声地忿忿地说道：

“不行，你这冒失鬼，会闯出祸来的！不行，不能出去！”

“刘大！”

“汪汪汪……”

接着是一块石头打在门板上的声音：砰！

刘二从一个小缝望出去，看见荀老太爷一下又蹲下去，一下又站起来。那黄狗也就一进一退地跳着。但那两个汉子却仍然在柳树背后不动。他忽然面皮松了下来，高兴地说道：

“大哥大哥，那大概不是带来的人吧。”

刘大看了一下，于是站起来说道：

“那好，你就躲在这里，我一个人出去，看看怎样。”

刘二张着嘴巴呆站一下，点点头，但他忽然想起了面团，说道：

“那面团？”

“呵呵！”刘大忽然醒悟起来似地，一下开了门，出

去，把装面团的土盆隔门递给刘二，才跑去开开大门，喝道：

“进财！不准叫！”

黄狗看见它主人喊它，便摇着尾巴跑了过来。

荀老太爷冲着刘大的鼻尖喝道：

“你们死啦！唔？哼！”于是伸起一只手掌揩着额上的汗水。

“汪汪汪！”黄狗又向他跳起来，但刘大在它屁股上一掌，它才夹着尾巴跑开了。

刘大请荀老爷跨进门里，端过一条凳来，凳上满是灰尘。刘大便抓起自己扁扎在腰上的破前襟去揩掉凳上的灰尘，弯腰地说道：

“老太爷，请坐。”

荀老太爷蹲下屁股就要坐上去，但他又立刻站起来，俯头望一望凳子。凳子是一片脏，有许多黑点，他尖着嘴吹了两吹，还是许多黑点。他于是只好站着。

刘大又从屋后端出一土碗热茶来了，那动荡着的开水里浮沉着三根黄色茶梗子，他双手捧着送到荀老太爷胸前。荀老太爷对着碗皱皱眉，便尖着嘴指指凳上。刘大便把它放在凳上。站起来弯着腰试探地说道：

“老太爷带来的两个人也请他们进来？”

荀老太爷立刻觉得背脊冷了一下，冷着指尖，汗毛都竖了起来，立刻感到背后就好象站着两个伸出三寸长红舌头的

绿脸，手上还拿着铁链。他愣了一下，终于鼓着勇气，一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从眼角梢悄悄望出去，眼角一射到那柳树旁边，他立刻明白了，身上的热汗才冒出来。一见刘大那仓惶的脸色，他便含糊的说道：

"唔唔，随他们吧。"

刘大的心立刻噗噗噗地跳起来了，两道浓黑的眉毛又深深地皱起，嘴边的一圈胡子也抖动了。

"嘿，你终于也回来了！"荀老太爷向他脸上一瞥，瞪着两眼发话了。"我看你躲得过初一究竟也躲不过十五！"

"老太爷，我并没有躲，我是……"刘大苦皱着额上的五六条深皱纹，两手的十指合拢，在胸前扭动。

"你家老二也回来了！"

"……"

"听说你发财了！"荀老太爷映动着眼光看他的眼睛，五指扯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好象要把它们拔下。

"老太爷，这是哪里的话？"刘大慢慢沉重地仰起脸来，一望见荀老太爷那深沉的两眼，自己又赶快俯下脸去。

"哼，哪里的话！你家阿毛卖了十块钱！"

"天呵！这是哪个嚼舌根的，要嚼烂他的牙巴的！"刘大忽然抬起脸来，忿忿地说。"我们的阿毛，我们是把他送进城里王举人家帮工的，如今世道，有饭吃就好了，哪还有钱！"

"你说谎！"荀老太爷手一指，挺前一步说。

“把钱拿出来！你的租，赖是赖不了的！”

“真的，老太爷，你老人家……”刘大在胸前拱着手，腿关节和膝关节一闪一闪地，似乎就要跪下去。“没有钱，真的！”

“那好！没有钱，就同我到公所里说去！”荀老太爷厉声地喷着唾沫星子说，伸起右手一挥地指着门外；同时从眼角梢望望那柳树边，看是否那两个傢伙也看见自己这样一挥手的威武姿式。但不知从什么时候，那两个影子已不见了，只是空荡荡的柳树垂条在随风飘绿。

“那好，去就去！”随着这声音，刘二一闪地从房里跳了出来，两手交叉地抱在胸前，直挺挺地站在荀老太爷的前面。其时，刘大忽然腿一弯跪下去了；刘二伸出手爪一把抓住他的肩头说道：

“大哥，你跪什么！”

刘大的脸变成刷白，张着白嘴唇，扭转头看着提着他肩头的刘二。

“好，你好！”荀老太爷厉声地，颤动着三胡须一下跳了起来，一手指着刘二的鼻尖，唾沫星子都喷了出来。“我叫你知道！我只问村长去要人去！”他说着，转身就走。刘大追出去，刘二一把又将他拉住了。

“唉唉，怎么好！怎么好！你这冒失鬼！”刘大嘟着嘴说，眼睛直盯住荀老太爷远去的背影，挣扎着刘二的手，还要追出去。

“大哥，你这人真是！横直……”

“横直不横直，你又要拖累我！”刘大在地上顿了两顿脚，长长地叹一口气。

“你怯甚么？”刘二也嘟着嘴瞪着眼珠说，两手向两边一分。

“怯甚么不怯什么！你弄得好，你去受！你不想想我卖儿卖女为哪个？把你想法弄出来，可是村长还没有把事情敷衍好，你又这样！”刘大气得眼珠发红，离开地双脚跳了起来。

“谁叫你要弄我出来？”刘二也气得眼珠发红，对着刘大的脸也双脚跳了起来。

刘大嫂在房后躲着听了好一会，现在拐着一双小脚儿走出来了。她也嘟着苍白的嘴唇说道：

“二叔，你也真是！”

“真是甚么！我就不相信！”刘二把眼珠瞪着他嫂嫂，很感到：“你也来管我了么！”

“不信就去你的！”刘大喷着唾沫星子说，两手向两边一分。

“我去就去！”刘二铁青着脸，眼珠不转地跨开脚步，一直昂着头向外走，两手交叉地抱在胸前。刘大嫂忽然愣住了，嘴唇乌白地喊道：

“喊住他！”

“让他去！”刘大也在胸前交叉着两手，一屁股就坐在

门槛上。

荀老太爷鼻孔气呼呼地走着，脸色发青，眼珠挺出闪着恨恨的光。嘴唇喃喃着，下巴下的胡须尖随着风翘了起来。

“哼，非把他……”他想，脚步就在那凸凹不平的石子路上跨大起来。“哼，村长就这样了么！他一定得了老大的……”他一想到这里，脚步又放缓慢了，在一条小溪边站一下，一手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眼睛一眏一眏地，“不，不能再便宜了村长，我得还是转去先把他的钱拿下来再说……”他于是悄悄回一下头向后面看看，只见老远一丛柳林旁边正有一个人跑来了，两臂飞似地在动，口里在喊着甚么。

“哼，一定是刘大追来了！你来吗？那好，我给你看看！”他于是把脚步加大起来走，昂着头，从鼻孔里响出特别大的声音：

“哼！哼！哼！”

“老老老太爷！等等等！”声音在背后渐渐近了。

他仍然不理，昂头前进。他想：等他跑拢来，就这么把头一扭，呸的一口唾沫就吐在他的鼻尖上。背后跑来的那人已出现在他肩旁了：

“老老太爷！少少爷……”

他扭转头来一看，一下吃惊地张开嘴巴了。面前站的却是老牛，汗珠滚滚地已钉满他的麻脸。但荀老太爷立刻气得咆哮起来：

“你在讲甚么！你？你……”

老牛吓得倒退一步，愣了一下，又才动着厚嘴唇结结巴巴地说道：

“少少爷，门扭开了！少少少奶奶出来了，他们就就就打打打……”

“甚么？”荀老太爷一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偏着脸怒瞪着两眼问，但他立刻明白了，不等老牛再说，撒开腿就向着回家的路上开跑。好容易跑到大门外的时候，忽然看见两个穿黑紧身的人影很快躲进旁边的一个墙角。他想追去，但他已鼻孔和嘴都张得大大地喘不过气来了。他愣了一下，终于向大门跑去。跑到自己的已经打开了的房门口的时候，就听见后面媳妇的哭声传了出来，震动了屋梁，刺进他的心。他咬着牙，鼻孔里喷着气。那一袋一袋的铜元和银元在他脑子里一闪，他便跑进自己的房里去，伸出两手爬到床后面，心跳地用手去摸着夹壁的方洞门，门依然是紧紧地关住。他才深深地嘘出一口气来。赶快爬出来，头上已粘满灰尘。关好房门，就向着媳妇的房间跑去。

荀福全的脸发青，鼻孔气呼呼地，两手叉腰站在床旁边，两眼狠狠地盯住站在门里边哭着的老婆。她满头黑发散乱地披到肩上和背上，肩头在抽搐，两手蒙着眼睛在呜呜呜。当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响了进来，她便忽然号啕起来了：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荀福全一愣，他两眼慌张了，心噗噗噗地跳。他两步跳出房门，就向外跑。

“嘿唉！你这杂种！”荀老太爷跳起来，两手爪抓着荀福全的左手，张开口就在他的左肩上轧着上下两排牙齿咬一口。荀福全“呵呀！”一声，眼泪都迸了出来，他猛力地向前挣扎，但牙齿好象陷进肉里去一般。他咬着牙扭身一奔终于挣回肩头和手肢，又跑回房去，抓着门扣要拉过来关门。但老婆却死死地靠着门板。荀福全见他父亲已一跳地向门口冲来了，他便慌忙抓着老婆的两肩向门口一送；荀老太爷高高举着一个拳头一下就在门槛外站住了，媳妇的背就正逼着他的鼻尖。他于是气得一步跳开，跑去抓了一条四尺长污黑的圆木门闩又赶了来，向门口冲去，一抬脸，却见老牛正站在门边张着麻鼻下的嘴巴。他于是不便再冲拢去，只是远远地跳着双脚吼道：

“杂种！今天打死你！打不死你不算人！”他的眼泪从眼眶流了出来，声音夹杂着惨伤。

荀福全正伸起手摸着左肩的牙齿印，也流着泪，跳起来，隔住号哭着的老婆喊道：

“你打！”

但老婆一闪地把门口让开了。

“唉唉，狗东西，你吓！”荀老太爷咬着牙大声地喊，门闩就杵在地上橐橐橐。

“你出来！”

“你进来！”荀福全也在门里喊。

“你出来！”

“你进来！”

荀老太爷跳两跳，终于牙齿把嘴唇一咬，两手抡着门闩举到头顶以上，直向房门冲去。老牛吓得伸开两手去一拦；荀老太爷冷不防，胸口被撞得噗的一声，门闩都从他手上弹得飞了开去，污黑的一条临空滴溜溜滚转着，哐啷啷一声落在地上。

荀福全觑得清切，跳出房门一溜，跑出去了。

“让开！我叫你让开呵！”荀老太爷气得一掌推开老牛，抓起门闩，就追出去，但追到堂屋时已不见了荀福全的影子。

“唉唉，狗东西！”他又双脚跳两跳，丢下门闩，倒在一张椅子上哭了起来。头靠在椅背上摇两摇，泪水泉一般从眼眶涌出，头好象发昏地要爆开来。他向着椅旁边的茶儿上咚的捶下一拳，灰尘都跳了起来。坚决地喊道：“非送他的忤逆不可！”他两眼泪莹莹地，头在椅背上靠一会。他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脸掉过去看见当中的神龛上，那满是灰尘的三尺长方的红牌金字的“天地君亲师位”的“位”字旁边两列用玻璃长方匣装的祖先牌位，他脑子里面忽然闪出他将来的灵位的景象：许多穿缎光马褂的人向着白纸牌坊里的他的灵位磕头，灵旁边却连披麻跪着还礼的儿子都没有，于是许多指头都就指着灵牌冷笑。他身上一冷，腿子都战栗起来。他又望着那“天地君亲师位”，忽然觉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眼眶涌着热泪摇晃着头这么默念了一遍，脸上就起

着痉挛，终于深长地叹出一口气。最后他看见对面壁上一方他父亲的炭精的画像，虽然那黑色木框中罩上的一片玻璃已积满黄黄的灰尘，但那闪光的两眼和络腮白胡子却还非常明显，而且那白须子当中的嘴唇似乎就在向着他微笑。这使他忆起他在的时候，热天，就在这风凉的堂屋，在那靠壁地上的一方黄草席上的烟盘边，就是那样的笑望着他五岁的孙儿说道：

"来，我再给你一口烟，你再打一个跟斗。"

"唉唉！"荀老太爷向他父亲的画像瞪一眼，摇摇头，赶快把眼睛避开。但他忽然听见媳妇隐约的哭声，他于是站起来了。见老牛已张着麻鼻下的嘴巴站在大天井边，他便猛力地关了堂屋的两扇大门，砰的一声，天花板上的蛛网都被震得一抖，无声地落在他的头上和肩上。

"嘿！"他顿了一脚，终于经过自己的房门外，向后面走去了。

1935年4月

# 山　坡　下[①]

赖大卷着袖口露出两条黄瘦的手臂。在他肩旁的老婆，也是两手卷着袖口。都在慌慌忙忙的弯腰扑向床里去抓出一些东西，又蹲向床下抓出一些东西，都丢在地上铺着的一方蓝色包袱布当中。四个小孩子围在包袱布周围，都圆睁着黑亮的大眼睛，盯住他两个，看他们一会儿把变黄了的白布卧单卷着一团丢下来了，一会儿把一大包米丢下来了，……满屋子都腾起雾似的灰尘，在那薄暗的光中飞舞。靠在门框外边的赖老太婆，右腋下夹住一个圆篦簸箕，里面装着六七双给孙儿们剪的黄色笋壳鞋底，底下是一些红的布角，蓝的布片，旁边还有一把发了黄锈的剪刀，装满针的针筒，缠满线的线板……。她皱着一张风干了的香橙似的脸，两眼呆呆地向篦簸箕看看——这些天天做惯了的小鞋底，在眼前闪着黄亮亮的光。她叹一口气，便又唠叨起来：

"又逃难，又逃难！我真活够了！长毛那年，逃难，反正那年，又逃难！前四年闹'洪宪'，今年又闹北洋兵。那些

---

① 编选者注：发表时原名《赖老太婆》，原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后收入《多产集》。

要死的光打仗，逼得我们不安生！逃，逃，逃得好，什么东西都逃光！从前那死鬼就偏要逃，逃到山洞里，七天七夜，饿得嘴青脸黑，等到回来，精打光，精打光。……”

赖大嫂抬起一对阴凄凄的眼睛，又向老太婆怔了一眼，苍白的嘴唇颤颤地动了两动，就小声地咕噜起来了：

“你不逃，就不逃好了，老糊涂了，尽管噜噜苏苏。我来你家就是精打光的，难道把我陪嫁来的东西都要精打光！”

“唉唉，你少跟她吵几句好不好？”赖大忽然一挺地站直起来，看了老婆一眼。“快些收拾好，看看就要打到镇上来了！”

“哨哨，我哪里是跟她吵？”赖大嫂说着，鼓起腮帮子，也一挺地站直起来，两手叉腰。

“好了好了，你对你对。——我去看看伯伯他们收拾好了没有。”赖大避开老婆的眼光说着，便跨出房门，经过母亲的肩旁，向外走去。赖老太婆也跟着他转身，把右腋下的圆篦簸箕移到左腋下夹住，右掌伸出去摸着墙壁，一双小脚儿一拐一拐地跟在后面，说道：

“我是不去的，我是不去的。……”

赖大跨出那透着一片天光的大门，随着他的脚后跟反手就把门关上。赖老太婆就在墙壁边愣住了，苍白着两片薄嘴唇。

“‘不去不去’，我们是要去的！”赖大嫂忽然从房里送出来这一声。

赖老太婆把耳朵侧过去听了听，立刻就转过身，把左腋下的圆篦簸箕又移到右腋下，拿左掌摸着墙壁，一拐一拐地回转来愤愤说道：

“我跟他说话，没有跟你说话，你——”她还没说完，就见媳妇擎起一只手掌，向那拖着她衣角的三儿腮帮子上啪的就是一个耳光，口里骂道：

“还要吃！还要吃！死活都不晓得！没有你们我也清爽些。”

三儿张开嘴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赖老太婆就一瞪地站住了，两片苍白的薄嘴唇抖了几下，话还没有说出，忽觉背后头一亮，她掉过头一看，见大门大开着，赖大苍白着脸色，慌慌张张跑进来了。

“打来了，打来了！快些快些！伯伯他们都收拾好要走了！”赖大跨进房门，便一面把一个大红板箱背在背上，一面抱怨地说。“妈的！年年在我们身上逼了多少的捐税去，就拿去打仗！打仗！”他一手抓起四儿，搁在老婆背上；老婆赶快拿一张布单把四儿的屁股一盖，拉出两条带子来勒着两肩在胸前架个叉形缚好。接着她一手提起一个大而圆的包袱，一手抱起了三儿。赖大只把二儿抱起，跨出房门，一把抓住老太婆的手肘：

“妈，走了！打来了！”

他看见还夹着圆篦簸箕的母亲直瞪着一对吃惊的眼珠呆呆地看着他。他急得皱起双眉，在地上顿了一脚，不由分说地

向外就拉。

“爹呀——”大儿却在背后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赖大掉过脸去，见五岁的大儿伸着两手向前扑来，一把抓住他屁股边的衣角，打腿边仰起脸来哭喊：

“抱，抱，爹！”

赖大皱着眉头，叹一口气：

“走！走！这样大了，还要抱！爹要搀奶奶！”

赖老太婆忽然抽出自己的手肘：

“我不去，我不去。你抱他去。……”

但赖大又一把将她抓住了：

“妈，啧，打来了，啧，走呵！”他喊着，又在地上顿了一脚，唉了两声，随即把二儿送过去，放在老婆提包袱的一只手弯里。转过身来便把赖老太婆的圆篦簸箕拖了下来。

“啧啧，”赖大嫂忽然发出这么两声。

赖老太婆于是又把两眼瞪起来了，抢回地下的圆篦簸箕，闯进旁边自己睡的一间黑暗的房里去，把篦簸箕放在床头，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

赖大着急得不知怎么才好。紧跟着追了进来，顿着脚说道：

“妈，啧，打来了，啧，走呵！”他声音抖着，好象要哭出来。但忽然他一惊，脸色一变。把耳朵尖起来一听，隐约地似乎有谁在远处炒豆子似的噼噼声。“妈，枪声，你听！”他于是又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肘，把她拉了起来。赖老太婆也

只得走起来了，但走了两步，她还转身向床去，在枕头下摸出一串发绿的青铜大钱来，揣进胸前的衣怀里，又把针筒和线板都拿了起来，揣进胸前的衣怀里。

“妈，走了！”

她跟着走了两步，立刻却又站住了，掉过脸去向着那铺有一片破席，挂有一顶四方形破蚊帐的床深深地看一眼，摇摇头，又叹一口气，眼眶边莹莹地涨满泪水。但赖大终于把她拉着走起来了。到了大儿的面前，赖大便把空着的一只手抱起大儿。

“天呵，菩萨呵！”赖老太婆一面跨出大门，一面凄然地说。“这一把老骨头要丢在山洞里的，要丢在山洞里的，我六七十岁了，还要去抛尸露骨……”她走下阶沿，掉过脸来，看见媳妇正在拉着门扣关大门，那熟悉的门额上贴的一条画满符咒的黄纸都随着那关出来的风飘动起来。她的心一紧，那一飘一飘的黄纸，似乎在预告她这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很难再见了！那变成污黄的门额和门板在她眼前都忽然变得显明起来。她叹一口气，泪水簌簌的流了下来。但忽然她一惊，脸色变成苍白了，只见远远的巷口正有五六个肩上挂枪，头戴军帽的老总，用绳子牵着两三个穿蓝布衣服的人走来。

“呵呵！”她惊叫一声，便抓住赖大的手拉了一把，爬上阶沿，夺掉媳妇手上的门扣，一掌掀开门，便跌跌撞撞地走进门来了。

赖大同老婆也慌张地走进大门，抓起一条门闩来，赶快

用力地插在大门上，嚓哒一声。

“看嘛看嘛，尽挨尽挨，拉伕来了！”赖大嫂顿着脚抱怨地说。“你听，枪声也近了，要死要死！我家爹他们不晓得怎样……。”

“真是不晓得伯伯他们怎样了！”赖大皱着眉，转过脸来也抱怨地说。“妈，你看嘛！拉伕来了！那怎办！咹，真是！”

赖老太婆只是吓得张开嘴唇望着他，急得眼眶里也涨满了泪水。心里非常难过地想，“早该让他们走了的！”但她却抖着嘴唇说道：

“我早就是说不去不去，你们要自己尽挨！我又走不动，我原说不拖累你们，你们把孙儿们照顾着走就是。我又不怕人来拉我的伕，又不怕人来奸我，我是老……骨……头……了……”她说不下去了，眼角就又滚出一串泪水珠，向着颧骨边画了一条水线，滚了下去。

“大儿他爹，她不去就算了，快些，趁早后门还走得脱！”赖大嫂乌白着嘴唇，抓住赖大的手：“反正她也走不动，我们又不能背她。走了走了！我家爹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呢，我们还要赶快追他们去！”她抱起大儿来，放在赖大的左手弯里，又抱起二儿来放在赖大的右手弯里。自己便把三儿抱在提了一个大包袱的左手上，伸出右手去拉赖大。赖大只是看着母亲，自己的眼眶也涨着莹莹的泪水，心里决不定是走的好，还是不走的好。

突然——

砰……砰……砰……砰……砰……砰……

三个都一下子脸色变白，把耳朵尖了起来；很清楚地听见是几个拳头捶着隔壁一家的门板的声音。赖老太婆的膝盖发抖了，立刻伸手推着赖大的肩头，颤声地说：

“去吧，去吧，你们去吧！快去逃你们的命！去，去！”

赖大也抖着膝盖：

“去，去。”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就跟着老婆经过睡房旁边的一条小巷，走到灶间，拉开了后门出去。赖老太婆一手摸着墙壁，一双小脚儿一拐一拐地跟到后门口，靠着门框，看他俩走去。赖大走在前面，背上是红木板箱，两肩现出两个孙儿的头，赖大嫂走在他的旁边，背上是一个孙儿，右肩上也现出一个孙儿的头。赖大走几步又掉回脸来一下，走几步又掉回脸来一下。他俩走过前面的一坪草地，绿草在他俩脚下现出一块一块的脚印。他们已走到那一株大树的田旁边的黄土大路了。那大树的绿叶好象张开的一把伞。他俩都被遮了进去，但立刻又现出来。忽然外面捶门板的声音很大了，显然是捶到自己的大门。赖老太婆的膝盖又加紧发抖起来。“但愿他俩快走到看不见了吧！”她想。呵，走到那一块白色的墙边了，差不多只能看得见两个蠕动的黑点。两个黑点绕过那白粉墙的拐角，不见了。她还用一手掌搭凉篷似的搁在额上，两眼一映一映地还望着墙拐角那儿好一会，才深深地嘘一口气。她尖起耳朵听那捶门板的声音，那声音却

又远了，枪声却噼吧噼吧地密了起来，似乎就在前面那一个白色墙角边发响。“他们要不遇着老总才好呢！但愿他们几步就转出那有着茂密森林的沙湾，趱进那两崖夹成斜谷的小路才好呢！天！菩萨！保佑他们吧！”她想。

轰隆！！！

忽然一个庞大的声音，雷似地好象从空虚里迸了出来，应山应水嗬嗬嗬地发响，把那青色的天空和地皮都震动得发抖起来。赖老太婆一惊，伸出发抖的露骨五指一把就抓住身边的门框。她脸色顿时惨白，两片薄嘴唇都颤抖了，两脚膝盖直发抖，好象要跪下去。接着却又是第二声：

轰隆！！！

应山应水地又发出嗬嗬的回声。只见前面发现许多人乱跑。赖老太婆吓得赶快转身，两只发抖的手扑着墙壁，向着灶头脚边走去。一路发昏地喊：

“天呵！菩萨呵！……你这些挨刀的！打！打！……天呵！”

一个大铜锣似的筛灰篦筛在她两脚前一绊，她一突坐便跌了下去，屁股击着地面砰的一声。她失神地张开乌白的薄嘴唇坐在地上很久。她伸出两只发抖的手撑着地面，想站起来，但脚膝一抖，撑不住，又坐下去了。“唉，我怎么要让他们走呵，连拉我一把都没有一个人！”

轰隆！！！即刻就听见这庞大的声音把天空划得呼呼呼地发响，最后似乎就落在墙外，墙壁都震动得簌簌发抖，沙

沙地落下灰尘来。坐在地上全身发抖的赖老太婆，赶快两手抓起那一个大铜锣似的篦筛，遮在头上。篦筛在两手上直发抖，许多灰就从筛眼漏了下来。“我怎么要让他们走呵！一家人团团圆圆……”她正在这么发抖的想的时候，忽然又是一声：

轰隆！！！划着空气呼呼呼价响，接着房顶上哗啦一声，落下几片瓦来，一朵红光在面前闪了一下；赖老太婆的右脚一抖，眼前一黑，两耳嗡的一声，立刻就失了知觉。不知多少时候，渐渐地，渐渐地，眼前又才开始模糊起来，在混沌的黑暗中，似乎透着一线模糊的灰色，灰色渐渐扩大，面前就现出背着红木板箱的儿子，他两只手上抱着两个孙儿；儿子旁边站住的是媳妇，她背上背一个孙儿，手上抱一个孙儿。却又好象隔住一层青烟一般，似乎近，又似乎远。儿子顿着一只脚，皱着两眉说道：

“妈，啧，打来了，啧，走呵！”

赖老太婆两手去圈着儿子的两腿一抱，同时大喊一声：

“呵，我的儿！”

可是抱一个空。她全身一抖，睁开眼睛，面前却只是一间空荡荡的灶屋，后门的门口空洞地透进来一片灰白的光。大炮声已没有了，远远却还有着断断续续的枪声。但儿子的影子就似乎刚在她睁开眼睛时曾把那灰白的光遮了一下走了出去。她于是大声地喊道：

“老大呀，老大，你别走，来，来，你看娘只有这一把老骨

头了！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同时她把手撑着背后的墙壁，身体向上一挣，但她的腿子好象被谁砍了一板斧似的；她痛得呵呀一声，赶快又坐了下去。俯着脸一看，她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嘴巴张得大大的了，眼前的这景象简直晴天霹雳似的几乎把她吓昏过去。但她咬牙镇静着，仔细一看，自己右脚的裤子从膝关节那儿烧断了，嘶成残缺的破布；破布分开，现出断了的膝关节，血红的碎骨和碎肉，膝管骨在那血红中透出一点白色，血水从那碎肉与碎骨那儿汩汩地流了出来，好象涌泉，流在泥地上，汇成红红的一滩；在一滩血水中就有两块煤球似的有稜角的铁块，赖老太婆立刻明白这大概就是轧断腿子的东西。那断了去的小腿，血肉模糊地，横躺在自己左脚的旁边，缠在那小腿上的裹脚布已烧成破片，乱七八糟地翻着。她一把抓了过来，捧在眼前，惊叫起来了：

“呵呀，我的妈！”她简直发昏了，几乎忘了疼痛似的，痴痴地盯着这小腿好久。小腿的膝关节的一头固然是流着血，现出碎肉和碎骨；而尖尖脚的一头的脚尖也没有了，现出那白色的脚掌骨，骨的周围是破了的皮和肉，血腻腻的。她脑子里面简直不能想什么了，捧着那小腿，把那膝关节的一头对准自己大腿的膝关节一凑，只想把它接上去，但她立刻浑身一抖，呵呀一声，赶快就把捧着的小腿离开大腿。这一下，她才知道完全绝望了，扁着嘴放声地哭了起来。泪水莹莹地从她两眼流出来，滴在大腿上，变成红色。

“菩萨，菩萨，噢噢噢……我的儿呀！我怎么不同你们一块走呵！母子们团团圆圆的哟……儿呀！儿呀，我的孙儿呀……”

她一面哭，一面把小腿上面裹着的破布一片片地扯下来，现出一条两头血红中间黄色粗皮的肉棒，好象刮了毛的猪蹄子。她把小腿紧紧地抱在自己的胸前，手指摸抚着那皮子，号哭了一阵，终于把胸口仆在地上，两手向前爬动起来，她的那支断了的大腿流出来的血水就在地上画了一条红色。她爬到后门口，先把空着的左手抓着门槛边缘，再把拿着两头血红小腿的右手伸出门槛去，头翘起来，两眼向前面一望，忽见远远的那一个白粉墙面前，现出几个黑点子似的人影在蠕动。

“儿呀！儿呀！我的儿呀！”赖老太婆对着那黑点子大声叫喊，把抓住门槛边缘的左手伸出去，胸口搁在门槛上，两手便临空高高伸出，好象要拥抱什么似的，那两头血红的黄皮小腿还摇动两动。“来，来，娘要同你一块呵！”

那些黑点子转过那白粉墙的拐角，就不见了。她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两眼的泪水不断地滴落在门槛外边的地上，粘住尘土，珠子似的滚了开去。她什么都忘却了，枪声也不理了，唯一的想头就是追上去。她咬住牙把两手向前爬，终于爬过门槛，那断了的膝关节在门槛上刮了一下，她呵呀一声，全身都痛得抽紧起来。流着泪水。脸枕在右手上躺了一下。

“儿呀！我的孙儿呀！”她又咬住牙把脸抬起来了。可是就在这同时她面前正出现一群成千的黑色大蚂蚁，在向着她手上的血红小腿奔来，在小腿的脚管骨边，正有两个大黑蚂蚁在那儿凸出的一块碎肉边转圈子。那碎肉周围的血水还是湿腻腻的，两个蚂蚁的细脚便洗澡似地在里面乱动，染成亮亮的红色。前面的一个就用它头上两条粘血触须夹着碎肉的下面，碎肉一动却把头压住了，于是所有细丝似的脚都在浅浅的血水里乱动起来。后面的一个蚂蚁伸出头上的两条粘血触须去推那碎肉，前面的蚂蚁才拉出它染红的头来，于是绕着碎肉又转了一圈。在脚管骨那面又爬来一个，接着又来一个，接着又是排着的三个，都用头上的两条触须划着血，夹着肉，在那碎肉周围转动。赖老太婆一看，忽然愣住了，她痛苦地感到：自己被打成这样，连蚂蚁都敢来相欺了，她伸出五指就把七个蚂蚁都抹下地去；七个蚂蚁便在地上画了七条红线，混进那成千的黑蚁队里去。她把小腿翻转来一看，立刻两颊痉挛，全身都觉得痒痛起来了。在这一面膝关节的脚管骨边，正爬着成百的大黑蚂蚁，几百只脚和几百条触须在一个肉窪的血水中翻腾。有一半蚂蚁的背染成了红色，血亮亮地爬动。她立刻觉得这小腿的肉简直痛得要命。伸手又去抹，痛得很厉害，就象几百针尖似的刺进心里；立刻她也就明白这痛的不是手上拿的小腿，而是大腿的膝关节。她便把头弯到背后：皱着脸，一看，那裤子的破布片露出来的一角肉红的膝关节，似乎也有许多黑东西在那爬动。她把小腿

移到左手里紧紧捏住，刚伸出右手到大腿那儿去的时候，左手里的小腿忽然很凶的跳动起来了，在向外面抽。她赶快掉过脸来，就看见一条光着一对圆眼睛的黄毛狗在啃那小腿，同时斜刺里又有一条白毛狗和一条黑毛狗追来了。

"呵呀……"赖老太婆怪叫一声，把小腿拖了回来，只见那血红的脚掌那一头已被咬去了一角皮子。她立刻，扁着嘴放声地哭起来了。赶快把小腿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前压在地上。三条狗的眼睛都在狠狠地对着她，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黄狗还在咂嘴，伸出红舌条舐着嘴边的红血。黑狗和白狗就把舌条长长地拖在嘴唇外，出着热气，一抖一抖地。赖老太婆举起右手来一挥，喊道：

"嘘！"

三条狗只把头动一下，依然又抖着舌条望着她。忽然黄狗走到她背后去了，黑狗和白狗也尾在它那尾巴后。赖老太婆跟着掉过脸来，就看见那黄狗伸出舌头来舐她大腿膝关节的血。黑狗和白狗也伸着舌条插嘴过来了。她痛得叫了起来，右手举起来挥了几下。狗们却依然伸出舌条舐着大腿，发出很有味的声音。她一看，几十步以外却才有一堆断砖。她便右手紧捏着两头血红的黄皮小腿，向那断砖开始爬动。她爬一步，狗们也跟着追一步；仍然用舌条舐着膝关节。黄狗追了两步，索性咬住膝关节上一块翘起的皮子。赖老太婆呵呀一声，浑身都发抖了，发昏地举起两头血红的黄皮小腿便向着那狗头打去；三条狗都夹着尾巴向后退一下，但一看清是肉，黄

狗便张开口扑上来了，“啊唔”一声，一口咬定小腿的脚掌。赖老太婆两眼充满恐怖的光了，伸出左手去帮助右手，紧紧抓住小腿的膝关节向后拖；黄狗咬住不放，也斜撑着四脚向后拖。黑狗和白狗都张开大口向她咬来了。赖老太婆被咬得呵呀一声便放了手。黑狗嘴乘势便一口咬定小腿的膝关节。于是黄狗和黑狗嘴对嘴地咬住那一条黄皮小腿，都不放。黑狗嘴把小腿向地上一按，黄狗嘴也把小腿向地上一按。赖老太婆鼓起全身的力，翘起头，举起两只手爪向前扑去。白狗却正向那两个狗嘴之间插下嘴去，一口咬住小腿的中部，向旁一拖，便含住跑了。黄狗和黑狗都叫了起来，向着白狗追去。

“我的腿……腿……腿……”赖老太婆两眼发热地翘起头来。把两只手爪高高地伸出。“腿……腿……腿……”但那三条狗互相咬着抢着，在一株大树旁边转弯，尾巴一扫就不见了。赖老太婆的两耳嗡的一声，牙齿一咬，眼前顿时变成黑暗，高高伸出去的两手向地上一搭，惨白的脸便慢慢地慢慢地搁在地面，鼻尖埋在土里。

这时候远远的枪声又逼进来了，而且中间还夹着“轰隆”的大炮声。

1935年9月

# 山　坡　上[1]

## 一

圆圆的火球似的太阳滚到那边西山尖上了。敌军的一条散兵线也逼进了这边东山的斜坡上。在那一条白带子似的小溪流边，就很清楚地蠕动着那几十个灰色点子，一个离开一个地沿着那条小溪拉连了好长。黄色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得见他们那些戴着圆顶军帽的头在动和扳枪的手在动。几十支黑色枪杆的口子翘了起来，冒出一股股的白烟噼叭噼叭地，直向着这东山坡上的石板桥头一条散兵线射来，从弟兄们的耳朵边和头顶上掠了过去：嗤——嗤——嗤——好象蜂群似的在叫着狂飞。蹲在弟兄们之间的王大胜，知道营长在背后树林边督战来了，他赶快又用肩头抵住胸前的掩蔽物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文学》第五卷第六期，后收入《多产集》。本篇文章在《文学》上发表时，由编辑作了较多的删改，作者不同意，因而引起一场争论。当时各报刊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文章。作者本人写了：《我怎样写〈山坡上〉的》（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文学》第六卷第一期）、《关于〈山坡上〉——答〈文学〉的水先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知识》第一卷第五期）、《答傅东华先生〈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文学丛报》诞生号），还有《夜莺》上的三篇（分别发表在一、二、三期上）。

（这是临时在这桥头用许多大石头堆成的一条长长的矮墙），向着坡下沟边的灰色点子开了几枪。他刚刚从枪身上抬起脸来，忽然一颗子弹向他脸前的矮墙石尖上飞来，啪的一声，几块破石片和一阵石砂都爆炸起来。他赶快一缩颈子，把自己的三角脸向石堆后面躲下去，鼻尖在枪托上碰了一下。随后他抬起发青的脸，赶快举起右掌来，从额角直到下巴摸了一把，一看，掌心和五指只是些石砂点子，并没有血迹，这才对着手掌心吐了一口宽慰的气，同时怕人家知道似的连忙向两边蹲着放枪的弟兄们扫了一眼。只见在这一条掩蔽物后面的几十个弟兄们，一个一个的都依然相隔三尺模样靠墙蹲着，都把军帽的黑遮阳高高翘起在额头上，紧绷着黑红的脸，挺出充血的眼珠子，右手不停地扳动枪机，噼叭噼叭地把子弹向坡下射去。他把眼光收回来的时候，就看见左肩旁隔三尺远蹲着的刘排长，正用他的左肩抵住胸前的掩蔽物，撑出黑杆子的步枪，用没有闭住的一只右眼，凑在枪的瞄准器后面，他那有着一条金钱箍的圆顶军帽就好象嵌在枪身上似的在闪光。

“快放！”刘排长忽然把那戴着金线帽的头抬了起来，两眼喷着火似的向两旁很快的一扫。

王大胜赶快避开刘排长的眼光，不使他看见自己这还在发青的脸，便右手抓着枪机一扭，一推，卡的一声又把一颗子弹推上枪槽。在这很快的一个动作间，他从眼角梢似乎觉得刘排长的两眼又盯住他这很灵活的右手在闪光。

斜坡下的左旁，那一带抹着斜阳的黄绿色大树林边，一幅黄绸大旗忽然一闪地从那里撑了出来。随着一阵尖锐的冲锋号声，跳出了几十个灰色人们，手上都端着闪亮着刺刀的长枪，一路射击着向坡上冲来。登时那一片只是阳光的黄土坡上便零乱地动着许多恐怖的黑影。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一面呼呼翻飞着的黄旗。黄旗后面戴着圆顶军帽的一群里面，也随即吼出蛮号子来了：

"嘿——嘿——嘿——呜……！！！"声音非常尖锐而庞大，轰得天光发抖，连桥头的这一条掩蔽物都好象震得索索摇动。两旁弟兄们又加紧地一阵快放。

"打那旗子！"刘排长又伸起圆脸来，白着嘴唇，两眼向两旁一扫。

王大胜的嘴唇也发白，但左眼角梢依然好象被牵引着，老是觉得刘排长的两眼在看他。他于是立刻屏着呼吸，很灵活地把脸一伸，将右眼凑在瞄准器后面，指着那黄旗瞄得很清切，"哪，你看！"他心里这么喊一声，便把右手曲屈着的食指扣紧扳机一扳——叮！只有枪机上的撞针单调的响声。

"嘿，妈的！"他把发烧的脸一抬，粗声地喷着唾沫星子说，接着他就又用一种解释的口气加添道："嘿，恰恰是这一枪瞎了火！妈的！"他说完了这话的时候，还是老觉得刘排长似乎在对着他从鼻孔发出冷笑，而且似乎看得他简直不把眼睛掉回去。他于是又凶狠狠的抓着机柄，退出那颗子弹，推上另外一颗子弹，推势太猛，把枪身都朝前冲了一

下。

“你妈的！”他口里咒着，手指扣着扳机，向那飘来的黄旗一扳——叭！他立刻从枪身上抬起他那兴奋的黑红三角脸，只见那飘到半坡的黄旗一偏，随着一个灰色的人就倒下去了。那飞跑的一群突的都怔了一下。只听见桥头弟兄们的枪声都加速地在快放，在闪动的斜阳光中充满了白色的浓烟和火药的气味。

“哪，排长这回一定要说了：‘这回还是我的那一排出色，你看，王大胜那家伙，一枪就打倒敌军的旗子，这回一定要请镇守使升他班长’……”王大胜脑子里忽然电一般地闪过这个念头，他的眼角梢就特别觉得被左边的金线帽所牵引；他想望过去，看看刘排长在怎样对他闪着惊异的眼光。他掉过脸去一看，左肩旁的刘排长却正俯着脸，从胸前十字交叉的子弹带里摸出一夹银色尖头的子弹，嘴一歪，便把它按进枪的弹仓，随即又全神贯注地闭住左眼，用右眼凑在瞄准器后面，向掩蔽物下面瞄准。王大胜张开嘴，把眉头皱了一下，想：“嘿，他并没有看着我！”

他把脸掉向前面的时候，只见那面黄旗已被另一个灰色的人拿起，又抢在那一群人的前面跑来了。几十个圆顶军帽紧跟在呼呼翻飞的黄旗后面，闪亮着几十支枪刺的白光。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中，蛮号子又震天动地的重复吼起：

“嘿——嘿——嘿——呜……！！！”

王大胜右肩旁一个新弟兄吓得直发抖，好象在向他身边

躲来，但移不两步，就啊唷一声倒在王大胜的脚边。王大胜知道又完了一个了，竭力不看他，只把脸伸到枪身上，右眼觑着瞄准器，就在这一刹那，忽然觉得眼角梢甚么东西一闪。他立刻抬起脸来，向右一望，不由的就泥菩萨似的呆住了，三角脸刷白，嘴唇变乌；就在眼前离桥不过五六丈远的右前方，在那玉米杆林子当中，居然出现了敌人的另一个抄队。那玉米杆林子遮住了敌人的脸面和身体，只露出十几个圆顶的灰色军帽。最前面的一顶军帽是箍着一道金线的，那黄澄澄的一条特别觉得触目。立刻，玉米杆林子一摇动，便闪出十几支刺刀明晃晃的长枪，黑洞洞的枪口直对住这桥头放出一股股的火光，和白烟，雨似地飞来噼噼噼的枪弹。王大胜扣着扳机的食指也发抖了，只觉得口里发麻，全身的热血都一下子凝冻了似的，头脑好象就要炸裂。但见两旁弟兄们都把枪移向那里快放，他也咬住牙，镇静地把枪口移过去，指着玉米杆林子那儿的金线军帽瞄准；就在这瞄得清切的当儿，眼角梢又好象被刘排长的眼光牵引了去，他于是就兴奋地用食指扣紧扳机一扳，叭的一声，只见那带金线军帽的敌人就在那玉米杆林中倒了下去。他的脸更兴奋得发光了，因为他忽然觉得刘排长的手一抓一抓地在扯他的左肘。他掉过头来一看，突然的一下子他又一惊地呆住了，三角脸变白，嘴巴都大大的张了开来。眼前呈现的刘排长，正朝天仰着他那惨白的圆脸，躺在石墙后面，两眼翻白，鼻子右边有一个圆圆的鲜红窟窿，鼻孔和口角都涌出猩红的鲜血，染红

了半边脸，向着耳边流下去，滴在黄色的泥土上，两手还在痉挛地抽搐。

“嘿，妈的！”王大胜说；两眼都好象被那鲜血映红，冒出强烈的火焰，同时脑子里这么阴郁的一闪：“完了！”在这当儿，敌人的蛮号子声音已经震天动地的逼上前来，面前的这条矮墙也给它震得发抖。他急忙掉过脸去一看，只见那半坡跑来的敌军已跟右前方的那支抄队混在一起，逼近石桥来了。他于是赶快把脸掉向背后，对着那容易逃跑的黄绿树林边闪着两眼一看，却见头戴金线军帽的连长正站在那儿的一株树边，一手高举着手枪粗声喊道：“不准动！死力抵抗！”他又只得掉回头来，那一面黄绸大旗却已一闪地在桥头出现了，几十支枪头刺刀都闪着雪亮的寒光，渐渐逼拢。掩蔽物后面的几十个弟兄们，立刻混乱了，都不再听连长的叫喊，就象一群吃惊的鸦雀各自飞奔逃命。顿时跑得震动山坡，地上散满着零乱的黑影，一阵黄尘漫天漫地的腾了起来。王大胜苍白着他的三角脸，慌忙离开桥头的黄土大路，沿着树林边的草地撒腿就跑，忽然一堆乱草绊住他的一只脚胫，他便在自已的黑影里一扑跌了下去，随即便听见许多脚板打自己头边跑过去的声音，背上屁股上还被谁重重的踏了几脚。背后是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他赶快一手紧抓住枪，一面挣扎爬起，一面连连掉头向后看。在那一片闪光的黄尘飞舞中，他模糊地瞥见一个跑落后的弟兄，被一条雪亮的枪头刺刀追上了从背后猛的一刺，那人啊唷一声便倒下去了。

他于是用牙齿咬紧了下唇，竭力不让自己的膝盖发抖，从草地上挣扎起来，正要拔步，只听见一声“杀！”随见一条雪亮的枪头刺刀已正对自己的肚子刺来。王大胜向后一个腾步，还不曾站稳了脚，却看见面前那个头戴黑遮阳军帽的黑麻脸汉子第二下又刺来了。他急忙双手抡起枪杆使劲向那闪亮着刺刀的枪横砍过去，就听见哼的一声，白光一闪，黑麻脸汉子两手里的枪杆便蹦出许多路外去了。那汉子的麻脸立刻点点发青，举起空空的两手向王大胜胸前猛扑；王大胜还来不及向后跳一步，双脚一飘，一个翻身就被他压着倒下去了，后脑勺在草地碰得砰的一声响。黑麻脸爬在他身上，右手抡着拳头就要向他胸口打下来；王大胜急忙伸出两手打横里一格，随即叉开两只手爪，挺上前去扼住黑麻脸的咽喉，使劲摇了两摇，同时将两膝盖挺起来往上一顶，黑麻脸便从王大胜身上滚下地来，军帽都离开他的脑壳跳了开去。王大胜从草地上一翻身爬了起来，分开两脚骑在黑麻脸身上，左手的五指紧扼住黑麻脸的颈梗，将他扼牢在草地上动弹不得，右手抡起铁锤般的拳头，向他额角上狠狠的一拳，立刻见他两眼一翻，脸色顿时翻了白；随即又举起拳头，对他额上脸上接连的擂，直擂得他口角冒出白沫，鼻孔流出鲜血，就一丝儿不动了。王大胜慌忙爬了起来，忽然又斜刺里出现一条雪亮的枪头刺刀，直向他肚子刺来，嗤的一声响，刀尖刺破军服直进肚皮；王大胜发昏地用力向后一跳，将肚子脱开了刺刀尖，一股殷红的鲜血随着喷了出来。他急忙双

手按住伤口，在不知有多少敌人的一片喊杀声中，他沿着树林边向前跑了十步光景，便觉心头一阵慌乱，口里一阵发麻，两腿一软，仰翻身就倒下去了；两耳嗡的一声，眼前火星乱迸，立刻便昏了过去。

## 二

太阳落下西山去了一会，月亮便从那黑黢黢的东山顶露出她圆圆的白脸，刚爬上蔚蓝色的天边，马上就把她那清凉的淡绿光辉洒了下来，抚摸着掩蔽物后面横横直直的尸体，也抚摸着这树林边草地上躺着的黑麻脸。黑麻脸觉得一阵清凉，渐渐才意识地觉到了自己的头脑，两手也就在身体两边微微地动一动，他疲倦地一睁开那涨痛的两眼，清凉的月色立刻就抹上他那闪光的一对眼珠。他看见那圆白的明月正在向上升，被一块破絮般的白云遮了进去，只现着一个模糊的轮廓，立刻却又在那白云的上边露出脸来，洒下比先前更加明亮的清光。就在这很快的一瞬间，他忽然惊觉了："我怎么睡在这里的？"同时也是很快的一刹那，他就记起了那骑在他肚子上的敌人，那三角脸，那一手扼住他的咽喉，一手捏着拳头对准他的额角雨点似的捶击下来的景象。他于是举起右掌来抚摸额角，那肿起来的皮肤立刻就刀砍似的痛了起来，烫得掌心都颤了一下。他一摸到那湿腻腻的鼻孔和嘴角，忽然非常吃惊了，赶快把手指移到眼前，对着明月的光

辉一看，五指上完全粘满黑色的粘液。“呵，血！”他这么一想，全身都紧了一下。一股怒气冲上来了，挺出一对眼珠，把那粘血的手指捏做拳头就向身边的草地上捶下一拳，狠狠地向着自己脑中的三角脸影子瞪一眼，并且想象着这一拳恰恰捶在那三角脸的鼻尖上。一股凉风掠过，旁边的那些抹着月光的树梢叶子都顺着一个方向摇动，索索地响了起来；四野的乱虫也立刻起着杂乱的鸣声，他又才记起自己仍然是躺在战场上的。“不知道我们边防军是打胜还是打败了？”他皱着眉头想。“不，一定是打胜了，一定的。我们第三连也许已经进城了！妈的，为什么不把我抬走？”他愤愤地把头从草地上向上一抬，颈骨却立刻痛得刀砍一般，好象就要断了下来似的。头又只得躺了下去。痛得咬紧的牙关都发起抖来。“有谁扶起我来就好了！”他这么一想，就更加觉得被剩下来的孤独，全身都好象冷得痉挛了一下。他摸着疼痛的颈项，就叹一口气。在周围是凄清的虫声，在前面是悠悠的月色，黑黝黝的远山和近山，在眼前画着弯弯的几重弧线，怪兽似的蹲在那里。身边的一丛树林，也显得非常黑黝黝。忽然他的两眼很吃惊了，因为他仿佛看见有许多黑色的东西在那树林里边躲躲闪闪的跳动。他捏了一把汗，定睛看去，原来那树林里从许多叶缝漏下来的月光，在随着微风一摇一摆地动。忽然圆月被一朵黑云遮去了，眼前顿时变成一片黑暗。旁边的树林都立刻伸出狰狞的爪牙，乱虫都吓得停止了鸣叫。黑暗得使他的鼻孔都窒塞起来。只见一星绿荧荧

的光，从那头的黑暗中出现，渐渐移了近来。忽然一晃地又不见了；立刻却又是一星，二星，三星，忽然十几星，都绿荧荧地，闪闪烁烁上下飞舞。“是萤火虫。”他决定的这样想；意识里却有隐隐地疑心那是鬼火。那十几星绿荧荧的光也更加闪烁了；他全身都缩紧起来，也就更加觉得这黑黝黝的周围都在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只要注意的一看他就会跳出来站在面前似的。一股凉风沙沙掠过，他全身的汗毛都就根根倒竖。月光终于从那朵黑云中挣出来了，立刻又把黑暗驱散，洒出她的清光。“我得走！”他一面这样坚决地想，一面就两手按着草地向上一挣；颈骨却又刀砍似的痛了一下，头就象重铅似的抬不起来，他于是只得又躺了下去。“我走哪去？”他立刻又自己回答：“当然回连上去！”一想到连上，他心里就一紧，全身都也痛苦地跟着缩紧起来；因为他好象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一圈弟兄们的包围中，眼前一个个全是嘲笑的嘴脸：“你们看，李占魁这家伙简直是死卵一条！居然拿给打败了的敌人几拳就打昏死过去！哈哈哈！”他于是又冲上一股怒气来了，挺着一对眼珠，恨恨地瞪着脑里记忆中的三角脸影子，又在草地上捶下一拳：“哼，我李占魁臊你奶奶！”他在肚子里这么骂了一句，同时把牙齿咬紧起来，磨得咋咋咋响。忽然一条黄狗跑到身边来了，舌条拖在嘴外边抖了几下，嗅着鼻孔伸到他肚皮上来。他一惊，忍着颈项的疼痛，很快地就翘起头来。黄狗吓得赶快把嘴向上一扬，夹着尾巴向后退了一步。他于是捏起右拳向前一挥，黄

狗才掉转屁股拖着尾巴跑去了。他趁势全身用力反扑过来，爬着，闪着两眼追着那狗跑的方向看出去，他的黑麻脸立刻起着痉挛了。就在前面四五丈远的石板桥头掩蔽物后面，横横地躺着三条尸体，靠过来一点又是直直地躺着两条尸体，都脸朝上，两手摊在身体两边。正有十来条白的黄的黑的各种颜色的狗，在那旁边零乱地围着，用嘴有味地咬着他们的肚子。一条白狗的嘴从一个尸体的肚皮里拉出条条闪光的肠子来，长长地拖出，有许多黑液一点点地滴在地上。狗嘴一咬动，就吞进五寸光景，动几动，就吞得只剩二寸长的肠子尾巴在嘴唇外边，它长长地伸出舌条来一扫，立刻便通通卷进嘴去。刚刚跑过去的那一条黄狗，也把嘴向那尸体里插进去，含出一块黑色的东西来，一点点的黑液滴在地上。白狗呜呜地咆哮起来了，闪着两星眼光，张开嘴一口就咬住黄狗的耳朵，黄狗痛得举起前两脚跳了起来，猛扑白狗，两条狗就打起来了，冲得那十几条狗一下子混乱起来，都乱跳乱咬，几十只脚就在那五条尸体的身上践踏着冲来冲去。李占魁看着倒抽一口冷气，全身都痉挛起来，两颊害疟疾似地起着寒热。“如果我不早醒转来，恐怕肚皮已经变成血迹模糊，肠子都被吃光了！”他恐怖地然而又感着一种侥倖似的想。忽然在不远的树林边，传来“嗯……”的一个呻吟声，他立刻很兴奋，两眼都发了光；“原来不只我一个！还有人！——人！”他这样从心底里闪出希望的光，向着左后方扭歪疼痛的颈项望过去，就在前面十步光景，也趴着一个人，翘起三

角脸，那三角脸上的两眼在闪光。“哼！原来是这家伙！”他的麻脸立刻点点发青，一股怒火从两眼喷了出来，脑子里面这么紧张地感觉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咬紧牙关，两手按着草地便向上爬起。三角脸的王大胜也看清了黑麻脸，见他忽然站起，向前扑来。“糟！这家伙居然也活转来了！”王大胜心慌地一想，赶快把按着肚皮上刺刀伤口的两只血手按在草地上一挣，伤口痛了一下。他咬住牙关，全身紧张地爬了起来，捏起两个拳头的时候，李占魁又叉出两手向他身上猛扑过来，王大胜两脚一飘，仰翻身就被压着胸口倒下去了，后脑勺在草地上碰得砰的一声。他立刻伸出两只手爪抓住李占魁的两肩，鼓着一口气向上撑住，使李占魁的拳头打不下来。李占魁也伸出右手抓住王大胜的右肩，硬挺地撑住，把王大胜的军服都撑了上去；右手的五指就向王大胜的喉管抓去。王大胜把颈项躲开一边，咬住牙，两手抓紧李占魁的两肩向左旁一推，两脚的膝盖用力向上一顶，李占魁一偏就翻下草地去了。王大胜立刻翻了上来，压在李占魁的身上；两个仍然互相伸出两手抵住对方的肩头，两个脸对脸地距离两尺远光景。李占魁趁王大胜还没压得稳，也抓紧他的两肩向着右边一推，两脚的膝盖向上一顶，王大胜又包裹似地翻下草地去了。忽然肚子那儿发出“噗”的一声，两个都一下子泥菩萨似的呆住了。李占魁赶快扫过眼光去一看，只见王大胜的肚子上裂开长长一条口，一捆花花绿绿的肠子带着黑色的血液就从那儿挤了出来，对着明月的惨淡光辉在圆条条地闪

光；血水流了出来，在伤口两边的黄皮肤上流了四五条黑色的小沟，滴在草地上。他忽然感到一阵剋敌的痛快。王大胜痛得两眼喷火，在那很快的一瞬间，抓住李占魁的右手就往口里送，牙齿咬在手臂上；李占魁的右手在草地上，动不得，便跷起右脚尖来准备踢去，还没踢到，王大胜忽然惨叫一声，就昏了过去。李占魁一怔，右脚立刻就一愣收回来了，赶快从王大胜的牙齿缝把自己的右手拖了出来，他蹲在旁边仔细一看，只见王大胜的三角脸在月光下呈惨灰色，两个颧骨尖尖地突了出来，两眼愣愣地翻上，非常的可怕。掉眼来看王大胜的肚子，只见那挤出来的花花绿绿的肠子两旁，正在不断地流出鲜血，流过那黄皮肤一滴一滴地滴在草地的时候，还借着月光在草上闪着一点点的黑影。他的麻脸忽然痉挛起来，两眼都好象被那鲜血映红。他再看王大胜的脸，这才看见那凹下的两颊皮肤，在起着痛苦的痉挛，微微地颤动。他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三角脸非常可怜起来了。"如果今天我的肚子也破了，不知道怎样了！"他这么一想，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条黑狗跑来了，抖动着嘴边三寸长的舌条，闪着两星眼光望着那肚子上的一堆肠子。他于是就在自己的脚边抓起一块石头来，手举在头顶以上，一挥地向前掷去，黑狗退一步，掉转屁股拖着尾巴就跑去了。就在这一刹那，王大胜又醒转来了，马上就觉得肚子一段痛作一团，好象有无千无万的针尖直刺进皮肉里去；但他紧紧咬着牙关，竭力不让自己在敌人面前哼出声音，只是一面瞪着一对眼珠，狠狠地看了

那黑麻脸一眼，一面伸出五根手指颤颤地摸着肚子，伸到伤口边，指尖一触着那伤口，立刻又是一阵刺心的大痛，手指一抖地又缩回来了。“哎呀！受不了！谁打我一枪就好了！”他的脑子里只是这么痛苦的想着，依然不让自己的声音哼了出来，竭力咬紧牙齿，把整个身体侧左侧右地摇动，两手的五指死死抓住身体两旁地上的草根，抓进泥土里去。忽然身旁什么东西一晃，他掉眼看去，只见五条狗跑来了，很清楚的五个狗脸，都在嘴边拖出舌条，对着自己肚子上的一堆肠子就站在旁边。他立刻全身都紧张了，那刚才桥边的尸体被咬破肚皮的景象，立刻向他威胁来了。他全身发热，两眼立刻闪着恐怖的充血眼光。“完了！就这么在敌人的眼前给狗完了！”他这么绝望的想着，两手就在地上乱抓，寻找石头。伤口一扭，立刻又是一阵刺心的大痛，气都透不出来，他便本能地揸开两手，十指扼住自己的喉管，同时坚决地想道：“我倒莫如自己弄死的好！”忽然有几个石块一晃地向那五条狗掷去了；五条狗夹着尾巴一退，分开，立刻都又冲了上来。一条黄狗在最前面跳起四脚来汪汪地狂叫，那几条狗也都跳起四脚来汪汪地狂叫。王大胜一怔，看见李占魁居然就在旁边向上一冲地站了起来，右手一挥，又打出了一把石子去，一条黄狗和一条黑狗的鼻尖各着了一块，夹着尾巴掉转屁股就跑。剩下的三条狗还在冲来。李占魁再蹲下来，伸手去抓石块的一刹那，王大胜看着这粘满鼻血的黑麻脸，忽然感着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麻脸倒并不可怕，而且和自

己似乎还有着一种什么相同的东西。他看得身体一扭动，伤口又痛得使他全身发抖，痛进心里，痛进骨头里；但他把咬紧着的牙齿放开了，用着惨伤的声音震动山林地痛快叫了出来：

“哎呀——我的妈呀——哎哟——”

李占魁就在旁边一起一伏地甩出石块和狗搏战。三条狗都夹着尾巴逃了开去的时候，他才说道一声：

“他妈的！”把剩下的几块石头随手向地上丢去，有一块忽然滑落在王大胜身边；王大胜躲了一下，伤口立刻又是一阵大痛。他于是又叉开两手扼住自己的喉管，指头把那颈珠都按了下去。

李占魁皱着两眉，赶快两腿一弯蹲下来了，自己觉得好象做错了一件事情似的，两眼紧紧盯住那咬紧两排牙齿的三角脸，想说话，嘴唇动两动，自己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于是张着嘴叹一口气。

王大胜终于下了一个决心，两手离开喉管，大胆地望着李占魁的黑麻脸，喘着气颤声地喊道：

“喂，弟——”他刚要叫出平常叫滥了的“弟兄”两字，立刻却又觉得不好意思，马上就把它吞回喉管去了。单是痛苦地硬生生地喊道：

“喂，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请你把我弄死吧！把我一枪——哎哟……”他惨叫一声，立刻又闭着两眼，两手扼住自己的喉管，痛得两脚后跟紧紧抵住草地。

李占魁心头一怔，觉得非常难过。终于大胆地伸出两手去抓住王大胜的两手，从喉管拖开，颤声地说道：

“弟兄，你别这样，你别——”

王大胜立刻又痛得把自己的两手抽回去扼住自己的喉管，从咬紧牙齿缝哼出“哎——哎——”的声音。李占魁皱着两眉，举起右手来，抓抓自己的后脑勺，搭响着嘴唇，无可奈何地望着王大胜的脸，终于他又把手伸去了，抓着王大胜扼住喉管的手爪一面扳开，一面说道：

“啧，弟兄，你别这样，啧，你别……弟兄……”

王大胜忽然感觉着从李占魁的两手流进来一股温暖，一种从来没有感觉过的温暖，他好象立刻忘了痛苦，反手来紧紧抱着李占魁的两手，睁大一对发热的红眼睛望着面前的黑麻脸，颤声地震动山林地大喊一声：

“唉，弟兄——”泪水立刻从一对眼眶涌了出来，在眼角梢积成珠子，映着明月的光辉颤一颤滚下耳边去。

李占魁也立刻感动得嘴唇乌白，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热，沿着两手冲上心来，眼眶都冲满了泪水。他从模糊的泪光中，紧紧盯住三角脸，也把自己的手抽出来紧紧握住王大胜的两手。他掉脸去看看那肚子上的肠子，叹一口气，又掉脸来看看那土灰色的三角脸，又叹一口气。皱紧了两眉，说道：

“怎么办，怎么办，唉！啧……唉！……”

王大胜的两颊忽然痉挛起来了，在鼻头和嘴角两边起着

几重弯弯的皱纹，从咬紧的牙齿缝挤出细微然而坚实的一声：

“唉，弟兄——”便两眼一挺，昏了过去。

李占魁就那么抓住他的两手，眼眶热热地。两颗泪水闪一下光，便滴在王大胜的脸颊上。

月儿也好象看得皱起脸来了，向着一朵乌云后面躲了进去。留在李占魁眼前的是一片伤心的黑暗。

1935年10月

# 病　马[1]

站在一匹瘦黄马屁股旁边的赶马人，一手扶着木鞍，一手掌着脚镫，向着他脸前一个小白脸的顾主，和声地又补上一句道：

“先生，慢慢的呵！这马不能大跑的啊！我们还在喂它的药的……”

小白脸一面提起一只脚尖踏上脚镫，一面皱着两眉，点点头答道：“好了好了，晓得晓得！”他向着木鞍翻身爬上去的那一瞬间，忽然不高兴的想道：“唉唉，偏偏只剩下这匹马！骑着那四匹好马的四个同学恐怕已经不再等我，在城外跑着了！”他笔直地骑在鞍上，两脚尖登稳马肚两边的脚镫，便捏紧辔头一拉，向着马屁股打下一鞭子去；黄马痛得把头翘起来一摇，但终于四脚踢起尘土在街上跑起来了。赶马人吓得一跳，苦皱着黄红瘦脸，大张着嘴巴嘶声地喊道：“喂，先生先生！跑不得呵！”

“哼，为什么说不能大跑？说慌！”小白脸愤愤的想，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申报周刊》第一期，后收入《多产集》。

就索性再打了两鞭子。马跑得更快，空气都被他的鼻尖冲破，从他的两耳边呼呼地掠向后去。街两旁的人们都一下子显出吃惊的眼色；一切都好象突然肃静起来；就只听见马蹄打在石板路上的的打的的打的声音。他忽然想起刚才那四个同学在众人眼前飞跑的英武姿势，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在鞍上更加坐得笔直，胸脯都挺了出来；这一挺，居然也就觉得跨下的这马已经不是劣马，倒好象是一匹千里名驹。忽然一个背着一箩炭的工人在街心，被马飞跑过去时撞得偏了一下，几乎跌下地去。他这才一惊，全身的毛孔都象针尖刺着一般冒出汗来，“呵呵，该死！”他自己责备似的想，“不知那人撞伤了什么没有？”但他生怕甚么追了上来似的，仍然纵马跑去。

赶马人急得两眼发直，甩动着两手飞跑，一面追，一面嘶声地喊道：“喂，先生先生！喂，先生先生！”

但远远的前面，那小白脸还在打马飞跑，在一个街的拐角转弯不见了。街两旁的人们都看得笑了起来，有的玩笑地喊道：“喂，跑呀跑呀！”

赶马人气得脸发青，不理他们，仍然喘着气甩动两手飞跑。刚刚跑出街的拐角，看见远远的那小白脸仍然挥动鞭子在打飞跑着的马。他皱紧眉头，好象觉得那鞭子就打在自己肉上似的痛。但那马又在那街道的拐角转弯不见了。街两旁又是一阵喊声和笑声。他仍然不理，不停的追上去。这回追出街的拐角，就远远看见那马死死地站在街心不走，那小白脸还在

挥着鞭子打马的屁股。他于是赶忙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喊道："喂，先生……先生！"

小白脸见马打不动了，立刻满脸怒气，登紧脚镫就踢马肚皮一脚；马还是四脚站住不动。他用力把辔头一拉，马嘴仰了起来，他才清楚地看见了，马的鼻孔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喷着白气，嘴角吐出许多肥皂泡似的白沫；他这才觉得这马跑出毛病来了，一种惶惑的感情立刻浮上他的两眼，而且觉得这马可怜起来。他掉头一看，见赶马人踉踉跄跄地跑来了，口里在不住地喊"先生先生，"那晒得黑红的瘦脸的额上，蚯蚓似的青筋条条鼓出，许多汗水就正在那上面流，冒出热气，鼻孔简直气都透不过来了。"可怜，"他想；同时他平常在学校里讲惯了的"不平"的问题也忽然浮了上来，于是惭愧地湿润着眼眶想道："糟，糟！这多么不人道呵！我骑着，他却跑得那样……"他暗暗用两个指头扭了大腿一扭，好象给螃蟹夹了一口似的痛了一下，心头才稍微轻松一些了。于是带着一种怜悯的声音说道："喂，你的马不跑了！"

"不跑了！"赶马人铁青着脸，愤愤地说，唾沫星子都从他的嘴唇上喷了出来。"我说过我这马不能大跑不能大跑的！你看，跑得好，跑，跑，把它的毛病又跑出来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向着马头走去。"毛病跑出来了，看，糟糕！我说不能跑的！……"

小白脸的脸色有点变了。"多讨厌的唠叨！"他皱着眉头想。

“你看，这样多的白沫！”赶马人皱着脸，用手揩着马嘴说；“你看，这样多的汗水！”他顿一脚，愤愤地然而伤心地说，同时望了围过来看热闹的十几个人一眼，他摊开两手来，好象要别人听听谁有道理似的说下去：“我说跑不得跑不得，把马都跑出毛病来了！我们还在喂药的！喂了多少钱的！”

小白脸见面前这许多眼睛都在看他，立刻脸红了起来。自己这么高高在上，全身都好象裸露在众人的眼睛前，于是脸更红了。他不知道再打着马跑的好，还是就这么站住的好。忽然一种思想浮上来了，“索性下去吧，幸好我还没有给他的租钱。”但他却又没有动。终于把辔头一拉，说道：“走呵！”举起鞭子来就给马屁股一下。

“喂，先生！”赶马人忽然怒挺着一对眼珠，粗声喊道。

小白脸也立刻愤怒了，在马上踢两脚厉声喊道：“做啥！你要做啥！哼哼！你？”

“甚么做啥！马，跑出毛病来了！你还打！”赶马人索性两手叉腰地说。

“滚蛋！你去你的马的毛病！马有毛病！干吗你要牵来出租？嗯？嗯？你是不是想拿病马来赖人？”他吼着，身体一翻从马上跳下来。“你要赖么，我就偏不骑了！”

“拿租钱来！”赶马人立刻伸开两手拦在前面。

“放屁！拿钱？嘿！我才骑了好远点路呵！”小白脸吼

着，掉转身来就走。赶马人冲前一步，伸手抓住他的肩膀。小白脸可愤怒得跳起来了，觉得这下等人的脏手竟敢在众人的面前对他这样无礼，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他举起马鞭子就向着赶马人的肩头直劈下去。赶马人并不退，直冲了上来。小白脸又再举起鞭子，就在这时候，人丛中跳出几个人来把他两个拉开了。他心里觉得这一拉很好，自己已经胜利，很可以收场了；但是他还推着众人的手，做着要追上赶马人那方去的架势喊道：

“混账！王八蛋！”

1935年11月

# 红　　丸[1]

快走到科长的门口了，在胸前抱着一坛红丸的杨传达就故意把脚步放慢两步，缩在吴巡长的背后，忍不住又看坛口一眼，只见坛里的那些红丸简直红得闪光。“唉唉，”他瞪了吴巡长的背一眼，想。“往常都是由我一个人送进来的，妈的，你今天却要催着一道送进来！只让你揩油，就不让我……”

吴巡长掉过头来看他一眼；他就更加两手抱紧坛底，昂着头，好象说，“哪，你看，我是多么规矩的。”很快的一刹那吴巡长就回过头去了，笔直地站在科长的门口，隔着垂直的布帘脱下有遮阳的制帽来。杨传达立刻又全身都紧张了，好象发了热，“我倒莫如趁这时候抓它一把……”他呼吸迫促地想着，立刻就把右手伸进坛口去。吴巡长却又掉过头来了。

“啊呀！我当是东洋货呢！”杨传达赶快自言自语地说，只拈了一颗红丸出来凑在眼前看看，笑一笑，依然又掷

[1] 编选者注：“红丸”就是鸦片烟。本篇曾收入《多产集》。

进坛口里去。

吴巡长也会心地笑一笑，赶快两脚后跟一靠，喊道：

“报告！”

王科长正伏在一张办公桌上，借着窗口透进来的一片天光提着笔在起稿。

“可以。”他把笔一停，答道；扭转头来一看，只见就在自己的背后，吴巡长正一手拉开门帘，杨传达抱着一个坛子走了进来。

“报告科长，刚刚在河边上查着一坛红丸，”吴巡长笔直地站着说；随即就把右手捏着的帽子照着规矩夹在左腋下，让空着的双手捧着一封信端正地送到王科长的手上。“这是在坛子里查出来的，科长！人已经带来了，关在拘留所，我就去写报告单来……”他说完，避开王科长的眼光，就想赶快走开去。

张科员也走过来了，站在坛子边。局长的胖脸听差也走过来了，站在门外边，细着两眼盯住坛子。李督察员也走来了，隔门伸进半个胖脸来。

王科长把鼻尖凑到坛口，里面果然红彤彤的红豆似的装了大半坛红丸；红丸在闪光，于是所有人们的眼睛都闪光。王科长从鼻孔里冷笑一下又看了吴巡长一眼，然后站起来偏着脸说道：

“就是这大半坛？”

“是的，报告科长，”吴巡长赶快又把胸口一挺做一个

立正姿势，随即又躲开王科长那看透一切的眼光，把自己的两眼顺下去，说道。“我写报告去。”心就别别别地跳着，好象觉得全身的秘密都裸露在众人的眼前，脸，耳根，顿时热了起来。好容易才听见王科长说了一声：

“去吧。”他才好象得到大赦一般。赶快又做一个立正姿势。向后转，暗暗伸一下舌头走了出去。

“站住，”王科长忽然偏着脸向那刚要转身的杨传达喊道。

杨传达赶快两脚后跟一碰，笔直地立正，不在乎地看着王科长的嘴唇。“看，我是很干净的。”他想。

“喂，为什么这坛子没有封口的？”王科长愣着两眼说道。“我从前就给你们说过，凡是查着的东西，不能摆在传达处，应该马上就送进来！”

“报告科长，今天是马上就送进来的。”杨传达毫不迟疑的说，脸上立刻现出受了委屈的不高兴神气。“妈的，要捞不成我们就大家都捞不成！”他这么一想，立刻便接着说道：“这坛子，吴巡长送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封口的！哪里晓得他是怎样的？科长！听说他们查着这坛红丸的时候，法院的法警也在场，这回恐怕是只好送法院的，科长！”他又把胸口一挺做一个立正姿势。

“哼，谁叫你讲这许多废话！”王科长把两眼一挺说。“去吧！”

杨传达一肚子的委屈，嘟着嘴唇就走出房门来了；局长的

听差向他微笑地挤一挤眼睛，便笑嘻嘻地向局长的房间跑去，他一面跑，一面想："哪，今天又有一坛了，我得赶快向局长讲去，嘻嘻！"

"他们一定已经揩了油的！"张科员轻轻冷笑的说，一弯腰，眼睛凑到坛口。"你看这坛子里面的痕迹都还在。"

"这传达真是越来越不象样！"王科长愤愤的说，心里很抱怨那天叫李督察员拿去卖的那一包，不该让杨传达撞见。于是他暗暗瞪了李督察员一眼。

"不错，这传达真也越来越不象样！"张科员慢吞吞的说，伸手就去抓一大把红丸起来，但五个瘦指头箍不紧，立刻滴滴打打地落了几十颗在地板上。

"又查到一坛红丸吗？"郑局长的声音突然在窗口出现了，大家都怔了一下。

张科员赶快就要把手上捏的红丸送进坛口去，却见王科长已很快的转过身去，脸对着出现在窗口外郑局长那灰白的圆脸，这倒把郑局长的视线遮住了。李督察员于是乘势向张科员摇摇头，挤一挤眼睛，把嘴唇尖起指一指门外。张科员便一翻身，捏定手上的红丸，同李督察员一道出去了。

"是的，查着了一坛红丸。"王科长微笑地向着郑局长的灰白圆脸答道。"不，不……只有半坛。哪，就是这，说是法院已经知道了的……"他把指头向着坛口一指。

"噢！"郑局长皱一皱眉头，口里一股浓浓的烟气冲进窗口里来，脸更凑进窗口一点，顺着王科长的指头看了坛口

一眼。“那么，就送法院去吧。”他的头在窗口一转，就洪亮地在喉管底里咳一声走去了。

“科长，这坛子是不是抬进那角落去一点？”

王科长掉回头一看，却见是局长的听差嘴角笑嘻嘻地站在坛子旁边。他点点头，局长的听差便两手提着坛口送到办公桌那面的一个椅子下面去。他见王科长已伏在桌上，提起笔在起稿，他便顺手伸到坛子里抓了一把，塞进袋子里去，王科长却从眼角梢发现了，“这真不成体统！”他愤怒的想，拿着笔的手指都气得颤抖起来，顿时便把两眼一挺；但立刻他就记起这是局长从家乡带来的听差，那冲上来的气便又和缓下去了，单是把脸一偏，从鼻孔发出来一声：

“哼！”

局长的听差大吃一惊，脸红起来：

“啊呀！这地上好多红丸！”他赶快避开王科长的眼光，自言自语地说，弯腰就去拾那地上的红丸。他刚刚才拾了四五颗的光景，却发现面前居然也有一只手在拾红丸了，仰脸一看，那正是科里的瘦脸听差，于是两个立刻竞争起来了，四只手爪立刻就象鸡啄米似的活动起来，为得抢拾掉脚边的一颗红丸，两个俯着的头对碰了一下。

“给我走开吧！”王科长愤愤地向着科里的听差咆哮道；眼睛斜瞟了局长的听差一眼。“走开！我要办公！”

两个都一惊地站直起来，踮着脚尖，侧着身子，轻轻地然而很快地走，在门口挤撞了一下，跑出来了。一跑出门，

科里的听差一把就抓住局长听差的袋子说道：

“哈，你抓了那么多！”

“谁叫你不去拿？”局长的听差脸涨红，喷着唾沫星子说。“那东西摆在你们房间里，你都不晓得去拿？”他脱开他的手，捏紧自己的袋子转身就跑了出去，刚刚跑过督察处的门口两三丈远，突然被杨传达一手就把他拦住，他气呼呼地只把袋子捏得更紧；杨传达倒被提醒了，伸手就去捏捏他的袋子；“呵！”他说。

科里的听差见局长的听差跑开的时候，跟着就追去，刚刚在督察处门口被斜刺里出来的甚么一碰，胸口撞了一下，同时还听见甚么东西碰到地上哗啦一声。他发昏地定睛一看，只得赶快直直地垂着双手了，害怕得嘴唇都发了白。面前是刚跨出督察处门槛的张科员和李督察员，地上是碰落下去的一个一尺见方的小铁箱。

“你在干甚么？哼！你这慌慌张张……”张科员脸发青地喊道，同时瞪了一眼，李督察员也愤愤的弯腰去拾那小铁箱。

科里的听差侧着身子见他两个向着科长的房间走去了，才深深地透出一口气来。肚子里暗暗的骂道：“妈的！”立刻他就看见两三丈远的杨传达已放开了局长的听差，在向他圆睁着一对眼睛，眼睛下张开着一张圆圆的嘴巴，意思大概是问：“他们是去做那吗？啊？”他便愤愤的向着杨传达走去，一面走，一面点点头，同时还伸出两手的指头做一做铁

箱的样式。杨传达立刻全身都紧张了，两眼慌乱起来。连忙转身就跑回传达室拿吴巡长的报告单去，左肩在门框边碰了一下。

“科长！”张科员走到王科长的办公桌前，先向他背后的李督察员伸了一下舌头，然后两手伏在桌角，微弯了腰，脸笑嘻嘻地说道。

王科长右手停着笔，微微仰起脸来，皱着眉头。

“科长，”张科员又笑了笑说。“那坛东西……送了法院……倒白便宜了他们……”他一面说，一面见王科长的眉头越皱越紧，自己的脸马上也就发热起来，好象觉得连耳根都红透，于是不高兴的想道：“这其实并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打算的！”他这么一想，胆子倒壮了，一口气就说了下去：“我们想，科长倒不妨还是弄它一点起来，反正……”他屏着呼吸，笑嘻嘻地眯细着一对眼睛看着王科长的眼睛。

王科长慢慢把笔放下，脸和腰一同伸直起来，两眼一映一映地盯着张科员的眼睛。“讨厌！你这一双猪一样的眼睛！哼，你又来拖我下水！？……”但他的脑子里立刻却又转了弯。“拿吗不拿？”他擎起右手五指来就抓了一通头皮。之后，他闪着两眼向那角落的坛子盯一盯，拿起笔来依然又埋头起他的稿。

“不过，下次可不行的！”他两眼盯着自己手上的毛笔尖，轻声地然而严厉地说。

张科员立刻透出一口气来，笑一笑，掉脸来向李督察员

尖起嘴指一指；李督察员的胖脸也立刻笑了，打开小铁箱便爬向那椅子下面的坛子去。

“喂！”王科长忽然吃惊地轻叫一声，立刻注意地偏着脸竖起耳朵听着门帘外。李督察员两手爬在坛口上，胖脸上好象走了油。张科员则向前伸着两只手，嘴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来。房间里立刻变成一片紧张的沉默，沉默得好象可以听出三颗跳动的心。

外面又似乎没有甚么脚步声，大家才深深透出一口气。

“不要干吧！”王科长吐出一口气想。“不，不；既然担心过了，停止了又殊觉不值！”他于是又埋下头去起稿。

李督察员张开嘴巴看了张科员一眼；张科员向他点点头；他于是又赶快伸手到坛子去，一把又一把的抓进小铁箱。小铁箱好象故意不瞒人似的特别清脆起来，红丸落进去只听见滴滴打打的发响。

“糟，这样响！”张科员皱皱眉头说，声音好象在发抖。

门外边的杨传达屏着呼吸越听越紧张了，全身全灵魂都被那声音吸引了去，他慌张地脱下帽子，便揭开门帘走了进来。房间里的三个人都一下子僵了。但很快的一刹那，王科长掉头见是杨传达，便耸身跳了起来，把笔向地上一丢，挡在杨传达的前面。他看见杨传达的嘴唇发白。

“哼！这成甚么体统！”他一面脸青地吼着；一面心慌如麻地想着背后的张科员和李督察员，生怕就被杨传达看

见。“混蛋！‘报告’都不喊就进来了！哼！你要干甚么？你……‘报告’都……哼？”

杨传达吓得倒退一步，僵了。但经这一吓，倒浑身都吓清醒了。“我在干些甚么呢？我怎么连‘报告’都忘了喊？”他责备自己地想，赶快退出门槛外，笔挺地站住，慌忙伸出双手把报告单连帽子一同捧在王科长的胸前。

“报告科长！”他声音抖着说。“我是送报告单进来。报告科长，错了！”他又把手上捧的帽子和报告单更伸前一些。

“哼，错了！报告单！报告单！把报告单给我！”王科长吼着，劈手就把杨传达手上的东西夺了下来。同时挺出两眼死盯住杨传达的眼睛，生怕他就向自己的背后看一眼。“哼，报告单！报告单！你简直目无长官。”

杨传达大吃一惊，见王科长夺取的不是报告单，而是帽子，吓得全身汗毛都根根倒竖起来，“啊呀！又做错了！我怎么又忘了照规矩把帽子先夹在左腋下。再递报告单给他？糟，糟，糟，他把帽子拿去了，说不定会弄到开革！”他这么昏乱的想着，两眼更慌张了，竭力屏着呼吸，眼珠随着王科长在胸前摇动着的帽子慌张地转动。

“吓，背后的两个人要被他看见的！”王科长肚里暗暗着急的想，口里却厉声地吼道：

“你简直目无长官！哼，你还看着干甚么！你已经把报告单交我了，还看着干甚么？混蛋！”他听见张科员走到身

旁来了，杨传达的眼珠就向那方动了一下，他便把身子横横一移又挡住他的眼光。“张科员，”他赶忙掉过半面脸去一面喊道，一面就把手上拿着的帽子向着张科员递过去。“哪，把这报告单拿去登记起来！”

张科员怔一下，想要说：“拿错了，”却又不敢说出来，单是嘴唇动两动，手要伸不伸地动一下。王科长立刻脸通红了，因为他也已看清了自己手上拿错的是甚么东西，立刻怒得两眼圆睁，手一挥，就愤愤的把帽子向着门帘缝外丢了出去。

“哼，你在干些甚么！”他顿着脚吼道，唾沫星子都溅到杨传达的鼻尖上。“你干吗把帽子送到我手里来了？你发昏了吗？你简直目无长官！你是甚么东西？呸！”

杨传达又吓得倒退一步，赶快答道：

“报告科长！错了！”同时用发抖的手指把报告单送到王科长的胸前。

“哼，错了！”王科长吼着，又劈手把报告单夺了下来，这回他生怕又闹笑话，赶快看看自己的手上是否真是报告单；一看，手上真也是报告单。但同时也记起自己背后坛子边还爬着李督察员。

“去吧！等一会再给你说！”他看见杨传达的脸色惨变，觉得很痛快，但立刻却又吃惊了，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事，比如杨传达会去造谣之类，他于是赶快加添道：“听清楚了吧，去给我准备好，马上就开庭！哼，混蛋！”

“是！”杨传达这才放心地透出一口气来答道，恭敬地把胸口一挺，然后向后转，走出门帘去。他看见科里的听差还站在那儿，两个就不期然而然地对伸了一下红舌头。

王科长愤愤地转身，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

张科员和李督察员也不期然而然地对伸了一下红舌头。

1936年2月

# 一 幢 房 里[1]

是什么时候？我不必说；总之，我曾经住过一个这样的地方：是在什么里的一间窄狭前楼上。是什么里？也不必说；总之，也有四扇玻璃窗，和一般普通弄堂房子的前楼一样。

所谓前楼也者，本来已经把一个楼面直切为二，中间隔上一层薄薄的木板；可是二房东还要从中取利；又把空间横切为二，在我们的头顶压上一层“三层阁”，就好象把一个饼干罐头切成两个，令人发生透不过气来之感，觉得人生竟是这么局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原是在我们还未搬来之前，就“古已有之”了的！

这样的“三层阁”之特别讨厌，就因为它在你的头上，既不把空间斩平的隔满，却在中柱的地方停止，折上去立起板壁，好象一座虚脚楼，而板壁又不封齐屋顶，却留下一条宽缝，和你前楼呼吸相通，于是什么都叫你听，叫你受，……清清楚楚：拖马桶，撒尿拉屎，洗洗撒撒的声音好象直淋你的耳朵；搬动凳子，走动脚步，什么东西“礑——！”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中流》第二卷第六期。

倒了，灰沙就掉在你的头上；烧火，炒菜，烟雾油气冲满你的房间；住在里边的二房东又是一对老夫妇，喜欢嘁嘁喳喳说不完的话，就好象同在你一间屋子里说话一样；那男的又是“老枪”，一股鸦片臭味猛扑下来，直冲你的鼻孔；最糟糕的他又是裁缝司务，一架缝衣机就摆在你头上，他不分昼夜都踩动它，轧轧轧地，连楼板，墙壁，窗玻璃，……一齐都吵架似的大声发响，简直要轰毁人的脑子，非赶快拿两手塞住耳朵不可；好容易缝衣机休息下来了，他却又拉起二胡，拉得又不好，好象一个不会哭的女人老在那儿咿咿呜呜，在你的两个耳孔穿来穿去；……唉，真要命！简直不让你的神经休息一个时间，或者好好坐下来做一点事！

还有糟糕的呢，就是那后楼，虽是一对不大说话的年青夫妇，可是却有一个非常爱哭的小孩。我们刚刚一搬到，收拾房间的时候，就听见他哇的一声哭起来了。那是哭得很特别的：他不是呜呜呜的痛哭一场就完，却是呜哇呜哇的号哭，好象在吹喇叭，——这喇叭是我们的“国粹”喇叭，吹起来非常刺耳的。——他吹着吹着，你以为他要停止了，但刚刚间息两秒钟，又狂吹起来，比先前更响亮，更厉害，声音直透过薄薄的板壁，装满你一屋子。但因此，使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床也靠紧板壁的，和我们的背抵背；如果把板壁抽起，那就可以看见前后两张床是并排着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移到别的方向又摆不下！C于是向我大皱其眉头，道：

“唉，又不得清静了！”

她正说口不落，忽然轰雷一般，头顶上的缝衣机大响起来了，与小孩的狂哭声交响成骇人心魄的音乐。

本来，这孩子也没有办法。他们那后楼又暗：辨不清床桌；又脏：满地是灰尘，纸屑；又臭：他们没有马桶，就叫洗脸盆来兼差，连倒粪钱也出不起，就倒进阴沟；……那男的是失业工人，成天坐在床沿，倒霉的垂了头，用两手抓扯着乱发。他白天不说话，可是晚上的梦话就多了，我们隔着一层板壁睡，简直听得非常清楚。他有时好象忽然愤怒了，大声吼叫；有时却又非常卑屈，我有晚上半夜过了，曾经听见他模模糊糊说道：

“呃，呃，是是。……是，是是，……”

至于那女人呢，也是蓬头垢面的，时常向他抱怨，但不敢大声，只是叽哩咕噜；虽然叽哩咕噜，但我们的耳朵却也非让她装进声音不可。她有时稍微大声，三层阁上的裁缝就骂起来了：

“吵什么！滥污×！”

有几回我见他跑下阁楼来，冲到他们门口——其实也差不多算是在我们门口——拍着门枋，把涨红的脸塞进那门里大叫：

“你们再拖欠我的房钱，我可不顾你们的面子了！你们！”

那男人就只好成天躲出去，不敢回来。那女的则更加小心了，连话都不再敢说出声，动作也轻手轻脚，我想，她走

路大概是踮着脚尖的吧？

所以，他们的孩子就整天都摆在床上了；但孩子却不顾一切，唯一的抗议，就是狂吹他的喇叭：唔哇唔哇……

然而，还有更糟糕的呢！

当我们把房间收拾好了，打了一壶水上来搁在楼板上，准备弄饭的时候，楼下客堂里忽然响起一个震耳的尖叫：——是女人的声音，那实在是叫得很可怕的：——

"把我们衣服打湿了！把我们衣服打湿了！楼上的！妈的！"

我们大吃一惊之余，赶快看楼板；楼板是干的。后楼那两夫妇也慌了，我想他们也在大吃一惊吧？响动了一会之后，那女的就说：

"我们并没有漏水呀！"

一个娘姨跑上来了，看了看我们的房间，一把提开了壶，我们才发现楼板上圆圆的湿了一滩水。她抓起我们的抹布擦了水，向我们摇摇手，同时做一个嘴脸，好象说：不要怕。就走了。

我记起当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已经下午，楼下还静悄悄的，就只这一个娘姨和一个穿短装的男工人在灶披间活动。我想：这家人也许是阔人吧？不然，她的脾气为什么那样大？C却笑了笑，说：

"这样的地方，会住什么阔人呀！"

果然，到了快晚边，她下楼去在后门口的水龙头边洗菜

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她看见有四五个年青女人，和几个工人似的男人，和一个娘姨，混挤在灶披间，站在一张方桌周围吃饭。桌上只有一碗青菜。他们——男人和女人——一面吃，一面粗野的说话，互相嘲骂，还动脚动手的乱来一气。

“我敢断定，”她说。“这家人一定是娼妓！不然，刚才漏点水为什么会那样凶呢？衣服就是她们的命呀！”

不一会，一股非常浓厚的香水味直冲上来了，我下楼梯的时候，那气味直扑鼻。不知道是一种什么香水，怪难闻的。经过灶披间外，只见红绿满眼，原来那四五个女人正在那里边耀眼的电灯光下梳妆打扮：脸上的粉糊得象一道墙，两颧的胭脂和嘴上的口红涂得血一样，还用铅笔画眉毛，眼眶周围也淡淡的染上一些什么颜色。都穿着一身廉价丝织品的洋服。方桌上却只有一两面镜子，在互相争夺着，吵嚷着，有一个抓住镜子不放，却尖声叫了起来。工人似的男人在旁边递东西，也在粗声粗气的叫骂着。

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一下子就逃回自己的房间。

头上在轰响着轧轧轧；旁边在狂吹着喇叭；一会儿，灶披间也发出噼噼拍拍声，麻将吵起来了，还夹着兴高采烈的叫声；忽然硧——！是客堂之上后楼之下的小阁楼里发出来的声音，是把凳子踢翻了，随即就听见一个女人闷着声气哭叫，原来是一个男人在打她，只听见皮拳捶击的声音，但打了好一阵，却没有人去劝；在这许多声音的交响中，客堂里一个女人尖声唱起来了，是《哭五更》，并不是我带着成见，那

的确唱得很难听的，用我们家乡话说来，那喉咙实在是有点“左”，声音也没有一般女人特有的圆润，好象夹着沙，一时高，一时低，那么单调地反复地歌唱着；……

这真是和有限的生命多么开玩笑呵！

忽然，一群男人在灶披间喊起来了：

“生意来啦……！”

接着就是一个女人的喊声：

“生意来啦！桂英，小红……快——来……！”

接着是一阵咯橐咯橐的皮鞋声从外面渐渐响进客堂。一路上，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嚷，全是些外国人。女人们也跟着他们讲外国话：有一个好象特别年青些，故意说得媚声媚气，好象一只画眉雀样的啭着圆润的嗓子；其余几个则说得很生硬。工人样的男人毕恭毕敬的讲了几句“洋泾浜”——大概在招待吧？——之后，就退出去了。于是那一群外国人和女人们就大大活动起来，动作都好象很粗鲁，非常响地传进你耳朵：拥抱声，抗拒声，嘻笑声，拍打声，高叫声，淫浪声，……都搅成了一团，乌烟瘴气。一个女人正在推拒似的说着话，忽然尖溜溜的一声叫了起来，众人却哄起一堂大笑，格格格的就象一群鸭叫。

一会儿，他们粗声唱起军歌来了，用皮鞋后跟在水门汀上敲着拍子，发出脆响，歌声渐渐庞大起来，好象一屋子都装不下了，楼板，墙壁，窗玻璃，都一齐震动。有一两个还故意唱得怪声怪气，好象叫人家冷不防似的，突然一下子在

歌声中长嘶起来。他们打闹了一通之后，只听见一阵马蹄似的乱响，就渐渐远出去了。可是隔不了一会儿又是：

“生意来啦！”

又是一批。咯橐咯橐的皮鞋声又向客堂里响来了，全都醉醺醺的讲着话——外国话。又是拥抱声，抗拒声，嘻笑声，拍打声，高叫声，淫浪声，……忽然那客堂的门砰砰磅磅乱响起来了，是拳打脚踢声，好象要把那门攻倒似的，随着那攻打，爆发着一个醉得胡里胡涂的在门外的叫声，但门里边却哄起一群震耳的大笑。大概是那些人在恶作剧，把一个同伴关在外面了吧？几个女人低声下气的恳求那些男人，但回答她们的仍然是疯狂的大笑。一会儿，不知是谁和谁打起来了。砰磅！哗啦！踢翻了凳子，打碎了瓷器，有一个女人哭叫了起来，好象挨了几下的样子。人们火山似的沸腾了，爆炸了，只听见狂吼，拖拉，劝解，……不知又是多少时候，耳根才清静下去，原来他们又一哄的散去了。

大概清静了一分钟吧，那些女人送客回来了。有一个女人还在哭泣着；其余的则在气愤愤的哇啦哇啦，好象一群乱吵的麻雀。

“这些杀千刀的又打破了我的茶杯！”

“我头上挨了他这几下！嗯嗯嗯……！”

“我不是也挨了一下？妈的！”

“这些醉鬼只是来揩油！又一个生意都没有做！”

“唉，真倒霉透了！天天这样打闹，做得啥生意！”这

是那刚才做作媚声媚气的一个的声音，现在却显得有些粗鲁。

随着，有一个顿了一脚，叫起来了：

“妈的，我的月经半个月了还不停！真是要不吃饭了么！”

忽然，一个男的声音在那儿慌慌张张出现了：

“不要吵！不要吵！包打听来了！”

立刻全体都慌乱了一下，静了下去，好象刚才翻滚喧嚣的波浪突然一下子冰冻了似的。但楼梯却忽然如涨潮一般，洸里哄龙一阵急响，原来她们已从那儿涌上楼来了，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在我们那黑暗的门外出现。她们慌忙又抓住一个扶梯，涌上三层楼去。只听见她们一个个不断的喘气。那裁缝也好象吃惊了，赶快停止了缝衣机。她们慌慌张张的说：

“晒台上去！晒台上去！”

她们于是又从三层阁涌出晒台去了。裁缝骇得颤抖着声音向他老婆嚷道：

“你你你，叫她们进来！叫她们进来！在那里给外边看见了，又要连累我的！”

于是那几个女人又回到三层阁来了。进来之后，简直静得连蚊子声音都没有。我想，她们大概都在屏住呼吸吧？一会儿，一个工人样的男人走上三层阁来，用着细小的嗄声打破了那紧张的沉默：

“钱！钱！老板娘说她那儿不够，把你的借一借！快，快，那家伙就等在灶披间呢！”

“还是从前那个赤佬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嘘……！不要响！看他听见！”

“我哪里还有钱？”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怎么光是找我？”

“嘘！嘘！别吵别吵！都要派点的！”

立刻那几个女人又哇啦哇啦争论起来了，好象在向着刚才讲话的那个女人攻击，但在那争吵声中，那好象特别带有武力的细小嗄声，立刻又把她们平静下去：

“吵什么！吵什么！妈的，他就在下边呢！”

有的在顿脚，有的在叹气，有的在叽哩咕噜。一阵零零落落的银元声响了之后，有一个女人终于又说起来了：

“妈的，生意这样清淡，还把我们几个要命钱都挤去！”我从语气里仿佛看见她说话的时候，愤愤的噘起了嘴。

“唉！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女人则叹了一口长气。

过了会儿，才听见楼梯脚下抛上来一声：

“赤佬去了！”

她们才叽哩咕噜的回到她们的客堂里去。

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头上的轧轧声已停了好一会了，连二胡咿咿呜呜了一阵也停止了，隔壁的喇叭也没有吹了，下面吵嚷一阵之后也渐渐零落了，我想，该可以让我们休息了吧？然而不，有一个从远处唱着外国歌来了。楼下又立刻

起了骚动。算好，吵得比先前好一些。大概那客人选中了那媚声媚气的女人了吧？在讲价钱，很厉害的争执着；工人样的男人则在从旁圆价，一块两块的增减。大概终于讲妥了吧，别的人们都一齐退了出去。一会儿就听见那两个男女发出一种怪难听的翻压和浪笑声。

我厌恶地塞住了我的耳朵。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睡去了的。可是我忽然大吃一惊，又被客堂里非常尖锐的吵嚷声震醒了。只听见一个很熟悉的工人似的男人声和那媚声媚气的女人在吵架，在扑打。床板震得很响。女人大声的一面哭，一面说；而男人却比她的声音更大：

“哼！他没有另外给你钱吗？这骗不了我的耳朵！拿出来！”

“没有！”女人斩钉截铁的叫着。

“妈的！你真的不拿出来？”

“没有！”

“你再敢说一句‘没有’看！”

“没有就没有！”

“你妈的！”——咚……！

“哎呀！我的妈呀……！”

接着又是一阵拳头扑打的声音。

忽然，有一个女人在另一个角落说话了：

“唉，好了吧！”

"你管人家干什么！"立刻，另一个男声向她猛喝了。

"我一句都不能说吗？"

"要你多嘴！——啪！——你妈的！"

这女人挨了这一嘴巴立刻大声哭起来了。于是他们也砰砰磅磅打了起来，与那边的打着对台，一直就闹到天亮。

我很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那些工人似的男人就是那些女人的姘头或丈夫，兼做牵线和Boy，一面分小账，一面又从女人身上挤出钱去的。他们在客堂里住三对，小阁楼住一对，亭子间住一对。是专门接外国水兵的私娼。亭子间的那女人已经半老了，则总揽其成，兼做鸨婆的职务，穿着家常女人的布衣服，脸却圆胖得发油光。但虽然是鸨婆，可对那些女人没有管束的义务。他们是"打公司"，每月由大家拿出若干钱来交给她，由她去付房租，伙食，还有别的什么，等等。

告诉这些话给我们的，是住在客堂里的那个，二十来岁，一张已经被剥夺了血色的瓜子脸的女人。她一说话，就颦蹙着两弯细眉，闪着无限忧郁的眼光。因为一久，比较熟了的缘故，她还站在水龙头旁边，帮助我们择洗了的菜。C插断她的话问她：

"那么，你们既不是卖身给老板娘，怎么要来做这样的生意？"

她掉转头去机警地前后望一望，之后，悄声说：

"唉，都是他们逼着要我们做的呀！又没饭吃——"她忽

然把下面的话咽住了；其时有一个大眼睛尖鼻子的女人打我们背后走了过去。她悄悄指了那女人的背影一下，说：

“她姘头开头逼她的时候，她还吞过鸦片呢！”

“那么，你呢？你愿意这样的生活么？”

“谁愿意这样的生活？”她忽然非常兴奋了，脸上起了红云，两眼的黑眼瞳闪烁有光。“谁愿意做这种丢脸的事情，先生？”

“那么，你的男人逼你，你就——”C不说下去了，她正看见她的两眼起了潮润，低垂了下去。

“有什么办法呢？”她看着地下，深深叹了一口长气。“唉，死又死不了呀！”

从此，我对那些东西，感到更大的憎恶，——特别是小阁楼里的那个男人。他的女人大概不漂亮，没有什么生意吧，他就差不多天天都打她，比客堂里那些男人打得更厉害。我好容易在整天烦忧之后睡去了，突然一下子又被他惊醒转来。只听见那小阁楼里的地板，床，凳子，撞碰得砰砰�乱响，不断的拳打脚踢，不断的嘶声哭叫。我终于忍耐不住了，一翻下床，跑去喊道：

“喂，你们天天晚上这样闹！人家要睡觉嘛！”

他当时息了一下，但我一转身，他又打起来了。我有天愤愤的向裁缝说：

“他们永远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人家不睡觉么！”

“唉，没得法子呀！”裁缝苦笑了一下，说，露出了他

的两排黑牙齿。

“你不好警告他们么?”

他却含含糊糊的说有要紧事，走掉了。

C愤愤的说：“哼，他怎样敢警告他们呀！那是他吃饭抽烟的靠山呢！象楼下那样的房子，三十几块钱一月，别人肯来租么！他只要的是钱；他们吵上天他也不会管的！”

不久，又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战斗爆发了。那实在是空前的。主人翁呢，就是亭子间里的那一对。

据说，那男的常常偷些钱出去扎姘头。前不久，我曾经有一次听见客堂里那一个媚声媚气的女人忽然放声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就象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里嚎叫，说是她的唯一的一件大衣不见了！据有些人的猜测，大概就是他拿去的。

这次，刚到月底，那鸨婆正从那四个女人手里把钱集拢来，可是她刚摆在房间里，一转眼就不见了。一下子全房子都翻腾起来，个个面如土色。后来，包他们伙食的那个娘姨声言，她已没有钱贴，要暂停开饭了。裁缝也忽然与往常不同，两手一拍，烟灰色的脸便涨得通红，逼住鸨婆的胖脸吼叫。终于那男的被找回来了，鸨婆和他大吵起来。可是那男人不由分说，抓住女人发髻，就拳打脚踢起来，直打得她杀猪似的长嚎。整整打了一早晨，她整整哭了一早晨。人们把她拖进亭子间去的时候，她还是发狂的哭，跳，碰，撞。男的于是又气冲冲跑上来了，一手提起女人摔到床上，又雨点

似的乱揍一气：脑上，脸上，背梁，腰部，胸部，……无穷尽的拳击。女人只在他身下嚎哭，挣扎，刚刚挣起上半身，他又给她一膝盖，按下去了。他们翻着，滚着，从床上打到床下，又从床下打到床上，还顺手抓着什么就打什么：镜子，杯子，瓶子，罐子，……满屋子碎片纷飞。谁都不动，只站在门口呆看。我们觉得这太不成了，裁缝却拦住说道：

“别管他，让他们打死吧！这真是一家滥污×！”

那男人见有人说话，反而打得更厉害起来，一脚踢关了门。但那女人却偏要把门拉开，哭给人看。我想，她此时的心情，大概看准了那男的怕“家丑外扬”，她唯一作为报复手段的，就是偏要“外扬”吧？他们就这么一开一关，一打一嚎，一直闹到天黑。差不多到了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才听见那男的跑出去了。女人却无休止的尽哭，而且永远是那么大声的长嚎。嚎到半夜，声音渐渐变了；嚎到第二天早上，就完全成了嘶哑的男声，“噢噢……噢噢……”一断一续地。到了下午她哭着出去了，这场恶剧才算暂告一个段落，好象两天来塞进耳孔里的一根什么粗暴的家伙，这才忽然抽了出去。剩下的就只是楼下客堂里几个女人的叹息声，抱怨声，诅咒声，……一会儿，一个女人懒懒的唱起《哭五更》来了，——她们永远只是这一支单纯的曲子！——多么枯燥的曲子呵！她刚刚唱了几句，那几个女人也跟着合唱起来。全都是那么“左”腔“左”调的，每一句转折总象那拉不好二胡的裁缝似的，老是拉硬弓。可是，不知怎么，我今天好象忽然

觉得在她们那歌声里听出什么来了：仿佛是一片茫茫无涯乌烟瘴气的沙漠，这些女人就孤立在那沙漠中，在她们干枯的眼前没有山，没有水，没有草，没有树，没有生人的气息，有的只是一茎绝望的浓黑的悲哀。

有一天晚上，她们忽然大大骚动了：

"赶快呀！赶快呀！赤佬来了！"

洗里哄龙地骚动了一阵之后，女的全都不见的，只剩下一两个男的和娘姨，在疯狂的撤去客堂里的床铺。我打那门口经过的时候，那客堂已经只有一张床和一些家具。与普通人家没甚差别。一会儿，一个巡捕跑来，在他们房里看了一通就去了。这实在很奇怪。一连清静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她们才全部从外面回来。那和我们谈过话的女人则伏在灶披间的桌上抽搐着肩膀哭泣。

"随他们把我在牢里关多久，就关多久！我不怕！"她一边唏呼唏呼的哭一边说。"可是我那里罚得起那许多钱呀！嗯嗯嗯！"

围在她周围的三个，有的在叹气，有的却在哇啦哇啦抱怨着：

"你真是倒霉！你怎么那天在弄堂口偏会遇着那赤佬？"

"嗯嗯嗯……！难道是我愿意遇见他的吗？"

"别吵！别吵！总算我们倒霉！还不是那几个赤佬分赃不平，故意来捣蛋的？"

"算了吧！幸而我们那天躲出去的快，要不然，也同你

一起抓进'行'里吃官司去了！”

从此，我天天都听见她们整天躲在客堂里，连灶披间也不大敢去了。有时轻轻唱起《哭五更》来，别人一嘘，就马上煞住。以前，后门是经常开的，现在也关起来了。有些顾客来，她们都恳求他悄悄到房里去。然而真所谓“祸不单行”吧？她们“闭门家中坐”的时候，却又“祸从天上来”了！

不记得是哪一夜了，总之，大概是将近十点钟的样子吧，有一个水兵和一个女人刚睡了起来的时候，忽然他的一个同伴跑来了，——后来听说这同伴并没有一文钱，——硬要那女人陪他睡觉。那女人不肯；那水兵也劝他不要那样。可是，不知怎么，他们两伙伴由争论而打起来了，打过了后，那同伴就跑回营去报告了长官。于是所有的女人又全被抓去了。当我还未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忽见那同我们谈过话的女人，引着一个高鼻梁绿眼睛身穿制服的军官来推开我们的房门。我大吃一惊，以为什么祸事来了。——后来我想：我这是神经过敏么？回答是：是；或否。是者因为我究竟还无恙。否者，因为生而为“下等人”的中国人，而又是在这上海，而又是在这样“下等人”的地方，总不免有时要有点祸事的，不用去找大世界一带的“哲学家”先生们排“八字”都可以知道：我吃惊得有理。——只见那女人站在门口向那军官用“洋泾浜”话说道：（翻译出来就是这样：）

“哪，是吗？先生？人家这确是规矩人家。”

那军官挺起颈严厉的看了看我们之后，这才转身；她趁势子，赶快带着抱歉的眼色安慰我们道：

"先生，请放心。没有什么的。因为他怕我们在这上面藏有人，不过来查查的。"

她的瓜子脸显得很镇静，两眼还带有坚强而明澈的光，毫无畏惧地跟那军官走去了，好象满不在乎似的，在黑暗的门外消失。

是的，她们全被带去了！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只晓得她们全被带去了就是了！这倒于我非常平静。除了头上的轧轧声和旁边的喇叭声，——虽然他们在这一夜吃惊了之后也一样的平静了。的确静得很，连一个蚊虫的声音都听不见。可是我倒忽然感到寂寞了，真是所谓如有所失！而且觉得这样的平静已不是我所求的了。那么，我求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我的心里非常沉重。是的，我不能再听见了，那些带着忧郁的"左"腔"左"调的歌声！

是这样的上海，是这样的同胞，是这样的同胞的命运！

我无话可说。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的夜空，只看见乌云满天，一片浓黑。

# 爱[1]

“又是不会回来的了！又一定是陪那寡妇玩去的了！把娘一个人孤孤单单丢在屋子里……”

老太婆忿忿的喃喃着，一面拿着明晃晃的菜刀切着砧板上的肉。

“说是今天礼拜六，十二点钟下办公后还有事！有什么鬼事？还不是去陪那寡妇？”

一大块血红的肉一片片地在她的刀旁躺了下来，她忽然注意到已经切去一大半了，觉得很可惜：“我应该留一半起来明天吃的！”她转身到碗柜去拿碗；那些碗却都满满地装着午饭时不曾动过的菜把她瞪着，她于是忿忿的把碗柜门砰的一声碰上了。她又拐着小脚儿跑进屋子里去拿出一个盘子来，盘子上满铺着一层灰，她又气忿忿的把它塞进水盆里。“这么忙碌着究竟为了什么呢？有什么趣味呢？”她这么感伤地想着，立刻就觉得全身都疲倦起来了，手就在水里停住，眼泪水珠子似的在她那多皱的两颧边弯弯曲曲的滚了下来，

① 编选者注：原载开明书店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爱》。

滴落在水盆里。

“唉，我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连一个媳妇来替手也没有！”她扁着嘴伤心的喃喃着。“给他说搞一个老婆吧，搞一个老婆吧，他总是那样：要恋爱！——恋鬼！一个青头男人恋一个青头姑娘也不管它，偏是一个寡妇！恋了大半年，也搞不进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鬼世界！我们从前，娘老子说一声给你讨一个媳妇吧！做儿女的哪敢做一声！可是娘给他说了几个姑娘，他都嫌乡气啦，又是什么没有智识啦，没有思想啦；可是那寡妇是什么东西？不过是给别的男人已经挤过油水，摸过，弄过，生过儿子的破铜烂铁罢了！哼，这就是思想！……”

她这么狠狠的咒骂了一通之后，才觉得痛快一些了。擦干了盘子，把那块切剩的肉装在里边。她把肉块和那些肉片对比地看了看，觉得今天一下子就吃了那样一大半的肉太可惜，就又拈了十几片起来添盖在那块肉上。她刚要捧着盘子走开，立刻又觉得迟疑起来了，好象一个重大的问题似的对了盘子踌躇着。

“是的，我应该多给些肉给他吃，”她一面说，一面又把那些肉片拈回砧板上。她看着那些切得很巧妙而匀整的肉片，不禁伸出食指指着，自豪地说起来了：“我要向他说：‘你在家里，哪点不好！什么都给你弄得规规矩矩，样样都合口味，你到那寡妇家里难道有什么给你吃的？思想新，她弄得出什么来？从前我们在她家里住半个月，她弄了些什么

鬼菜呵！’娘总是疼儿子的！……”她同时想：“是的，我要弄得他满意点，把他的心收复回来的！”

忽然听见外面有声音，她赶快把肉放进碗柜里，又开了厨房门伸出头去。那荒凉的村落在她眼前立刻展了开来：附近是一畦一畦种着白菜的地，中间疏疏落落点缀着二十儿家白墙壁的瓦屋，炊烟狗尾巴似的在那些屋顶的小烟囱上腾了起来，把那些透过树梢的金黄色斜阳光线搅得一团忙碌。远处在零乱地响着女人唤猪和唤鸡的声音，前面的一家屋子前有几个女人在逗着一个孩子欢笑，一群乱鸦黑点子似的从树梢腾了起来，掠过天空飞了开去。……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她抱怨地说，眼睛紧紧盯住前面蜿蜒在一行一行绿色菜畦间的大路，大路那头的树林间，憧憧的行人忙碌着，却不见她那穿着很整齐灰色西装的儿子。

“一定又是不回来的了！一定又是陪那女人玩去的了！那是多么淫荡的寡妇呵！”

她又非常痛恨起来，咬着牙，想：“我的儿子从来都是好儿子！往常一发了薪水，他总是提一纸包东西回来，笑嘻嘻地说：‘妈妈，我在大马路给你买点心回来了！’就是自从遇着那寡妇，把我们快乐的家庭都破坏！——你这不要脸的娼妇呵！”

她砰的一声碰上门，就忿忿的走进房来。她坐着，心里非常不舒服。不服气地拉开抽屉，拿出儿张照片来：一张是在自

己家乡王贡爷的女儿，一个银盆似的脸，穿着许多点子花色的旗袍。站在摆了一瓶牡丹花的茶几旁，一手还搭在茶几上；一张则是那瓜子脸穿着青旗袍的寡妇，右手搀着她的孩子萍儿，连一瓶花也没有，背后就只是一张黑幔子。两手拿着这两张照片对比地看了看，她的嘴唇便恶狠狠的撅了起来，喷着唾沫星子说道：

"你看，人家王贡爷这女儿哪点不配！人又漂亮标致，又是青头姑娘，又是门当户对，又是亲上加亲！可是这寡妇算什么？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一个好女人！她男人生前做什么工作，还给巡捕房抓去过！这样的女人都可以要得吗？而且是一张瓜子脸！我从来就讨厌的是瓜子脸！"

最后她翻出一张她妹妹的"全家福"照片来了，她的眼睛立刻被有力地吸住。脸上打皱，扁下巴的妹妹坐在当中，旁边站住她两个圆圆白脸的儿子和两个媳妇，膝前围绕着四个睁大着可爱的黑眼睛的孙儿，她忽然记起来了：当在家乡大家都出嫁了以后，她同妹妹走在村镇上，自己总是走在妹妹的前面，街两旁的人站起来打招呼，总是先叫她。她有时指着面前站的人说：

"阿发，听说你家媳妇病了，我那里有些痧药水，你来我给你点吧！"

人们都立刻尊敬的望着她，阿发则垂手躬身的说：

"谢谢大姑娘！"

"不过，"她又说。"我看你也闲得够了，明天来帮我

种一天地！”

“是。大姑娘的事情我们总是尽力的！”

她一转身，就立刻听见人们在背后轰起一阵赞扬的语声：

“那大姑娘比起二姑娘来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脚色呵！”

可是现在妹妹却是儿孙满堂的——虽然生活也困难了起来，但她究竟是儿孙满堂！而自己反倒跟着儿子来到这上海不相干的村落！到此刻还连一个媳妇也没有！“要不是那死鬼又嫖又赌一脚头把家产踢光了，我就敢强迫我的儿子说：‘章！我要给你讨一个媳妇！’他敢不依？但是呵……”

她又怀念起她的家乡来了，那高大的黑漆龙门，矗立在棋盘形的田亩当中和蓊郁树林的环抱里，早晨的温暖阳光透过树林直铺在她的庭院，……能够回去多好呵！她于是觉得非常难受，非常孤独起来。她望望自己的周围，床，书桌，书架。……但这些物事都也静静的望着她。

“即使有一个孙儿也好，”她想。“儿子不回来不要紧，我就抱着他，逗他，玩他，亲他的嘴，他也就会对我说，笑，……”

“宝宝要睡觉——”突然前面那女人唱歌似的声音悠扬地透进她耳里来了，她不由得怔了一下：“是的，人家都有小孩……”

“我的狗儿要睡觉哟——”

她的眼眶热起来了，泪水珠子直滚了下来。她叹了一口

气，觉得一切都没有趣味。“就因为自己没有钱，”她想。“古话说的，只要有钱，和尚无儿孝子多！”她立刻忿激了起来，觉得儿子最近实在太不把娘放在心上了，往常一发薪水总是把一大半的钱放在她手上，最近却少起来了！

“哼，我存了钱，难道就带到棺材里去？还不是给你存的？可是把那些钱用到那寡妇身上可不行！是的，我要逼他的钱的，看他对娘怎么说！要是他们老是这么弄下去，娘恐怕只有去讨饭了！我要把他的钱逼下来的！……”

她下了决心，把贴胸衣袋里的一卷钞票热热的拿了出来，仔细数了数之后藏在箱底，关好门就走出来了。

她走到前面一家农民的瓦屋前，在那儿，四个穿破旧衣服，头发上盖满灰尘的女人，见她走来，都立刻站了起来。那怀抱孩子的一个笑嘻嘻的道：

“老太太，夜饭吃过哇？”

“还没有呀！”她见众人都尊敬她，立刻装着微笑说。“我家少爷在公司里还没有回来呀！”她把“公司”两个字说得特别重，面前的几个女人都更加肃然起来了。

“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呵！有这样一个好少爷！”一个女人微笑的说。

“在公司里做生意是拿大钱的！”另一个也接着说。

老太婆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望着众人，很明确地感到自己在这周围所处的是怎样高的地位。

忽然一个女人伸手向前一指说：

“呵，那大概是你家少爷回来了！”

“还有一个女人！”

老太婆没有听到后一句，已手搭凉篷似的搁在额前，高兴地望着远远的前面。果然，那前面反映着霞彩的树林夹道中，那穿着灰色西装的儿子直条条地在那儿出现了，但同时却也出现了那穿黑旗袍的寡妇，中间搀着的则是那穿着红线衣的萍儿。她心里立刻又不舒服起来。

焕章和玉怀搀着萍儿很慢地很慢地在树林夹道中走着。大家都很清楚地可以听见脚尖踏倒草茎柔软的声音。前面，在那些疏疏落落缭绕着炊烟的村屋背后，在一丛丛枝叶茂密的树林背后，天边鱼鳞似的白云，给沉下地平线的太阳燃烧成通红的彩霞，光明灿烂地，直喷射到天中。一群归林的乱鸦好象谁撒的一把胡麻似的，在那霞彩之下掠了过去。青蛙们则在咯咯地唱着晚歌。一个金虫展开翅子呜呜地飞过来了，转了两个圈子，蓬的一声碰着焕章的鼻尖就落下地去了。焕章立刻皱起眉头，赶快拿手巾擦着鼻子。萍儿却大声笑起来了，同时还快活地跳了一跳。

“小金虫！”他蹲下去，笑着，指着那挣扎在草上的金虫说。

焕章正要伸起皮鞋尖去踏它，玉怀立刻把他拦住笑道：

“这样一条小生命，你又何必弄死它？”

“谁叫它要碰我的鼻头呢？很脏！”他见玉怀躬下腰，伸手去拈那金虫，立刻发觉了自己说的这话不妙，他于是赶

快转过话头道：

“呵，是一条多么可爱的小生命！”

萍儿从他妈妈手上接了那金虫，快活的笑了起来。焕章拍拍他的肩头说：

“你还要吗？我再帮你弄一个。”

这时，天边的红霞已幻成紫色，好象铺满了片片的牵牛花，背后衬着明澈的光亮，俨然是一幅梦幻似的彩画。周围的空气更加变得清新了，树林的叶片发散出浸了酒精似的浓烈气味。

玉怀忽然觉得一份热烈的情感燃烧起来了，微笑地向天边一指：

“呵，这多么伟大的自然呵！”

她搀着萍儿离开路边就向着那可以遮着别人视线的几株大树背后走过去。焕章紧跟在她的背后。几只青蛙嘎然地停止了歌唱，噗通噗通的跳进一塘水里，水面荡出无数圆圈，搅乱了反映在上面平静的霞彩。

“我就喜欢这样的大自然！”玉怀的胸脯鼓动着，呆望了一会儿，自言自语的说。“从前明在的时候，他的工作一完毕，我们就常常跑到乡下来看这样的霞彩。他常常靠着我的肩头指点着天边说：‘哪，你看那是多么美妙而光明的图画呵！在那儿含蓄着人生的理想……’”她有些黯然了，两个眼圈都顿时发红，起着潮润。

焕章知道她又在想着她的明了，心里有点不安起来。“她

总是喜欢想她的明！”他想。“但想了有什么用？”

他默默的把手巾递给她！她才恍然地睁大眼睛望了他一望，把他的手推开笑道：

“哈，你以为我哭了么？不会的。我是给这伟大的自然感动了。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应该同大自然融合，我喜欢去听那自然母亲的声音……我一定明天就搬到这个地方来……”

“呵，我也喜欢……”焕章也微笑着说。他看见玉怀那仰对天际的瓜子脸，那明亮的眼珠，那明亮的分披的黑发，反映着霞彩的光，越加显得美丽，俨然是在彩画里边飘然的人影。他立刻记起在写字间里，同事们带着神秘似的眼光对他说话的神气：

“你那爱人最近写东西了吗？”

“嘿，是一个思想很前进的女人呵！”另一个接着说，并且向他伸出大拇指。

有时玉怀来会了他，他送着她出去的时候，立刻感到同事们都诧异的望着他们两个跨出房门的背影，在他们的眼里自己也都显得崇高而且神秘。

周围的青蛙和各种草虫更大声地交响着唱起晚歌来了，把他从幻想里拉了回来。他看着玉怀的侧脸，心就剧烈的跳动起来。他伸手去捏着她那裸出的白手臂。玉怀并没有动；她正仰了脸沉醉在大自然的气息里。焕章全身的血都涌了起来，当玉怀那明亮的眼珠向他一看的时候，他兴奋得两颊都烧红了。

“这大概就是恋爱了吧？这大概就是恋爱了吧？”他这么想着。一面又胆怯地向背后望望：“该不会有人看见的吧？”

他望着她又想：“是的，她多么可爱！她的思想，她的灵魂，都明白地展布在我的眼前，而且她也很了解我，如果我们结婚……”

玉怀掉过脸来望着他，看见他那小孩子似的痴呆的脸嘴，在这时候看来，完全象一个非常平静的小弟弟，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的嘴笑得多么好看，”焕章想。“我好不好拥抱她？”

忽然萍儿惊喊起来了：

“妈妈，蚊子！”

两个才好象从梦境里惊醒转来。焕章见一群黑麻了的蚊子在萍儿的脸前搅成一团飞叫，萍儿一面向后躲，一面用手赶打着。他立刻挥着手帮他赶了一下，可是恰恰碰在萍儿的小手上，萍儿就哭叫起来了：

“我的金虫打跑了！我的金虫打跑了！”

同时跑上来用脚踢他，用拳打他，要他立刻赔。焕章皱起眉头，忿忿的说道：

“你别叫呀！给你找就是！”

他躬着腰弄得额头出了汗，才把金虫找着送还他的手里，萍儿才不哭了。他用手巾揩着自己的西装裤脚的时候，

心里又不舒服的想道："糟糕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一结婚，那就会成天到晚给孩子麻烦透了！……"

"好，这里的蚊子多，我们走吧！"玉怀牵着萍儿的手说，大家又慢慢的走了起来。

"这是很明显的，"焕章一面走一面继续的想。"她是曾经沧海，而我还是初恋，为了孩子，就破坏了我同居生活的甜蜜，那太不合算了！"但他一看见玉怀那美丽的身影，回味着刚才的愉快，立刻又痛恨自己被这样商人似的龌龊思想苦恼着，他要竭力忘掉它，于是扯了一把树叶到手里揉搓着，微笑的说：

"怀，你那天在公园里说，你的恋爱观就是人类爱，广大的，这自然是很对的。不过，你主张不结婚，我……"

"你，什么？"玉怀皱起眉头掉过脸来看着他。

"我，我始终想不通！……"

玉怀笑了笑：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就因为我曾经是过来人呀！我们女子一结婚，就什么都被束缚住……"

"有什么束缚住？譬如……"

"譬如什么？"

"譬如那男的也是主张自由思想的人……"

玉怀仰面哈哈笑了起来；焕章立刻窘着了。

"你不是女子，而且也没有结过婚，这是你一点也不会知道的……"她见焕章的脸红了起来，觉得自己太放肆了，

而且也觉得他那红了的脸很可爱，为了免得使他太难堪，她便握他的手笑道：

“老弟，你不要生气。不过呢，我们女子的事情你的确是想象不到的。”

焕章立刻非常感动，也紧握着她那柔和的手，心里想：“你这玩笑可开的多么毒呵！”但他微笑着说：

“哈哈，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怎么会动不动就生气？你难道还不了解我么？”

“我了解你。”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随即撒了开来。“是的，他是可爱的，年青，热烈，”她想。“可是他那母亲太厉害了！如果一结婚，那简直要变成他母亲的‘媳妇’了！”

“章，”她嘲笑地说。“你母亲又向你哭了么？”

“是的，我已经向你说过了。我早晨走过她床前，她又在淌眼泪。”

玉怀更加笑起来了：

“她既然要你‘搞’一个老婆，你就给她‘搞’一个老婆好了！”

焕章忽然感到伤了他的自尊心似的，抱怨地飞了她一眼：

“你看，你又同我开起这样的玩笑来了！”

“哈，你说你不生气，不是又生气起来了么？”玉怀说到这里，忽然严肃了起来。“我告诉你，象她那种侮辱人的话

我是极端反对的。不过，说真话，你确是该结婚的时候了！不知怎么，你在别的女子面前总是那样胆怯。”

焕章脸红了一下：

“就因为我不懂她们呀！我总觉得爱，不是那么一回事！”

“不要紧，你拿出勇气来，你和别人结了婚，我们的友谊，我敢相信倒更可以永远。我虽然主张人类爱，那也有限度，你知道，我当然决不会爱那些饱食终日吸人血的混蛋！”

焕章见她说得那么认真的样子，暗暗吃了一惊。他想刺她一下说：“你之所谓不结婚，人类爱，不过是一种作为逃避的旗帜罢了！就因为我的母亲！”但他没有说；只是也认真的说道：

“是的，你的这些精神我是佩服的。不过，请你相信我，虽然一两年来在公司作事，我却并没有失去我在学校时一颗青年的心……”

“这我晓得，你何必声明？”

“不，我不是要声明，我不过……”

玉怀感到自己所说的话已给他搅混了，扯远了，一时找不出头绪来，她慌乱的截断他的话说道：

“不，你把我的要点误会了！我的意思不过是说，我是恨那些安坐而食的人，我自己也很愿意做一个职业生活者的。”

焕章立刻感到自己插话的方法奏了功效，而且高兴着把她的话扯到更有利的这面来了："对了，"他想。"我们公司里刚有一个位置出来了，如果想法子介绍她进去，我们就可以朝夕与共，而且是我给她介绍了职业的，那么……"他兴奋的拍拍额头道：

"哈，你看我这人真是容易忘事，我们公司里有一个位置出来了！"

他们很吃惊了，只见老太婆拐着小脚儿踉踉跄跄划着两手冲了上来，红着脸，呼吸急促地喊道：

"呵呀呵呀！你看你们这些年青人一路上总是'张花理石'的！我们老人家给你们辛辛苦苦准备好了饭，饿着肚皮等你们！我站在那边喊了你们半天，你们简直象聋子似的！"

玉怀怔了一下，随即笑道：

"呵，伯母，我们要搬……"

老太婆不听她说完，就把脸掉向焕章说：

"你说你下办公后有事，我早就晓得你要到玉怀那儿去了！"

"是的，妈妈！"焕章见母亲那种忿怒的样子，自己便立刻带着抱歉似的脸相，微笑的说。"我去带他们来了！他们也想住在我们附近呢！妈妈，他们来做我们的邻居，你也不再寂寞了！一看好房子，他们明天就搬来！"

老太婆吓了一跳："哦哟，他们居然还要搬来呢！"但

自己又没有权力拦阻人家；不过她因此倒反而有所得了：“好，搬来也好，”她想。“搬到我的眼前来，我就好监视他们！倒比他们离得远远的干了些什么事情我都不晓得！”她于是立刻装着一脸的笑向玉怀说：

“好，搬来很好，我免得一个人！就好天天到你们家来玩了！五十号有一间房子，我去帮你说一声就是了！他们都是很相信我的。”

萍儿喊她一声“阿婆”，就伸手跑上前来。她心里不高兴的想：“又不是真正自己的孙儿，抱他干吗？讨厌！”但她为了顾全大家的面子，终于把萍儿抱了起来。

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老太婆就向萍儿问了起来：

“你们今天在哪里吃午饭？”

焕章赶快抢着说：

“我在公司里和几个同事……”

可是萍儿已笑嘻嘻的说出来了：

“在馆子里。”

焕章脸红了起来，见母亲看了他一眼，心里感到欺骗了她的难受。玉怀笑了笑，也看了他一眼，意思说：“你何必遮掩？”随即泰然地走了开去，老太婆又问起来了：

“你们几个人吃？”

“妈妈，叔叔，我。”

“你们吃多少菜？”

“吃很多很多菜，我们还吃咖啡呢！”

“哦，你们还吃咖啡，你们吃鱼翅没有？”

“吃的。妈妈吃的，叔叔吃的，我也吃的。”

玉怀有点气忿起来了，觉得她这样拷问一个天真的孩子，简直是非常的卑劣，可恶！她瞪着眼睛恨不得把萍儿夺了下来。可是老太婆还在继续着：

“哪个给的钱？”

“叔叔给的钱。”

“哼！”老太婆忿忿了，想。“有钱不给娘，倒去养寡妇！”她忽然自暴自弃地决定着：“好，寡妇用得，我也用得！要阔气我们就大家阔气！回头我就去把那块留下的肉也一齐把它弄出来，吃吃吃！吃光完事！反正留下来也落不到好处，倒不如饱饱吃它一顿死了倒好些！”她抬起脸来先和缓了一下呼吸，然后说：

“章，我这两天不晓得怎么样，心口又痛起来了！我前回吃的补药早就吃完了，现在要赶快买才行！还有米也要买了，油也要买了！可是一个钱也没有。”

焕章皱一皱眉头道：

“我那天不是才交给你十块钱了么？”

“可是用完了呀！你哪里晓得，你成天不回家来看我一眼，丢得我一个人在这冷清清的屋子里多寂寞！我想，好，我也去散散闷，看看戏吧！我就请了隔壁刘老太婆陪我一道去看了！”

焕章笑了起来：

“我晓得你是不看戏的。”

老太婆脸红了一红，抢着说：

“看了的！我也同你们一样还请她上了馆子的。”她觉得这么巧妙地就刺了他们一下，心里非常的舒服，同时还看了玉怀一眼。玉怀却只是冷笑地看着窗外。焕章也知道她那说话的意思，但他还想和往常似的搅起家庭的快活空气来，故意和她玩笑似的说下去：

“我就知道你没有上过馆子。”

“上了的！我们在十马路上了的！”

“上海就从来没有‘十马路’什么的！”焕章说；但他已看出母亲那隐在假笑下的忿怒。他想：“母亲也可怜，近来她就常常哭，从我现在和玉怀的情形想来，只要给她钱！她就什么都会好的。”他赶快从袋子里摸出一张伍元的钞票来，显出很明白的意思说：

“好，妈妈，我就再给你这张钞票吧。”

老太婆接到手上来看了看，说：

“这就算是给我买补药的吧。但是还有买米买油的呢？你看我的袜子也破了，我也买几双。”

“我只有几块零钱了呀！”焕章苦笑地说。

“可是没有了米呀！没有……”

焕章生怕她再说下去，给隔壁人家听见了，那简直笑话。赶快又拿出两张一元的钞票来放到她手上。老太婆还要要，焕章急得拍衣袋，她才感到得了胜利般，放下萍儿捏紧

钞票跑下厨房去了。

玉怀马上抱起萍儿说：

“我们走！”

“为什么？”焕章吃惊的拦住她，“你不是说今天晚上在这儿过夜，看好房子明天就搬来么？”

“我不想搬来了。”

“为甚么？你不是说上海的房子没有萍儿玩的地方而且很贵么？并且你那房子今天已经满期了！”

玉怀迟疑起来了：

“可是你母亲会对我们怎样想？”

“不管她。”焕章生怕失了这个好机会，鼓动地说。“你不是从来说你是轻蔑环境反抗环境的吗？任她怎么想，只要我们是纯洁的。难道这一点小小环境你就怕了么？”他觉得这些话实在说得很妥当而且漂亮，说到收尾的时候，他还兴奋地把手在空中劈了一下。

“笑话，我怕什么？”玉怀又把萍儿放下来了。“我不过看她那样子讨厌我们罢了。”

“算了吧，我们是我们，她是她。这是你也说过的：‘这是各自不同的人生，也是各自不同的两个时代。’好，我们不必管她吧！而且她不高兴一下，把那时间一过就会算了。”

玉怀觉得他处处经典似的引用自己说过的话，觉得非常的高兴，并且也觉得他的可爱。两个的眼光碰住了，互相就

默默地兴奋的对看一眼。

焕章跑下厨房去了一转，高兴的跑了回来笑道：

“哈，你看，我刚才说过‘她把那个时候一过就会算了的！’果然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我刚才见她正从碗柜里拿出一大块肉来添上去，那不是要特别招待你们一下吗？”他立刻显出主人的样子，开了电灯，挽好袖口就拉开桌子，摆起碗筷来。

玉怀笑了笑：

“不见得吧？”

“你不信你看就是！”焕章肯定的说。

老太婆把菜端进来了，焕章和玉怀也去帮她端。可是桌子上除了一碗青菜，一碗粉丝，一碗豆腐干，一碗炒蛋，和一碗用很少的肉片炒笋子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菜了。焕章着急的问道：

“妈妈，怎么只有这点肉？”

“没有钱买呀！只有这点肉。”

“我刚才不是看见你拿出一大块肉添在那肉片里吗？”

“留下了呀！明天吃的。一下子吃穷了怎么办？”

玉怀听完她后一句话，知道她的眼光又要刺似的射来了，先就把自己的脸掉开去，看了焕章一眼，在那眼光里闪出这样的话语：“如何？”焕章搭讪地笑一笑，端起碗来就扒饭。老太婆已看在眼里了，立刻把眼睛瞪了一下。

吃过饭后，她决定了等玉怀他们走了之后，要切切实实

给焕章告诫一番。问他："究竟是要娘还是要寡妇？为了那寡妇就简直把娘不放在眼里了！要他明白的说。这样尽拖下去是不行的！娘已经几十岁了，没有媳妇是不行的！没有孙儿也不行的！可是那萍儿不是我家'李氏门中'的血脉，娘是怎么也不给她抚养的！叫她不要打这种主意……"

但玉怀却在给萍儿缠住，问答着许多无穷无尽的话，看来并没有走的意思。焕章也在旁边逗着萍儿。老太婆只得不高兴的忍耐住，看着他们。她觉得儿子那样子是很漂亮的，光光的头发，光光的圆脸，即使配天仙都配得上；可是总又觉得有些不舒服，好象用服手的针线一下子闹起别扭来了，儿子那身体也较之往常似乎总感到一些生疏，越想法子互相接近而结果反而越加离开了似的。至于玉怀和萍儿的身体以至脸庞在电灯光下更是讨厌，难看，一脸的下贱相。

其时，萍儿正仰了脸，睁大一对幻想似的眼睛，伸手指着窗外的一轮清亮的圆月问着：

"这月亮为什么会亮？"

玉怀也向外一指看着他的脸说：

"那是太阳的光照在月球上反射出来的光。"

"为什么太阳有光？"

"因为太阳是一团火。"

"为什么太阳是一团火？"

"哼，这就真是贱种！"老太婆冷笑了，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着。"我们也是做了娘来的，哪象这样子！儿子的话都

可以让他尽那样傻问得？而且月亮是月光娘娘，太阳是太阳菩萨。他要再问，就给他一个嘴巴！——这真是一个贱种！”可是她看见焕章也蹲了下去在和萍儿面对面地解释太阳为什么是一团火。她赶快把自己刚才在肚子里咒骂的话象切肉似的划分开来，儿子应该除外。

到了听见桌上的座钟当——当——当地响了九下，还不见他们要走的意思，老太婆着急起来了。她说：

“呵，九点钟了！我们要睡了！”

“好，我把帆布床撑开来！”焕章站起来说。“我睡帆布床，玉怀同萍儿就睡在我的床上。”

老太婆大吃一惊，顿时象被铁锤重重一击，立刻发昏了。“这怎么行呢？”她想。但她记起从前也曾在她家睡过半个月，照礼数上说来，他们在这儿睡一夜，似乎不好赶人家的。但她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强笑地问道：

“他们要在这里睡么？”

“是的，”焕章说。“她明天早点看好房子，就搬来。我就劝他们今夜在这里过一夜好了。”

老太婆有点忿怒了，她想：“你劝他们！你不问我肯不肯？你虽然是主人，可是我才是一家之主！”但她随即又觉得这样对他忿怒是不好的，“他究竟是我的靠托。就是那娼妇坏！一定是那娼妇想出来的心思！”她于是毒毒的点一点头想：“好，你们往常避开我，干些什么事情，一点也拿不住！今晚上只要你们睡到一间床上，我就正好拿住你们！那

时怕你们不依我！”

她躺到后房的床上，看见前房熄了电灯的时候，忽然全身汗毛都倒竖起来了，因为一句古老话针似的直刺她的心窝：“寡妇进房，家败人亡！”她立刻觉得那黑暗中的天花板都在摇起来了，地也动起来了，她忍不住了，一翻坐了起来，想跑去叫他们还是回去。但她坐着，想了一想之后又迟疑了，觉得与其现在赶她，莫如刚才就赶她，这样把人家从床上拖了起来，倒弄得大家没面子，从此结下深仇大恨是不好的。而且儿子会对我怎样呢？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躺下了。竭力把头靠拢板壁去，耳朵听着外面，眼睛睁得大大的。

前房里，静悄悄地。玉怀想着今天的情形，心里很不舒服。

“自然，焕章是在热爱我的。”玉怀想。“但到他家里来一看，那爱对于我却成了很大危害了！这样弄下去是不行的！我和这样的老太婆是弄不来的！我应该提醒他！”但她一想到自己已经坠入了焕章的爱情里面了，立刻觉得非常的痛苦，象蛇似的啃着她，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好。忍不住轻微地叹一口气。

焕章却在帆布床上很敏感地伸出头问她：

“怀，你叹什么气？”

“没有什么？”她说。“我不过想，我们这社会，黑暗的力真是深得很。譬如我们女子吧，不但是男子对女子是轻

蔑，就是女子对女子也一样的轻蔑。”

“不，”焕章赶快说。“我就不那样。”

玉怀笑了笑，觉得他那种追女人的心理真有些傻气。

“自然那是很好。”她柔和的说。“不过从一般上说来，你也不能够那样说。这种根深蒂固旧社会的习惯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是埋得很深的。到时候他就会露出狐狸尾巴来……”

焕章不服气的说：

“譬如？”

其时，月光清水似的斜泻进来，浸在玉怀的脸上。可以看见她的鼻子眼睛。

“好，我就给你打个譬如吧。你觉得明怎样？”

“糟，她总是喜欢想起她的明！”焕章不安地想；随即说：

“我知道我不如他。他是一个很进步的人物。个性很强的。作起事来很严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很佩服他。”他觉得这把他说得太好了，于自己太不利，于是赶快加添道：

“不过他也有些缺点，在没有事的时候，他总喜欢谈女人！”

玉怀听出了他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心里不禁冷笑了一下。

“好，”她说。“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物。男子喜欢谈女人恐怕也是普遍的吧？我想你也不见得不谈的。”

焕章的脸立刻燃烧起来，好在月光照不着，他也就不讲

话。玉怀停一停又说起来了：

“我们在同居的过程中，我所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很强的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都很严格。譬如他和人家约会是两点钟吧，他不会到了两点一分才到；答应做的事情，无论孩子在他旁边怎样叫，他总是埋着头把它做好。这的确给我一个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可是他有时候对我总不免带着那种男子的自尊的样子，这确是我时常感到难受的地方……”

焕章立刻高兴地好象看见了别人的弱点发现了自己的优点似的，赶快说：

“我就不那样。我不知怎么，常常在女子的面前总是胆怯的。”他一说出了“胆怯”两个字，心里就象压一块石头似的，但随即却又觉得这话倒也是很好的进攻她的利器。

玉怀又笑了：

“不，凭我的经验看来，一个人‘对恋爱’常常是胆怯的，但‘对女人’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主张不结婚！”

焕章怔了一下，有点气忿了。“原来她弯了这么一大套只为了这句话！”他想：“不管你结不结婚，我为你已经化了这样多的精力和金钱，要我放手是不行的！”他知道和她再讲下去是只有越说越支离的。他于是沉默着。月光不见了，屋子只是一片浓黑。在浓黑中，听见她叹了一口气翻过身去，铁床都被压得簌簌鸣叫，大概碰着萍儿了吧，萍儿沉闷地哼了一声，立刻就听见她把身体大大移了一下，就不动了。可是稍微停了一会儿，却听见有脚步声很轻的在地板上响了

起来，他怀疑地赶快问：

“哪个！”

还来不及叫第二声，电灯忽然冲破黑暗亮起来了。在电灯的“开关”旁边，就现出那皮色青得很难看的皱脸的母亲，她身上只穿一套白汗衣裤，两只三角眼闪着老鼠似的眼光匆忙地向床上扫射一下。玉怀气忿忿的就把脸蒙在被窝里去。

“妈妈，你找什么？”焕章不高兴的问。

“哦哦，”老太婆冷得发抖说。“不知怎么，今天那菜弄得太咸了，口渴得要命。我起来喝口茶。”她立刻抓起桌上的热水瓶，倒出一杯开水喝了起来。

“你衣服也不穿，”焕章又翘起头望着她说。“要冻出病来的。”

老太婆看见她儿子一脸不高兴，赶快笑着说：

“好，好，我去睡就是。”

她立刻关了电灯，跑进后房来了。心里很抱怨：“怎么没有睡在一床呢？奇怪！不是床已经在响了么？”

她躺上床去，仍然竭力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着外面。外面什么响动也没有，就只窗外微风扫着树叶发出吵吵的声音。接着远远的传来了小孩子的哭声，狗的吠声。这些声音被一阵微风飘了过去了之后，接着就好象一个无穷大的静的声音落了下来似的，一着了地，就凝固起来，不摇，不动，静得象死水一般，无间断的继续着。不知道多少时候了，她听得耳朵渐渐疲倦了起来，眼皮发胀得渐渐要垂下来。但她

忽然很吃惊了："假使就这样睡着了怎么办？"她想着于是故意哼了起来。

"妈妈，你怎么样？"焕章在外边床上问。

"可见他们还没有睡着，一定在等我睡着了他们才干好事！"她想着，索性大哼起来。

"妈妈，你究竟怎么样呀！"

"嗯——我的肚子痛！"

"唉，一定是刚才起来冻着了！真是，冻出病来了有甚么好处？"这显然儿子责备起来了。

"嗯嗯——痛呵！"她仍然用哼来掩了过去。

焕章只好不高兴的爬起来，开了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拿了红灵丹进来。他伸手去摸老太婆的额角；老太婆却赶快躲开了，赶快说：

"这不要紧的。我的额头不怎么热。好，好，你去睡吧。看你也冻着不好。我自己会晓得吃的。"

她又关了电灯躺了下去。一直都睁着眼睛，竖起耳朵。听见四野许多鸡鸣的声音，听见许多工厂此起彼落的回声，看见窗上发了白渐渐转成金黄色，屋子里光亮了起来，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了。等到焕章和玉怀他们都起了床，她才放心，立刻觉得非常疲倦起来了，全身的骨节都感到酸痛。她心里又恨起寡妇来。但同时想起昨晚上儿子的那种不高兴的样子，又觉得有些害怕。"唉，他该不会从此恨我吧？可是我是为你的好呀！娘总是疼儿子的！"她这么宽解着。

焕章走到她床前说：

“妈妈，你还没有起来么？我们要出去看房子去了。”他随又加添道：“哦哦，你的肚子痛得好些了么？”

老太婆的脸红了起来，为了挽回儿子对自己的好感，她赶快一翻身坐起来说：

“好了好了，我也起来去帮你们看房子，我一去他们的价钱都不敢多要的。”她观察着儿子的脸色，看他是否因自己的话起了感动；儿子却只是说一声“好，”就走到前面去了。

老太婆怔了一下，但她忍耐住。立刻就穿衣服。当她陪着他们去看好房子，见他们去搬东西去了的时候，她又不高兴起来了，一路忿忿的喃喃着走了回来：“儿子就只想着寡妇，简直不把娘放在眼里！我一夜不曾睡，辛辛苦苦这样早就起来为了谁？”刚刚走进房门，就见窗口上立刻挤着几张女人的脸，她正在奇怪，讨厌，房门却被推开来，那满脸不高兴的房东女人在她眼前出现了。她更加非常吃惊起来。

房东女人是一个蜡黄的尖脸，尖鼻子大嘴巴，她一面跨门槛，一面就哗啦哗啦喷着唾沫星子说道：

“咦，老太太！你们怎么把那寡妇留在我们房子里睡觉？昨晚上一夜都闹得我们不安！古话说得好：‘寡妇进房，家败人亡！’他们又没有拜过天地，又不是夫妻，怎么就在我的房子里睡起来了？”

老太婆着急地摊开两手说：

“我也没有法子呀！可是一床睡是没有的！我一直到天亮都是听见的！”

“你老太太怎么晓得呵！”房东女人戳起食指指着老太婆的鼻尖说；老太婆觉得她今天这样的没礼貌，简直是很大的侮辱，但想到究竟是自己家里人的错，于是只得忍耐住听她说下去。

“你老太太怎么晓得呵！今早上人家简直讲死了！全村子都闹得乌烟瘴气！还说二喜子在窗洞上亲眼看见的，看见他们人重人的！你想一个男的同一个女的睡在一间屋子里会不干那些事的么？她们都听见的！”房东女人忿忿的说，理直气壮地把手一伸指着窗口上的那几张脸；那些脸都动了一动。

“这简直是造谣！”老太婆忿忿的想。“这简直是眼红我的儿子是上等人，故意攻击他的！”但她随又怀疑起来了，眼圈顿时发红，泪水湿润的涌了起来，她抱怨着自己：“怎么自己听了一夜会没有听见？完了！这回又被他们骗去了！一定是那寡妇狐狸精似的弄得好手脚使我听不见！”她横了心，觉得要闹出什么乱子，就由那寡妇自己当灾去；但她随又想起自己在这村中所处的地位，和自己儿子的社会地位，如果一闹起来简直是没面子的！她又只得镇静下来，指着门外说：

“就只是那娼妇一个人的不好！那淫荡的狐狸精！我们‘李氏门中’从来就是著名好家风的！我的少爷从小就在我的跟前受的‘家教’，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你房东太太就晓得，

看我们在你这屋子里住了一年多是不是规矩人家？昨晚上是的的确确什么也没有的！”

“自然你们是规矩人家。”房东停了停，又举起手来戳着指头说：“不过不管你们有没有过，我家从来是规规矩矩人家，房子也从来是大吉大利干干净净的！现在一个寡妇到我们房子里来，嗳，总之，一个男子同一个女子关在一间房里是很难说的！现在我只要你们给我们打扫打扫晦气，要你家少爷亲自给我们家神插烛燃香！”

老太婆为难了，呆呆地望着房东女人那鼓起的蜡黄脸。

“你晓得，我家少爷是从来不烧香的！”

“不管他从来烧不烧！这是我们这里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那是一定要烧的！女的烧还不可以，一定要男的亲自来！要不，我们全家的人丁财产，你保得住？并且也会闹得四邻六畜不安！”她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把脸掉向窗口的几个脸，那几个脸也异口同声的说：

“是呀！真要四邻都闹得六畜不安的！”

老太婆无话可答了，恨不得抓了那寡妇来打她几耳光。房东女人给了她最后的警告出去了，窗口的几个脸也不见了的时候，她气得脸全发了青，一翻身就倒上床去哭起来了，她痛恨那寡妇，想到惟有坐在马桶上咒人才会毒的，特地又爬起来拉出马桶坐在上面毒毒的咒骂她要千刀万剐！骂了一通之后，又才躺上床去，接着就骂起“死鬼”来了：假使不是他又嫖又赌一脚把家产踢光，这房东什么的还敢在她面前

戳着指头发脾气？而且也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我有钱我就给他搞一个老婆就是！他还敢去姘那寡妇？”她觉得孤独，无力，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力……两行热泪在她眼角边晶亮的滚了下来。

当她疲倦地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在叽哩咕噜的说：那寡妇已经搬来了！

“真是不要脸的娼妇呵！”她轻蔑的咒骂一声，向地上吐了一口，就关好房门走出来了。沿途看见那些乡下人都在用诧异的眼光看她，她昂着头就走过去了。她想：“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东西！”她在太阳黄光下穿过树林，越过一个水塘，沿着石子路快到五十号门口的时候，那瓦房右侧面的篱笆外拥着一堆人在那儿向那寡妇屋里看，在大门外的大树边则有几个女人在围着一堆交头接耳的谈讲着，并且发出哈哈声。忽然五十号的房东老太婆从那几个女人中走出，向她迎过来了，满脸不高兴，嘴角带着苦笑向她挥着手说：

“呵，老太太，你来啦！你看，我就是看在你老太太的面子上答应了一间房子租给你们的朋友。谁知她已经搬来了，我才听见她们跑来向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还听说昨天晚上她和你家少爷在你家里不规不矩的！我说了你不要多心。我真愁死了！这样一个寡妇在我们家里，他们这样子，我怎么办？老太太，请你替我想想？”

老太婆怔了一下：“想不到这事情全村都已传遍了！唉，这简直多么丢人呵！”

那几个女人一下子拥过来了，围着，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站在后面的还特别伸长脖子把脚尖踮了起来。

“老太太”，房东老太婆又用露骨多节的食指点着左掌说：“我想这事情对你老人家也不大好呵！象这样的寡妇到你老太太家里来是不吉利的，到我家里来，也是不吉利的。我就奇怪今天早晨的老鸦为什么那样很厉害的在我屋上叫……”

旁边的几个女人也闪着同情的眼光说了起来：

“是呀，这种事情是……”

“说是三——三甚么，是三麻子吧，说是那三麻子在你家窗洞亲眼看见的，那才说得古怪呢！”

“他们还说，连我们四邻都会闹得六畜不安！”

老太婆望望众人，又望望房东老太婆，感到非常的难受。但同时也感到一种力量：人们都这样说！可见自己对儿子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了！她觉得自己正在找寻力量，却就在这些人们的嘴上找着了。“是的，要那寡妇住在这里才好，有这样多人的眼睛帮我监视她！”她想着，镇静了一下，嘴角强笑着，向房东老太婆摇摇手说：

“他们不敢的。不要紧的。我的儿子是很规矩的。请你放心，出了事情有我就是！”

这时，玉怀正在整理床铺。焕章在帮她整理书架。萍儿则在屋子当中骑着一匹木马一摇一摇地撅起小嘴唱：

“唷……嗬……嗨……嗬……

唷……嗬……嗨……嗬……

大……家……一……齐……用……力……咦……拉……”声音在屋中飘荡着。

玉怀铺好卧单，摆上一个新枕头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跟萍儿唱起来了：焕章掉过头来笑嘻嘻的看着她，他想：“她那样子多么可爱！”

“唷……嗬……嗨……嗬……

唷……嗬……嗨……嗬……

牵……绳……拉……得……肩……背……麻……

背着背着儿时方才罢……”

萍儿哈哈笑起来了，说：

“妈妈不会唱：‘背着背着背着’……”

就在同一个时候，窗外的篱笆边却也哄出一阵笑声来了：

“嗨嗨，那寡妇唱起来了！”

玉怀立刻怔了一下，跑向窗口去，只见窗外的竹编篱笆那面拥挤着一堆人，许多脸贴在篱笆上，眼光直射进来。当她在众人眼前出现的时候，有谁忽然喊了一声：

“哈，那不是寡妇？”

焕章吃惊的问道：

“什么事？”也向窗口走来。

篱笆边立刻又哄起一阵笑声。只见有一个人拉着一个女人贴到篱笆上来说：

“哪，婶婶，那男的也在呢！”

玉怀立刻咬紧牙齿，脸变成青色，忿忿的望着众人。她想这一定是那老太婆玩的把戏。最后骂了一声“妈的！”就退回来了。

“章！”她掉过头来说。“我现在是搬来了，据你看来，你母亲会对我们怎样？”

焕章转过身来笑了笑，但他还没有说出，见玉怀的脸色那样严重，自己也就赶快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

“随她怎样。”他说。“我刚才不是已经向你说过了么：昨天晚上她那种情形确使我非常不舒服，我们已没有什么母子之爱，现在不过大家都要生活，形式上维持着罢了。我的责任，就只是给她钱，养活她；我的事情是不要她管的。随她怎样，我们反正不理她就是了！”

“不，这不是理不理的问题，这是她会怎样来的问题。”

“哦哦，请你原谅我，我对这问题还没有想过。”焕章说着，见玉怀那尖锐的眼光直逼他，他赶快避开去，用手弹着灰色西装裤缝上的一点灰尘，遮去了自己的局促。

玉怀愣了一下，觉得对他一提到这问题他总是很圆滑的逃避，怕掘根似的问下去，譬如怕问到“假使闹到破裂了他会怎样呀”这些问题。她忿忿的看了他一会，随即又觉得自己多傻，“我根本不和他结婚，问他这些事情干吗？”她于是立刻感到轻松起来，嘲笑似的说：

“你对你母亲确是很孝的！”

焕章顿时红了脸，跳了起来：

“哈，你又讽刺我啦！怎么说！该怎么处罚？”随即他又叹一口气说：“怀！你难道这一点都不能原谅我么？我已经向她解释过很多话了呀！”

玉怀立刻又激动起来了：

“那么，我问你，假使她对我们用出她的手段来，你究竟怎么样？”

“糟糕！她又问到这上面来了！”他想，同时觉得自己有许多苦衷都攒集在心上。不过为使这场面不要弄得太难堪，他立刻举起一只手来做一个激动的姿势，慷慨的说：

“那当然我站在真理的一边！”

“那么，只要你这样说就好！”

老太婆推开门拐着小脚儿进来了。她装着一脸的笑说道：

“呵，你们已经搬来了！我真是疲倦得很，章！给我一把椅子。”同时就用眼光在屋子里的傢具上扫射着。忽然发现床上那个新枕头，她便跑去拿了起来看看，是一个雪白布的枕头，上面还绣着一行黑色的小字。

“呵，章！”她望着枕头说。“我前天不是听见说你要买一个新枕头吗？你这是哪里买的？”

玉怀嘟起嘴瞪了他一眼。她看见焕章只是站在旁边笑，不说话，心里非常不高兴起来。她说：

“怎么在我家里的东西却是他买的？”

老太婆怔了一下，放下枕头。焕章觉得是自己的不对，但也同时觉得自己被夹在这中间究竟很难对付呀！他就抱歉似的望了玉怀一眼；玉怀却把脸掉开了。老太婆又跑到书架边拿起一本书来。焕章想，这回应该说话才好，免得玉怀又生气，因为那都是她心爱的书。他赶快凑拢去微笑的说：

“妈妈，请你坐在椅子上吧。这书还没有理好。”

老太婆忿怒了起来：

“难道我碍着谁了吗？”

“可是人家要理书呀！”焕章搭讪地微笑说，赶快走开，之后，就做一个严重的脸色，大有深意的看了玉怀一眼，意思说：“你看，我已经这样做了。”

玉怀也觉得这老太婆碰了一个钉子，心里很畅快。她想着着实实气她一下，偏做出亲密的样子推了推焕章的肩头说：

“我前面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好，我们出去弄弄好吧？”

焕章见母亲就要一个人被剩在房间里，感到非常的不安’他抱歉的看了母亲一眼，就同玉怀一道走出来了。老太婆也慌慌忙忙拐着小脚儿跟了出来。

把房间收拾好了之后，大家都坐下来，不说话，默默的坐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老太婆一直坐守到天色暗了下来。玉怀偏不去弄饭，老坐着翻看一本书。萍儿跑到她面前牵着她的衣角说：

“妈妈，萍萍饿了！”

她只是看了他一眼，仍然不说话。

焕章无聊赖地把两手抱着膝头，望望天色，又望望玉怀。他见母亲老是不想回去吃饭的意思，自己有许多话想向玉怀说也没有机会说。最后他终于耐不住了，举起两手打了一个呵欠，脸向着母亲说：

“喔，吃晚饭的时候了！”

老太婆惨笑了一下：

“唉，我今天不晓得怎么这样疲倦，什么都不想动。我不是看见你买了很多菜来了吗？我想在这边吃也是一样的！反正免得多花了你一道钱！”

玉怀感到非常的侮辱，真想抓起杯子向她劈脸打去。但她觉得这会使焕章太难堪的。可是她无法忍耐住，噗的一声，就气忿忿的把书抛到桌上，随口骂了一句：

“妈的！”

焕章也立刻忿怒了，觉得在自己理想中的女人的她，竟至对自己的母亲如此泼辣！他立刻很凶的站了起来，同时母亲也正忿怒的站起来，他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

“妈妈，好，我们回去！”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的声音都变了似的。

玉怀非常吃惊了：“喝！原来焕章竟是这样的人物！”她一翻身就跑进后房去了。

“她骂我！”老太婆指着她消失了的背影忿忿的说。

“好，我们回去吃饭吧。”焕章看见玉怀那股劲儿，又有

点觉得不安起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吃？”老太婆故意顿了一脚，大声说。“这不是你的外家？你不是已经用了钱的？”

焕章吓得皱起眉头，见她越讲越不象话，赶快搀着她就走出来了。在煤屑路上走着的时候，他想：“玉怀一定生气了，而且刚才自己不应该向母亲说那句话，她也许从此不理我了！……”他非常着急起来，想趁这时候去向她解释还来得及。他于是向母亲说：

“妈妈，你先走着，我就来！”

老太婆来不及拉住他，他已向五十号跑来了。走到玉怀的床前，见她用被窝连头带脚包在里面，萍儿则在床边哭喊着：“妈妈。”他轻轻揭开她的被角很痛苦的说道：

“怀，刚才我的母亲说的那些话是太不象话了，我真怕她越说下去越不象，所以我才说了回去那句话。……”

玉怀不动，脸仍然向着里面，头发在枕上也躺得静静的。

“怀，”他停了一会，咬一咬嘴唇又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好，我刚才的确有些昏乱了！……”

玉怀仍然不动，脸向着里面。

“不过，你总能原谅我，我处的地位确是非常困难呀！”他摇了摇她的肩头说。

玉怀一翻坐起来了，脸冰冷得象一块铁，两眼喷射着刺人的光，说：

“你处的地位困难，难道我不困难吗？”

“不过你处的地位要比我好得多。”

“哼，好得多！我难道该受人的侮辱么？你不想想那老太婆说的什么话么？你没有听见村人们在轻蔑的喊着‘寡妇寡妇’么？我处的是什么地位？哼，你们男子都应该是有地位的！”

焕章苦笑了一下，努力找寻着能够妥协之点，于是竭力柔和地说道：

“是的，这是我说错了，请你原谅。”

玉怀冷笑了一下：

“你叫我原谅你，我去找谁原谅我？”

老太婆又在篱笆外边喊起来了：

“章！儿呀！快点走了呀！你要娘等死在外边么？”

焕章立刻非常忿激了，这边还没有调和好，那边又叫起来。他觉得母亲那喊声简直非常讨厌。

“章儿呀！你要娘等死在外边么？”老太婆又喊了。房东老太婆忽然把头伸进门来，光着眼睛说：

“李家少爷！你家老太太在外边喊你呢！”

他气得真想给这伸进来的头脸一耳光。但房东老太婆又讲起来了，他无可奈何的望了玉怀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好，我现在只好去一去。我现在也不知从何说起，我的心你终会看见的。”说着，他就转身，但玉怀却向他背后抛来一句：

“你的心我已看见了！”

他咬着牙，不说什么话，就走出来了。他见母亲忿忿的看着他，他更加非常气忿。他想：“这简直给你弄得糟透了！我本来弄得好好的，一方面是恋爱，同时一方面是我的事业，我有了她的帮助，我的事业就会更加高了起来。谁都对我羡慕！但你不替我想想，成天光闹着搞一个老婆，搞一个老婆！你就只晓得要老婆，要孙儿！你把我放到哪里去了？唉，你呀！……”他的牙齿咬得更紧了。

老太婆不说话，她不愿在路上说话，假使吵了起来，给别人看见了是没面子的。她想：

“好，你现在真的去姘了那淫得不能再淫的寡妇，把娘都不要了！娘把你养了这么大，你今天自己能做事了就可以把娘抛开了？你在外边轧姘头，不要紧，男儿汉大丈夫，三妻四妾是应当的，娘不是不答应，娘并不是那样的糊涂娘！可是你正妻是要的！哪晓得你给她迷昏了，老婆也不讨，娘也不要，这成什么话！……”一进了自己的房门，她才哭起来了，房东女人一见他们回来就躲在门边偷听着。

“你给我气受！”老太婆一面哭，一面数说着。“你不想想娘为你受了多少气！连那烂货也欺负我！这就是你轧的好姘头！”

焕章气忿忿在床边一坐，说道：

“在闹什么？这样闹起来给人家听见了好吗？”

“好，娘说就说不得！”老太婆在桌上轻轻拍了一下说。

“哼，怕人家听见！你们昨晚上的事情怎么不怕人家听见？‘寡妇进房，家败人亡！’今天全村子都闹遍了！房东跑来还要叫给她打扫晦气！叫你给她插烛烧香！你看你给我弄的这样丢人的事！我去替你受气！”

焕章惊讶的跳了起来：

“什么？要我给她打扫晦气？还要烧香？这简直放她的狗臭屁！”

老太婆吓得赶快伸手去遮他的嘴，但房东女人已一冲的走进来了，忿忿的挥着手说：

“李少爷！你是读书人，嘴要放干净些！我们这村子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尽你说上天去也要烧香的！”

焕章气得全身发抖，忿忿的拉开门，老太婆吃惊的赶快伸手去抓他，可是他已一飞的跑出来了。他在村路上乱走着，树林在他身边退过去，坟堆在他脚边退过去，白墙的瓦屋退过去，臭水的小浜退过去，皮鞋吃满烂泥，西装上挂着茅草，他都不知道。只觉得头发昏，全身都要爆炸。房东女人的丑脸和母亲的哭脸不断的在他眼前出现。随后，他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了，抱着头。他想：“这简直可恶！打扫晦气什么的给滚他妈的蛋！哼，烧香！这简直是拿人来侮辱！”他想：“这种侮辱难道玉怀晓得吗？她总是不原谅我！我处的地位多么困难呀！我的母亲自然不好，无知，愚昧，但也可怜，孤独！我假使因为这事破裂起来，她会在公司方面闹我的！那么我的职业就完蛋了！难道这些苦衷你玉怀都不知道吗？

你虽然说过，‘这样的职业不干就是，另外去辟生路！’可是说是这样说！”他想到这里，觉得这样想有些不大妥当。“玉怀的做人，作事，自然是对的，另辟生路，独立发展，自然也是对的。可是也难呀！这么的时世？”他想起玉怀刚才那样的对他，心里就象压了一块石头似的，他想：“这不知要怎么办好！”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一群黑点子的乱鸦在头上哇哇哇地匆忙掠了过去，四野的虫声蛙声也凄厉的叫起来了。忽然他想起刚才跑出门时的情形来了。他想：“母亲会怎样呢？也许吓得发抖了吧？也许吓得昏倒了吧？”他的眼前立刻就闪出母亲那惨白色的皱脸，他不禁深长的叹一口气。“唉，这叫我怎么办呢？一方是母亲，一方是爱人！……”他痛苦着，两颊的肌肉起着痉挛，两拳紧紧的抓住。最后他忽然非常吃惊了，因为他想起自己这样一跑，母亲会去和玉怀大闹的，他吓得赶快站了起来，周围已是一片黑，但他向村路跑去了。

老太婆见焕章跑了出去，吓得踉踉跄跄追出门来时，已不见了影子。她大哭起来了，一把抓住房东女人。房东女人非常的害怕，她想：假使闹出人命来，那不糟糕？她于是自告奋勇的说：帮她找去。一时间全村都哄动了，无数的男男女女都围到老太婆的面前来。等了一阵，房东女人和别的一些人跑回来说：

“到处都找遍了！池塘里，小浜里，什么地方都没有！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老太婆更加双脚跳着哭了起来。她觉得天翻地覆了！世界上只剩她孤零零一个人了！她也将没法再活了！她喊着：

“我的儿呀！我的肉呀！你叫我去靠谁呀！”

最后她顿了一脚，一手指着天煽动的说：

“都是那寡妇！都是那卖淫的寡妇！都是那烂×的寡妇！弄得我们一家这样母离子散！闹得四邻都六畜不安！都是她！都是她呀！”

她背后站着的一个刘老太婆眼圈都红了。人堆中忽然有一个人说：

“这种女人真是该死！”

大家都显出这话很不错的眼光。老太婆于是厉声喊道：

“我要问她要人去！”

人们立刻让出一条巷子，她就踉踉跄跄走了起来，一大群人拥在她的背后，浩浩荡荡直向五十号门口奔来。她跑进玉怀的房门，玉怀看也不看她，但却非常奇怪门口拥来那许多人。但她已直向后房奔了进去，玉怀只得跟在她的后面。老太婆抓起床上的被窝来看看，被窝里是空的，又提起垂下的卧单来看看，床下也是空的。她于是跑了出来直向玉怀闯去，厉声喊道：

“把我家焕章交出来！”

玉怀大吃一惊，心里慌乱的想：“难道他出了什么事了吗？”但她见老太婆来势汹汹，于是也气忿的说道：

"你家焕章是有脚的！你来问我干吗？"

老太婆忿忿的冲前两步，左手叉腰，右手伸出食指指着她喊道：

"你！狐媚子！娼妇！你配来和我说！你把我家焕章藏到哪里去，你说！你今天如果不交出来，叫你认得我老太太！"

玉怀的嘴唇白得象纸一般，一把抓住她的衣袖喊道：

"出去！你给我出去！"

老太婆立刻在她身上打了一下，同时狂喊起来：

"呵呀！打死人呀！街坊呀！打死人呀！"

围在门口的人们立刻哄动了，有一个人说：

"喝，这寡妇打人了！快去喊警察去！"

玉怀气得直发战，咬着牙，看着老太婆，握两个拳头护着自己的胸部，萍儿则抓住她的衣襟号哭。

房东老太婆吓得赶忙挤进来，搀扶着哭喊着的老太婆。突然人堆后面骚动了。

"呵，她家少爷进来了！"有几个人同时说。

人们立刻拥挤着分开，让出一条巷子，满脸发青的焕章就在房门口出现了。他惊愕地站在门槛边一看，老太婆已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大哭起来：

"呵呀！你也回来了！你看娘要给这娼妇打死了！"

"唉，妈妈！"焕章忿忿的说。"这样子闹起来成什么样子呀！"

“好，打死我就是了！我也活够了！”

焕章觉得自己进来了，还没有和玉怀招呼，未免形势弄得太僵了。而玉怀那冰似的样子，简直和自己非常生疏，陌生人似的。他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他鼓了鼓勇气，向玉怀道：

“怀！这是怎么一回事？”

“出去！”玉怀冷冷的把两手向前一送。

“怀！请你原谅我！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出去！你们通通给我出去！”

焕章完全僵了，看看玉怀，看看母亲，“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母亲，唉，这叫我怎么办呢！”他心里非常痛苦地想。但门口的人们却喊起来了：

“把你家老太太先搀回去呀！她恐怕已经受伤了！”

老太婆在众人的喊声中感到一种新的胜利，她竭力摇撼着焕章的手哭喊着：

“呵呀呵呀！她打得我好！把我打伤了呀！”

焕章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只得把母亲搀出来了，跨门槛的时候，他依恋地掉过头去，抱歉地注视了玉怀一眼，意思说：“你看，我这真是不得已呀！你该原谅我么？”

玉怀只是一脸的冰，回答他的只是一痕轻蔑的冷笑。

1936年11月3日

# 中篇小说

# 救 亡 者[1]

## 一

张振华将将转过街角，突然听见毕毕剥剥声震天价响，中间混合着庞大的嘲吼一般的嘈杂人声，好象远远的那头发生了火灾似的，街这头的各种行人都仓惶四顾，乱七八糟的跑了过去，其中有三四个面红耳赤的青年，还把拳头抱在胸口两旁，仿佛是赛跑似的，只见他们的脚板在地上乱翻，尘土也随之而惊起，翻腾在人们的头上，空间，遮蔽了那俨然平静地坐在云端上的太阳，把它洒在人间的光辉搅得一团忙碌，许多车辆都在这忙碌中挤塞住了，车夫们怪声的吵闹着，每家铺子里的掌柜徒弟们也都急急忙忙跑出阶沿来，伸长着颈子，把视线投到那头去，只有一队飞机，象悠闲的老鹰一般，各展着双翼盘旋在那蔚蓝色天空下，仿佛这么咕噜着：

“这是啥子事哈？这‘太平盛世’的后方城市也陡然大变

---

(1)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三月十六日、四月一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十、十一、十二期。

了？”

张振华挤进人丛中，他的脑壳高出众人的头上，就象树林里的一支抽出树，能够毫不费力的望过去，但一个高长子挤到他的面前，那黑蓬蓬的后脑勺就将将挡着他的眼睛，他心里立刻感到一种不舒服。

“嗯！你挡着我！你哪里想到你挡住的就是常常出现在会场高台上的人物！”他的意识这么闪动了一下。

他把视线稍稍一移，就看见街那头烟雾沉沉地，一大团灰白，疏卷着，吞没了大半条街，连路边的树子跟电线杆子也不见了。只有挂在长竹竿上的火炮，长蛇一般忽隐忽现的闪着，爆响着，火星子四射着。一候儿①，才看见从烟雾中出现了一幅白布横旗，在阳光下照得非常显明，那是撑在两根竹竿上由两个汉子拿着的；歌声，口号声，就从门旗那儿洋溢出来，如雷的鼓掌声也随之而起，啪啪啪地连一连二响了过来，与火炮声起着交响。渐渐近了，这才看见是好几个提着火炮的人，总是冲在旗门前面跑。

“是送军队的！是送军队的！”人们嚷着。

果然，那横布上写着一排耀眼的大红字：“欢送抗日将士上前线杀敌。”后面就拖着一条长长的庄严的队伍：最先头的，是穿杂色衣服的各救亡团体，各各张着不同形式的旗帜，接着是穿黄色童军服装跟麻色制服的学生行列。又不知道

---

① 一候儿，一会儿的意思。

拖了多少长，才隐隐约约看见军队的一飘一飘的旗帜，军帽，枪尖，一连串很整齐地，望不见底，两边就是跟着乱跑的无数群众，……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引用的材料，一候儿我去演讲的时候，一定加进我的材料里面！”张振华想：但这思想将将在他脑子里闪过，很快又闪出了另一个思想：

“唔，这也是救亡工作！我应该把我周围的人们领导起来！”

他立刻感到一种激动，周身血液都一下子沸腾起来集中到他脸上。他于是拿起两只手掌，做着要拍的样子，向左右说道：

“喂，这是为我们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士，我们应该表示欢送呵！他们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拍掌呵！”

有几个徒弟模样的人点点头，也把手掌拿起来；有几个穿长衫的，却只看他一眼就又车过头去了。他这候儿才发现一些铺子里，也有人用长竹竿撑出火炮来。

横布旗一过，那一个个满头流汗大张开嘴巴唱歌的队伍，就看得清楚了，太阳把他们每个的脸照得通红，灰尘也在他们的脸上扑着，被汗水粘结得亮晶晶的。无论瘦的，胖的，苍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都显得那么兴奋而激昂。张振华看见里边有好多都是熟人。

“那么，李侃然也一定在的了！”他想。就两手把众人分开，挤在前面一点，把眼光直向着那队伍扫射，碰着的也

尽是向他笑的眼睛，却不曾看见李侃然的影子。他身边的人们鼓掌了，他也下意识地跟着鼓掌了，但他立刻觉得：军队还没有过来，还不是鼓掌的时候，正想车转头来向众人说，不要忙，你们看我拍手的时候你们才拍手！可是那队伍里的人们也跟着鼓起掌来了，有些人还伸起手来一招一招地，大声喊：

“欢迎同胞参加！”而那儿个熟人就特别向他招着。

王志刚在眼前出现了。他是在马路中心一退一步的走着的，在面向着队伍提头唱歌，两只手杆用力地挥舞着。他没有戴帽子，黑发零乱地在头上分披着，随着歌声的节拍摇动。从背后望去，可以看见他那健康的圆圆的红铜色的侧脸，耳朵被阳光照得明亮。他那宽阔的肩膀罩着飞行师的黄色短装，更加显得他的结实，跳动而且活泼。

“…………………

大家齐来欢送，

大家齐来欢送，

救中国，

救中国！”

众人将将唱完这一个歌，王志刚就车转身来了，立刻现出他那愉快的红铜色圆脸的全部，一对黑色大眼瞳在那亮蓝的眼白中心射出极端兴奋的光芒，跟那多血色的脸庞，亮晶晶的高额陪衬得越加青年而强旺。他一眼看见张振华，就象虾子似的，动动他那柔软的身段，一跳就过来了，将他的手

一拉：

“走！去参加吧！”

张振华皱起眉头，觉得他当着众人的面前做出这鲁莽的举动，简直是太没有把他尊重，但众人都车转头来看他，他又觉得不好推脱，就只得跟着王志刚向着队伍来了。他把嘴斗拢王志刚的耳边说：

“李侃然喃？我要找他！”

“啦！在后头！”王志刚伸手一指。

张振华就停住脚步，让队伍过去。王志刚就向着队伍，高高举起一个拳头，眼睛，鼻孔，嘴呀的全大大张开，喊着口号，一跳一跳的去了。

在救亡团体的尾巴上，就看见李侃然。

李侃然是一个长马脸，两道缎子样的剑眉很明显的摆在那一对带着沉默味的眼睛上边，一条端正的鼻子嵌在那脸部的中央，把他的态度显得非常慎重，他那头上的铺满灰尘的旧博士帽，他那身上的青布长袍，就象天造地设一般，跟他的态度配合得如此恰如其份。他文静的跟着众人唱着歌，剑眉也随之而一扬一扬地。张振华走上前去，拉着他的手道：

“正有要紧事情找你！”

火炮声在两边震耳欲聋地响着，歌声雄壮地淹没了一切，张振华的声音就显得非常渺小了。李侃然一点也没有听见，一面唱着，一面似懂非懂的点着头。张振华只得拍拍他的肩膀，一把将他拉出行列来。李侃然愕然了，两道剑眉斗得紧

紧地，望着张振华的脸，仿佛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来似的。而这时张振华的脸也有些不寻常，那在一顶博士帽下边的瘦骨嶙峋的脸，仿佛心事很重的神气，那本来很突出的眼圈骨跟鼻梁骨更加显然地突起着，瞳仁在那凹下的眼眶里定定的看着他。他们这么对视了几秒钟，张振华只得再向他解释；但众人的歌声太大，李侃然还是没有听清楚，但他想：

"也许他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不便在许多人面前说出吧？"

于是就同他在街边的人丛中站着。学生的队伍已唱着歌过去了，接着来的就是开上前线杀敌的军队，一个个武装齐全精神抖擞地，一下一下喊出声震瓦屋的口号：

"誓死抗日！"树林般的手臂举起来了。

"收复失地！"树林般的手臂又举起来了。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树林般的手臂又举起来了。

李侃然跟着群众一同鼓掌了。忽然一封厚厚的信塞进他拍着的手心里来，他吃了一惊，车转头来望着张振华；张振华就给了他一个笑脸，那凹下的眼睑都笑得眯了起来。李侃然于是意识到，这信封里头一定是自己拟的××抗敌会的简章草稿，前天送请张振华修改的，他现在送还自己，也许已经改好了。

"多谢你！"他眉毛一扬，注目看他一下，表示感激。一面将信封揣进怀里，一面就转身打算追赶前面队伍去了。

"对不住！"张振华的耳根微微一红，顿时蔓延到瘦颊

上，连眼圈骨那儿也红了。他把眼睛眯笑成一条缝，抱歉的拍拍他的肩膀道，“我没有时间改咧！”

象什么东西在脑壳上捶打一下，李侃然呆了。

“怎么咧？”他脑子里划上了一个问号。军队在他面前过着，火炮声，口号声，拍掌声，虽然在他耳边响着，但都好象离得远远的。他的心头完全为一种责任问题搅动了：

“那天你不是说，我这简章拟得太繁了吗？你已经答应改，为什么到此刻才说没有时间？”他想。

“不是今天下午就要开成立会了么？”他那长马脸显得更长了，两道剑眉斗紧着说道，“这时候哪还来得及？”

张振华仍然保持着他那笑眯了的眼睛，说：

“我就是给你送到你家里来的哈！想不到我们在这儿碰着？……”

他见李侃然不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面前走过的无数士兵的腿脚，觉得很伤了他的自尊心，脸色立刻变得严正，语气也稍稍强硬：

“自然这回是对不住！但是我有什么法子呢？要上课，又要给学生改卷子，又有些不得已的应酬……”

“应酬！”李侃然回声似的。同时对那声音感到一种重压，于是一股气愤在肚子里涌起来了。心头抱怨着：

“还是你那应酬要紧？还是救亡工作要紧？”

但是另一种声音却在他耳边响着：

“唉，李侃然！你在搞些什么名堂哈！这样几天你连简

章都还没有搞好么？嗤，我们还以为你行咧！”

他仿佛就看见许多张面孔，许多张嘴巴，在批评他，责备他。心里感到不安起来。他立刻警醒着自己：

“是的，这是我自己的责任，我何必尽怪人家呢？”

他抬起头来，队伍已过完了，满是耀眼的烟尘跟那把阳光搅得很零乱的奔忙的人影，车辆乱冲着，人叫着，一个癞头孩子挤翻在地上了，他两步上前，弯下腰去把他拉起来，那孩子咧开小嘴巴哭着，用一个拳头滚着眼睛。他于是想道：

“是的，我们的将士是开上前线杀敌去了，然而我们这后方却还是如此混乱！人与人间还是那么的冷酷！……只有工作，是的，这是我们的责任！”

“好吧！”他走回张振华的面前说道：“这简章我去重新删改吧。不过还是请你帮我一下，一路到我那儿去如何？”

“唔，对不住！”张振华又把凹下的眼睛眯笑成一条缝了。“真的，此刻有一个学校请我去演讲，我不得不去咧！”说着，他就把博士帽在头顶稍稍提一提，踏下阶沿，但随又回过头来，把手向空中一举道：

“好，如果我来得及，等一会儿我一定来！”走了，他那穿着灰布长衫子的肩膀，一摇一摇的在人丛中挤着，他那博士帽仿佛是浮在人流的顶上似的，一高一低的动着。很远都还看得见，但不久，也就消失在残余的烟雾里了，剩下的就是混乱的互相推挤着的人影。

## 二

关于张振华，李侃然想了许多。记得开战不久，张振华从北平回来，第一次的会见是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大餐桌围坐了许多人，白光的电灯泡吊在当中。香烟的烟雾充满了房间，在电灯周围迴旋着许多白的烟圈。人们你一嘴我一舌的谈论着。只有张振华用两只肘拐撑在桌沿，两手捧着偏起的脸，眯细着眼睛看着每个说话的嘴巴，每个把话说完，他都把眉头皱一皱，仿佛别人的意见都是那么幼稚似的。众人谈得太多了，最后都掉过头来望着他，请他发表意见；有一位青年还站起来郑重的说，希望我们的救亡前辈给我们一些指示。他才把眼睛闭一闭，咳嗽一声，之后就说了一遍组织得非常严密的理论，末了，他主张："我们应该赶快成立一个救亡组织，成为我们指导的组织，用我们每分钟的时间和精力，把民众迅速的动员起来！"全场一致鼓掌了。他带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又把两肘撑在桌上，捧着那眯细了眼睛的脸。过几天，那组织因为环境的关系失败了，李侃然遇见他时，他就愤愤的挺着眼圈骨说道：

"这些救亡份子简直不行！顾虑什么呢？干起来就是，难道在北平的时候，我们没有干吗？我给他们提出些很好的意见，但是他们不听！不听算了，我反正是一个人，环境不对，说不定哪天把草鞋一穿还是走我的！"

后来就听见他很忙，说是为了生活并且为了将来的路费，不能不找一个职业——自然是合乎身份的职业。他向李侃然说：

“唉，真没有办法！说是我‘红’得很！××大学不敢聘我，只好教中学了！妈的，反正我只是准备几个路费！其实我要找一两百块钱的事并不难，有好些从前的同学和过去的好朋友还打听我：‘振华回来了吗？’但我不愿去找他们，他们和我走的路是不同的！要想升官发财我今天不是这样子！哈哈！”

一幕又一幕的印象在李侃然的脑子里闪烁着，他把它加以考量，分析，到了跨进自己的房间，从床边经过，在一张写字台前坐了下来的时候，那印象还在他的脑皮质上粘着不去。他于是一手把简章稿纸铺开，一手拿杯子倒了些水在墨盘里，磨起墨来。不知怎么忽然来了一个结论了：

“是的，一切还是只有靠我们自己认真的工作起来才行的！”

但周围许多声音向他袭来了：麻将声很清脆的拍打着桌面，砰砰磅磅的，中间还夹着胖大的喊声：“和了和了！”接着就哄起一阵哈哈。这是从上房那家人家传来的。对面厢房那家，则在放着留声机：“桃花江是美人窝……”那种淫靡中带着肉麻的尖脆声音，很刺耳的不断涌来。的的打，的的打，窗外的街上，那卖担担面的，很响的敲着梆梆。“花生呵！脆花生呵！”“桔子！甜桔子！”这各种各样的声音，

混杂着，沸腾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响，把他的脑子完全扰乱了。他竭力不听它，收紧自己的注意，看着稿纸，但那些声音却更加在他耳朵里吵得厉害。他将将看了两行：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抗敌会。

第二条　本会以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协助政府进行抗敌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为宗旨。”

忽然，在许多声音中，又加上叮叮叮的铃声了。

“李先生！收信！”是一个沙喉咙的喊声。

他皱起眉头，跑出天井来，一个绿衣邮差把信递到他手上，就两手推着脚踏车出去了。

对面那家，有一对男女的头并拢地在窗口晃动着，随着《桃花江》的调子有节拍的荡来又荡去，发光闪耀着，大概又是在跳舞了。

“这些从战区里逃来的高等难民！”李侃然的胸脯鼓动着，心里感到异常的不舒服，而上房那家则用噼啪的麻将声向他示威。

“哼，前方将士如何的在同敌人浴血抗战！而这些家伙却……”他喃喃着，心尖上象压上一块石头，就回进房里来了。

“越是有这些现象，越是应该加紧工作！”最后，他坚决地想到。

他把信封一看，是母亲寄来的。

“这信可以慢点看，”他对自己说。“重要的是先把简

章改好来！”就原封不动的把信丢在桌上了。拿起笔来开始修改简章。那些歌声呀，牌声呀，叫声呀，仍然在他耳边乱七八糟的纠缠着，但他的心已封得非常坚固，不再被扰乱，在稿纸上走着笔尖，顺利的工作起来了。窗外流走着浮云，遮蔽了阳光，使得屋子阴暗下来，以致稿纸趋于暗淡，但他已仿佛一点都不觉得。

“侃然，你弄好了么？”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他非常钝感地侧着头想一想这是哪个的声音之后，才车转身来，见是长杆子的张振华。

“你不是去讲演么？为什么这样快？”

“那些学生也都去送出征将士去了哈！时间改了！”张振华说着，那灰布长衫在门框那儿一飘，就走到桌子边来。

“你来得正好。请稍坐坐吧，我就要删改好了，请帮忙斟酌斟酌……”李侃然用笔尖向床上一指，就又翻身伏在桌子上。

张振华坐在床边，两手支在床心，一个斜躺的姿式。突然从对面厢房传来唱小旦的声音，那打牌声里也起了吼叫，但并没有引起张振华的注意，他的脑子里正在不断涌现出他的讲演底稿：

“在西方——这三个字一开头就要说得响亮点……在西方，德，意法西斯帝国主义，嗾使它们的走狗西班牙叛军佛朗哥，向着西班牙政府进攻；在东方！……这三个字也要说得响亮点……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以疯狂的残酷的行动向

着我们中国进攻！全世界已经临到了革命与战争的伟大时代！……这是冒头，”他想，眼前就仿佛现出一幅画景：只见坐满一个大讲堂的学生们的头，都静静的翘起望着他，无数张年青的面孔都那么严肃地，对他表示敬意。他这长杆子的身材站在讲台上，稍稍偏着头，伸出右手向他们指点着。他记起有谁说过，伟人苏格拉底是极其善于雄辩的，讲演时就有着这样的姿式。他的眼光通过鼻尖子望过去，那画景消失了，单看见李侃然那弯在桌上笔不停挥的手，那眼角起着鱼尾纹的长长的侧脸，是那么单纯而愚蠢的。

“他那样子很象一个中学生！”他的脑子里忽然掠过这么一个思想。

他站起来了，伸手翻着桌子上的一堆书，拿起厚厚一本《社会史纲》来，翻了两页，就放下了，又拿起另一本《大众哲学》，用两个指头夹着封面，翻开，但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就那么把书停在胸前，微笑地眯细着眼睛说：

“你看过《新哲学大纲》么？这本书你该看一看……”他习惯地把头稍稍偏着，伸出右手，他立刻又记起这是苏格拉底式。

李侃然正在用了最大的注意工作着。张振华好象感到一点点失望，就要把右手收回，但李侃然忽然抬起惊愕的脸来望着他，那斗紧的两道剑眉攒聚在那长马脸的中央，简直是多么愚蠢的雕像呵！他于是用手指热心地画着书本道：

“我是说，你顶好看看《新哲学大纲》……”

“唔！”不知这是肯定呢，还是否定，李侃然“唔”了之后，又埋下头去工作起来了。但立刻李侃然就觉得自己这态度是不好的，于是一边写，一边说：

“是的，我从前看过一半……”

“嗯，你应该把它看完，顶好是多看几遍。”张振华把嘴杵拢一点，“你如果没有，我那里有……”随即他直起身子来叹一口气。“唉，可惜我有许许多多的好书，这回通通丢在北平，给日本鬼子弄光了！那是我十多年的成绩呵！从前我真是穿吃都舍不得，全都买书了！”他忽然有所感触，坐回床边，用两手扣着后脑勺，沉入深思里。忽然一种声音牵引了他，他竖起耳朵，就清楚的听见一个尖脆的声音唱到：

“看，云歛晴空，冰轮乍涌，好一派新秋……光……景……”

而眼前的纸窗，在日光下映着那摇晃的树叶的黑色剪影，这唱声，这景象，简直又仿佛坐在北平的公寓里一般。在那样的地方，在工作之余，一个人躺在籐睡椅上，让日光跟树影吻着脸颊，手指还夹着一支袅袅升起烟线的香烟，那该是如何舒服的休息呢？

“你在北平，你不是被捕过么？”

“是哈是哈！”张振华听见他又提到他生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立刻把眉毛在眼圈骨上一扬，一翻下了床，笑眯了眼睛。“是哈是哈！那是‘一二八’发生以后的事了！我那

时在救国会里，简章啦，宣言啦，全是我一个人干！被捕的那天，我还正在起草一张宣言哩！”

他无意地把窗子的扇格推开，屋子顿时非常明亮起来，日光在窗口跳跃着，刺人的眼睛，铺着白布卧单的床，堆满书的桌子，以及李佩然的长马脸都反映得鲜明而清楚。这刺激了他，胸脯都鼓荡起来。

“那回的情形真是严重得很！”他继续道。“被捕的，我们一共三个，在监狱里，我向他们说，‘为了中华民族，硬气点！’但是才看见上老虎凳的时候，老陈简直吓昏了！但是认真说起来，那实在是残酷得很……”

李佩然站起来了，把改好了的简章送到他手上。但他还在兴奋着，不知道自己手上拿的什么东西，马上又放在桌上，嘴唇边沿跳溅着白泡沫，又说下去：

“但是我，并不把它放在眼里，虽然我昏死过去几次，——因为他们实在把我看得太重要了！想起来，那实在是残酷到……”

他从前曾经说昏死过一次，现在却忽然说是“几次”，李佩然不禁笑一笑，又把简章送到他手上，他这回才看了起来。李佩然静静的守着他一条一条的看下去。

一阵凉风从窗口吹了进来，嘘着人的面颊，几片树叶脱落下来，叹息地撞着枝干，一飘一摇的落到地上。张振华忽然车转头去看看，自语道：

“在监狱里听见这样的声音是很凄凉的！”

李侃然着急地皱起眉头，但又觉得不好十分催逼他，只得静静的等他把话说完后又看简章。只见他翻到第二张时，眼圈骨忽然耸起，眉心挤成沟结。他立刻感到不安，仿佛身上穿着硬毛衬衣似的，脊梁都冒出微汗。等他看完了时，便振起精神；看他说出什么意见。但张振华却老是捧着那稿纸，沉吟着。他只得问了：

“呃，振华请不客气的……”

“我觉得你的字倒写得很漂亮的……”张振华沉吟了之后，终于说了。

李侃然的脸上立刻起了红云，好象感受了侮辱，就把草稿收了回来，折叠着。

“他生气了！”张振华想，赶快又从他手上夺了回来，哈哈笑道：

“不多心！不多心！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

“没有关系！”李侃然平静地，坐回自己的座位。

张振华这回才真的感到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在他的血液里抬头了，比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仿佛一种声音在责备他自己：

“我将才为什么要对他敷衍呢？我是应该积极指导他的！要不然，素以‘老资格’看我的他，会起怎样的感想呢？”

“侃然！”他带着一种教师将就学生的样子，凑到他面前，用两个肘拐撑在桌上，偏了头说道。“对于这简章，我以

为你这样改，就很好。的确，你办事是很认真的！”他说到这一句，就特别眯细起含笑的眼睛，看了李侃然一眼。“请恕我不客气的说一句吧，我觉得这一条还应该修改一下，”他伸一根指头点在第九条上。“关于组织这一项，你这一删又删得太简了！你说？”

李侃然没有回答，等到听他把那第九条详细的解释了之后，又觉得自己这太给人以难堪的沉默态度是不对的，便笑道：

“呵呵，不错不错！我将才把它忽略了！”就提起笔来。

张振华感到非常的高兴，手掌拍着李侃然的肩膀：

“呵，你真是太好了！肯接受别人的意见！”见李侃然笑一笑，就又滔滔的说下去：“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重要的是经验，从前我在北平的时候……”他说到这里，就把右手伸出来指点着，但李侃然忽然站起来说道：

“振华！我后来想了想，觉得那天筹备会上，有些人提出意见，希望大会的成立顶好稍缓两天，再多方面去接洽那些还没有来参加的人。但是当时大家都对这意见没有引起重视，很快就否决了！……”

“那是吴大雄提出的意见！这人我顶讨厌他，光爱说漂亮话，出风头，一点事情也不做，从前我们在北平的时候……”他说到“北平”两个字，又把右手伸起来了。

李侃然立刻提醒他：

“其实那天不仅吴大雄一个人提的呵！”

“从前我在北平的时候，我在救国会里。他曾经跑来会我，唉唉，你不要打断我的话嘛！我晓得，不管是他一个人也好，很多人也好，他这意见是错的！”他立刻想纠正这意见，只有拿出自己的理论来，于是把眼圈骨挺起，凹下的眼睛睁得大一点，把句子组织得象一篇论文似的说了起来，还用手掌在面前一推一荡的，以助他那说话的气势。“我们本质底地说起来，在今天，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疯狂地野蛮地无耻无羞地进行它的企图灭亡我们这中华民族的今日，在我们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先锋，必然地是智识份子，从历史的经验说来，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九，种种运动都证明智识分子必然而且应该参加到斗争里来，”他用手掌抹抹额上的汗水，话是不断的继续着。“这抗敌会在发起之先，不是曾经各方面都接洽过的：自然不能否认，这回的接洽是不周到，可是，”他拿两个指头橐橐的敲着桌面，帮助他这句话的力量。“可是我们何必一定要磕头礼拜的请来了才能开会喃？（橐橐橐）他们不会自己来吗？（橐橐橐）何况我们曾经发过帖子的。（橐橐橐）自然，我们办事情不能不小心，仔细，但也不必太兢兢业业，不然做人也太难了！（橐橐。他忽然把那手举了起来。）从前我们在北平的时候……自然，此刻又不同的……不过……”

这贯串着老长老长的无穷的名词跟术语的话，李侃然还

是耐心的听下去，看他说完了，拿出手巾来揩着额角的时候，才笑道：

“理论倒是一篇理论……”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

“自然。知识分子应该参加到斗争里来，然而事实是需要我们想方法来推动……”

张振华立刻纠正他的话道：

“注意！我是说‘智识分子必然而且应该，’我当中有一个‘必然’，注意！有一个‘必然’！”

“好吧，就算有一个‘必然’吧！但事实上需要我们——”

张振华又打断他的话道：

“怎么‘就算有一个必然’？我是确确实实说了‘必然’的！”他用两个指头在桌上敲着，脸都胀得通红了。

李侃然感到一种威压，只得沉默了，把眼光向着窗外，只见有几个麻雀唧唧的在树桠上跳着，扑着翅膀飞了开去。金黄的日光已爬进窗来不少了，他就从桌上拿起火车表来道：

“呵呵，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我们现在去吧！”

“忙什么？此刻才一点半！离两点钟开会的时间还早得很哩！我从前才从北平回来的时候就上过不少的当！两点半去都还早！”

“可是我们自己还是遵守时间哈！”李侃然一边说，一边就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把家里来的信装进衣袋里，加添道。

“不然大家都一同腐化了！”

这后面的一句话，使张振华怔了一怔，但随即一转，把眼睛眯笑成一条缝，拍拍他的肩膀道：

“哈哈，如何？我说你老弟确是不错的！的确，他们都太腐化了！好，我陪你走吧！”

## 三

他们两个并肩在街上走着。

云，堆积在天边，象将将收获起来的新鲜棉花，鼓胀着向天中突起，边缘白得如银，衬着蓝天跟那孤悬在高空的太阳，更显得非常可爱。满街是一片照彻一切的黄闪闪的光，行道树的枯叶都仿佛有了甦生的模样。只有人却是懒懒的，那坐在每家店铺里的人们，有的在胸前操着两手望街，有的在勉强张着瞌睡的眼睛；而街上各种各色幢幢来往的人影，在这扫干净了火炮纸花的马路上，有的把两手搭在背后，驼着背，踏着自己拖在地上的影子慢条斯理的走着，有的则在张开嘴巴东张西望的一路鉴赏着各种铺面。这简直与先前送军队出征时的景象大大不同，好象那时是一个世界，此刻又另是一个世界似的。两个摩登女郎走来了，一色油光鬈曲的飞机头，一色通体漂亮的红绸旗袍外加时行披风，一色的有着一根黑柱子的高跟鞋，象学过兵操似的，走得挺整齐，一个口里说着下江口音，一个口里则说着本地口音。另一个穿

着方肩头西装的摩登男士，就站在街心，用色情的眼睛把她两个死死瞅着，嘴巴都挂了下来，引得全街的人都笑了。张振华看了一阵，回过头来，就叹一口气：

“我对我们这后方，真是悲观得很！”

李侃然那一对带沉默味的眼睛把他望着：

“为什么？”

“你看嘛！抗战以来，我们这后方跟抗战前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恐怕就是增加了许多高等难民来享乐吧！”

“自然，”李侃然一边走，一边回答。“可是今天送出征的情形，是令人值得兴奋的事！旧的生活，其实已经在改变了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加紧工作！”

“你很乐观。但工作——”张振华还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可是你看！”他忽然把手向一家戏园跟几家酒楼一指。

那是一家门面高大而且金碧辉煌的戏园，大锣大鼓声瀑布一般轰传出来，咚咚哐哐地，门口挂着《济公活佛》跟“客满”的牌子。黄铜跟白铜的各种包车整齐地排了一长串。戏园对面几家新开的华贵酒楼前，一字儿停着雪亮的汽车五辆，楼上则正飞下吵架似的划拳声来：

“四喜四喜！高升高升！”

“我真是希望敌机来丢两个炸弹！看他们醒不醒！”张振华用他那指点着的手在空中一挥，愤激的说。“醉生梦死的人太多了！这简直是抗战中的障碍！”他忽然想起什么来

似的，一下子站住了，把博士帽顶一摸：

"呵呵，我要从这儿转弯了！你一个人先去吧！"

"你有什么事吗？"李侃然诧异的问。

"没有什么，因为一个朋友才从战区逃来，他今天请酒，我不得不去应酬一下！这实在是不得已。老实说，我是讨厌这些无聊应酬的！"

## 四

李侃然觉得需要找一个伴侣，免得一个人孤清清的坐在会场等，便向着××救亡室来找赵世荣跟老孙，同时看看赵世荣整理的筹备会记录弄好没有。踏进救亡室的大门，只见有两个青年坐在里边的桌子上看书，把那乱发的头埋得那么低，专心致志的看着。他进来时，都掉头望了他一望，又回过去看他们的书了。

他于是踏进第二个房间的门，从极光亮的地方走进这有点阴暗的房间，眼睛一下子受不住这急变，一时起了昏花，看不清楚面前的一切，但一候儿，也就看清楚了。

这房间里有四张桌子，分开靠着两边的壁头，每张桌子上都有人弯身在上面，借着靠前边壁上的一洞纸糊的小方窗的光在工作着；那光是微弱的淡黄色，斜射进来，象弧光灯似的将将照着那四张桌子，许多微尘在光波里游走着，象关在玻璃缸里的小虫一般。有一个人在印油印，满手涂得是油

墨，他拿油墨滚子在油印机上一滚的时候，那长长的头发就吊下来垂在额角，以致他不得不把头向上一摇，但那些头发不肯回到上面，立刻又乱纷纷的垂下来了。有两个则在拿着笔写着什么，不断的在纸上移动。只有那很年青的小陈在那儿讲着话：

"喂喂，老孙你看见那夏伯阳就是这样把手一甩么？"一个纸团就打在一个人的鼻尖子上。那人把笔一搁：

"唉，小陈！你怎么光是捣乱！人家老赵这东西马上就要要的！"掉过头来，就现出一个戴着黑边眼镜，额角许多横皱的脸，那是一个瘦削的尖脸，显着工作过度的苍白，配着两边分开但有些倔强直立的头发，跟那鲈鱼似的嘴唇，表现出他这人性格的坚定，——这就是老孙。当他掉过头来时，已一眼看见李侃然，就一手扶着眼镜，笑着走过来了，额上的横纹更加挤刻得非常密而明显。

"呃，你将才在路上走着走着，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们还以为你一路到了东门外车站的咧！"

"因为一个朋友在半路上把我拖住了！"李侃然有点惶惑地说，但立刻加添："有点要紧事！"

"啥子朋友哈！嗯。"小陈调皮地跑过来，眼睛仿佛大有深意似的。

老孙笑道：

"别跟人家开玩笑！我知道老李是不会的！你今天没有跟着出城，真可惜！"

“哎哟！今天真是紧张热烈得很！”小陈手舞脚蹈的说。“你看，我们大家把他们送到车站外的时候，那一旅人的军队就坐在马路上，坐了一长串，我们于是分开来向他们讲演，他们就向我们唱《当兵歌》，还说‘给你们逮几个鬼子回来拴在公园里，大家看’咧！……”他眉飞色舞地，还比着手势，形容那些兵士讲话的姿态。

“老赵回来了么？”

“回来了！”老孙说。“你要找他么？”

“你要找他么？”小陈一嘴就抢过去了。“真倒霉！我们同他将将从东门外回来，他就给××宣传团拉去呢！唔，你别提他了罢！他真是忙得很！他那天答应人家帮写五十张标语的，到今天还没时间给人家写，老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拉起跑了！”

“糟糕！我们就要开会了哈！他的记录整理出来没有？”

“别说他的记录了吧！”老孙说，但小陈立刻又抢去了：

“别说他的记录了吧！你看，他连在我们救亡室担任的整理图书，都还没有整理好咧！”说着，向着那光线不容易射到的那边一跳，用手指着那靠壁的一排书架。

在那昏弱的余光中，那白木做成的有着四格横板的书架上，那许多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精装平装的书籍，果然乱七八糟的堆着，有两本还象摊开四肢睡懒觉一样躺在书架的脚边。李侃然的剑眉皱起来了：

“为什么？”

老孙把那鲈鱼似的嘴一开，叹了一口气，就一手扶着眼镜，一手去把那两本书拾起放在书架上，同时说：

“唉，他的时间太不够了！但他又老爱到处包揽！你看吧，连这记录都是临时拉我的伕！”

李侃然跟着老孙走到桌子边，拿起记录簿，见才整理了一半，便立刻呆着了。停了一僟儿，才喃喃道：

“开会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有整理好！”

其余的几个人都挤拢来了，围着他看着，中间堆起了一堆黑影。那印油印的笑一笑，把一双黑手搓一搓，又依然拿起滚子回到原位印了起来，一边说：

“一个人其实专做一件事就好了！我就专印我的油印！”

另一个一直没有讲话的那位，则批评道：

“专做一件事，固然好，但兼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过他总是那样的脾气！以后顶好少派他的工作好！”

“哪个派他呵！”小陈拈起那块纸团在手上抛着说。“他这人，生怕啥事不举他！大家都晓得他的脾气，无论啥子会，人家总跟他蒜谈子(开玩笑)，喊声‘举赵世荣呵！’他总是马上就站起来了！就好象在他们乡下干活路一样！你晓得吧，他向我摆谈过，从前他父亲打家产官司倒霉的时候，他父亲在乡下逼着他干过活路，自己种地！但是他父亲弄了一笔钱送他到省城来读书过后，陡然在乡下有名了！所以他现在到处都爱攒一哈！”

老孙向他正色道：

“别随便乱说人家！”

门外边忽然起了嘈杂声。

“哈！老赵来啦！”小陈跳了过去说。

大家都旋风似的车过头去，果然听见赵世荣那特有的说话声——他每句话都几乎要加一个“的时候”，仿佛当作标点似的。

“唉唉，我说过的的时候，答应下来的事的时候，龟儿子才不干！但是我这时候的时候，要去开会去了哈！标语的时候，我一定今晚上来写，好不好？”

“你总是吹！”另一个脆而响的声音。“大家只等你的啦。”

“你骂哪个？龟儿子的时候才吹！今晚上的时候，不做好，不算人！”

“不行！你……”

“唉唉，我已经的时候，说过了嘛！我给你的时候，赌咒好不好？”这显然，他说得急起来了，令人想见他那蛋圆形的油黑脸上，皱着两道粗黑眉毛的神气。小陈是在门边哈哈大笑了，还用手拍着大腿。接着就看见赵世荣同老刘拉拉扯扯的进来了。赵世荣那鹅卵石似的光洁的脸，满铺着一层薄薄的油汗，闪烁着一种光亮，微塌的鼻尖子仿佛玻璃似的射着一点白光。他一看见李侃然，便好象忽然得救一般，把两道粗眉一展：

“你看嘛！人家的时候，来催我来了？我的记录的时候，还没有搞好哩！”

他转过身来，就现出他那宽厚的肩膀，坚实的胸膛，青布学生装在他身上都紧绷绷的！走到李侃然的面前，脸上带着一种乡下人的忸怩，油黑色里透出微红。

“实在的时候，很糟糕！”他说。“因为我自从那天的时候，开会过后的时候，××剧团的时候，又拉我帮他们的时候，演街头剧去了！所以的时候……”

“噢咿噢咿！你别说你那街头剧了吧！”小陈笑着蹦到他面前。“那真笑死了！你演的那《放下你的鞭子》的大徒弟，唔！我看你还是莫如演鞭子的好！”末了，他模仿着他的腔调说出最后一句话：“你的时候，连鼓的时候，都敲不来哩！”

周围就是一阵哈哈。赵世荣的脸立刻通红了，愤愤的向着众人伸出两手道：

“人家的时候，把手杆都给你拉弯了的时候，拉你去演的时候，你又咋个的时候不去喃？现在的时候，倒来说风凉话！”

印油印的那个放下油墨滚子，用手指着他批评起来了：

“说句你不悫气的话！的确，一个人专做一件事就好了！这样才做得精！你看我……”

另外坐在那边写字的一个，也插进来，但他的批评又是另一种的：

“兼一两件事，其实是不要紧的！比如我。不过，你实在弄得太多了！”

老孙看见赵世荣只是把手指摸弄着桌角，给众人说得非常窘的样子，就赶快给他解围，拉他一把道：

“算了算了！我们说起来，其实都也有缺点的！老赵虽然也有缺点，但他很热心！来来来，我们来说正经话吧，哪，你的笔，哪，你的记录簿，还有一半，你自己赶快整理好吧！因为你这字太草，我搞起来太慢……”

但是小陈不服气地：

“是的，他热心！我们不能否认！可是光热心，事情抓了很多不做算啥子呢？”

老孙把两手一摊道：

“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么？我们今天的救亡工作还做得不够，新的干部还没有起来！”

这最后一句话很合了众人的心了，印油印的那个把头发向上一摇，抬起脸来：

“老孙！有你的！”

于是大家都就不说话了，彼此都默默地咀嚼着那句话，各自埋头工作起来，形成一片心心相印的融和空气。李侃然感动了，虽然是站在微弱的光线中，却仿佛觉得置身在温暖而健康的气息里。而对于老孙特别起着深刻的印象，于是重新注意的看着他的脸：那瘦削的尖脸，眼睛很大，闪烁在眼镜后面，看人总是那么坚定的，鲈鱼似的嘴唇上有两撇浅浅

的胡子。这面孔不过才会过两三次——因为他在外省工作多年新回来不久——然而此刻却觉得特别亲切。于是伸手拉着他的手肘道：

“呃呃，老孙我总是把你的名字忘记了！”

老孙正伏在桌角，看着赵世荣工作，听见他一问，这才翻身过来，一手扶着眼镜笑道：

“呵，我叫孙诚。”

“好吧，我们不搅他，先去了吧？”

孙诚的眼光在镜框后闪了一闪。

“我们一路去，很好。”他说。“不过，时间不多了，我看还是我守着他帮同整理起来好些。”

对于他这种诚恳而热烈地帮助别人的态度，李侃然起了激动。

“好吧！”他从心底里迸出来这愉快的一声，那声音里充满着热流，自己都觉得那是带着一种过份的兴奋而颤抖地说出来的。他紧紧地捏捏他的手肘，就出来了。

## 五

“哨……哨……哨……哨……”一辆雪亮的白铜包车迎面飞来了，冲过许多街车前面直跑。行人都纷纷让开。李侃然赶快向旁边一闪，躲避一下那威风，但背后却忽然抛来一声：

“李兄！”

他掉头一望，这才看清了坐在车上的是吴大雄。他那矮矮的，胖胖的身材，以及那圆圆的头颅，饱满的面庞，令人想起一个皮球，那戴在头上的新的灰呢博士帽，简直把他装饰得那么堂哉皇哉的。包车夫放下车子，吴大雄就一滚似的跳下来了，两手理理西装领子，便伸出来握着李侃然的手，夹杂着一点生硬的北方话说道：

“你这候儿到灰（会）场取（去）么？”

李侃然用那沉默的眼睛看着他，回答得有些冷：

“是的。你喃？”

“是呀是呀！我一猜就猜着了！从来就只有你老兄到灰（会）早，很认真，守时间，这实在是你老兄的长处，是我所不及的。不过，你老兄这候儿去，太早了呀！我刚刚经过那门口，进去看了看，连人花花儿都没有唎！所以我想利用这点时间去灰（会）一个人……”

李侃然听了，他这一长串恭维他的话，略略带了点高兴，但同时又有些不舒服，听他说完了之后，淡然地问道：

“你去会哪个？”但马上又觉得这问话是多余的。忽然吴大雄抓住他的手拖他一把，他一怔，莫明其妙的撞着一个行人，踏上阶沿时，老虎似的一辆汽车，就在街心猛烈的咆哮过去了，一阵冲天的灰尘向旁边扑来。吴大雄一手打着灰尘，一手拿手帕蒙着鼻尖，做了一个厌恶的嘴脸之后，又用手拍拍西装，这才带着一种玩笑的口吻说起来了：

“我这候儿去灰（会）一位‘长’字号儿的。”他笑一

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同时又用手把余尘挥着。“他曾经几次请我到他那儿去，我都没有取（去）的。因为我的脾味儿向来就有点儿不愿意同他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来往。不过呢，他这人还好，你看过高尔基著的《布格罗夫》吧，他就是那养（样）的人物儿。”他说到这里，就把眼光透明地看着他，眼眶睁得很大，好象要把珠子鼓出来似的，以加强他这话的力量。

“他对于救亡工作也很热心的咧！”他又两手理理西装领子，继续说。“因刺（此）我想，高尔基都能够同布格罗夫来往，何况我们现在是统一战线呢？象他这样儿的人，将来对于我们的立案之类一定是有帮助的……”他摸出一个很精致的烟盒，用大指拇顶开那侧面的一分宽的盒盖，将将现出一个小方孔，一支纸烟就从方孔跳了出来，递到李侃然面前道：

“靖（请）抽烟！”

“呃呃，抽过了！”

“啊呀！客气干吗儿？抽嘛，抽嘛！外人么？”就把纸烟塞在他手上，又摸出火柴；李侃然知道是推不脱的，只得抽起来了。

吴大雄自己含了一支，吹出一连串的烟圈之后，笑道：

“现在的烟儿真涨得不象话儿了！你看这白金龙香烟儿，一听儿要一块儿儿，涨了四五倍儿。呵呵，请问你一下，今天不是要选举么？”

“是的。”

“据你看来，执委里边儿选哪些人？”吴大雄说出了这句话，就用指头弹弹烟灰，竭力做出那种坦然的态度，然而眼睛却显得紧张。

“这……我还没有想过……”李侃然窘迫地答道。

吴大雄见他那迟疑的神色，自己便把眼睛顺下去看了看自己的皮鞋尖，显出心事很重的脸相，随即伸出夹着纸烟的手指敲敲李侃然的肩头道：

“据我看，今天这成立大会儿，未免太快一点儿了！因为有些颇负重望的人都还没有约来。虽然在思想上，见解上，各有不同，但是抗日救国这一点儿上总是相同的，对吗？”

听他谈到这问题，李侃然立刻改变了淡漠的态度，把香烟拔下嘴来，目不转睛的望着他。

“那当然对的。”听他说完了之后，他回答。但忽然，将才张振华对他说过的话：“要那么兢兢业业地，做人也太难了！”有力的抓住他。他对于张振华的这话是觉得不免有些过火的，然而对于吴大雄的那种狡猾的态度，又觉得生理地起着一种反感，他于是加添道：

“其实都是发过帖子的，他们不来哈！”

“自然自然——”吴大雄说；但忽然一个颤抖的声音把他的话打断了：

“老爷，请你做一个好事……”随就看见一只非常肮脏

的手伸到面前来。吴大雄掉头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叫化子，他顿时愤怒了：太阳穴爆起蚯蚓似的青筋，睁大眼睛咆哮道：

“滚开喔！”马上用手帕遮着鼻子。

那叫化子吓得倒退一步，随即做起可怜的样子，扁起嘴，哀求着。

“车夫！你在干吗儿的！把他拉开去嘛！”他吼道。

车夫就跑过来给那叫化子一掌，打开了。

“自然自然，”他这才继续回到本题说起来。“他们不来，是他们自己方（放）弃。不过呀！五个指头儿也不齐呵！何况人呢？譬如你我，对于救亡，那不消说得，毫无稳（问）题是百分之百热心的。然而有些人，却多少有些儿不同呵！他们虽然也很爱国，但热心程度总差些，这就要靠大家来推动了！重（总）之，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则，今天我们的工作是全民族的！无分男女，无分老幼，无分贫富……”

李侃然对他这一番话，渐渐感到很大的兴趣，他的注意随着他的话越提越高，觉得那些话都对的，于是张振华的话又被否定了。但听他说到最后那一句的时候，使他有所感触，忍不住要掉头去看了看那将才挨了一掌打在旁边的叫化子。但吴大雄正讲得高兴，没有注意，还在说下去：

“你老兄使（是）一切都了解的人，当然使（是）明白的罗！重要的使（是）推动大家去接洽呀！譬如朋友中有些

人同各方面儿没有什么来往的人，不便去接洽，其实是可以找能去的人的，譬如刘先生，钱先生，还有……”他沉吟着，要说不说的把嘴巴半开着。

李佩然知道他是想叫自己提他一个，但他没有提，只张着沉默的眼睛。

“自然，我也可以算一个。”吴大雄终于只得自己说了，用手指弹弹纸烟。“各方面儿的人算起来我都还熟。不过那天儿我提出的意见，大家没有注意呀，因此没有通过，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我虽然想去接洽，但是大家又没有推举我，我又怎么好去呢？对么？不过，据我看来，这意见，今天儿还可以再提出来让大家考虑……”

“今天就要选举了哈！”

“是呀是呀！这可糟！”吴大雄皱起眉头，伸手搔着耳朵。同时用了最大的注意观察着李佩然的脸色，看他是否对这话确是感到焦急；而李佩然的剑眉确也是那么斗紧着的，沉默的眼睛不眨的把他望着。他于是就说下去了：

“不过，作为补救之一法儿，顶好在选举的时候儿，——自然，这不过是我贡献的意见——多选些各方面儿都熟的人，你老兄以为如何？”说完之后，就把手弯起来一扬，一线火光从李佩然眼前闪过，一大半节剩余的纸烟，就躺在街沿下了。他拍拍手，做出满不在意的神气，但眼睛却仍然把李佩然不放松地盯住的。

李佩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今天在街上要特别同自己

谈话，而且绕了那么许多弯，重要的还是为的后面那一句。他从吴大雄的眼里看出了一种针尖似的逼人的光芒，仿佛威胁着他非答应不可似的，一股憎恶的情绪在心里燃烧起来，他就把眼睛避开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一只肮脏的手爪捏着那半节纸烟，插在一个污黑脸的嘴上。他于是冷冷地说道：

"好吧！"

"那好，我就取(去)了！"吴大雄立刻伸手把他的手一握，一翻的滚上包车，向他一拱手，脚铃当的一声，车子就飞去了。从车后看去，那前面冲天翘起的弓形车杆，象一道拱门，杆巅闪着刺目的铜光，与太阳争辉，仿佛在夸耀它的阔气。吴大雄就象坐在摇篮里一般，新的灰呢博士帽的顶一摇一荡地……

## 六

李侃然进了会场的大门，一片大草地就出现在眼前，阳光在那被人脚践踏得衰败了的草上显出枯黄色，静悄悄地。一口风把地上的枯叶卷走了几步，但枯叶不愿走，一摇一晃的摇着枯草躺下来了。草场边一株老树，向蓝天舒服地伸直着它那脱了许多叶子的枝干；枝干上停着一群老鸦，在东张西望的，见人一来，便哇的一声，全都飞起，掠过阳光把扇着翅膀的影子在草地上面投了一瞥就不见了。李侃然寂寞地望一望，就踏过草地，向着那借来作为会场的房间走去。

进了门，一股阴冷的气息向他周身包裹了来；这间长方形的屋子四壁，以孤清的神色把他望着；一排排的桌子跟凳子，构成一道一道的沟形，都张着它们那空虚的大口，在那儿吐出寒气；从窗扇射进来的阳光也显得暗淡了；只有窗纸的破洞，仿佛这个房间的嘴巴，在唱着孤独情调叹息似的歌，有风从那儿漏进来。他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前，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掏出火车表来看看，长针已指着十二，是正正的两点钟，但还不见有人来。他于是把家里来的信取出，拆开，抽出信纸，看了下去。信里头又是向他诉苦，说是："汝须知吾家已不如往年，些许田产，已入不敷出，而百物昂贵，生计日艰，债台高筑，望汝偿还，闻汝近为人改卷子生活，非长法也。"接着就是要他到他舅父任上去作一点事，以"振兴家业"，最后就说："难道要救国，连家都不顾了吗？"他皱一皱眉头，就把两手伏在桌上捧着头脸，呆呆地望着纸窗，好一候儿，才喃喃道：

"哼，振兴家业！做梦！日本人还要来灭你的种咧！"

他想起前几年为了读大学，向亲戚借钱，但得到的只是白眼，有一位长得白胖的舅父，还一手拈着嘴唇上边梳子似的黑胡子，一手指着他，教训了他一顿：

"这种年头读啥子大学！还是哪里军队里找点事来做做的好！没有啥子家务①的人就不要图啥子正路功名！"

---

① 即家产。

他只得张着沉默的眼睛忍受着。但他并不忘记奋斗，把一些田押给别人，进了大学了，但因为穷困，冬天还是穿着一件薄薄的污旧夹衫，躲在寝室里冷得发抖，有些同学经过他的门口，都老远就轻蔑地把头转开去，他也只得把自己沉默的眼睛俯在书本上忍受着。他愤慨于人与人间是如此的冷酷，但同时他从书本上看清楚了，自己的命运陷于如此的境地，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他于是毅然离开学校，起来奋斗了。

但他想：母亲也可怜！几十岁了，头发已灰白，门牙已脱落，眼睛已深陷，晚上还要逼近豆大的灯火尖着十指缝补什么衣服之类。而且不断的咳嗽。心里就感到非常的痛苦。但他把当前的救亡工作跟它两相比较，就又觉得那样的事是渺小了。然而心情总是象流着一种苦汁似的不快，他于是懒懒地把信装回袋子里，在地上踱了起来。他希望能够有一个人来就好。

忽然，他听见一个嘹亮的歌声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声音越唱越高，越高越雄壮。渐渐近来了。他不由得兴奋起来。

“呵！王志刚来了！”

他走到门边，就看见那穿着黄色飞行师短装的王志刚在草地上了，那短装扣得紧紧的。显出他那强壮而坚扎的身材，那不肯驯静的跳动的脚步，那甩动得很高的两手，那圆

圆的饱满的红铜色的脸，那明亮的带着梦幻色彩的眼睛，以及那分披在两边的黑玉似的头发，处处都洋溢着有余的精力，他因此也觉得神往了。

“老王！才来么？不守时间！”为了忘记自己的不快，他竭力使自己做出快活的神气。

“笑话！啥子！不守时间！两点钟！你看看，两点钟！”他捏着两拳，做了一个跳远的姿式，一步就跳到门前，把手表伸出去指着说。

李侃然拿起他的手看看，又侧着耳朵听听，他这时才真的感到非笑不可了：

“哈，你的表睡觉了！”

王志刚伸回到自己的耳边，立刻皱起了眉头：

“咋个咧？走的好好的，咋个忽然不走咾？哪，时间宴①了！我赶快把摊子摆出来吧！”他说完，就双脚一跳，进了门槛，大踏步的绕着那一行一行的座位，向着屋子的一角走去，皮鞋后跟的可可声音，使得天花板下的空气都起着嗡嗡的回响。李侃然见他忽然蹲了下去，钻进一张条桌的下面去了，接着就看见那条桌悬空站起，向着门口走来。

“来来，我帮你抬嘛！”李侃然很觉得兴奋，便迎了上去。

“不要紧，不要紧！这桌子很轻的！”桌子下面在回

① 即晚。

答，随即发出歌声来了：

“我们的心……是战鼓……

我们的喉……是军号……”

桌子到了门边，放下了，王志刚的头就从下面钻出来，那红铜色的脸更加鲜红，而且更壮实些，一对大黑眼瞳跟那亮蓝的眼白都发出玉一般的光彩。他一跳起来，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写着“签到处”的纸跟一盒浆糊。

“我们……

挥舞起……刀枪……”

他唱着，一脚踏着桌沿，便一纵身站上去了，指头挖了浆糊，就在门枋上把“签到处”贴起来。李侃然感受到他那洋溢着的精力，那种劳动的愉快，也在胸中燃烧着一股想飞跃的热情，不由自主的跟着他拿起来了：

“踏上抗……敌的战……场……”

王志刚捏着拳头，纵身一跳，又下来了，立刻又从抽屉里拿出墨盘，笔，跟签到簿来道：

“来，开始签到，嗟！你先到，你先签！”

李侃然就把身子弯成一根弓，拿起笔签起来了。他觉得今天从离开送出征的队伍以来，这候儿又才真正感到无限兴奋——为了发舒过去压抑惯了的心，他是只要遇着这样的场合就让它去尽量兴奋的，但这时所感到的兴奋又跟在救亡室时不同：在那儿的空气是严肃，而这候儿却是活泼的，仿佛觉得这正是自己所缺少的性质，因此觉得王志刚的可爱，

甚至连他满口土话都是很可爱的。一种想跟他亲近的欲求，在心里猛烈的抬头了。他就抓住王志刚的手，拉到门槛边，也将自己不大用到的土话说了起来：

“唉，坐下来，我们摆龙门阵①……”

王志刚将将同他坐在门槛上，忽然一下子又站起来了，搓搓两手：

“呵哟，总理遗像还没有挂起咧！”他就跳进门槛可可的走到主席台上去了。

“他这人的精力总是那么用不完似的！”李侃然用他那带着沉默味的但却是愉快的眼睛送着他那跳动的背影，赞叹的想。

王志刚终于又出来了，他又拉他坐在门槛上：

“呃，老王！你今天送到东门外的情形咋样？”

王志刚的眼珠忽然非常明亮，一下子又站起来了：

“呵呵！今天真是比头回紧张！”他挥舞着手臂说。“你看，到了车站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群众就跟那一旅人合唱了一个《义勇军进行曲》，那硬是雄壮极了！热烈极了！那歌声呵，拉连了好长，连天空都震动了！那旅长都硬是感动到流泪了！你看那旅长，他等大家唱完后，就站上一个很高的土台，他那高个子，一站到那高台上，……”王志刚就一脚踏着签到的桌子，跳了上去，站得笔挺的，做出军人的立

① 摆龙门阵即谈天。

正姿式，脚跟靠拢，脸色顿时变得非常严肃，如铁一般。

“你看，”他挥着他那黄袖子的手臂说。“那在群众之上，的确是一种庄严的壮观。他说：‘我今天实在太感动了！因此，使我感到从前内战时的惭愧！我今天才真正知道民众对我们是如此热烈！’他说到这里，流泪了！他又说：‘我是军人，很简单，我们一定要去为我们的民众，为我们的民族，去抗战到底，希望大家在后方努力救亡工作！’他下来后，好多人都作了热烈的演讲。我也跳上去说了几句话，我说：‘我们也要踏着你们的脚迹来的！在战场上相会吧！’”他跳下桌子来了，拍着李侃然的肩头道：

“你今天咋个不去？”

李侃然才要回答，忽见他已一翻身跳到草地上了，弯下腰去，拣起一个坏到只有半节的提簧来，……上面有许多污泥。

“你看，这不是很象一个手榴弹吗？”他拿到李侃然的脸前，很感兴趣的摸弄着，眼珠子滴溜溜转动。

李侃然笑了一笑：

“你到是处处都可以发现你的新大陆……”

“我想我去打游击一定很不错的。甩手榴弹我从前在学校练习过的，你看——”他把手一举，做了一个姿势，使劲一抛那“手榴弹”就在空中旋转着，打着前面的老树，碰到阶沿上，啪的一声，破成几块竹片。他立刻快活的笑起来了：

"哈，鬼子着了！"

李侃然也跟着笑了。

"想去打游击么？"

"我硬是想去得很咧！"王志刚非常高兴的转过身来把他望着。"我常常想，假如我能去到前线的话，我一定去做一个游击队员，背一支枪，背一把大刀，别几个手榴弹在腰杆上，你看你看，我这样子行不行？"他抓着李侃然的两肩，拉来端正的望着他自已，他就把那黄短装的胸脯挺出，两手叉在腰上。李侃然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遍：

"行。当然行！"

"我常常想，不不！我昨天黑了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已经当了游击队员了。我们这一队在乱林子里头走着，是晚上，有月亮，月亮很大，好象就在头上，那清幽幽的光辉，从密密麻麻的华叶漏下来，洒在我们的身子上，就好象许多小银片。那硬是很好的景致呵！我们不说话，轻悄悄儿的踏着乱草走，转出树林，就是一带悬崖绝壁，下面是一道河流，月亮照在上面，发出鱼鳞子一样的点点的光，我们就发现敌人在崖下了，看见一连串的黑影子在动，我首先就抽出手榴弹来，砰砰�的甩下去，马上就腾起火光，好象是队长在我身上一拍，说：'你打得很好！'但是不晓得咋个的，我就醒转来了！"他说完了的时候，就仰起脸望着天空。太阳已经偏西了：天空的中央，在那蓝底子上抹着几条稀薄的白纱；东边的云絮则铺展得非常均匀，好象弹花匠人才把它弹

过似的：那白纱，那棉絮，都迎着太阳发出灿烂的银色。

李侃然看着王志刚的眼睛，那亮蓝的眼白托出的黑眼瞳，仿佛浮着一层梦幻的烟，但又非常清明，他想，他不知道又在幻想着什么了。

“你这样的梦，好是很好，不过太有点诗人气了！”他笑道。“战争，并不如你想得那样美丽的咧！它是最现实的！”

“但是你能否认战争在今天唯一的意义吗？”王志刚不服气的辩论着。

“自然，战争在我们今天是需要的，而且还要坚持抗战到底咧！一种罗曼蒂克地对于战争的憧憬是必要的。”李侃然诚恳地一手抚摸着他的肩头解释道。“不过不应该太诗化了！应该正视它的残酷性，去克服它，不然，会在现实上碰钉子的！”

王志刚红了脸，那圆圆的额角凸起青筋：

“你这人太现实主义了！我不赞成你这种绝对的现实主义！”

李侃然笑了：

“你把我的话又听错了！我何尝在主张绝对的现实主义？”

“你说了的！”王志刚坚决地说。“你说了的！你不是说‘会在现实上碰钉子’吗？”

“但是你把我——”

王志刚立刻打断他的话：

“你那种绝对的现实主义是不对的！”

李侃然皱起两道剑眉，把他的长马脸凑拢一点，又向他解释道：

“但是你把我前面的一句‘一种罗曼蒂克地对于战争的憧憬是必要的’的话忽略了！”

“我并没有忽略！你不是又说‘不应该诗化了’吗？我记得哪一位革命家说过，不会做梦的，不配作一个战斗者！可见你是错了的！”

李侃然沉默了。他从王志刚那铁紧的闭住的嘴，跟那锋芒毕露的眼光，感到一种太顽强的固执己见的意志，于是觉得受了重压似的，他的唯一忍受的办法就是沉默；但他又觉得王志刚那种精力有余，非常活泼的一面，究竟是可爱的。为了打破这僵局，他于是把话头转开去：

“你打算什么时候到前线去？”

王志刚好象还余怒未消的样子，好一候儿，呼出一口气，才说道：

“唉，总是走不成哈！我父亲他们总是不要我走！他要我去作一个公务员，我才不干咧！我已经看见他在办公室坐一辈子了！一天到晚坐着，又没有多少公事办，只吹牛，无聊得要命！我是决不走我父亲那条路的！我父亲又要逼着我把大学读毕业！在这样的时候，哪个还有耐心去读那些古书！然而讨厌的是这后方的工作又做不起来！你叫我咋个办

呢？今天那旅长说：‘我们是上前线去了，希望你们在后方努力救亡工作’，但是咋个办呢？我想，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哪天还是脚板上擦油——溜他妈的！”

李佩然听他说着的时候，脑子里也闪出他母亲的信来，心尖上就感到隐隐的痛苦，然而想：

“但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究竟都成长了！虽然他同我，各自成长起来的基础，显然是不同的。”

“你这决定很好。”他说道。“不过，我想你还是暂时不忙走，因为这后方很需要人工作，人手少得很咧！”

“可是你看咋个工作？”王志刚气愤的伸手指着签到簿。“两点钟过这样久了！还没有人来！”但他忽然把眉毛一扬，高兴的叫起来了：

“呵，我们的主席来啦！古得摸铃！”他便一蹦跑了过去，跳到大门边，一把抓着张振华的手，就陡闻着一股酒气。“哈哈，我们的主席又吃酒啦！”

张振华那被酒浸得微红的两个突出的颧骨跟眼圈骨，更红了，便昂起头，报复似的用手拍拍他的背道：

“哈哈！你这小老弟！密斯吴正在到处找你咧！”

“你别瞎扯呵！”王志刚就跑开了。

张振华立刻皱起眉头，把眼圈骨高高耸起，现出心事很重的神气，向李佩然招手道：

“佩然！我告诉你一件重要的消息，”他就站在草地中心。

李侃然跟王志刚都迎到他面前来了，睁大眼睛把他望着。张振华前后望望，才说道：

“将才我在朋友席上，听见好几个人说，冯斌他们那批人在说闲话，今天不来参加会了！”

“啥子？”王志刚叫了起来。“他们要咋个？”

张振华没有看他，又加添道：

“因此我没有终席就跑来了！听说他们要退出咧！”

好象一锤打在李侃然的脑壳上，他慌乱了一下。但他把嘴唇闭得很紧，两道剑眉下的眼睑一闪一闪地，在思索着这件事发生的根源。在这样的时候，他冷静了，他觉得应该慎重的来加以考虑。

“那么这回事弄糟了！”

“自然，糟是有点糟！”张振华点点头说。“不过，他们不来，我们也可以成立起来！”

王志刚也跟着点点头道：

“是哈！成立起来就是了！你怕就把我们摆干① 了么？从前就是东顾虑，西顾虑的顾失败了！还要顾虑到啥子时候？”

这些话好象箭一般射来，李侃然只有用沉默的眼光来承受。他觉得他在这时应该做得无比的镇静。决不能轻率从事。他的身体就象铁柱子一般，不动，长马脸也鼓一般绷

---

① “摆干”即“把你们剩下，使你们没有办法”的意思。

紧。他想起将才在街上同吴大雄的谈话来了。

“也许吴大雄也不会来了吧？”他想。他觉得对于吴大雄的为人，自然有许多令人不满意之处，但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刚才自己是太感情地对他轻蔑，似乎不应该，重要的是应该理智地推动来作点工作。总之，重要的是工作！只要无害于抗日救亡的工作，只要他不主张妥协投降，在做人的方法上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到这里，立刻又记起刚才同吴大雄谈话的时候，曾经想到张振华的话，因而对吴大雄更加表示了冷淡的事。

“那嘛我也显然受了张振华的影响了！”

他立刻感到了一种痛苦，仿佛吃了毒草似的。这一切，在他脑子里旋转得很快，一个接一个的涌现，形成一条整然的思想的线索。他惊异于这思想的发展，使自己很迅速的就把握住了那中心的柄子。最后，他沉静的说了：

“自然，成立是要成立的。不过我们应该要慎重，绝对不能引起磨擦，增加救亡工作的困难……”

“哪个跟他们磨擦？”王志刚不服气的跳起来。“是他们要磨擦哈！他们不来，难道别人就不能工作吗？”

“但是我们总得希望他们来工作！”李侃然坚决地说。“救亡工作，除汉奸外，谁都应该推动起来才行的！难道我们这几个人就可以工作得了么？何况他们不来，也许我们这抗敌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都说不定的！过去就是前车之鉴！”

“无疑地，他这是右倾的观点！”张振华想，觉得自己

应该站在指导的地位，切实纠正他，便微微偏了头，把凹下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伸出右手在李侃然的胸前一点：

“无疑地，”他理论地说道。“你这是只看见事实的一面，而没有看见现实重大的要求的。原则底地说起来，无疑地，在今天抗日战争中，我们民族本身的缺陷一定要暴露出来的。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些人的封建意识，在此时也容易暴露出来。譬如这抗敌会在发起之先，他们来参加，多少是带有领袖欲来的，后来看见恐怕不容易当到领袖，就不来了！所谓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看到广大的民众，几个领袖不来，又有什么关系？”

“但是，请注意！”李侃然也不让，发出他从来少有的争辩。“所谓广大民众，自然是不错的。不过我们要谈的是我们本会的事。很显然，我们××抗敌会的构成份子是知识份子，不就是需要这些人么？他们要当领袖就给他们当好了！我们要的是工作！”

“他们连领袖都不来当，你把他们咋个办法？”王志刚把两手一拍，随即向两边一分。

李侃然立刻警觉着自己，如果大家光是在原则上兜圈子，会越说越僵的，于是竭力把态度放得非常和平，拍拍张振华的肩膀道：

“老哥，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总得想个补救的办法！”

“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好想？”

“我想提供一个意见，看你们怎样。”李侃然说。张振华

跟王志刚都聚精会神的把他盯住。"我想，"他映一映他那沉默的眼睛。"我想，莫如找吴大雄出来，因为他各方面都熟悉……"

王志刚哈哈笑了：

"嗤！他么？"轻蔑的瞥一眼，就跳开去，在草地上抓起一块小石头，大声的唱起来了：

"工农兵学商，

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李侃然立刻感到受了侮辱一般，脸上青了一股，但随即微微一笑，向张振华解释道：

"是的，将才我在街上遇见他，他曾经向我谈起……"

"哈哈，"张振华也笑了。"他竟游说你来了么？他不过是把我们当作上天梯，想不到你会那样相信他！"

李侃然这回真的气愤了，他想：

"我的脸色一定是很难看的吧？"

但其实他的眼睛只是寂寞的映着，跟鼻翼有些扇动。

"我又何尝不知道！"他说。"不过能推动他工作多少就多少！在今天，我们不能否认，工作的困难是很多的！我们也只得耐心的来做！"

张振华看见他那说话的样子，俨然是在指教他似的，立刻非常气愤了。

"他在思想上还有问题的！"他这么想了一想，便决心

要克服他了，于是又把脸偏起：

“从前我们在北平的时候，对这样的问题早已经争论过了！”那意思好象说，那时不晓得你在哪里呢！“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性质，本质底地说起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他的‘理论’又来了！”李侃然阴凄凄的把脸掉开去，忽然看见有四个人来了；两个穿学生装的，一个穿长衫的，一个穿西装的，他便决定借这机会暂时逃开，于是大声喊道：

“喂，请签到！请签到！在这儿！”就转身到签到的桌子边指着。

## 七

张振华愤愤的向王志刚面前走来。王志刚还在那儿一下一下的弯腰拣石头甩，他那黄短装的身子就象一把折刀似的一关又一开的动着，一面唱着歌：

“……枪口朝外向，

要收复失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

张振华拍拍他的肩头，以致他吃惊的扭过头来。

“老李简直是错误的！”张振华说。“我担心他恐怕连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这本书都没有看过！”

王志刚拍着手上的泥土道：

“他这人倒是一个好人。只是呆板一点，我的脾气也跟他不大合得来！”他就在张振华那长杆子的肩下走了起来，一灰一黄，衬映得非常分明。三只飞机排成品字在那蓝底白云的高空盘旋，在他们的头上窥看着，背后则起着嘈杂的说话声。他们仍然向前走着。

“自然，他是好人，我也是这样的看法。”张振华微偏地俯下脸来说。“不过，是一个缺少个性的人，这就证明他了解理论太不深刻！我们从前在北平的时候，——不，不，老实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社会，特别是我们这后方。你看，抗战以来，我们这后方有什么变动没有？没有！战区里许多高等难民逃来，荒淫无耻的现象只有增加着……”

“是哈是哈！不错。”王志刚点点头。

“这种现象，是根本地的封建传统的口味相合的……”

“是哈是哈！”王志刚又点点头。

张振华也就越兴奋了，瞧着这非常接受自己意见的王志刚的脸，就眯细着凹下的眼睛，唱歌般地讲下去：

“这种封建传统，只有一天天向着没落路上走的，在抗战中，它怕着各种新的发展，说不定会开起倒车来，来一次黑暗……”

王志刚骨碌着一对大眼瞳望着他，他那每句话，一进了

他的耳朵，就在他眼前幻成一种可怖的景象：好象那“封建传统”陡然变成浓厚成团的乌云，布满了天空，又变成黑色的房屋那么大块波浪的狂流，冲刷着大地，暴风雨，闪电，也突然的来了，而许多人的身体就在那乌天黑地的暗光中，被那山峦起伏的狂流吞卷着，吞卷着，而当中就有他自己跟密斯吴……但他的耳边还在继续响着张振华的声音：

“我看他们这些做救亡工作的真不行！……真是有许多事都令人看不上眼！……从前我们在北平的时候……”

他们已踏进树荫下，枝枝桠桠的黑影一爬上他们的头，立刻就全身都给他们网满，他们走近苍老的树干，在阶沿边坐下来。微风掠过，枝影摇摆，轻轻吻着他两个的脸庞，王志刚头上的头丝也轻轻飘动。张振华用脚尖颠动着草地上的一块石头，颠过去又颠过来，仿佛非常失意似的，玩弄着。

“象这样轻风徐来的天气，打游击该不坏……”王志刚闭着眼睛，睫毛组成两条黑线，舒畅地领受着微风的亲吻，说。

“这样的天气，在北平的西山倒不坏。”张振华又把石头颠了两颠，说。“记得我那次才从狱里出来，我很感到疲倦了，就曾经在这样的天气，在西山休息了一个时期……”他停了一停，“是的，我自从休息下来，听说他们的救亡工作就不及从前了！至于这里的工作，”他忽然愤激地，“是的，只要我肯作，凭我的经验，依我的话，我敢斗胆的说，

我可以弄得好！这是，你看吧，他们并不接受我的意见嘪？”他用眯细的眼睛对着王志刚两手一摊。

王志刚忽然发现了张振华脚尖那石头，便伸手抓了过来，一面说：

“其实你很可以负起责任领导起来嘛！”

“唉……！”他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哈！算了！随他们干吧！我横直只要等到有了路费的时候，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走走！”

“真的。我也想到前线去咧！”王志刚一跳的站起来，手一扬，石头就抛了出去。“在前线硬是可以痛快多了！不象在这后方，不生不死的！我硬是讨厌透了！”他的声音忽然加高起来。“呵！来了不少人了！我们过去吧！”

“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张振华看着他那丰满的红铜色的侧脸，跟那明亮的耳朵，以及那精力有余的跳动的背影想。

“他年青，他强壮，所谓初生的牛儿不怕虎……但是我呢？”他问着自己，用手指摸摸瘦骨嶙峋的脸颊，觉得自己是苍老得多了……

“不的！”他忽然又对自己的想法起着反感，“我不能这样颓唐！这几年我已孤独得久了！但是我过去是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的！在北平的时候……是的，正如王志刚所说的，我可以负责领导起来……”

# 八

王志刚跑了过来，看见已来了几十个人，组成三个圈子，在那儿的斜阳光里分组的谈论着。有一圈差不多尽是三四十岁的人，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大都是在学校方面或其他方面有地位的人们；另一圈则是杂的，有长胡子的，有短胡的，也有没有胡子的；第三圈则尽是青年，以穿学生装的占大多数，李侃然也在这一个圈子中。显然，这许多人也都已知道今天有人不来参加的消息了，都在把它当作问题的中心谈论着。他就挤在李侃然旁边，李侃然看他一眼道：

"今天的人大概不会来得再多了！等一候儿就可以开会了！"

其时，额头上有一块疤痕的青年，手指上捻动着一株草，说：

"唉，这么扯垮了是不好的！"

"是哈！救国的事，闹什么意见？真是将才曾老先生说得好，闹意见的都不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站在王志刚旁边的一位尖下巴的苍白脸愤激的说。

"哦！原来曾老先生也来了！"王志刚想，抬起眼来，看见那边的一圈里，就站着那灰白头发，嘴边吊着一部三寸胡须的老头子。但一听见对面的孙诚抢着说起来了就赶快把眼光收回。

“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哈！”孙诚一手扶扶眼镜，眼光坚定地望了众人一圈，说：“不能够这么喊一声垮就垮了吧！那还谈什么救国？曾老先生那样大的年纪的人都来了，我们这些青年还要闹意见，那是可羞的！抗战这么紧张，前线的将士跟民众牺牲了不知多少！我们大家还有什么不可以坦白商量的？难道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各个击破才好吗？”他举起一只手掌，慎重的在空中一劈，补足他的话道：“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史孝良的文件里，不明明就是希望那样的灭亡我们吗？”

王志刚把手一拍道：

“我想没得办法！我只有上前线去了！”

李侃然深沉的盯了他一眼，这一眼是大有深意的。因为将才这些人才来的时候，一谈到有人要退出的话，有好几个人的主张都非常干脆：“要退出，请便吧！”他好容易用了多方面的分析，把他们说服下来，到了曾老先生到来，他们才高兴起来了。现在就生怕王志刚又来放大炮。但他立刻高兴的是孙诚又说起来了，那额角上刻划着重叠的横纹：

“上前线去，那又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能够说，上前线去，就把目前的工作放弃了嘛！”

众人都掉头去望着孙诚，见他说话非常沉着，不慌不忙的把两手挥动着，仿佛要把每个字都打进人的心里。等他说完了之后，就都回转头来望着王志刚。王志刚的脸通红了，不服气地说道：

“我并没有放弃目前的工作哈！”

那尖下巴的苍白脸拍着王志刚的肩头：

“老王！好了吧！不要我们也闹起意见来，那才笑话咧！说句老实话，我听你说要上前线去，也不知道听了多少回了！叫的麻雀总是不长膘！老艾该没有叫过吧，可是他倒不声不响的去了！如何？”

周围的人就是一阵哈哈。一个长子笑道：

“哈！我晓得他为啥子没有去的！”说时，眼睛里表示着大有深意的神气，众人都立刻问他：

“啥子呀？啥子呀？”

“啥子！恋爱问题！”另一个抢着说。

于是全体都啪啪地鼓掌了。捻动着一株草的那人问：

“就是密斯吴么？难怪咧，我说老王为啥子忽然变成诗人了？做了许多诗！自然啦，诗是要有热情才能做得出来的！”

“你看！你们就光说废话！”王志刚指着他们说。

“好吧，我们就说正经话吧！”尖下巴的苍白脸说。“我们今天应该向我们的老王要求，在未上前线以前把工作负担起来！我们可以说，目前我们这后方的工作是太迫不可缓了！但是象这样不生不死的现象，咋个可以谈得上支持长期抗战？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在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就更应该争气！今天我们这抗敌会已经有困难出来，我们就应该设法来解决这困难！”

“对！对！这是毫无疑义的！”好几个人都异口同声说。

忽然那边长衫西装的一圈，也哈哈大笑起来了。大家都旋风似的车转头去，只见那些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有几个露出牙齿的瓷面闪着黄色的阳光。王志刚趁这机会就溜开了。李侃然也跟着走过来，看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忽然想起：“怎么赵世荣还没有来呢？”他射出眼光向几个圈子搜寻着，才发现他站在那圈曾老先生的肩旁，那被阳光照亮的油黑脸仰着，在问着曾老先生：

“那个时候的时候，那又咋个咧？”

王志刚忽然转了弯，跑到赵世荣身边来了，很感兴趣的把曾老先生望着。

那光秃发亮的脑顶周围的头发，那稀疏的眉毛，那垂到颔下的三寸胡须，全是灰白的，说明曾老先生的老；但他那穿着蓝布长袍，白鹤似的高高耸立着的身段，那多皱的但是红润的脸面，那眼角含着微笑的鱼尾，却表现出他非常硬朗，是一位元气旺盛的老翁。他嘴上含着一根三尺长的湘妃竹的叶子烟竿，偏了头听完赵世荣的问话之后，眼睛都笑得弯了下来。他很响声的咂出两口烟子之后，笑道：

“就为，那争铁路哈，那时候儿，你们，还没有，出世咧！满清，硬把我们，汉人，整伤心了！……”

接着他把胸脯挺了一挺，就同往常一样，又自豪地叙述他过去值得纪念的历史。围绕着的一圈人都高兴地静静地把

他盯住。

“二十几年，前么？”他又是这样开了头。众人都立刻记起他所要说的历史，就是：二十几年前，他才三十几岁，就怀抱着“光复旧物，重见汉官仪”的理想，参加了“杀韃子”的革命活动，曾经买了一对铜锤一对铁锏在家里练习武艺，一面抄录些孤愤的野史，但辛亥革命过后，却不见大家穿大袖蟒袍，而洋短装却时行起来了，他感到有些失望，对于洋东西发生了反感。到了十几年前，已成了有名的绅士。但要拆房子修马路了，这自然是洋东西，而且他自己的房子大门一段就要拆去大半，立刻使他非常气愤，觉得民国越来越不象样了，于是同许多老先生一起站出来反对，但是大门还是拆去大半了。他非常痛心，因此他对那两年后的革命军北伐都发生反感。

“但是，九一八，那年，”他把烟竿子向东方一指，继续道。“日本鬼子，杀到东三省，我们，汉人，又受欺负了！满清，整我们，汉人，我还，记得的。我对，民国，这才，爱起来了！……”

他一句话总是分成几段说，那么慢吞吞的，但人们还是很感兴趣的把他盯住，看见他的动作有时还带着几分孩子气，不禁要发出一阵敬爱的笑声，形成一团快活的空气。

至于那边的一圈，李侃然插进去时，众人都已经笑过了。

“不说别的，单看他那一张名片就要笑死人！”站在李

侃然斜对面的，一位甲字脸，架黑边眼镜，八字须的长衫人物说。“你看他那名片前面挂了两道衔，背面却挂了七道咧，什么学士，什么专家，全挂上了！哈哈！”

于是众人又都笑了。但忽然一斩齐地停止了笑，车转头去对着一个方向。那穿青色西装的一位，向大门口指着道：

“哈，正在说曹操，曹操就到！幸而我们没有说你的坏话呢！”

在门口出现的，正是吴大雄。说那矮胖的身材仿佛不倒翁，一滚似地就到阳光下的圈子来了。一手脱下博士帽，一手伸出来，跟青色西装的握手，一面向着众人打着生硬的北方话道：

“哈！对不住！对不住！我因为到一个地方儿取（去）来！”接着就绕着圈子走了一圈，一一个个的握手。

“该罚你！”青西装的指着他说。“你差不多迟到一个钟头了！”

吴大雄戴上博士帽，理理西装领子，摸出烟盒来，说道：

“笑话笑话！其实到得早，要数我第一个咧；实在说来，我比你成德兄到得早！你不信，吻吻（问问）李兄看！”他就拿一根纸烟把李侃然一指。

李侃然忍不住笑了：

“他的确在我之前到了一下的咧！不过他又走了！”

那位成德兄哈哈大笑了：

“那算什么呢？我昨天就来过一回，那该算比你更早了！”

“你到哪里去来哈？”另一个穿长袍的问。

“我取（去）为我们这抗敌会活董(动)活董（动），”他把纸烟插在嘴上划燃一根火柴，一面咂燃，一面说。把火柴丢了之后又用手指弹一弹笔直的西装裤，然后把纸烟夹在手指上，离得身体远远的；吐出一口烟云。“我是希望我们这灰（会）在立案的时候儿顺利点……”

“进行得好么？”又一位穿西装的问。

“欢（还）好！”他点一点头，顺着话儿溜出一口烟云。“在现在做工作，我以为各方面儿都应该取得联系才好，对不对？我们这抗敌会在发起的时候儿，我就主张应该广泛，对不对？所谓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应该包罗得非常之广大的，要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这才人尽其才，工作才会有发展，对不对？”他带着一种非常得意的面容，拿着一点红火的纸烟，向周围指点着，到了那位成德兄的面前，加添道：“郑兄！你说？”

郑成德把另手抱在胸前，嘲笑地：

“你说得对！可是冯斌他们要退出了！”

“什么？”吴大雄的纸烟掉在草地上了，他怔了一怔之后，就一面看着众人，一面弯腰下去拣起烟来，皱了眉头问：“真的吗？”

“怎么不真？”另一个穿长袍的说。“怎么你的交际那

么广都会没有听见？”

吴大雄把眉头皱得更紧，但随即笑着分辩道：

“我这两天头疼，在家里休息……”

“我昨天、前天在街上都碰见吴先生的！”这说话的声音发自李侃然的肩膀，一听就知道是王志刚，李侃然惊异的车转头来看，果然是他，但是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跑过来的。他说出之后，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吴大雄心里感到非常的气愤，但是不慌不忙的抽着烟，等他们笑完了之后，才道：

“那是我出来……去看医生的……”随即涌起了报复的心情，把两手向前一摊：

“如何？我那天儿提出的多接洽各方面儿的人来参加后，才成立，不是很好吗？但是，当时没有人注意我的意见。现在弄到又（有）一些人要退出了！担心我们这抗敌会要糟糕！哈哈！要糟糕！”他从裤袋里摸出一张白手帕来，抖了两抖，蒙着鼻尖，呼的一声之后，就把帕子捏着在空中划来划去地，继续说：

“的确，许多人都觉得在开始筹备的时候儿太不够了！连我在死（事）前都没有人来约过！”他愤慨地鼓了一下眼睛，“我都是那次开会的前一天儿才知道的！难道我们还对于救亡工作有妨碍吗？自然，我也知道大家有许多工作上的困难，但是救国的事儿不是儿戏的事儿，应该事前多找些人商量呀！”他指教完毕之后，就耸耸肩头。“我看这回事儿

要糟糕！要糟糕！”

张振华忍耐不住了，伸手指着他说：

“我觉得你这意见是错误的！谁在把救亡工作当作儿戏？事实并不如你所说的那样！不是尽都发过帖子么？有什么糟糕？”

“这家伙当着众人的面前指责我！”吴大雄愤愤地掠过这个念头。随即把纸烟一丢，昂起头来道：

“有什么不糟糕？大家都要退出了！你看吧！这是什么工作？”

“什么！‘大家’？”张振华也偏着头用手指点着说。“哪里是‘大家’？不过是少数几个人，你却那样的夸大！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要你才是错误的！你硬是不了解当前工作的重要性！”一不留心，吴大雄也忽然溜出一句土话来了。

周围的人们见他两个脸红筋胀的，都赶快说起来：

“算了算了！你们又何必？”

“大家都不过是在一点句子上的争执。何必？”

顿时那长条条的躺在草地上的黑影子们也零乱了。

李侃然在旁边非常着急，也赶快说道：

“其实这问题都不过是小枝节，你们两位都不是一致的为了救亡工作么？有意见顶好提到会议上去讨论，何必这样就争执起来呢？”

“但是他的意见是错误的！”张振华抢着说。“他还说

‘大家’咧！”

“你连别人的话都听不清楚么？”吴大雄说。“我们请大家评评看，是哪个的错误？”他就把眼光向周围扫了一圈，仿佛在向谁伸冤似的。

郑成德开始说话了；他上前两步，地上的黑影也跟着上前两步：

“我们平心静气的说起来，大雄兄那天的意见是对的，我那天就附了议，可是当时大家没有注意，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这件事确是那天的主席要负点责任……”

“怎么要我负点责任？”张振华大声说，他的眼圈骨都发紫地更加凸出，而凹下的眼睛则睁得大大的。“我虽是主席，但是众人的意见是那样我也没有办法！”

“不管三七二十一！”王志刚把手掌在空中一劈，仿佛要斩断一切意见似的说。“就我们这些人些成立起来就是了！有啥子关系？”

吴大雄耸耸肩头立刻转身；郑成德一把将他拉住：

“你哪里去！”

“我回去了！”

郑成德悄声说：

“呃呃，你不能走！我们已经决定选你的！”

吴大雄迟疑了一下，但随即把嘴杵拢他耳边说：

“冯斌他们都不来，选出来也没有什么好！”

李侃然赶快抢出两步，喊道：

“喂，不走了，开会了！”

大多数人也都喊着：

“呃呃！大雄何必呢？大家有意见尽可提出来说，走，不是办法！大家都是为了救亡呀！”

李侃然见众人都是那么一致的主张着，立刻把他的惶惑打破了，而使他高兴的是，他看见那两圈的人都汇合成一股流，跑过来了，走在前面的就是那位手拿长叶子烟竿的，灰白长须的曾老先生。他那光秃而红润的脑顶与斜阳争着闪光，围绕半圈的灰白头发飘动着，淡眉下边的眼睛则灼灼发亮。他踏着自己的黑影走上前来，就动着胡子里的嘴唇笑问道：

“你们，究竟是，啥子，事哈？”

众人都立刻退潮般沉静了，严肃地但很感兴趣地把他望着，只见他那部三寸长的胡子被微风飘动着那胡子尖端与太阳相遇，就闪着丝丝的光。

“没有什么，”李侃然仰起他那沉默的眼睛说。“不过他们两位有点小争执……”

曾老先生那精明的富有经验的眼睛向众人一扫，立刻就看出那所谓的两位是哪两位了。他于是把他那骨节嶙峋的手摇摆着，慢吞吞的说道：

“好了好了，有啥子，小意见！都是，为了国家，大家，只要商量着做，就了咤！……”

吴大雄迎到曾老先生面前，做着微微鞠躬的姿势，微笑

地又开始了他的“北方话”：

“我们没又（有）笋（什）么。不过是振华兄他完全误解了我的意见，他就争执起来了！”他说着，不断用眼光扫着周围人们的脸，表示出自己非常的宽大。

“笑话！”张振华冲上前来。“是我误解了你的意见么！你将才……”

吴大雄一个劲儿的微笑着，不断的向曾老先生递眼色，好象在说：“你们看吧，究竟是谁无理？这不是明明白白吗？”

曾老先生皱一皱眉头，喉管里响着痰声说道：

“好了吧，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闹意见，总是，不大好！我还是，讲我的，老古话吧，辛亥反正，那年，我们那儿，办同志会，开头，大家也是，常常，闹意见，后来满清，把我们的人，捉去，杀了好些，大家才，觉得闹意见，错了！后来才把，满清推倒！现在，我们又来，抗日，大家团结，才是要紧！”

立刻几十个人都鼓掌了，有一个笑道：

“老先生又给我们讲革命历史了！”

曾老先生也高兴起来，用手抹着胡须笑道：

“真的，我，老了！辛亥，那年么，我也是，同你们一样，跳跳蹦蹦的！”

“好呵！”众人又全都鼓掌了。

“我们的老革命家呵！”

"我，老了！可是我，还没有，成老顽固。老革命，倒不是的。"他笑着，眼睛都弯了下来，微微起着潮润。伸出来的那多骨的手指也颤抖着，现出他是如何的感动。"我喃，十年前，也都糊涂过，一下子，可是现在，我啥子，都明白咤！老革命，倒不是的。我喃，是不能做事，的，不过喃，你们要我来，我总来。为啥子？因为我们中国，又危险咤！我们，不能，又做人家，的奴隶！有人还说，'老先生！你不要去，给他们，利用呵！'我对他这话，真气。我说，他们是，救国的！我愿意，给他们，利用去……"他说到末尾，就把眼睛一愣。

立刻众人都感动地笑了。笑声响成河流一般，形成一团融和的空气。李侃然受着很大的震撼，眼眶都热刺刺的，仿佛有泪水要冲出来。他想到在此刻应该要特别冷静，来把握着这场合的空气。于是在人丛中观察着吴大雄跟张振华的脸色；吴大雄是靠着曾老先生的右肩下站着的，那圆胖的脸上表现着得意的神气；张振华则在隔得稍远的人缝中，把两手在胸前抱着，带着一种冷淡的眼色；而王志刚则在望着曾老先生，发出快乐的微笑，还蹦了一跳；只有孙诚拉着赵世荣在人丛的后面，也笑着，但好象竭力把他们自己放在不大惹人注意的渺小地位；……他高兴的想：

"总之，在这众人的热烈情绪之下，他两个的争端总算给压倒了！"

于是望着那鹤立在群众中的曾老先生的长髯，高高的举

起手来喊道：

“请开会了！”

## 九

人们把曾老先生簇拥在前面，进了会场，各自坐定了座位之后，人丛中发出一声提议：

“推曾老先生作主席！”

曾老先生站起来，用手摸着胡须，慢吞吞的说道：

“我，不能！我的精神，不济。还是前回的，那位，主席，好了。”

但全场七嘴八舌的喊起来了：

“就是老先生好了！”

“就老先生主席，郑重些！”

“我们要老前辈来给我们作主席！”

“请老先生就位呵！”

李佩然拍起掌来，全体也都拍起来了，如放密集的火炮一般，震动了天花板下的全部空气。坐在曾老先生旁边的一个北方汉子，是一个方脸大耳的人物，他把手老是向曾老先生拍着，最后他站起来伸出两手，好象要去搀扶似的，曾老先生只得走上台去了，站在摆了一瓶花的桌子后面，他那灰白的头发，淡眉，长髯，那红润发亮的脑顶，那灼灼的眼睛，使全场里坐了五六排桌子的众人起了很大的感动，微风

从门口到窗洞，飘荡在人们的头上，每个的脸孔都表现得非常肃然。

今天这主席的变更，是张振华所不曾预料的。对于曾老先生来作主席，他觉得：也合适。

“他总算是我的老前辈！”他想。“除了我，也只有他合适，虽然也只能从年龄上说……”

他这么自宽自解着，但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觉得今天全会场里的人们对他已好象不如从前。有点把他抛开似的样子了。他的胸部就收紧起来，感到气闷。他掉头望望会场里人们的面部，只见那些人都光望着主席，只有坐在前排那头的吴大雄带着满意的笑容，不时跟郑成德交头接耳。

站在主席台旁的司仪喊声“全体肃立”，全场稍稍有点杂乱，随即也就静下来。唱歌开始了，起头有的高，有的低，有的长，有的短，形成一片骚音。到了司仪喊道“静默！为前线阵亡将士和遇难同胞誌哀”的时候，仿佛一瓶墨汁倒进水里，立刻浸润开来，每个面部都染上沉痛而严肃的色彩，都静静的垂下头来。上海，南京，安徽，江西，湖北，福建，广东，河北，河南，山西，东四省……一个个在敌人铁蹄下蹂躏的地名，在这个或那个的脑子里出现，将士们，在涨天的烟火中，在战壕边，在铁丝网前，英勇地浴血抗战，同胞们，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贫的，富的，在敌人破坏的残迹下，断垣焦壁间狂奔，凶恶的敌人把钢刀砍在他们的颈子上，飞机，炸弹，毒瓦斯，轰轰轰！血！……

这血的图画，在李侃然的眼睛里，也在曾老先生，孙诚，王志刚，赵世荣跟一切人，尤其是那位北方人的眼睛里闪烁着。

“是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把我们全体的意志，感情，统一起来了！”李侃然兴奋的想，才觉得自己在这之前，无论对张振华或吴大雄总是那么有点摇摆不定，是可笑的，现在才真正看见了所谓统一战线的光辉，而且具体的把握住了。

吴大雄则皱起眉毛，就那么垂着头地，悄悄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焦躁地想道：

“唉，该完了吧？该完了吧？……”

好容易听见司仪喊声“静默毕”，他才松出一口气来：

“唉，好长的时间哈！”

仪式终于照着程序举行完了。大家坐了下去，司仪便喊道：

“哪个记录！”

王志刚掉过头去，向赵世荣挤挤眼睛，玩笑地喊道：

“赵世荣！还是赵世荣！”

有好几个人同时笑了。

赵世荣站了起来，那蛋圆形的油黑脸起了红云，呐呐地动着嘴唇道：

“我……我……”

好几个人又笑出声了，并且鼓起掌来。

孙诚立刻站起来说道：

“我知道赵世荣的事情太多了！我以为，另外举……”

赵世荣困惑地，但表现着不高兴的眼色，但也只得说道：

“我……我的时候，我很忙……”

众人又噗哧的笑了，又鼓起掌来，压倒了孙诚说话的声音。孙诚决定等大家鼓掌完了时，另提出一个名字来，然而在这啪啪声里，却看见赵世荣已拿起记录簿，走上主席台旁边的一张桌子去，而且忍不住笑似的叹一口气：

“咳，又是我！”

主席把两手支撑在桌沿，动着被瓶花遮着的长髯，报告开会理由了。吴大雄又把嘴杵拢郑成德的耳边说着。王志刚鼓起一对大眼睛远远盯住他们。

“你说不是一样么？”郑成德微笑的说。

主席报告完了的时候，吴大雄又推推他的手肘，郑成德只得站起来了！

“主席！在未讨论简章之前，我要提出关系本会前途很重大的意见。”

张振华立刻耸起凸出的发亮的眼圈骨，非常注意的把郑成德的嘴巴望着，只听他说道：

“今天我们虽是开了成立会，但是为了本会的健全发展，我觉得还是应该把那天吴大雄先生的提案再提出来……”

“这一定又是吴大雄的把戏！”张振华想就站起来说：

“主席！请主席注意！我们应该依照开会的程序来！有什么提案，请留到后面……”

“主席！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郑成德看了张振华一眼，两个的眼光忽然起了敌对的色彩。

全会场的人都不安起来了，发出切切私语声。王志刚大声喊道：

“请维持会场的秩序！”

张振华青着脸坐下去了，郑成德则红着脸坐下去了，但吴大雄却站了起来，用手理理西装领子，便把一手弯弯地横在胸前，说道：

“主席！我以为郑成德先生的意见是中（重）要的，请主席先提出来讨论！”说完了之后，就昂然地坐下了，架着两腿，小腿子摇荡着。

王志刚将将要站起来，李侃然就拉他一把，悄声说：

“我们等主席说吧！”

曾老先生被面前几个人突如其来的讲话困扰着了，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似的，手不停地把胡须抹上又抹下，让全场静静的眼珠把他盯住，好一候儿，才慢慢的嘻开嘴说道：

“好吧！讨论吧！”

“哼！这是什么主席！”张振华愤愤的想。“连主席都当不来！”

吴大雄已站起来了：

“主席！我希望我们今天儿的这灰（会）议，只成为扩

大的筹备灰（会）。我们应该再多邀请各方面儿的人，譬如今天没有到会的人，来参加后，才成立！”

张振华等他坐下去，很快站了起来，把头偏着说道：

“主席！我反对这意见！我们不是已经行了礼，宣佈成立了吗？哪里有再来一次成立会的道理？”

有好几个人笑出声来了，张振华立刻很高兴，觉得自己很巧妙的反驳，得到众人的拥护了，便更加快意的说了起来，右手在空中指点着：

“开成立会，并不是玩玩的！我们在北平，天津，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

笑声又起来了，但这回的笑，倒是因为他又提到“北平”的缘故。郑成德以为是在笑他，便红着脸站起来，转脸向着会场说道：

“这有什么好笑的？难道我的提案有哪点不对？”

会场里立刻就在他的吼声中静了下去。吴大雄心里感到很高兴。觉得他完全同自己站在一起来了，便敲敲他的腿子道：

“你说嘛！你说嘛！”

郑成德这才扭转身来向着主席台，说了起来，他把将才吴大雄的话重复了一遍之后，加添：

“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顾到我们这后方的环境，不能马马虎虎！我们要知道象冯斌他们是有相当地位的人物，对于本会前途的影响是很大的！要不然，我们担心本会就是成

立起来，恐怕也无济于事！说不定，我担心今天在坐的人将来也不会到得齐吧？”

他将将坐下去，张振华就站起来，脸望着郑成德：

“请问，在坐的人，谁在说要退出？我觉得郑先生这种带有煽动性的词句是不对的！”他心里一面想：

“他们是两个人说话，而我只是一个人！但是该有起来赞同我的吧？……”

但并没有什么人站起来。他想着王志刚，但也不见王志刚站起来，他立刻觉得自己很孤独，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于是愤愤的想：

“就是我一个人，还是要单枪匹马战斗下去的！”

郑成德一下子站起来，脸望着主席：

“主席！我并没有煽动！也没有说谁要退出！我不过是说恐怕会有那样的现象发生！”

张振华一动，将将抬起身子，但第三排的一个穿长袍的抢着站起来了：

“请大家伙把私人意气放下好不好？”

众人一惊，旋风似的都车转头去，见是那一个北方汉子，方脸，大耳，有着八字胡的人物。只见他挥动着一只手，用沉痛的语调说道：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我还记得我们刚才还默过，想来大家伙也曾经想起我们的国土是如何在敌人的铁蹄下被践踏吧！我们的同胞是如何被敌人奸淫烧杀吧！我们的

前线的将士是如何的在同敌人拚命吧！今天我在街上还看见许多人踊跃的欢送抗日将士出征，他们是为了什么，想来大家该记得吧！我，是北方人，我的家乡是已经沦陷在敌人的兽蹄下了！我们辗转地流亡到这后方来！希望在这后方和大家伙一同努力起来工作，唤醒民众，起来打倒敌人？”

全场立刻鼓掌了，如雷一般震响屋顶。李侃然非常兴奋，紧紧盯住他，希望他说得更痛快些，掌声停了之后，见他又说起来了：

“但是，今天这情形，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失望！原来我们这后方竟是这样的么？大家伙不要以为敌人不会打到后方来，大家伙可以舒舒服服坐在这儿作个人的争执！如果这样下去，我们中国就只有完了！”

全场又热烈的鼓掌了。那人又拍拍胸膛，两眼闪着泪光说下去：

“我是北方人！我们的家乡沦陷了！我们惭愧的是当时干吗不起来好好做点救国工作！到现在真正看见了敌人的刀锋才明白，只有大家精诚团结一致，才成的！现在我们的家乡的人们就已经在这样，真正无分彼此的在和敌人战斗！各国人都感动的来帮助我们！真的，大家再闹私见，只有灭亡！我是北方人，说话是干脆的，大家伙高兴不高兴听便！”他深深的吞一口气，莽撞地，腰干把背后的桌子撞了一下坐下去。

全场又来一阵大鼓掌，啪啪啪的几乎达一分钟之久，李

侃然趁这时机站起来，他那沉默的眼睛大张着。

“主席！”他喊道。“我完全对将才这位先生的意见发生同感！大家如此热烈的鼓掌，当然是表示对这位先生的意见同感的！因此我提议，将才几位先生的意见暂不讨论！”

“附议！”前面说。

“附议！”后面说。

立刻，前后左右都喊起“附议”“附议”来了。

曾老先生刚才在你争我抢说话的情形之下，完全呆住了。他一下看着这个说话的面孔，一下又看着那个说话的面孔，淡眉高耸，额纹皱起，眼色都失了光彩。到这时，他才伸出战颤的手掌来，在空中抓了一把，很吃力的痛苦的说道：

“大家别再，争了吧！这主席，我不当！”

全场立刻坟山一般静，可以听见屋顶上掠过第一批归林的乱鸦，哇哇哇的叫了过去，草虫开始唱的晚歌声，也清楚的传进来了。这坟山似的会场只静了片刻，随即爆发火花来了：

“主席！没有人争了！”

“主席！谁也不再争的！”

“谁再争，那简直是没有心肝！”

那火花此起彼落的投射着，投进曾老先生的心里，也投进会场每个人的心里，火花连缀起来了，扩大起来了，燃烧起来了，全体都兴奋着但又沉默着，仿佛觉得大家真的也不

再争论，真的应该团结，而且也确是团结了。只有郑成德的脸通红着，就把帽子拿起，吴大雄立刻拦住他，悄声说：

“你此刻不好走！因为不大好！”

接着就是通过简章，选举，都顺利的进行了。开票的时候，大家都看见赵世荣在记录位上显得非常紧张，时时望着黑板上在写出的名字，油黑脸上也跟着起了各种变化。至于吴大雄跟郑成德则一直都不讲话，只是带着讽刺的笑容望着天花板。张振华也不说话，把两手抱在胸前，表示着非常冷淡的态度。

将将一宣佈散会，吴大雄首先站起来就走，经过李侃然的面前，李侃然赶快站起伸手拦住他道：

“你是被选出的执委之一，请稍等一等，大家商量一下下次的会期吧！”

吴大雄用手理理西装领子，笑道：

“我还有点儿要紧事儿，偏劳你老兄好啦？”一鞠躬，转身就走。

李侃然追上一步，但这候儿人们已在他面前涌起来了，都向着会场门出去，以致把他们两个隔断了。他正在迟疑着要不要追上去的时候，张振华已出现在他眼前。他立刻伸手拉着他：

“怎么，你也走了么？你也是被选出的执委之一哈，我们是应该跟着进行一度会议的。”

张振华望着他，眯细着凹下的眼睛，愤愤地：

“唉，你该看见今天吴大雄他们的情形了吧！哼，那真是天晓得！他们还要跟我争辩！我敢斗胆说一句，他们连《民权初步》恐怕都没有看过！”他说到这里，就把头偏着，伸出右手指在桌上橐橐敲着。“哼，还摆起救亡专家似的面孔咧！（橐橐）那简直是故意捣鬼！（橐橐）说起来，从前我们在北平的时候（橐橐橐）……”

李侃然听见他这一套又来了，立刻皱起眉头。那个北方汉子正走到面前，听见“北平”两个字，顿时引起他的注意，以为是在议论他将才在会议上说的话，便站着，叹一口气道：

“唉，北平真是惨啦！我从城里边儿逃出来的时候，是化装的，几乎给日本鬼子检查出来！但是好几位给查出是知识分子，就抓去啦！你先生是到过北平的吧，说起来，真是痛心得很！”

张振华惊愕的望了他一望，车身就走。李侃然喊着他：

“呃，执委会，不商量一下么？”

张振华并没有回头，在人流中挤着出去了。

李侃然回转身来时。主席台前已只剩下孙诚他们八九个人在那儿，倒全都是被选出的执委，他们也正在喊他。只有王志刚一个人还坐在原位，两个肘拐撑在桌上，两只手掌捧着下巴，脸色发青，眼睛望着桌子出神，他就转身走到他的面前，拍拍他的肩头道：

“老王！怎么样？身子不舒服么？”

王志刚长长的叹一口气，睁着一对大大的眼睛把他望着，一候儿他把两手一拍，愤愤说道：

“算了！我还是决定到前线去了！”

李侃然沉默着，手掌在他肩上停住，仿佛生怕惊了他似的，但眼睛却一闪闪地，把他的整个身体跟他的灵魂全部吸入脑子里，在把他考量着。

“这硬是太使人失望了！这后方的工作！”王志刚把两手垂下去，喃喃着。“张振华说的硬是不错的！我看见了封建的人物在开倒车！”

李侃然的眉头皱着，以一种对小弟弟的怜惜心情看着他。

“那样的一个跳动的角色，此刻竟忽然变得如此颓唐了！”他这么想着，对于这种脆弱的灵魂引起了一种憎恶之感，然而对于眼面前的这穿着飞行师的短装的紧扎身材，这富有精力的饱满的圆脸，总又觉得是可爱的。于是拉起他的一只手来，笑道：

“志刚好了吧，来，我们来开执委会……”

“嗯，我担心……”王志刚叹一口气说。但忽然感到他的话了：“执委会？没有我呵！”

“呵呵，我忘记了！”李侃然才恍然地笑说了。“好吧，我看你的脸色不好得很，也许你今天从早晨跳到这时候太累了，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孙诚走过来喊他，他点点头道：

“好。我就来吧！”随即他看见王志刚站起来了，向着门外走去。

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收了西边天角上最后的一抹暗红的霞彩，换上深灰色的镶着黑边子的崖洞似的云朵，一大群乌鸦网一般盖过头顶，在老树顶颠旋绕着；草地上已起了一层轻纱似的暮霭，点缀着黄昏，把黄昏加深加浓，蟋蟀们却好象表示这是它们的世界似的，狂欢的叫着。王志刚出了门口，进入暮霭中，那垂着的肩膀，好象一个阴影移动着。

“他恐怕受张振华的影响太深了吧？”李侃然想，一种想从他那可爱的火热的青年体内洗清他那种错误观念的欲望有力的抓住他，他于是跟着追出来了，走到王志刚旁边，肩并肩地走了几步，枯草在他们的脚底呻吟着，蚊虫们嗡嗡地闹着黄昏，一个正唱得高兴的草虫，嘎然地噤了口，从他们的脚边弹了开去。他清楚地听见王志刚那粗大的鼻息，终于开始了：

“志刚！你将才说，张振华的话是不错的，是什么意思？”

“我想约着他一路，”王志刚还在想着什么似的答非所问的说。“他也想走咧！”

“着了！”李侃然如有所获地想，随即抚着他的肩头道：

“他也想走么？不过这也倒是必然的。我看他是把一切都看得太黑暗。你顶好留心点……”

王志刚觉得伤了他的自尊心，忽然站住，车过头来：

“我留心过了！你看我们这后方哪点不是黑暗？”

“我以为……”李侃然微笑地，仍然保持着平和的口气。“我的意思是，象张振华他是看得太偏，并且把那一面的东西誇张得太大，这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在过去吃监狱的苦头时，只去看残酷的一面……”

王志刚不服气地：

“他看得太偏！可是你，其实你倒看得偏。”

李侃然寂寞地笑一笑，为了想竭力说服他，就避开正面的解释。说道：

“志刚，你忘了今天那送出去的军队么？你忘了那些去送的群众么？你忘了今天我们这会场热烈的情绪么？所争者也不过是少数人。单看一面是危险的，况且我们今天是全民族的抗战，全国上下早已经团结起来，虽然有些不好的现象，但那只是巨大潮流中的一些漩涡，我们不必把它想象得太可怕，而且有些现象还只能说是落后……而且国际的形势对于我，——你往常不是常常说起英美法苏的帮助，使我们的团结抗战更促进么？”

这给他眼前画出来的光辉的一面，王志刚在心里也承认。但嘴上却道：

“我知道！可是我看见的是阴险，鬼鬼祟祟，故意捣乱……”

“可是你这看法是太片面的！”李侃然说，但立刻他很

后悔说出这句话了。

“可是你的看法也是太片面的！”王志刚强硬回答。

他这样的回答，好象是必然的一样，李侃然倒也很坦然，但心里总觉得他那种太固执己见的顽强意志，对自己好象是一种重压，于是也就沉默了，就在这时候，忽然发现王志刚的身旁出现了一个蛋圆的油黑脸，眼光灼灼地。一看，正是赵世荣，赵世荣的脸上也现着不高兴的模样，嘟起嘴。在模糊的暗光中，仿佛一筒烧焦的呆木头似的，忽然说话了：

“老王，你的时候，不高兴么？真的的时候，我也是不高兴的！你看嘛，你我的时候，累得一身大汗的时候，风头都给他们出够了。”他把嘴闭紧成一条线，鼻翼煽动着，随即加添道：“为啥子的时候，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这一批人里头的时候，不选出一两个人来？”

王志刚掉过头去，诧异的看着他，随即冷冷的说道：

“我倒不是你说的那种不高兴！可是你那是啥子意思？”

“啥子意思？”赵世荣把一个拳头在空中一挥愤慨的说。“我们的时候，在这城里头的时候，工作了多久来的！好容易的时候，弄出一个基础来，他们那些从外边一回来的时候，就给他们把风头出去了！”

李侃然打了一个寒噤，一股冰流从脊梁通过了他的全身。他觉得，没有想到，在青年救亡者中竟还有这种思想的

人物！然而因此也就觉得王志刚倒是可爱的了。

“是的，在今后的救亡工作中，还有许多困难的！虽然这些只是少数的现象，但还要拿出更大的耐心来做！”他想。

忽然，背后有人喊他了：

“喂，侃然，大家在等着你咧！天快黑了！”

他车转头去，见是站在会场门外阶沿上的孙诚，在暮霭中，那戴着眼镜的尖脸上，仿佛飞舞着密密的黑絮似的夜气。他这才恍然于自己竟耽误了别人的许多时间了，心里感到一点惭愧，就离开王志刚他们转身了。

孙诚扶一扶眼镜笑道：

“他又怎么样啦？那王志刚？”

李侃然用手挥开那成团地围绕在他脸前嗡嗡叫着的蚊阵，踏上阶沿，笑了一笑：

“他么？他是——”他想了想，还是不说出来的好，便随口加添道：“我看他今天恐怕是太累了！”

孙诚笑了，知道他瞒了他。

“唔，我晓得他的，他哪里会知道累！他就是那样罗曼蒂克的！这是他的脾气，过两天又会好的！不过我看你倒也太仔细了！”

“是的，我觉得他是还好。只是那赵世荣我看他是——”

“他么？”孙诚又笑了。“我晓得他今天不舒服，因为

没有选他！他这人是也很能工作的，可是要洗清他的脑髓还要费点力咧！走吧，里边几个执委都在等着你……”

李侃然望着孙诚那种坦然而朴实的态度，评论人物又是那么精确，立刻使他记起今天在救亡室所见的他，心里感到很大的愉快。于是热烈的抓着他的肩头道：

“呵，对不住，对不住！好，我们进去开始起来吧！关于如何使统一战线的工作真正开展，那是应该要……呵呵。月亮已经出来了！”

掉头一望，那圆镜一般的白月已在那深蓝色天鹅绒似的高空出现了，把清冷的光辉洒了半个草地，象铺了一张纸，青幽幽的，那怪物似的老树，伸展着它的枝桠跟稀疏的叶子，在草地上组成网状图案的黑影。李侃然同孙诚的脚边也现出两条斜头的黑影，是那么亲密地挤在一起的，他两个一进门，影子也就消逝了。但月亮把它的光窥着纸窗，仿佛是在替他们弥补那没有灯光的缺憾……

1938年12月11日改稿，

1939年2月1日完成

# 讽刺小品

# 吃表的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地方，人们都常常有宴会，或者为了国家大事要开会。但没有钟表怎么办？

“我们拿鸡来定时间吧！”他们说。“鸡叫二遍大家都就到会。”

但那里常常害鸡瘟，以致有好鸡的人很早跑到会场等，等得不耐烦了，就发一通脾气，说是误了他许多事，一气就走了，因此总没有好好开成过一次会。至于宴会，因为有饭吃，又有大曲酒喝，等开席倒很麻烦；不过，大家都暗暗造成一个不成文的宪法了：就是索性都在鸡叫五遍或十遍后才到。传了若干代，大家都就觉得这是“古已有之”，“天经地义”的。曾经有过一个老人和一个青年每回都老老实实照通知单上定的鸡叫二遍准时到场，后来人们知道了，便嘲笑那老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怪物”；给那青年，则曰：“洋盘”，有一回就索性给他一个“人民阵线分子”，把他赶出境了。不久，那地方忽然发生重大事件了，一种死的威胁向周围袭来。大家在脸色变白之下，觉得如果不重新振作，必同归灭亡。有一个青年下了最大的决心，冒了死的危险高

举起一只手提议说：

“祖先的成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要的是为了生存！凡不能保障我们生存的都得改变！”

众人都大吃一惊，把他望着，仿佛觉得也有点“逆”。

“祖先的成法，都改得的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摸着胡子说。

“既即是杨梅疮，但总是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东西！”另一个青年吼得鼓起两眼来了。

他旁边的一个有八字胡的人听见他们在反对，心里非常高兴，于是把嘴附在他面前站的一个人的耳边，用了全场都可听见的声音悄悄说：

“唔，这主张改变成法的家伙，一定是捣乱分子！有作用！”

立刻许多人都大哗了，有的伸手叫喊，有的甚至举起帽子来，现出他胀红的脑顶，大有马上将那青年驱逐之势。这时，一个老人（就是被称为“怪物”的）站了出来，高伸两手不断向人们招呼，人声这才退潮般静了下去。他的两眼炯炯有光，缓缓地但有力的说道：

“在这样危急存亡之秋，彼此引起磨擦，是大可不必的；只有设法保障共同的生存才是必要。”

众人听到这里，觉得老人的话也对。那说悄悄话的八字胡马上又：“唔，有作用！”

众人都皱着眉头看他一眼，但立刻就掉开了。开始慢慢的

议论起来，结果互相决定：祖先的成法未尝不可改，但也不可不改。以后赴会，虽不一定要在鸡叫二遍之前，但鸡叫二遍却不好不到。万一因特种缘故赶不上时间，先来的人不能走，得等。从此，便成立了新的法规。因为八字胡是法规专家，便被推为总务。

这法规一成立，果然，有一次都等齐了。鸡叫得最早的一个是天刚亮起来的，有的则是太阳当顶才来的，一直等到天黑，就仅仅总务一个人没有到。大家都连连打呵欠，但高兴的说："哈，这回的成绩顶好！"

但那负了重要责任的总务没有来，怎么办？

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好汉自告奋勇道：

"我催他去！"

他跳到总务的门口，却从门缝看见总务正在里边看着当差的正在拿刀杀鸡，一面在和老婆说话。老婆说：

"快去吧！怕别人等得太久了！"

"怕什么！"总务说。"去早了还不是等别人吗？他们就是多等一下也不要紧，我总是他们的总务呀！我们舒舒服服把鸡煮来吃了再去不迟。"

但门外在喊他了。他立刻感到非常的不高兴，把袖头一甩，说：

"唔，就来就来！你去给他们说！"他车转背来，就轻声的加添一句："唉，真要命！"

后来，他终于叫当差的带着鸡跟随他到会场来了，远远

就听见众人大哗的声音，而且看见刚才来喊自己的那人在人群中脸红筋胀的指手划脚说着什么？他想：“什么！一定是坏话！”于是一冲就冲进会场。

“你怎么不守时间呵！”迎面的几个青年问他。

他把鸡伸给众人，分辩道：

“你们看！我的表停了呀！是黄鼠狼给我咬死的！”

“你扯谎！”那汉子却指着他说：“我亲眼看见你守着杀的！”

总务立刻脸通红，随即恼羞成怒的喝道：

“唔，我哪回不是最守时间的！你，骨头还嫩得很！就来指挥我！”

开会时，他懒洋洋的坐在主席台上的一张靠背椅上，和老婆对酌起来了，一面骂道：

“妈的，现在的捣乱分子真是多得很！我偏把表吃了，以后就偏不守时间！”

1938年5月4日改作

# 神经错乱病[1]

在若干年以前，某村的人们听见说要去抗敌，都非常兴奋，听见邻村已经在抽丁，他们都说："好，把我们也赶快抽去吧！"

但是忽然间一种神经错乱病把全村都腐蚀了。据政府派出来的调查员明查暗访得到的结论，认为是某联保主任对于屁股太感兴趣的结果。

那是这样的，当联保主任走马上任的那天，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孩蹲在街沿上屙屎，把屁股翘得高高的，他就站在旁边眼鼓鼓的看着那屁股，仿佛一个科学家似的，研究了好一会儿，嘴里就喃喃道：

"这样的屁股，打起来也不坏！"

然而这话一传开，使得一向从来并不记挂屁股的人都忽然记挂起来了，吃饭时也记挂，屙屎时也记挂，有时觉得自己的屁股忽然变大了，有时又觉得忽然变小了，而于是神经错乱病也就乘虚侵来了。那侵蚀的势力也相当厉害，不到一秒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十号。

钟就传遍了全村，虽联保主任也不得免焉——他也被侵到了。

当他奉到“抽调壮丁”的命令的时候，却正遇着他的神经错乱病大发而特发的时候，他拆开公文一看，就把“抽调壮丁”看成“抽吊壮丁”了，他说：

“唔，这容易办！”

于是七手八脚的把一些壮丁吊将起来，用鞭子抽他们的屁股。有几个壮丁吓坏了，爬起来就跑，他一看，糟糕！就拿起枪跟着追去，追到一条河边，在前面跑的三个壮丁，看见一带银白，以为是一条大路，便三步拿来两步走，两步拿来一步行，噗通噗通就跳下去了。跑在后面的两个——一个长子，一个矮子——却被联保主任追上了，他大喊一声“站住”，然而喊出来的却是：

“拿来！”

那两个战战兢兢的站在旁边，一听说拿来，那长子的手便伸进矮子的袋子里去了（这完全是他的神经错乱），抓出一把铜元就塞进联保主任的袋子里去，那矮子也伸错了，从长子的袋子里也抓出一把铜元来，也塞进联保主任的袋子里去。这一切都错得那么迅速，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干着怎么一回事。之后，就被带到原来的地方了。

然而这一回回来，两个的神经错乱病更厉害了。

晚上，他两个睡在一间床上，矮子怎么也睡不着，只觉得大腿痒得非常要命，他便伸手进被窝去，随便摸着一只大腿

就搔了起来，殊不知那只大腿是长子的，他搔了半天，自己的腿子还是痒得非常要命，他就索性用力抓起来了，抓了半天，一手都抓得是血水，还是一点也止不住痒。可是长子却醒了，一摸自己的大腿，水渣渣的，他想，糟糕！一定滥尿了！他便一翻下床，跑去屙尿，可是走到后墙边，他忽然把屙尿这回事错记成屙屎了，于是也就不客气的扯开裤子，蹲在墙角就屙起来，然而墙那儿却是一个大缺洞。其时，联保主任正带了两个队丁在墙外一带巡查，忽然看见墙洞那儿一个白晃晃的东西。便问：

"这是什么！"

一个队丁赶快把灯笼伸去一照，立正说：

"报告主任！是一个屁股！"

"抽！"主任说。

于是那两个队丁，便伸手进洞口去，拖出两只脚来，一拉，屁股也出了洞口，联保主任便拿起鞭子，劈劈啪啪抽了起来。矮子在床上吃了一惊，寻着声音就向墙角跑来，又并没有看见别的什么，只有长子一个人爬在那儿。那长子连连向他摇手道：

"不要响！不要响，墙外边在抽壮丁呵！"

# 没有时间的城市

古时候，有一个城市，每逢有什么集会，人们总是照例七零八落到不齐的。于是遭到别的城市来观光的人的讽刺，说这是亡国现象。有一个市民觉得有伤自己的“上国”尊严，感到非常的不满，在桌上一拍，大发牢骚道：“这难道要怪我们吗？我敢代表我们本市全体市民说，为了国家民族，并不后于任何城市！岂但‘不后’，而且当你们的高曾祖的高曾祖的高曾祖才在学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之非常之热心爱国的集会了！说起来，我们爱国的时候，你们还在拿锭子（即拳头）掠鼻子呢！哼，说我们集会不守时间！但我们没有钟表，没有鸡，没有日规，甚至没有太阳！你叫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来定我们共同的时间呢？难道先生们的眼睛不看事实的吗？”

“你怎么说谎的！”太阳从深厚的云缝里伸出红脸来说，“难道你不看见，我在这里的吗？”

市民大吃一惊，望着他，感到脸上有些热辣辣，而且觉得奇怪：“怎么？我们这里难道真有太阳吗？”但他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太阳又不见了，这下子他又觉得胜利还是落在

自己这面的。“什么太阳！”他吆喝，“不过是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说谎罢了！我敢向全世界宣言，太阳什么的，是绝对没有的！”他大叫了一通之后，觉得很满意，就扬长而去了。

去了之后，报纸上发表一个消息道：明日为本城的城庆纪念日，典礼隆重，闻全城所有机关团体都准备热烈参加，在城外举行云。

第二天，果然都热烈地参加了。但这地方的确从来没有看见过太阳，而且也没有别的定时间的东西是事实。从前曾经有过一个人想用科学方法来使太阳出现，或者研究出一种钟表之类，但全城人都攻击他，说他妖言惑众，不但破坏了风水，而且亵渎了《四书》《五经》和《经史百家杂钞》，就七手八脚的把他绞死了。他们说：“我们偏愿意过葛天氏无怀氏的生活！”因此，今天的参加纪念，都是采取自由式的。某校把旗子拿在门口等学生，但不知等了几杆叶子烟的工夫，才到了几个人，大家都非常疲倦，把背驼下去，说是恐怕时间太久，不行的！有的说：“再等一下！”有的说：“偏不等！”吵了一阵的结果，终于拿着旗子走了。某会也把旗子拿在公园门口等，但不知等了几口鸦片烟的工夫，也才来了几个人，大家都有点腿酸，有一个用手摸着胡子，慢条斯理的说道：“我们走了好吗？再等，恐怕非去喊捶背的来不可了！”大家斯斯文文的点一点头，就也拿着旗子走了。当他们出了城门时，就遇见某校已拿着旗子回进城来了，他

们就问道：

“会已开杀角（即完了）了么，请问？”

“哪里！”那边气凶凶的答，“妈的，把背都给我们等驼了，才来几个团体！对不住，我们要回去了！”

这边大家望一望：怎么办？有人主张：

“还是走到吧。反正是尽心焉而已！端起了刀头（即肉）总不好不进一进庙门呀。”

大家觉得他这话很对，就又拿着旗子到会场去了。进了会场，却见只有三四杆旗子在那儿插着，旗布垂下来，显得不耐烦的样子，连风都把它们吹不动。忽然有一杆却被拿起走了。进了城门的时候，就碰见某局的旗子正一摇一摆的走来，擦过他们身边，走出城去。他们又不知走了多少条街，有些旗子也从对面走来，一望而知也是才去城外赴会的。

第二天的报纸上就登载着这样的话：“昨日本城举行盛大的城庆纪念会，真是万旗空巷，进城出城，络绎于途，从早到晚，但见旗影蔽空，实为本城有史以来之空前盛况云。”

那市民拿着报纸看到这里的时候，嘴角上不禁浮起一个满足的微笑，在沙发上一躺，道：“哼，那些东西还讽刺我们不守时间呢！难道所谓来观光的先生们的眼睛是瞎的吗？退一万步说，就是亡了国，有你屁相干！何况胜利终必属我！我们就这么坐着等吧！”

1938年4月3日

# 肚皮里的国家

书鱼这孩子，先生都喜欢他。看见他拿起钞票来缴学费的时候，先生就高兴得从椅子上蹦起来，一手接下钱，一手拍着他的后脑勺：

“呵，你真是好孩子！又用功，缴费也利爽！嘻嘻！”

书鱼也的确非常用功，他那一张苍白的脸，那驼起的背，那黑了的鼻尖，就是个很好的证明。

“两耳不听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就是他刻在自己书桌上的座右铭。

他每回在榜上总是第一，别的同学无论如何抢也抢不去的。有一天，忽然好几个同学站在他书桌前，向他说：

“书鱼！国家要亡了！我们赶快去救吧！”

书鱼傻子似的望着他们，心里却在起疙瘩。他想：“哟，你们又想方设法来勾引我出去，使我用不成功，你们好抢第一吗？”他使用要笑不笑的样子对着他们，好象是在说：

“朋友！别在我面前捣鬼吧！我明白你们！”

同学看他不说话，就拉他，把手杆都给他拉弯了，他还是不动。那同学就脸红筋胀了，骂他：

“你连国都不晓得爱吗？”

书鱼觉得受了侮辱了，也胀红了脸。

“你简直侮辱我！”他说。“先生不是说过吗，‘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也不忘读书！’难道我——”

他还没有分辩完，那同学又抢过去了：

“好吧，那就去实行呀！”

“呀，老哥！你这说法，简直是先生说的‘过激派！’先生不是又给我们说过么，‘一面爱国，一面读书’。你们去爱国，我就在这里读书，不是两面都顾到了么？”

门口一个影子一闪，先生进来了，大吼一声，众同学都赶快纷纷回到原位，这才解了书鱼的窘急。

这先生是一个圆脸，吃得很好，所以长得很胖。他站上讲台，便在桌上一拍，痛斥了众人一番。

“读书就是救国！”他大声的说道。“你们懂么，读书就是救国！”他停了一会，从从容容打一个饱嗝，然后说。“为什么读书就是救国？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的圣贤之书，就是我们国家之魂呀，懂么？譬如《经史百家杂钞》啦，《三字经》啦，《女儿经》啦，都是。懂么？只要这些国家之魂装进你们的肚子里头，你们就是国家了，懂么：无论敌人怎样轰炸我们的文化机关，但那是死书；我们才是活书，活书在，国家也就在了，懂么？懂么？”最后他还把鼻子向着众生一扫：“唔？”

“唔。”书鱼非常高兴的回答。他觉得先生的这一番话，

对他太有意义了。不但解了他的窘，而且还增加他的信心。

“多好呀！读书就是救国！”他几乎喊了出来。

先生接着就给他们讲一个更加有意思的故事：

“你们懂么，古书的功用是很大的，不但可以救国，而且可以避邪。你们不信，我就摆一个龙门阵给你们听。

“先前的先前，我的老师的老师，他在乡下一个古庙里头教书的时候，那庙子常常闹鬼。有一天晚上，忽然阴风惨惨，月暗无光，我的老师的老师，正在楼上改文章，他抬头一看，忽见一个东西站在面前了，是一个没眼睛，没鼻子，没嘴巴的怪物，简直象一个很大很大的鸡蛋，他当时吓得满身冷汗直流，但回头一想，邪总不能改正的，于是抓起一本书来打去，那鬼果然躲了一下，他又抓一本打去，那鬼又躲一下，他见这法子生了效，就这么一本又一本的打，打到后来，看看书快打完了，鬼还不肯去，天也没有亮。他于是就惜倒打，把书一张一张的扯来打去，但一张一张的也快扯完了，天还没有亮。他于是只好一个字一个字的扯来打去，但是已经扯来只剩几个字了。……”

一个学生担心的问道：

“先生！他为什么不把先前打出去的一本一本的书捡回来呢？”

“不准你说话！呵，看看已经打来只剩几个字了，幸好鸡叫了，那鬼就不见了。”他说到这里，就把手一挥，下了结论道：“你们看，古书就有这样大的力量，不过，要能发

挥这样力量的，也要饱学之士才行罗。所以你们只有：读书！譬如他，——书鱼！你站起来吧，给他们看看。譬如他，你们看他那黑了的鼻尖，他那驼起的背，就是说明他的学问已经相当深沉了。你们都应该学他……”

书鱼立刻受宠若惊了，站在众人的眼前，脸都兴奋得发红。他想：“唔，我的学问已经深沉了！我还可以把鼻尖在书上磨得更黑一点呢！那么我的国家也就救了！”

他怀抱了这样大的自信一个人坐在讲堂上的时候，忽听得风声响亮，屋瓦裂开，随就看见长呼呼的东西跳了下来，象一个装薄荷锭的圆锥形的盒子，有一人高，黑亮亮地，一摇一摆的站在他面前。他开头吓了一跳，但随即想起那回先生讲的故事，便也抓起一本书打将出去，那东西忽然震怒了，磕朗朗地就要爆炸，但见打来的全是书本，它便忍不住笑了。笑了之后，就冷冷的站着，看他做些什么。但书鱼已弄得满头大汗，打去一本，又打去一本，又打去一本。一直打到最后一个字，那东西还不曾摇动分毫。他全身都软了。

“你认得我么？”那东西忽然把身子一仰向他说话了。

“我……我……不认得……”

“我就是炸弹呀！”

书鱼莫明其妙的把它望着，好一会儿，才说道：

“炸弹？我不知道，我们读的《经史百家杂钞》上没有你这个名字。”

炸弹冷笑了，以致它那锥形的脚尖都滑动了一下：

“自然没有我的名字。可是你们的先生是晓得我的名字的。”

“不，我们先生没有给我说过，他常常只是在桌上一拍，说：读书！”

“我们还是同乡呢！”

“同乡……”

“自然是同乡。我是住在山里的。可是被敌人把我改造成现在这样儿了！”

“怎么我不晓得？”书鱼听见他说是同乡，感到非常的兴味，而且看它样子也并没有什么可怕，也就大胆的和它谈起来了。

“你怎么会知道。敌人把我拿去的时候，你正在埋头读书呢！”他随即叹了一声。“但他们已经把我变成爆炸性的了，今天他们就是带我来炸你们的。可是我有些不忍心，不过，唔，……”炸弹的脸色忽然惨变了，“唔，不行，要炸了，不，我再忍一忍，唔，不行，不行，要炸了，快些，唔，忍不住了，快，还来得及，快！……”

书鱼看那神气果然不对，顿时慌乱了，站起来就跑，口里大喊了一声：

“先生呀！”

“别嚷！”炸弹喝住他，“我为了你竭力忍住，可是我听见你……喊声可忍不住了！快！快跑呀！你的先生早跑了！他刚看见我从屋顶上跳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抓起银行存折，

学费食费偷偷的先跑了！快呀！我已经忍不住了！”

书鱼跑出街上时，背后就轰隆的大响一声，地震一般，学校和附近的房子都化为灰烬。他跌下地去，又爬起来，不敢回头看，只是跑，不知跑了多少地方，眼前的景物渐渐变了，看见的全是些奇装异服的人们，都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经史百家杂钞》上也没有讲过的。有一个人问他：

“你的家呢？你学校呢？你的……”他这才伤心起来了，垂了头，独自坐在大路边。

“我在这儿呢！”忽然一个声音向他说了。他吃惊的抬头四面看看，又并没有谁，他很奇怪，仔细听了一听，才听出那声音的来源了，就在他的肚子里。

“你是谁呀？”他问道。

“你怎么把我忘记了呢？我就是国家呀！”

他立刻非常高兴起来了，“唔，原来先生说的话不错的呢！”

人家一问他：

“书鱼呀！你的国家呢？”

他就毫不迟疑的指着肚皮道：

“在这儿！”

他把国救了。

1938年6月28日

# 长期磕头的故事[①]

一个国度里，忽然发生了空前无比的火灾。

“你要什么呀？”老爷问；老爷问的时候，是用右手摸着嘴上八字胡的，一摸一摸就摸到胡子尾巴，老爷于是就用两个指头搓着胡子尾巴，愣起两眼把对方看着。

“我要去救火，老爷！”对方说。

“这很好，很值得同情。”老爷说。

“那么，老爷，我就开始去筹备救火的事吧。要是再迟一刻，一切都要被吞噬了！”

“这很好，很值得同情。”老爷说。

对方很高兴，就想站起来，一面说：“你已允许我啦？我就……”

“唔唔，不忙不忙！”老爷抢着说，眼睛睁得大大的。“你说什么？”

“是，老爷！我，我说我要去救火，我们还有许多人……”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九号。

“这很好。”老爷点点头。“不过你得把法定手续办清楚呀！你懂吗？”

“我懂了，老爷！”对方又赶快跪下了。“我就是来请老爷的示……”

“这很好。你懂得法定手续吗？”

“……”对方迟疑了，惶惑地把老爷看着。

“你不懂么？”好象老师嘲笑学生似的，老爷微笑的说。“你看你要救火，连法定手续都不懂，那怎么成？好好好，我告诉你吧，——我实在很同情你，说到救火，总是人同此心呀！我对于救火的事也感到非常大的苦闷呢！所以我非常同情你，你知道吗？”

“多谢你呵！老爷！”

“我不但同情你，凡是愿意救火的，我都同情……”

“多谢你呵！老爷！”

“可是他们那些坏坯子，全不照法定手续干，他们是不合法的。所以因此我很同情你……”

“多谢你呵！老爷！”

“好，那么我告诉你吧，照法规上第一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凡完备手续者，得许其救火。”

“那么，老爷，怎样才完备手续呢？”

“磕头。你就磕头吧。”

“是，老爷。”

老爷把胡子尾巴一搓一搓的就站起来了。对方大吃一

惊，赶快把头仰得很高很高的说：

“老爷呀，老爷呀！请等一等，我还有一句，就只一句，决不再多烦你老爷。”

老爷皱起了眉头，但嘴上却微笑着：

“唉，我今天为你这事情，已经耽搁我不少时间了，我的公事还多得很呢！好，你说吧！”

“我就是请问老爷一声：我磕头，还是就在这里呢？还是在什么地方？”

“自然就这里，你磕吧！”老爷一说完就不见了，完全笼罩在一重烟雾里。

这位先生于是开始了磕头。他两手按着地，把头磕下去，才想起来了：

“呵呀！这法定的磕头，该磕多少呢？糟，糟，我咋个不问清楚呢？唉，罢了，罢了，我就多磕些吧，纵横是礼多人不怪。”

一二三，他开始磕起来了。

第二次——这不知道隔了多少时间——他磕着磕着，又才遇见老爷了。

“老爷，我磕过了！”他赶快说，满额头还是大颗大颗的汗水珠。

“你要什么呀？”老爷皱起眉头，睁大眼睛问了。

“我，我要去救火，老爷！”

对方大吃一惊，想道：“呵呀！真是贵人多忘事！”随

即恭敬的说道：“老爷，你怎么不认得我了？我那天还请求了你老爷的！你老爷叫我磕头，我就已经磕头了。”

老爷把手在额上一拍，才恍然大悟：

“呵呀！你看我这脑筋！唉，这是我的公事太多，简直把我搅昏了！你已经磕过了么？”

“磕过了，老爷！”

“这很好，”老爷说。“你是怎样磕法的？”

对方顿时非常高兴：

“老爷，你看，我是这样磕的。”他说着，就把两手爬下地，把头磕下去，磕下去又抬起来的时候，就眼鼓鼓的把老爷望着，好象说：“老爷，请尽量审查吧！”

老爷于是把右手摸着八字胡，把头左偏着。看了他好一会儿，又右偏着，又看了好一会儿，于是走向他的脚边去。跪着的这位，一动也不动，好让老爷仔细审查。最后，老爷又走到他面前了，看着他，指头老搓着胡子尾巴，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老爷，这合法么？”他忍耐不住，终于捏着胆子问了。

“可是可以，”老爷点了点头说。“只是——”

只是什么呀！跪着的这位吓了一跳，望着老爷，呆了。

“只是你那脚跪得太叉开了！”老爷伸手指着说。“你看！你应该两脚并拢跪才是呢！——呃呃，对。——嗯嗯，还要把两脚尖也并拢。呜呜！你这两手也爬得太宽了呀！

——喏喏，对。——嗯，不是不是。不是那样，应该再爬得近一点，两手的距离须得恰好一英尺，一英尺！记得不，一英尺！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把头磕下去的时候，要使得两肘弯向外一弯一弯的，这才合于规定。你试把头磕下去我看看——吓吓，磕，……呃呃，对咯。这很成功。咹，就可惜尺寸上总有点不对。”

“那么，老爷，”对方皱紧眉头了！但为使得老爷不致生气起见，就竭力在脸上摆出非常的诚恳。“那么，老爷，一定要英尺？”

“那自然。”

“那么，老爷，我还得到英国去买尺子啦？”

“那自然。这是法定手续。”

这位先生于是只得忙着去找英尺去了。一找就是一年，连衣服裤儿都吃到肚子里了，才好容易找到。他于是照着英尺比好两手的距离，又磕起头来。但他磕下去的时候，又想起来了：“呵呀！我怎么那年子不问问清楚照法定该磕多少头呢？唉，我这人真是！该死该死！”

第三次，他又遇见老爷了。

“老爷，”他就那么一步不移的爬在地上，仰起头，兴奋的喊道。“我好容易把英尺找来，照着规定已经磕过了！”

“你是什么人呀？”老爷非常震怒了。“我又不认识你！你要讨钱，走第二家，我这里是从来不打发叫化子的！”

“老爷，不是不是！我是来请求去救火的。”

“哼，救火！你敢一见面，不寒暄，不问好，就同我噜苏些什么？你受过教育吗?你不懂礼节吗?你是乡下人吗？你怎么敢？”

这位先生吓慌了，赶快分辩道：“老爷，是我的错，老爷，是我的错！不过，老爷，我是谒见过你老爷两次的。”

“哼，你谒见过，我怎么会不认得？我岂是接见过你这样穿破衣服的人吗？”

“老爷请息怒。那是这样的，去年，你老爷允许我去救火，要我找英尺来完备手续，我一找就找一年了，老爷，时间太久，恐怕你老爷把我忘了！”

“那么，你找来没有？”老爷已不再是那么震怒，但还是声色俱厉的，鼓起两眼。

“老爷，找来了！”他胆怯地说。

“嗯，我记得我给你说的不是英尺吧？我记得我给你说的是德尺。”

对方怔着了。张口结舌地望了老爷一会。

“老爷，是我的错。不过我为了去找英尺，把衣服裤儿都吃在肚子里了！只求求你老爷，这英尺可以将就用么？是真真实实的外国尺子。”

“那么，将就也可以，姑念你还老实，那么，你就照着法定的磕吧？”

“老爷，我已磕过了！”他战战兢兢的说。

"磕了多少？"

"老爷，我数不清……"

"胡说！你自己磕多少都数不清吗？唔？"

"是，老爷！因为我不知道法定的应该磕多少个……"

"胡说！"老爷又震怒了。"你还想去救火吗？你连应该磕多少个头都不事先打听清楚吗？哼，可见你狡猾！你一定没有磕过，还来骗我？可见你是捣乱分子！"

发抖了，这位先生。"老爷！"他赶快说。"的确，我是磕过了的！我就重新再磕就是了！老爷！"

"好吧，给我重新磕过！你看你这脚并拢了，叉开点！你这手离得太近了！爬开点！两尺宽！懂么，两尺宽！嗨，笨牛，叫你两尺宽！"

这先生的手和脚让他跌开，显得很惶惑了，满头都是大汗。但又不敢问，只让他摆布。一直等他息怒了，好一会儿，才细声地问道：

"老爷，请问一声，去年你老爷的规定是只距离一英尺的……"

"这是新法，懂么，这是新法！去年的已经不适用了！"

"是是，老爷，那要该磕多少呢？"

"你磕就是！等我派员来考察了之后——这是法定手续，一定要派员考察的——等他考察了之后，再行决定。"

"那，那么，请……请老爷能早点派员来，因为我急着要赶快去救火呀！"

“好吧，这倒好的。你就磕吧！”

他于是照着规定，把两脚叉开，两手爬开，开始磕起来。他磕了一个抬起头来的时候，老爷已不见了。他不敢怠慢，连连大磕而特磕，如捣蒜一般。磕了一个月，他想：“该派来了吧？”两个月：“该派来了吧？”三个月：“该派来了吧？”……

# 散　文

# 第 三 生 命[①]

不晓得你们这儿的兵怎样，据我所看见的大都是面黄肌瘦，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至于我们那儿的也差不多，也是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的，可是满脸却罩着的是一层惨白的烟灰色，——大家都抽鸦片烟。操场是很少上的，因为排长抽，连长抽，营长也抽，……除非是有什么大员之类到来，营长们才把大家带到操场去正步一会，跑步一会，跑不了好久，大家自然流了汗；可是营长们也忍耐不住地张着乌白的嘴唇随着眼角的泪水珠打起呵欠来了。这一回回来，自然大家是饱抽一顿，所谓"饱抽"，那当然是属于营长之类，至于大家也不过是多翻一两次烟灰罢了。

我们那儿的烟很便宜，两角钱就可以买一两，现在恐怕更要便宜了。我们那儿一到二三月，就可以看见遍田红红白白的烟花，象荷花似的，在蔚蓝的天空下迎着风向你的周围点头。新烟一上市，饷就用烟来代替了。一个月一个人可以得到好儿两。这是很好的管束的办法。烟并不多，只让你抽

① 编选者注：曾收入《多产集》。

得倒踉破败，呵欠连天的样子，没有事的时候，尽你在大殿的灰黯角落里躺躺，或者抱着丧气的头在天井边晒晒太阳，就不怕你拐枪潜逃了。

所以我们那儿的兵一个人有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烟枪。遇着开差，烟枪装在杂囊里，步枪就挂在肩膀上。所谓步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那末烟枪就该是第三生命了。缺了它，步枪就越挂越要命，肩膀就象要断下来似的，更说不上打仗了。所以每一宿营，饭有没有不管，敌人在什么地方不管，走进了破庙子的大殿，大家就放下步枪取出烟枪，躺下去，对着烟灯的豆大火光都就“瞄准”起来了。在烟雾沉沉中，你可以看见万盏明灯，象放河灯似的，大家在“开火”了。

等到“开火”完毕，排着列子点名的时候，连长和兵们大家都神气十足，喊一声，应一声，如果你站在连长与兵们之间，你可以闻着双方袭来的苦臭烟气；至于连长与兵们呢，大家都不会觉得，谁都象不觉得谁抽过烟似的，都一样了。这一点，官长与兵们是“一气”的。

用烟发饷的时候，是三四月。因为价钱便宜也只是这个时候，烟越陈价钱就越贵了。所以除了这时期，大家希望着的就是打仗。希望打仗，倒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烟抽了就怕死；这时期是又可以有鸦片收入的。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攻城攻镇的那一刹那，或者败走，或者打胜，趁着那几点钟公开的秘密的混乱，败走的就在街那头攻进深闺，打胜的就在街这头攻进账

房，都象预先通知过似的，都不再开枪，打柜子的打柜子，开箱子的开箱子，床下面，夹壁里，都很熟练地，把红绿的绸缎衣服穿在军服下面，把黄白的金银装在裤带里头，自然一大包一大包的黑东西更是欢迎不暇了。这时期是比三四月的发饷还愉快万分的。大家拿着这东西，又可以伸着懒腰登紧脚跟躺在那破庙子的大殿上抽个肠瘦脑满了。抽来抽去，一个个都抽得象庙子里的小鬼似的，皮子吸进去，骨头吸出来，如果脱下军服，让他们站在太阳光下，你可以看见一堆堆怕人的骷髅。

如果在三四月间打仗，对于他们那就更加好，上面既可以发饷，进城又可以发财，何况正当着烟浆将要割完，麦子也正是茂盛的时候。一开火，大家可以"地形利用"地在几尺高黄黄的麦丛下面作掩护，一冲锋，好象神不知鬼不觉似的从麦田冲着许多弄堂就扑过去了。肚子饿了，可以把烟斗劈开，里面满是黄澄澄的罂粟，倒进口里面就可以充饥。至于瘾发了呢，那就更有办法。趁着这边的炮兵阵地正在轰隆轰隆一炮一炮地向敌人射击的时候，真是好象替大家掩护似的，让一部份人开着枪，其他一部份人就退到稍后方的几步，躺在麦田旁边，几个人换替挡着风，把灯燃好就抽了起来。抽好了，又上去调其他一部份人来换班，至于官长们胆子比较小一点，则躺在更后更后的麦田去了。他们是用勤务兵拿着洋伞挡风的。这应该要说是两道火线：在前线，放下烟枪，拿起步枪；在后线，则是放下步枪，拿起烟枪。大家把瘾一过

足，便在长官的命令之下，一声“杀！杀！杀！”随着“低低低”的冲锋号声，踏翻麦子，跌倒烟茎，便向着城或镇冲过去，大家于是又攻进深闺，攻进财房，打柜子，开箱子去了。

我们那儿也许和你们这儿不一样，我们那儿的兵和烟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比如要冲锋的时候，你们这儿大概是奖钱。眼看着一道桥攻不过去的时候，大概是喊：

“弟兄们！抢过这条桥呀！奖二千块呀！”

对面的敌人也就喊：

“弟兄们！死守着这条桥呀，奖四千块呀！”

这边二千过去，那边就四千反轰过来，于是乎两边都就冲。这，大家都用的是钱。自然我们那儿也是用钱；可是有着一回却用的是鸦片作奖品的。

“弟兄们！冲过去，奖五十两烟！”这边喊。

“弟兄们！冲过去，奖一百两烟！”那边也喊。

至于排着列子喊“稍息，立正”的时候，如果大家懒洋洋地把脚步拖回去，你们这儿的官长大概是喊：

“没有吃饱么！”

可是我们那儿却有一点不同，是喊：

“瘾没过足么！”

每逢发了财的时候，大家一过足了瘾，没有事便赌。因为那许多鸦片，抽是抽不完，卖又一时卖不脱，大家于是便围着一大堆，拿出三个骰子来，起头是一钱二钱的赌，渐渐

输得口麻，发起毛来，便高声喊起来了：

“二两！”

“四两！”

渐渐增加到十两二十两，大家都就汗流满面，脸红筋胀，互相都起着敌意来了。输完了，气不过，只要谁在人丛中大喊一声，马上就可以看见骰子与拳头齐飞，头破与血流开始。

“妈妈的！谁要刺刀！”

谁这么喊一声，就象提醒了大家似的，马上就可以听见洗流哗啦的抽取刺刀的混乱的声音。

这一下，上面就来开始一次整饬军风纪。该打屁股的打屁股，该开革的就开革，该怎么的就怎么。骰子没收，鸦片没收，天下于是乎又太平。

总之，我们那儿的兵和烟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去问一个兵贩子，说：哪儿的烟饷多，哪儿烟的办法多，他会一点不迟疑地告诉你，哪儿多，哪儿好，多到怎样的程度，好到怎样的程度。一点也不会含糊的。

兵贩子们是懂得很多的。他们不得已来当兵，可是在“不得已”中创造了许多应付的办法。他们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又从那个部队跑到其他的一个部队。他们懂得见着长官端端的立正举手，同时懂得欺负乡下才来的新兵或者乡下人。他能够怎样装病躲过上操，一遇着战争的时候，他就懂得悄悄地烧好几个红红的烟泡装在贴身的裤带里溜走了。机会不好的时候，自然是不拐枪，有几个烟泡子尽够

了。如果溜不脱呢，自然是上火线，不知怎么地，眼睛一不看见，他们就已经踏过尸首，首先就攻进深闺或者账房去了。

他们总是常常活着回来的。

火线上常常有着这样的事情：在两边相持不下的一个桥头，大家是可以互相望着谈天的。互相间一把休息的交涉话办清，就都安心地抱着枪坐下来了。

“那边的弟兄！我们这边有白米饭呵，过来么！”这边这么说。

“我们这边有腊肉呢，你们过来好了！”那边又这么说。

“弟兄，讲好的呵！等老子们抽口烟呵！不要开玩笑呵！”

“好的，抽好了。”

大家于是躺着抽了起来。如果谁先抽足了，就把枪端好，瞄着桥那边的烟灯，吧……！就可以登时听见两方都乱嚷起来了。

“妈的！要打么！”

于是噼啪噼啪又开始。

这么地打一下，自然一方又打胜，一方又败走，自然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的一场混乱。自然大家又抽得肠瘦脑满了。

自然，安全回来的大部份又是兵贩子。

现在我们那儿更是满地烟花了，不知“瘾没过足么！”的这句骂法还常听见否？

1934年6月

# 茶　包[1]

川康的交界处，是一个绵延不绝起起伏伏的高山。离开那古旧的城市，通过许多荒芜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狭谷，直到太阳当顶的时候，才可以走到这山脚。在那环山包围的古旧城中所看见的天，就已经很小；这山脚望见的就更小。站在插入天际的高峰脚下的石头前面，顺着自己的脚尖向前望去，就看见一地大大小小的乱石头，有些甚至于大得象一座房子那样，蹲在那些乱石的上面。石缝中伸出着无数黄青的茅草，迎着风在那些高高矮矮的石头边点着那毛虫似的头。石头过去，是一溪潺潺流着的清泉，轻轻地缓缓地反映着黄色的阳光曲曲折折地流下去，荡出一种空谷的声音。溪上面就是突起的插入天空的高崖，和这边的高峰对峙。从峰腰到峰顶都是丛杂的笔立着的杉松，环绕着峰顶的杉松上面的天是一种死灰色，太阳到这儿，都只有碗口那么大，显得灰黄了。往西康，就要顺着这条小小的溪流，爬着一条半崖中的羊肠小路一重一重的翻过山去。说是爬，是因为山太高，好

① 编选者注：曾收入《多产集》。

象壁立，走着那些一步高一步的石头路，鼻子就和前四步的石级距离并没有三尺远，所以就显得是爬行一样了。在这些崖弯处，太阳是很少晒到的，许多青苔绿藓就爬满那些石级的边沿，如果不当心滑一下，鼻子马上就碰了石头尖，准会擦脱一块皮，流血呢。望着下面的黑洞洞的深谷，这么小心地一步一步喘着气走上去，汗就从脸上流下来，疲倦地想着，以为走完那插入天际的山顶就好了，但是刚刚走到山顶，转一个弯，却又是一个小小平坦的斜谷，斜谷的周围又是无穷的插入天际的高峰。再上去，自然又换出另外一种小小的斜谷，另一种插入天际的高峰也和先前的一样。这些地方自然也有人家，就住在那些斜谷的尽头，和高峰的山脚。五六间不大整齐的草房，顺着路边立着。房上的稻草被半年堆集的雪花压成了烧焦似的枯黑。山风吹过去，就可以听见那些稻草嘶嘶地象低泣的声音。房门口都照样地摆着一张长长的脏而旧的条桌和两条不整齐的长凳。一两个扎着围腰布的红线眼皮的女人就在那儿应酬着她们的顾客。听见斜谷转弯的那边有着拐子碌在石上清脆的声音，她们委缩地围在柴火旁边就知道又有顾客来了。这些顾客就是揹茶包的脚夫，那茶包一块有八尺长，用篾篓装成，好象一条挺长的扁圆枕头，一条大约有十五斤。那些粗壮胳膊的汉子，一气是可以揹十五六条之多的。他们把那茶包一条叠一条地扎好揹在背上，就象揹一个顶大的方桌面子似的，从腰起离头有三四尺高，那宽度在他揹着的两旁还可以遮着两个人。然而走十来步却就要休

息半天。十几个人结着伴，一串串地在半崖的羊肠小路上扫着上面垂下来的树叶一步一步的走着。他们休息，全凭一根拐子，这东西，恰有屁股那么高，是圆滚滚的一根木棒，接近屁股的一头有一个五寸来长的横木。大家在树叶下沙沙地走了一会儿，便把拐子在石边一立，让拐子下端的尖铁块插稳在石和石的中间，屁股就原地不动的，靠到横木上。然后用竹圈子括着脸上的汗珠，嘘出一口哨音，那哨音使对崖树梢的麻雀们也吃惊地乱飞起来，他们于是休息了。这茶包是专销给康藏人的。他们拿这茶叶去熬酥油充饥，是他们食品中的重要部份。这些脚夫们就这么一年到头无休无歇地从古旧城里的商家揹出来，爬过山去，运到打箭炉，他们在脚店里把茶包一搁，茶商的伙计们跑来点收清楚，在轻蔑的眼光下接着够回家的脚钱，他们就又啃着玉蜀黍的大馍，跑回那个古旧的城市，在老板那儿又綑扎十几包起来，又到这悬崖的半腰一步挨一步的流汗前进。望着那一重又一重走不完的高山，望着那沉重云头的死灰色的天际，那天际呵，真遥远得很呢。太阳从崖这边爬到崖那边，灰黄色的光线在他们的瘦脸上仅仅是一会儿很快就掠过去了，不见了。他们张着那呆滞的网满红丝的眼睛，呆板地叹息地想着："啊，又是一天了！"当他们站在路上休息的时候，那永远伴着他们的那根拐子，拄在那石级上发出的清脆声音，就好象安慰他们一下似的。他们这里面，有很多自然是乡里种田的，然而有些却是无田可种挤到这山里斜谷来住家的汉子。他们把自己红眼眶的女

人留在家里卖点小菜之类，他们就这么一回一回往返地揹茶包。有时剩得两个钱，就回来住几天，使老婆生一些孩子。他们所希望的是当他们硬跷跷地闭着眼睛躺在坟墓里的时候，也好有人来给他们在乱草前点三根香，烧几张纸，磕几个头。当他们那凸着肚的老婆生下一个孩子来，如果是男的，他们那成年沉默而且常常叹气的干枯嘴唇，就在那毛绒绒的胡子下露着焦黄的牙齿嘻开来了。如果同伴们拍着他们的肩膀给他们说着“恭喜呵恭喜，”他们就简直快活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三朝的一天，他们便要在红纸写的神位面前点着火光闪闪的烛，和白烟缭绕的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觉得是很对得起先人了。磕了头起来，便把一根拐子拿到孩子嫩嫩的屁股跟前来，用横木在那屁股的下面搁一搁，口中就念念有词地说道：“不愿你长大做官做府，只愿你将来揹得起二百五！”二百五差不多是二十包茶的样子。能够把一叠八尺见方的茶包直直的揹在背上，在他们认为就又可以讨老婆，生孩子，传宗接代了。孩子到了十来岁，有着红喷喷的一张脸的时候，便带着同去在老板的面前学着看脸色，开始揹茶包。起头自然是两包三包，慢慢就加多起来。人越高，背上的东西也越高，而脸子也就渐渐地变成蜡黄，瘦削下去了。这时候，老一辈的胡子白起来，背脊驼下去，身上那粗得象一层麻布般的皮子包着突出的干枯骨头，背上的茶包也就减少下去，不到一半了，然而走起路来还有点打偏偏，在乱石的悬崖半腰，一步一步的摸着走去。狭谷旁边的那些鸡

毛店的女人，见他们这些顾客走来，照例就站在门口，一面张着被柴火烟子熏得快瞎了的眼睛，一面张着那没有血色的苍白嘴唇喊“喂，客人，歇店了！”他们这些揹茶包的在半山里从天蒙蒙亮就起来走到现在，自己算算究竟是走了二十来里路了，快黄昏了，可以休息了。走进店子，在那成年潮湿的土墙边把茶包子一放，自己就在柴火旁边躺下去。如果还有点鸦片，就在那地下的草蒲团似的草垫子上把烟灯点起来，枯黑的烟灰拌和着一点点熟烟就在那烟灯上乌焦疤弓的烧，来医治那几十年来压伤了的遍体的疼痛。老板娘如果在旁边问着他们这回揹了多少的话，他们就在那一跳跳的灯火前摇动着他们的下巴下尖尖的杂白胡须，叹息地说道：“我们不中用了！老了！该我们的孩子了！”那瘦脸在黄色的灯前就更显得蜡一般黄，额角和两颊的横横直直的无数皱纹深深地象刀子雕刻过似的，无神的眼珠子就象嵌上的两个白果，他们已经象木偶般的人了。当他们年青力壮的时候，在这些鸡毛店子经过，把茶包子一放，把自己带在身边的馍从贴胸汗臭的衣兜里面取出来吃过后就抱着手没有事，如果店老板娘是熟人，有时还去和她们说几句笑话开开心，或者约几个同伴围着来打打纸牌，来销磨他们这无聊的时刻。可是到了胡子蓬松，说话的精神已经没有，如果不烧烟，倒下头便睡了。这山里是他们最熟悉的，然而最熟悉的也只是这山里。象这样揹东西走路，顶好是晴天，晚上他们坐在柴火旁边，听着山头的风从草房的壁缝吹下来，把烟子吹出门，吹下山去，

他们就高兴的说，“明天天又晴了。”顶怕的是雪天。然而这山到十月就开始落雪了，一直要落到二三月间。雪银漾漾的堆满山头，甚至一切角落，路上也堆满了两尺深，粉似的，齐斩斩地可以吞完小腿。连松杉也是白的，树叶上都堆着一寸厚的雪花，低低的压下来扫着崖边，反映着灰黄的阳光，更加撩得人眼花缭乱，眼睛就会这么痛起来了。茶包子在那悬崖边走过扫着那压低下来的树叶，那雪花就象面粉团似的悉悉索索地溜下来，落进颈项上发臭的衣领里，顿时就觉着一股冷气从皮肤透进心窝，然而总得皱着脸上很深的皱纹，咬着牙慎重地再踏进一步去。在这雪天里走路真不是玩的，雾子从崖旁边的黑洞洞的深谷下面象刚揭开大饭桶时的白气直冲上来，往上升，连续不断地往上升，那浓浓的雾罩好象可以拈得着的轻纱似的。它劈头盖面的升上来，缭绕在脚间，缭绕在茶包子间，缭绕在堆满雪的松杉间，缭绕在峰顶和峰顶间，升不完，出不尽，好象那深谷下面谁在那儿成天烧着火煮着饭呢。雾是那么纱一样模糊的，在那些脚迹并不怎样明显的雪路上，真是可以迷失方向，不当心，一脚踏在冰块上，就会连人带茶包一起滑下深谷去，永远葬在迷雾中。这到并不是稀奇事。所以他们每天起来，一拉开鸡毛店子的门，就要在雾罩中看看雪路上有没有豹子的脚迹，如果有，就放心的揹着茶包走去。打山神庙前经过，心头惶恐地希望着神的保佑，口中便要说着“回来时再给你老人家烧纸。”然而那庙子站在那湿崖旁边，其实已经破了。最难走的，恐怕是

最后的一个山顶了。空手人从城里来，两天就可以翻过山去，然而在他们却要六七天，才能爬上山顶。山顶的雪就是五六月都不会化完的。何况是落雪天气。山顶上不但雪更深，雾更大，并且风也更厉害。在山里走几天，还有一些人家可以看见，虽是也有风，然而那声音是低泣，是哭诉，如走在沙漠上，如经过万人的坟堆，如听见少女的悲痛。可是这一望无涯白漾漾的山顶，你瞧，雪花乱七八糟地漫天飞舞着，忽然一阵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一下子把雪花在空中旋卷着狂飞起来，卷了几个回旋才落在雪地上。一些在崖边的枯树突然咔嚓一声断了下来，稀哩哗啦地就奔下崖去，就是已经着地的雪花都滚了起来。这时候，就只听得“虎——虎——虎”的一种尖厉的怒吼，一种惨叫，在空中动荡着，天乌地白。第一个揹茶包子上来的人不当心，马上就看见他把拐子抛在空中，仰翻着背上的茶包翻了一个又一个的斛斗就滚下深不见底的深谷迷雾底下去。老头子走到这上面，如果遭受不住，纵不致飞下崖，但马上你可以看见他眼珠子一怔，胡子下面的嘴唇就立刻乌白，一缩一缩地露着齿，象是笑嘻嘻，直直地就躺到雪地上了。暴风平静后，就有乌鸦们来啄去他的眼珠，豹子们来啃去他的心脏。然而，人们并不因此就停下去。后来的向着死尸瞪着伤感惯了的眼睛，呆板地摇摇头，警惕着自己，便又呆板地拄着拐子一声声清脆地向着那无穷尽的生活远极前进。他们依然照样地预祝着自己初生下来三天的小孩，希望他们来承继着他们的命运。不过，这究竟已经是多

年以前的黄金时代了。就纵然一月揹一次，究竟还有揹的，可以啃一啃玉蜀黍的硬馍。可是自从英国制造的印度茶可以直接用喷着浓烟的火车运销康藏以后，而内地那些古旧城市中的茶商便多半倒闭的倒闭，关门的关门了。于是有些人想再冒着风霜雨雪在崖边上去拼命都不可能，而只好躲在家饿得暴躁地烤着柴火了。现在如果再经过这些地方，你可以看见较低的一些斜谷里还有着一些零零落落的人家，在招待着很少的揹茶包的顾客和一些别的客人。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听见男的粗暴的声音，用瘦筋筋的拳头捶着桌子；女人呢，则端一条凳子坐在门边眼泪鼻涕地诉说着狂嚎。至于较高的一些斜谷，有许多地方的草房都空空洞洞，歪斜的歪斜，倒塌的倒塌，只剩一些崩坏的土灶在那歪柱旁边，红纸写的神位都不见了。至于有些简直等于从来就没有过房子似的，那些被雪花压黑的稻草已躺在嶒崚的大石旁边腐烂，横躺在杉树面前的柱头也被雪水剥蚀成柴块，生上许多薛苔了。

1934年9月

# 慰　　劳[1]

几十队慰劳队高高兴兴的领了慰劳品，拴好臂章，拿着旗帜，向全上海的医院分头出发了。我们这一队只有三个：E，D，和我。去的是一家比较小的××医院。到了门口，向童子军说明来意的时候，穿白布外套的院长也走了出来，接过公函去展开看了之后，笑道："欢迎欢迎！"

童子军喜欢得跳了起来，马上帮助E把脚踏车上的慰劳品卸下来，又帮他把脚踏车拴好，我们就进来了。院长一面伸手来拿我们抱着的两大包慰劳品，一面说：

"这衣裤自然欢迎，但敝院还有得够他们换的，所缺乏的就是薄被，希望……"

"很好，我们回到救亡协会去一定说得到，要求他们下次办来。只是这衣裤顶好由我们亲自一个一个的送到他们手上，以表示我们慰劳的微意。"

院长立刻皱起眉头道："这不必。由我们在他们要换洗的时候发给他们就是了。因为你们现在一发，会把他们的秩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烽火》第八期。

序弄乱起来的。”他的手一直抓住慰劳品的带子，我们只得放手让他拿去了。最后，他向我们提出一点注意：

“希望诸位进去看他们的时候，顶好不要问他们的话，因为你一问，他们总不免要谈起打仗情形，会无意间泄漏军事的秘密。因为我曾经奉到过命令。”

“自然，自然。”

我们踏进第一个房间的时候，使我发生一种阴森和严肃的感觉，全身都顿时起了痉挛。眼前的屋子非常昏暗，一顺排着十几架铁床，只有打前窗射进来的微弱光线照见每张床上躺着受伤战士的身体。战士们都沉默地抬起头望着我们，黄蜡般的脸色都表现着紧张和惊异。D走在前面演说似的致起慰劳词来了，说完的时候，每张脸都现出笑容，点一点头，仍然把头翘着。

“这里都是重伤。”院长说。

我们兴奋的望着他们。他们也兴奋的望着我们，都好象有千言万语要互相倾吐出来，但我们不便问，他们也不便说，只用眼光表示出彼此无言的默契。终于，D叹一口气，用恳求的眼光看了院长一眼之后说道：

“好，我们只这么着吧，弟兄们为国家为民族流了宝贵的血，没有表示我们敬意的，现在就请弟兄们写几个字给我们，让我们向全国民众广播出去，同时也留作纪念。”

所有弟兄们都微笑的点头道：“好，好。”

但大都不能动。躺在最后一张床上的一位弟兄说道：

“好，我来写吧！”

D把笔送在他手上，把纸铺在他床前的几上。他侧着头想了一想，写道：“只有军人能救中国。”

其时，一个伤兵从旁一道门进来了，一手抓紧墙壁，一手提着裤腰，咬住牙一拐一拐走来，显得非常吃力。E一把将他的手臂抓住，一步一步轻轻扶上床去，使他躺好，替他把脚抬上床，他的脸色顿时发光了，深深地看了E一眼，眼眶边起着潮润。马上仿佛满屋子都更加严肃起来。那写字的弟兄立刻说道：

“不对不对，我要重写过。”他于是把纸张翻面来写道：“我们要为民众流血到底！”旁边署上他的名字。

我很感动了，全身都激荡着高涨的洪流，仿佛在响应着弟兄们激荡着的洪流似的，要求起着更大的融合。当我们踏进第二个房间，十几个弟兄从床上一翻爬起，向我们迎来的时候，我全身都象触了电般，不由自主地喊起来了：

“弟兄们！我们民众来慰劳你们来了！你们为了……”我的声音完全变了，一点也不受我的支配地发生剧烈的颤动，好象要和泪一起从眼耳鼻口乱冲出来，我说不下去了。是的，记得我在北洋军阀时代的队伍里，在内战的战场上，不知道见过了多少带伤了的弟兄，然而我们彼此间都是隔膜的，都是互不关心的；然而现在一切都截然不同了，彼此间的关系是这么的亲近，我看他们就象看一些仿佛阔别了多年的老朋友然而却是簇新的新人，为民族生存而抗战的弟兄！我还需

要什么话来呢！

两个女看护快活的一跳，尖声向阳台喊道："喂，来哟，人家来慰劳你们来了！"

但没有回应，女看护立刻跳去拉出几个弟兄来。

"东洋鬼子的飞机你们还没有看够么？尽去看什么呢？来，人家来看你们！你不是说过么，等伤好了，再回去打鬼子飞机么？"她说到最后，把脸一偏，笑了。

他们听见我们要请他们写几个字的时候，一个轻伤的弟兄（他是特别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他，五短身材，厚实的胸膛，宽阔的肩膀，黑红的圆盘脸，锐敏的眼光，两手铁桩似的撑着方桌边沿，向着对面一个穿蓝色卫生衣的高大汉子喊道："排长！来来！你来写！"

"我写什么呢？"排长迟疑的映着两眼，"你写吧！"

"啧，排长，当然由你来代表我们大家写罗！随便你怎么写吧，就是说我们当兵的对于民众的希望就是！"他说着，就把纸笔塞在排长的手上。

排长看看纸，又放下道："我又不晓得你们的名字！"

那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弟兄立刻在床头取下诊断牌，递过来了。但排长皱起眉头道："嗯，我写什么好呢？"

一个女看护却又把笔硬塞在他手上："哪，这又不要紧，你就写了吧。"她转头来向我说。"他们不是同一个队伍的。"立刻她又望着排长了。"可不是一样么？反正都是自己人！"

排长想了一想，才写道："还我河山。"

我们说，只要能写字的都希望写一点。旁边一个伤兵立刻抓起笔来写道：“军民合作。”

“哦！是这样的么，”圆盘脸好象突然醒来似的说，也抓起笔来写。他写了“军民联合”四个字，随即把笔一掷，满脸发光的向我们笑道：“对罢？”

大家都也跟着他快活的笑了。我们别了他们向着另一个房间走去的时候，排长追来了，从D的手上把那张纸拿下来，一面说：“唔，原来是这么写法的！我刚才还以为是大家合起来写一个呢！我要去重新写过。”

但女看护立刻在他手上夺下来了：“算了吧，这又不要紧的！你那句话不是也很好？”

在最后一个小房间里只有三个弟兄，E照例向他们致了慰劳词之后，院长忽然不见了，我们都立刻感到全身活泼，和第一个弟兄谈起话来。而在他旁边床上坐着的另一个弟兄更兴奋，两手动着，畅谈他一礼拜前在罗店的战绩，唾沫星子都溅了起来。当他说话的时候，我看见那边躺在靠门后床上的第三个弟兄，直看我们，好象在等待着我们马上到他面前去似的。但是这边这弟兄正讲得高兴，我们都不忍离开，只听见这弟兄说道：

“……我带伤的那天，战事更激烈了。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但是谁都没有嚷要吃。呵唷，那时鬼子的飞机好几架就在头上旋，丢了不知多少炸弹，鬼子阵地里的大炮也不断轰，轰得地都发抖，我们却不动，等着。鬼子以为我

们都死光了，一个冲锋又冲上来。我们的连长，这实在是我们的好连长，他真勇敢得很！他拿着枪跳到我们前面，喊声冲锋！大家都就跟着他冲过去了！我们的喊声真是震得天翻地覆了，吓得鬼子立刻混乱起来，我几下子就打翻了几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带伤了。”他用手指着他腰上包扎着的伤口，兴奋的把满是白沫的嘴闭住。

“你要我们帮你写信回家么？”

他露齿苦笑一下：“家么？在罗店已经给鬼子毁了！”

我们对望着，好久都说不出话。他把脸沉了一会儿，随后咬紧牙关，把手一挥说道：“是的，我们只有把鬼子消灭才能活！现在，国家就是我的家！”他捏着笔战颤的写道：“誓不与日寇共存忘（亡）。”

院长来催着我们走了。我跟着D，E刚刚踏出房门的时候，立刻发觉我们太粗心了；因为躺在靠门边的那个弟兄我们还没有和他谈过话！他两眼显出轻蔑地送着我们的背影。我立刻回进门里去，但他马上把头掉开，拿纸扇把脸遮住。我站在那儿真不知道要怎么才好。而D，E他们已跟着院长走了很远了，我又只得追了出来。一个女看护斜刺里走过来，在我耳边说道：“你们来慰劳他们，不要光做仪式，顶好是个别的和他们谈谈才好！”

我的脸和耳根都发了热，感到非常的惭愧。末了，向她苦笑一下，点头表示接受她诚恳的指摘，就追出医院门口来了。其实，院长正在向D，E说道：“我这里的伤兵最需要

的是香烟，你们下次能够带点来就更好。”

“好，我马上去买点来吧！”我抢着说。我心里已决定只有借着这香烟的原由就又可以和那被忘却的弟兄谈话，以补我们粗心之过。但我把烟买来的时候，院长却接了过去说道：“好，你都交给我，我代你们分给他们吧。”

我要求再和那位弟兄见一见。

“下次再请来吧！”他拦住我微笑的说。“他们已经很疲倦了，还要让他们休息休息。”

我们只得走出来了。但我心里一直感到不安，难过，仿佛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我时时总好象看见那轻蔑的掉过去的头，以及那遮住脸的扇子。呵，我什么时候能再去看他呢？我只有默默地祷祝他的健康！

1937年9月

# 紧张的上海[①]

××：

你已经到成都了吗？怎么样，那地方很好吗？救亡空气很紧张吗？

依我的推想，那是当然的罗。内地究竟是纯粹的我们中华人民的领土。在现在长期的全面抗战之下，内地此刻恐怕已经是一番新气象了吧？这使我记起了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的景象。你知道那时我还是广州的中学生。那民众运动的风起云涌，那拥护革命军北伐的热烈，还鲜明地在我眼前呢，记得我有好几次挤在那广场上的主席台前，挤在那万千群众当中，跟着那森林般的万千只手举起我的手高呼口号时，我真是流泪了！我的身心整个的为周围的热情燃烧着了！万千个鼻孔同样呼吸，万千个心脏同样震动，我已经不感到我的存在，只觉得万千个透明的灵魂融合了我，我也融合了他们，成为屹立在这个地球上的巨人，可以战胜一切恶势力而有余的巨人。光辉灿烂的太阳就照在这巨人的头上，是一个

---

① 编选者注：此文发表时署名司马疵。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金箭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怎样伟美的壮观呢！现在的内地大概就是这样吧？是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生，这对于我们的前方抗战是重要的助力，是我们彻底战胜敌人的钢铁般的保证！

但是在这上海租界里的救亡工作，就不是那么顺利了。这困难你是晓得的。有一次，文化界救亡协会动员了许多会员到各弄堂去做里弄组织的工作，但一开头，有好些人都被挡了驾。老王这人真是神经质得很，那天他铁青着一张脸回来，拿拳头打在桌子上，说话时嘴唇都发抖了。他说他刚一拿着旗帜进弄堂，看弄的巡捕就把他拦住，说是没有奉到捕房的命令，不得让他在那儿活动！你看，难就难在这一点。不过，从他们的工作方法上说来，我以为还有值得讨论之处的。最好是他们先发动里弄里面的住户们自动起来组织，那就好得多了。其实，在目前全上海的各里弄要组织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几十天来敌人飞机大炮的教训，已经使他们觉悟到非组织不可了。我那房东，你晓得，是一个做公债生意的人。当抗战要爆发的前几天，他时时都希望着和平，他跟着我的门前走过看见我在看报纸时，总是把下巴的胡子一摸神魂不定似的问："大概不会打起来吧？"他的电话就装在他房门口的，成天叮叮叮的急响，他每次都慌忙抓起来问："喂喂！怎么样！又跌了吗？消息不好？唉！"但是近来可不同了，甚至连他老婆也大骂东洋鬼子了。你大概记得吧，就是那个脸色非常苍白，一对小眼睛，吃长素，每天早晨总要听听无线电念经的女人？她最近常常在我房间背后的灶披间

里和邻近的几个女人大谈其国家大事呢。她拍着手说：“格个东洋鬼子真真太把阿拉欺负得够者！弗大大格打一打是弗成格！弗打，阿拉中国就要亡把伊拉，大家都活弗成！东洋鬼子对付朝鲜人就是七家人家只准公用一把菜刀，田地房屋，都把伊拉夺去，侬看看，哪能得了！哼，就是那些汉奸弗好，没良心，真要大家一条心把伊拉除脱才好！”你看，从她这样女人的口里，你可以想象目前一般民众是怎样的情绪和怎样的要求了。

可是，就因为是“租界”，所以……唉，你叫我怎么说好呢？

然而，就正因为是“租界”，所以也潜伏着许多汉奸！在马路旁的茶缸里投毒粉的是他们，造谣，散布和平空气的是他们，每当夜晚我英勇空军出现在天空时，你可以看见呼的一声一两点红的或绿的火花划破黑暗射向天空——这就是那些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的混蛋们放的信号弹，接着敌军兵舰上的高射炮就砰砰礀礀轰响起来了。这真是令人恨不得一把抓住这些混蛋们两口咬死！你不是也知道么，当抗战爆发的那几天，就谣传着汉奸们在调查我们文化人的住址，已经开了一张名单准备实行各种卑鄙手段？而现在居然有出现在一些会场上捣乱来了！据说老汉奸如曹汝霖之流也潜来上海呢！你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工作是如何的困难！

还有呢！这你也知道的，在这租界周围整天响着密密的

枪声和炮声而天空不时出现敌人的飞机，构成几个众字形，嗡嗡发响，到附近去丢炸弹，轰通的声音，把地皮都震动，但这些，我们早已习惯了，倒也并不觉得怎样；可是流弹常常横飞进租界里来，打死了不少的人，在马路上走，简直要非常当心的，看飞机在哪方的天空作战，就靠着哪方的房子下或墙下走，要不然，飕的一声就会失去自己的脑袋！

但所有参加救亡工作的人们，并不因上面这许多困难而气馁，而且新的工作者还在不断增加呢！大家都是一早就离开各自的屋子，匆匆忙忙的到会里工作，直要到天黑了弄到精疲力竭了才回，到屋里还工作，说起来，有许多事简直要令你感动呢！住在我对门的那三姐妹现在真是活跳得很！战前，她们还是洋行里的职员学校的学生，脸上都是那么愁锁眉梢，说话总是俯着头的。从前老嚷着："苦闷呵？苦闷的时代呵！"现在可不同了。她们每天一早起来就不见了。那大的两位是参加某夫人组织的慰劳会的。后来她们甚至把我们这弄堂里的有几个女人也发动参加去了。她们在那里成天和许许多多人——里面有少奶奶，小姐，最多的是女生——大家挤在一间广大的圆屋顶的屋子里，在那些徵集来的棉纱綑，布綑，毛巾綑，饼干綑，肥皂綑……之类的堆积里，坐下来裹纱布，做慰劳袋，做军服……晚上还抱了一大包回来埋头在电灯下的缝衣机上做，那机声不断的轧轧轧一直要响到十二点钟。恐怕就是为自己赶嫁妆都没有这样的不知休息吧？"我做了这许多年的事情，只有这一次我才真正觉得做了人

的事了！”有一次，那大的一位在脸上，眼里，嘴角，都充满了无限的快慰和骄傲，微笑的说。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个故事(她说这故事时，也还一面拈了针缝着军服上的钮扣)。她说，有一晚上，她们十几个人和某夫人拿了许多慰劳品到某医院去送刚好的伤兵上前线，伤兵们站了一大队，都挺有精神的听她们说话，说完话之后，她们就一个个地把慰劳袋挂在他们身上。那些伤兵全都动容了，有几个的眼眶还涌出泪水。一个高大的排长忽然上前两步，说："呵，我们真是从来没有看见我们的民众这样待我们过。我们这回是很清楚的看到了，我们是在为什么而战的！是的，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民众，为我们自己而战呵！只要后方的民众工作好，我们就是去死了也放心了！”到这里，忽然从袋子里拿出一张十元的钞票来，又说："现在这钱我们上前线也是没有用的，好，就请你们帮我捐到难民收容所去吧！救济他们是要紧的！”这女朋友叙述到这里时，两眼都放射出强烈的光辉而且有些潮润了，呵，在这样的战争中，我们这民族在创造着多多少少动人的诗篇！

她那第三的一个妹妹，那圆盘脸的一个，从她那两道逼人的眼睛的光，就说明着她的倔强的性格。记得她过去曾经有一次在马路上走，遇着一个流氓老跟着她，她反过身来就给他一耳光。她就是这样。平常最喜欢读点马耶可夫斯基的诗。当抗战一爆发，她就在袖子上拴了一条红十字的佩章和她的一大群女同学参加到前线做救护工作去了。我在画报上

看见过这样的救护队的照片，她们在腰间挂一个急救包，用担架两个人抬一个伤兵呢！

说起前线，你该知道有一大队学生军——里边也有女的——也拴了子弹袋，拿了枪开去作战的事吧？而现在许多店员也要求组织起去了，某书店的小伙计阿张——喏，就是那个矮矮的瘦瘦的，一见着我们就总是笑的呢——他是在未开战前受过军训的，这回也去了。临走时，我没有看见他，他给我留了一张字条，上面这么写道："永别了！我不灭倭寇，誓不为人！"

老李也从军去了。他的那种工作热情真使人感佩。当他参加某难民收容所时，那工作之困难是无以复加的。一千多难民挤在那样一个大戏院里，在那阴沉的屋顶下，在那微弱的光线里，成天只晓得骂鬼子，哭的哭，闹的闹，有的还说就要去拚命。真是搅得一团糟。再加那空气的恶浊，流行病的增加，简直要把人昏倒了。但他和十来个工作者耐心地挤在那些难民中，一个个和他们谈话，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慢慢说服了他们，把他们分组，教唱歌，识字，演讲，灌输救国的知识。这里边的难民，有一大半是绸厂和纱厂的工人，他们平常就痛恨东洋鬼子的，曾经作过几次英勇的反日罢工的。他就把他们组成义勇军，一共组织了三大队，出发去请求发枪去了。在出发之前，他曾经因工作过度病了几天，但一听见说出发，他一翻就下了床，跟着去了。那天我正到会去办公，在路上碰见他们队伍刚上卡车，都是蓝布短褂，一

个个都笑嘻嘻跳跳蹦蹦的。他握我的手道："好，请了！到前方时，我一定写些战斗的东西给你寄来！"

全上海这样的收容所一共有一百儿，他们这里是组织起去了，听说别的也正在组织，要是全都这样，那将是怎样伟大的力量呵！记得当上海抗战开始的第二天，我们两个一道在爱多亚路外滩所看见的几十万的难民拥挤在马路上，人行道上，江边的码头上，简直象平地起来的波涛似的，那是怎样的万头攒动呵！当中国空军第二次在上海的天空出现，穿过那些流动的团团的乌云，去向敌人的楚云旗舰丢炸弹，后来与几十架敌机在云端搏战，炮火砰砰磡磡在高空发响的时候，他们全都仰起他们的脸，用了那几十百万双兴奋的眼睛把它们望着，一面拍手叫好，那又是如何的壮观呢！自然，在那种极危险的情况之下，那样的动作不免被人讥为幼稚，但那所表现的热情，却是我们民族的力呵！那时不是谣传着一个故事吗？说是敌军在外白渡桥那面架着机关枪凶狠狠的要向外滩拥挤的难民扫射，难民们忿怒了，呐一声喊便冲上桥，冒着机关枪的弹雨冲去，在前面的倒下了，在后面的并不退缩，终于冲上前去，把机关枪夺过来了。这是否确有其事，报纸上没有证实。但我想，即使我们不把它当作事实看，只当作是民间虚构的创作看，也是一首怎样悲壮的诗呢！它说明着民众的希望，说明着民众的力呵！

刚写到这里，我的弟弟跑来了，他说他们这一队童子军今天上午担任维持某条路秩序的时候，又捉住了一个汉奸，已

经送到警备司令部去了。他说他们这一队明天也要出发到前方去救护难民呢！他叫我附笔问候你，并且要我这么写："你记住呵！你答应到了四川要给我通信的呵！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一说到这个，又讲起他们那一次的战绩来了，其实是他也当面讲给你听过的。喏，就是那回有两个日本人开了一辆汽车到一家奸商的米店门前，装好米正要开走的时候，他们有三个童子军跑去了，有一个马上就横躺到汽车的轮子面前，吓得那两个日本人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跳下车就跑掉了。他说："明天我们去救护难民，还要干更艰难的工作呢！"

老陈也到我桌子前了。他们的宣传部刚开完会，现在我们这房间顿时又增加了不少的人，前后左右都挤来挤去的，人声嘈杂起来了，这个在拿印刷品，那个又还在讨论什么。而老陈也慌慌忙忙说："你在给××写信么？好，请你帮我附一笔吧，我简直没有时间写信，"他还没有说完，又被一个人把他拉到办公桌前去了。

我也不能写下去了，因为我的事又来了，许多募来的救国捐堆满了两桌子，全是金器银器，我得赶快登记。好，再谈吧！希望你告诉我一点成都的令人兴奋的消息。

# 成都的印象[1]

××：

你问我成都救亡的空气吗？唉，要我怎样回答你才好呢？

当我在长途汽车上的时候，曾经遇见一个鼻尖已经通红，穿一套学生装的青年，脸色是灰白的，额头许多皱纹，而背还有些驼。他一知道我是刚来成都的，就抽了一支香烟给我，道：

"你要到成都么？我劝你多预备点这个，和大麯酒。"

我诧异的望着他：

"为什么？"

"哼，为什么？"他说。"你到成都就知道了，你如果整天没有这两样东西来麻醉你自己，那只有准备进疯人院！你会打牌么？要是还能够躺在床上抽得来两口，那就更好，横顺迷迷惑惑的过日子，等着日本飞机来下蛋就是了！"他越说越激昂起来，鼻尖胀得更红。"你看，我到四川来几

---

① 编选者注：曾收入《大时代》。

年，已经练就了这样的本领，要不然，我早已拿刀子割破了我的喉管了！”

他拿出第二支香烟接在第一支的烟屁股上又使劲的抽起来。坐在他旁边的一个满脸皱折的乡下人，也看得发笑了，好象很赞成他这意见似的，也把自己的一支竹根烟袋抽了出来。可是他不当心闯着了前面一个军官的背，那军官立刻掉过头来，他就吓得赶快收了笑，顺下了眼睛，把烟袋也垂了下去。那青年碰碰我的手拐子，暗示我看看，而他却放肆的哈哈大笑了，引得全车的十几个人都掉过头来看他，但他仍然满不在乎的狂抽其香烟。我注意他的脸色，就见他把香烟离开嘴时，嘴角就不断的牵动，我疑心他的神经大概是有病了的，车子一到站，我就和他分手了。

刚从车站出来，就使我立刻发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只见满街的商店几乎全插着黄纸三角旗，有的还附有两条蓝色带子，在随风飘动，那些旗上都大书道：“九皇胜会”。而街上的人们简直表现出升平气象，有的把两手揹在背上，慢慢的踏出他的步子；有的则抱起两手站在商店门前的阶沿上，出神的看着街心来往的行人和车子。我就在这样的升平气象中，在那连绵不断的黄旗招展中，被那左歪右倒有时还把人抛一下的黄包车一直拉到城门口。

白的东西在我头上一晃，这才使我注意到在这街房的两簷之间原来横挂着一条标语布；城墙上也有几个非常醒目的白色大字。一进城，马路宽了许多，也较平一些，车子已不

再那么左歪右倒得厉害了。横在簷口间的标语布自然不少，但黄三角旗更是满目都是，而街上走的人和商店里坐的人也都是那么闲静的。

车子转入一条横街，一大股酒气突然向我鼻尖扑来，我吃惊的一看，原来是四五个满脸酡红的人正从我车旁嘻嘻哈哈擦了过去，我还听见他们中谁的喉管那儿发出“膈儿”的声音。接着又是一群人迎面来了，其中有一个在拍着另一个的肩膀说：“我敢打赌，你那三翻一定是他扣你那个红中扣死的！”

阴沉的天上忽然发出嗡嗡的声音，“呵呵，飞机飞机！”好儿个孩子拍手叫了。“呵呵，飞机飞机”！好几个大人也叫了。都跑到街心来，手搭凉蓬似的搁在额上把天空望着。这一下，好儿辆黄包车可拥塞起来了。有的车夫也望起头，而有的车夫却在叫：“有啥子看场嘛！飞机都没有看过么！”叫了一会，好容易才通出一条路来走过去。拉着我的车夫一面跑一面气喘的说：

“人家说，日本飞机就要来丢炸弹来了！将才那个要是日本飞机，可咋个了！”

“哼，咋个了？”和他并跑着的另一个车夫说。“还不是我们这些人遭殃！听说人家有钱的拿几千几千的把地窖子都早修好等着了！”

“喂，人家说，要我们大家齐心去打日本呢！”

“你咋个不去？”

“我哪个去法子？我婆娘儿女要吃呀！只要他们包我的婆娘儿女不饿饭，骂那个舅子才不干！横顺在这儿也是保不倒这条瞎子算（命）！”忽然从一家楼上洋溢出胡琴声和男人唱小旦的窄音，就把他两个的对话打断了。

到了旅馆，付了车钱——车钱真是便宜得很，算起来不到六分——之后，我就出去走走，想到春熙路去看看，因为我从前听得人说，春熙路已经好得多了。穿过了许多较小的马路，几乎每条马路旁的人行道上总都坐着或躺着两三个瘦得快死的人。有的在喊着：“善人！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还不惯于讨口的。有的就简直不作声，躺着，嘴唇发着抖，用了乞怜的眼光投射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人们也好象习惯了，只是呆板地目不下视地走过去。有一个穿得很破的老人伸出手追着一个戴博士帽的人讨钱，那人发脾气了，把手一甩道：“真是，这们多的叫化子！”

“老爷！我们并不是游手好闲的！天干嘛！庄稼都做不成了，有啥法儿？”

但那人并不回顾，摇摇摆摆走去了。

在一个街口，一家非常堂皇的酒馆对面围着一堆人，我走拢去，就看见阶沿边坐着一个乡下女人，脸瘦得非常难看，两颧突出，两眼凹陷，一手支住下巴，悲伤地望着她脚边的一个躺在地上的孩子。那孩子的手干脚干瘦得象四根香签棍逗拢的，脸上只包着一层黄蜡色的皮，额头上的一块全变成了青紫色，两颗大大的眼睛已经定了，只有鼻翼的微微

扇动，表示出他还是活物。围着看的人们，并没有什么表示，老张开着他们的嘴巴。只有对面酒楼在不断送来一阵快活的划拳声："全家福禄！""五金魁首！""六位高升！"

转了几个弯，就到了春熙路，不错——从这成都的范围内说来——这真是一个繁华的世界，商店也的确比从前辉煌了许多，有的霓虹灯也安起了。只是马路没有我从前看见时的光亮，已经有了些破碎的浅坑，而且似乎马路并不如我从前看见时的宽了。但摩登的红男绿女却增加了不少，一大群一大群地靠着两旁的人行道漫游似的走着，有的从这家绸缎店到那家洋货店穿来穿去。也有许多学生，都已是军帽，军服，腰皮带，裹腿，但不知怎么，仿佛没有一个如我在外省所看见的挺胸走路的姿势，而是很多驼着背的，因了军服更加明显。忽然有两三个头戴红珊瑚结子瓜皮帽的人在我旁边出现，是有胡子的，背驼得更厉害，老弱之状可掬。这些就是前辈先生。我把那些学生和他们一比较，不免打了一个寒噤。其时，有一个戴瓜皮帽的正在向他对面走来的一个身穿缎马褂，手拿叶子烟杆的人拱手招呼：

"给你道喜！听说你这两年在外边作了不少的好事，很找了一大笔钱回来了吧？"

"哪里哪里。"那人也拱起手得意的回答。

"哈哈！"

"哈哈！"两方的嘴里都冲出来一股鸦片烟的气味。

茶楼上靠街边的栏杆上密密的现出一排头颅在望街心。这样的茶馆几乎每条街都有，我从前也曾到过的，记得常常都是客满，有许多人从早上去泡一碗茶可以一直坐到天黑。此刻我还想去看看，上楼梯的时候，许多人还在挨挨挤挤的拥上去，到了楼口，密密麻麻的人头立刻扑进我的眼帘，好象筐子里装满的苹果似的，而谈话的声音形成一道浩浩荡荡的河流，水烟，香烟，叶子烟的烟子在人们的头上搅成一团浓雾。我的头发昏了。赶快就转身，恰在这时我看见靠栏杆边的有人才喊："你看你看，那女人多么祸！"许多头都就跟着伸出去了。我到街上时，不知是谁家的商店里的无线电正在播出柔媚的歌声：

"桃花江是美人窝……"

咚咚咚，咚咚咚的响着来了。是一班奏着喇叭敲着鼓的乐队，后面有几个人的肩上扛着几块"肃静""迴避"似的牌子，仔细一看，原来是影戏院的广告。上写道：谐趣言情巨片：《桃花村》。我决定回旅馆去了。但无意间经过一家川戏园的门口，只听见里面正在咚咚哐哐，锣鼓喧天。门口则挂着一块"客满"的牌子。有几个人还站在旁边，仰头张嘴的在细看壁上贴的大红纸戏报。一股风吹来了，街心的一条白布的抗敌标语，就在那些漠然的来来往往的人们头上冷冷清清飘动。

第二天，我到街上，情形忽然不同了，原来都挂了国旗。这使我记起：哦，原来今天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二十六年

前赶走满清统治者的国庆纪念日——双十节。虽然国旗的数量并不比“九皇胜会”的黄旗多，但都给微微的风飘着呢。到了一个十字口，只见周围拥塞着一大群人，在发出嘀嘀声。我近了一看，就见那儿的交通警亭下站着六七个小女学生，手上拿着募捐队旗帜，正在拦住一辆雪亮的汽车募捐。其时，汽车里伸出一个头来，眉头打结地喝道：“走！”嘟的一声汽车就开过去了。周围的人们便又哄出一阵笑声。那几个小女学生全都涨红了脸。但人们并不散去，还在向远处探头探脑，有几个却在快活的喊道：“哙！又来了！又来了！”我再走一个街口，也是拥着一大堆人，而募捐的则是六七个高中学生。经过一家茶馆的门口的时候，只见有一队学生的宣传队拿了旗帜挤在坐满了的茶客中心，一个站在凳上挥着手涨红脸地演讲，茶客们自然都举着头把他望着。

“成都的空气竟也这么一搅就搅动了！”我一面走一面稍稍兴奋的想。“学生究竟是民族的最敏感的火花！……”这么想了之后，就同了一位文化界的熟人一同到文化界救亡协会会场去，一个大厅里坐得满满的，大概有一千多人，主席台上则坐了一排。主席站起来喊开会了，行礼如仪之后，就讨论简章，全场起了盛大的争论，只听见人们的拍掌声，赞成声或反对声。最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选举了之后，我走出会场来时又想：“是的，此地的救亡协会总算成立起来了！今后的成都也许从此不同了吧？”

可是双十节一过了两天，街上的情形又完全恢复了我第

一天所看见的原样。咚咚咚，咚咚咚……戏院的广告队在街上过去了；戏院门口照例挂出“客满”的牌子；红男绿女们仍然在马路上商店前闲步；无线电依旧播出柔媚的歌声：“桃花江是美人窝……”

学生们呢，听说先生们正在叫他们救国不忘读书。他们都很好，纯洁得很，正在埋头用功。我住的地方，有一位很喜欢和我谈天的朋友，他正是中学生。这两天正忙得不得了，晚上开了电灯就把书本摆在面前赶起功课来，准备月考。不过在未开电灯之前，他就和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同学真是好玩得很，读古文是用拖长的声音哼，把头前后左右的摇摆。读英文读算术也拖长声音哼，也把头前后左右的摇摆。“夫天地者哎……万物之逆旅吁……”或者是“A加B咿……等于Y呵……”头这么摇起来，更觉得铿锵抑扬之至。

至于此地的救亡运动，也许因了我的孤陋，所以知道的实在太少，恕我不谈吧。不过我对于在这成都的人们，一般的对约会的时间观念，确是大可佩服。记得有一次我赴某一个会，那会订的时间是下午两点钟，听说大概将有百把人到场。一点半钟我就从住的地方出发，到了那儿的门口，一看钟，针尖已指着一点三刻了，我想：糟糕，恐怕我是到得最迟的吧？匆匆忙忙走了进去，心里有些惴惴然，生怕迎面有这么一个人在众人之前向我招呼道：“哈，你怎么才来呀！”那我只好用脸红来回报他。可是一看，并没有一个什么迎面的人，根本那高大的房子里连一点风也没有，板壁和玻璃窗

都闲静地立在阳光里，簷口张挂的蜘蛛网在丝丝发光呢。我只好站在草场上等着，哨哨的大钟声从陕西街传了过来，才看见一个工友用扁担挑了几个凳子慢慢向着那会场的门口走去，开了锁，砰砰磅磅的发出一阵安凳子的声音，之后，又看见他拿起扁担出来去挑第二批去了。我在草场上慢慢的散步，不知踱了多少圈，这才看见稀稀疏疏来人了。有一个说：

“三点钟了，咋个才来这十几块人？”

“哪个搞起咧？”

另一个也接着说：“恐怕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我问他：“这所订的两点钟，是指从家里出发的时间么？”

他哈哈笑了，认真看了我一眼，道：

“你大概不明了此地的规矩？其实这是常事。连这里住的外国人都懂得这规矩的。比如规定两点钟，通常大概是在这时间里才在屋头想起：唔，今天有会呢！因为今天是这样的会，所以来的人已不算太少，而且也并不太迟，就算是好的了！”

“就算是好的了！”连这空旷的草场都发出赞成他的回声。

朋友，这就是我到这里几天来所看见的成都！十几年前，盲诗人爱罗先珂带了他的六絃琴到了北平（那时叫做北京，据说日本人占了之后，现在又要叫它做北京了！）不多

久，就诉苦道："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自然，我既不是诗人，也没有六絃琴，然而他这话却在这时深深打击着我的心！沙漠呵！沙漠呵！这就是我们抗战的后方！

但是，朋友，请你放心，我自然不想准备大麯酒，但也不打算进疯人院的。我自己很知道我们现在处在怎样的时候！给你热烈的握手。

1937年10月

# 善堂的印象

某天下午，我同×先生，和地方的某几个要员，去参观城外的某一所善堂。在路边上，我们远远就看见在田野当中高耸的一座砖石楼房，带点洋式，周围还围了树林。到了门前，只听见里边发出许多杂乱的叮叮响声，进去一看，只见砖石楼房旁边的地上横横直直摆着一些一人还抱不满的大石柱子，这大概是建筑什么殿堂之类用的。转一个弯，一种八卦形的石池似的东西就扑进我们的眼帘，是一个很广大的八卦形，周围许多被太阳晒红的工人正蹲着或坐着用锤凿敲打着。而许多抱了书包的学生，正从砖石楼房陆陆续续下来，走了出去。一个长袍马褂，头戴红珊瑚结子瓜皮帽的人打着拱走向前来欢迎某要员来了，他后边还跟来几个长袍马褂的人物，垂手站在旁边。某要员问他：

"你们这是修什么？"

"修，是的，修，这个，修八卦亭呵！"他毕恭毕敬的回答。

随即他就引着我们进去了，穿过楼房前的广场，顺着大饭堂的旁边，再循着一带走廊，又经过一个小天井，穿过一

间屋子，又是大天井，沿路碰着的一些人，都赶快垂手站在旁边，不声不响的低垂眼皮静候我们走了过去。在这大天井一看，是一个古老的高大的四合头房子，靠左手边的堂屋，门额上斜钉一块黑漆金字匾：“××善堂”。堂屋里就是一座高大的神龛，供着许多神像，摆着一列香，花，灯，果。我们又穿过屋子，这才到了一间大的客厅，上面是古式炕床，中间一张长餐桌，顺着炕床两边各列着一排高大的古式茶几椅子，更显得它带了点威严气概，大家一坐下来，许多又象仆人、又象主人之类的人进来恭敬的送茶送烟。×先生向那戴红珊瑚结子的主人问道：

“你们这儿的学校教的是什么？”

那人立刻现出惊慌的眼色，舐舐嘴皮，就垂着手说：

“呃，这个，就是教那个，教的……”，

“是经书么？”

“教的是，”他皱起眉头，又舐舐嘴唇。“这个……”

“是四书五经么？”

“是，是四书五经……”

“是些什么先生？”

“是，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道友些呵！”立刻，他又赶快补一句。“都是尽义务的。”

“你们这里拜的是什么菩萨？”

“我们，这个，没有一定的菩萨，看皇历上，的日子，看今天是什么菩萨的日子，就拜什么，菩萨。”

“他们今年才备案的，”某要员抢着说，随即向着珊瑚结子。“你们这里的经费是从哪儿来的？”

珊瑚结子的两眼更慌乱了。“是，这个，是××一个人经手募来的，我们不大清楚，这个。他把房子材料送来，我们就只经管给他修就是了。”

“工钱呢？”

“也，也是，嗯，他拿来的。”

我们出来的时候，发现在墙壁上贴着许多善堂的传单，上面是许多奇怪的符咒的字体，当中则有两个大字：“忍耐”，两旁的小字则是：“听天安命”“安份守己”。

“他们是和同善社一样的吧？”我向着一个同路的问——他是在本乡办公事的老头子。

“不，这又是一种。”他说。

“不坐禅么？”

“不，他们的功是吃饭睡觉都可以做的，叫做去三心，只要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去了就好了。”

另一个忿忿的说道：“哼，去三心！去了三心还谈什么抗战？不是准备教人做亡国奴吗？”

“呃呃，”老头子忽然好象醒悟起来似的，睁大眼睛说。“就是罗！老实说，他们在我们这里才一年光景，就已经修得很大了。我们这周围的人没有出过一个钱，他们也没有来募过，这倒是有点，唔……”已经到了三叉路口，他就停止了说话，向我们打了一拱分手了。

# 从灯笼到火炬[1]

昨天晚上参加了成都市反侵略的火炬大游行，在极端兴奋中踏上归途的时候，很偶然地我听见一个小孩子边走边问他母亲说："嘟个火把会，要提灯笼？"那母亲回答他："从前提灯会才提灯，现在是改成火炬游行了！"这固然只是简单的两句，却好象一下就把过去的布幕拉开，使我得到很大的启示。

记得二十七年前我们中华民族被异族的清朝专制魔王统治的那三百多年，我们不但得不到成千成万亲密地在街头游行的权利，就是在家里聚众上数人，也要犯他们制定的"王法"，说是"无故聚众，就有叛逆嫌疑"，许多我们的祖先都被抄家灭族了！而大街只有他们才能横冲直闯，上自皇帝，下至县官，出来时先要清道，当他们摆着长列的仪仗在街上高视阔步的时候，我们这些老百姓就要全都躲起，叫做"肃静迴避"！所谓"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就是那时从经验中提出来的警句，那时我们是受着怎样的被宰

---

[1]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新民报》副刊《国防文学》第十一期。

割被奴役的黑暗生活呵！

我们的先烈们忿然而起了，用了他们的头颅和鲜血，前仆后继的与异族的专制魔王搏斗，直到辛亥那年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民国，我们全中华民族这才大胆的点起了灯，不但点灯，而且还成千成万地骨肉般地整着队子在街上游行，唱歌，喊口号，用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个灯笼的光在全中国的街头表示我们伟大的民族的力量。

从此，我们该享受人的生活，该享受主人翁的权利了吧，可是国际的法西斯侵略魔王袭来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强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想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都变成它的奴隶！“九一八”那年，我们东四省的同胞顿时陷入比清朝统治时代更悲惨的地位，从此又不敢点灯了！是的，我们是记得的，我们曾经怎样和清朝斗争过来的，我们曾经怎样用了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是人，我们决不愿再做奴隶，决不愿再做任何东西的奴隶！在忍无可忍之后，我们展开了我们全民族的伟大抗战！

我们这民族，已不再是过去三百多年那样苟且偷生的民族，我们已经懂得只有全国一致团结，抗战到底才能争取我们彻底的独立和解放。时代已不同了，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也不再是过去二十几年前那样的黑暗无底，在全世界我们有的是广大的友人，这次在伦敦有五十余国为了援助我们，制裁日寇，而举行了国际反侵略大会，火炬游行。是的，我们中华民族并不是孤独的；用灯笼已经不够表现我们民族的力

量了，尤其是世界的力量了。我们改用了火炬，用熊熊的火光与世界友人们的火炬的光辉联结成巨大的一片，这是怎样无比雄伟的力量呵！

这力量，将使侵略魔王从这地球上消灭，我们将重新建立辉煌光耀的世界！世界不再是人吃人的而是幸福的世界！到那时，我们的儿孙们将举起比我们的更辉煌的东西！

# 文 艺 论 文

# 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1]

我和文学的关系，也许可以说是在六年前住在西康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期间弄笔时的情形，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觉得是未免有些儿大胆。在那时以前，我所学的东西和我所想做的东西可以说完全不相干。私塾我读过十年，文章自然是常作，但那些“人云亦云”的“且夫天下之人”的东西，现在一想起，自己都会不知不觉地要汗流浃背的。后来虽是读了两年公立学校，可是除了认识了仅有的几个 ABC 之外，文章依然是“且夫天下之人”。后来因为生活问题不得了了，终于很可惜地离开那些少爷们“咿唔咕哔”的乐园，走上自己非走不可的征途。一直到这个时候，关于新文学是什么，我还听都没有听见过。不过在那卑污龌龊的宦场中弄弄“等因奉此”，在那互相倾轧的半军学校中学学“稍息立正”之余，一提起那在我的理想中起着一种簇新幻影的公立学校生活，自己是非常的神往，引为毕生的遗憾的。也许就

① 编选者注：本文原署名何谷天。原载郑振铎、傅东华编《文学》一周纪念特辑《我与文学》，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版。

因为这样，一听见那些从学校里面出来的朋友提起新文学这东西，自己就非常的爱好。本来没有一点戏剧经验的我，后来也居然大胆地演过一两回戏剧，在我自己是清楚地知道，那根源应该是这样的。

文学，我开头是爱好，后来终于也就写。首先我对我自己不能住学校而干“等因奉此”不满，其次是家庭问题的不满，自己似乎很孤独，于是也就对于在同事间谈谈，“今天天气……”之类更不满。想发泄又无处发泄，于是在西康的图书馆里一发现几本文学书，便象发现了新大陆般，马上就结为好朋友了。初初一发现这中间还谈到人的问题，自己就象找着了发泄器一般，于是开始写。冒昧自然是冒昧的；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有所谓“登龙”，还有所谓文学家，我做我的，于是什么都不相干，居然也作了四万字，自己看看，朋友看看，偶尔得着几声同情，自己也就好象发泄了。

西康这地方，人的分别很简单：军人，官僚，商人，喇嘛，乌拉娃。做“等因奉此”的人，每天除了机械的办公而外，就是麻将，鸦片，钻营，趋奉，乌烟瘴气；现在想起来，也真要不寒而栗。在这地方我曾经看见了一个我曾经敬重过的老师，居然不惜因为一个“蛮娼”而吃醋的问题，暗派一个挂盒子炮的亲信弁兵用铁棍打我一个同学。自然，六年来的军政界的生活，使我对于每个人已经起了怀疑，可怕，现在我所仅有的敬重的面孔是已经被撕了下来现出一副巨齿獠牙的原形来了。从此以后，我更看见而且亲尝了许多

狰狞可怕的事情。我在死的边沿上爬过几回了。我怀疑了一切。颓废。不过我常常痛苦地想：我就这么堕落下去么？不。决不。“飘流”对于我是一个极煽动的字眼。我好象觉得，人生不过如此，不如到处飘流去好。终于在一天早上，我毅然决然地抛弃那黑化的西康，冲着雪飘出来了。不过这儿有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生活能力如此薄弱的我，飘出来怎么办？于是我就想：管他，做工也是人干的。人家问着我：你出去干什么？我居然也冒昧地答他一句：学文学去。

自然，在这个时期，对于文学可以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虽然这段生活对我底对于文学确是非常重要。

从此我的飘流生活便开始。而且很快地就是四五年了。在这四五年当中，实际上我对于文学的关系还是非常之浅。三年前我还不懂得看文艺杂志和副刊，小说也仅仅看过几本，一般的所谓理论批评之类也还不知道有这回事的。不过看了一点小说，自己想着自己的生活来也就写。朋友一多，懂得的也就多了些。这期间曾经写过四五个短篇，后来都烧掉了。我对于认识和学习文学的突进，应该要算是“一二八”以后这一个民族生死关头，推动我不少的要求对于世界认识的勇气。个人的生活是极端困难的，苦闷自然是非常的厉害，自杀当然不行，颓废也颓废不了。非活不可，当然也就非努力不可。我于是开始买了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书以及其他的文学书。呵喝，原来世界是这么一回事！这摸索多么地困难呀！十年来终于才摸着了这一点，然而也要算“一二

八”的事实终于教训了我。大祸临头，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生活下去。我要发泄。“一二八”以后，在孤独的摸索中，我于是就开始写一个十万字的长篇。这篇题材大概是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份子，从农村破产的被压迫的生活中走到都市，都市也不能生活，终于到“一二八”爆发的时候，虽然懂得了非抗争不可，然而终于喊出他最后的一声死了。这是一个摸索出来的，技术当然幼稚得很。后来经过一个文艺朋友的批评以后，我把它烧了。接着又看些翻译的理论书和小说，又写了几篇，一共有七八万字，在一个偏僻地方的副刊上发表，后来也烧了。在烧的时候，我终于也写了一篇《雪地》，这可以说是在《铁流》和张天翼先生的一篇《二十一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因为他们的那种行军生活，使我想起了西康的兵，就那么写出来了。

这可以算是我和文学发生关系的一点点经过。

本来关于文学与生活和经验之类，从前已有很多人写得很多了，似乎用不着我再来写，何况我只是这么摸索出来的一点小经验。不过唯其是摸索出来的，在我自己倒觉得是非常的宝贵。我想和我的遭遇差不多而摸索着的朋友们也许有些益处的。所以我也就索性写下去。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的弄文学，并没有想“登龙”或者做“文学家”之类。从开始我就觉得要发泄，这一股怨气呀，好象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似的。同时我还有着一种幻想：

这社会里面的人大抵都是青面獠牙，自私自利，刻毒残酷卑鄙龌龊的；我孤独，可是我不能离开这社会，我还有喊一喊的勇气，在几个也许比较清醒的朋友那儿吸取些微同情的满足。后来这幻想虽然收着了一点效果，可是大都是碰了壁了，第一当然是我所遇着的朋友依然是那些人物，第二当然是我的技术太差了的缘故，后来我在许多痛苦的生活中明白了，这种幻想是不行的。在这样自私自利的社会里面，你想要在人家那儿吸取一点同情，人家倒要在你的身上吸取一点血液。我应该为那些人制造饮料么？不。决不。

可是文学已成为我所爱好了，我有个硬脾气，要做我就要硬做下去。我要做我自己所愿意做的东西。

《雪地》以后，我又做了三篇东西。可是几个朋友看了都说不行。到几个杂志去也都退了回来。苦闷是够苦闷的。可是我终于找不出为甚么不行。后来我想，《雪地》的生活也许对于我比较更熟悉了的缘故，所以笔一碰就碰着了吧。

从此我想不再写东西。

当这时候，正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讨论结束的当儿，一般地对于大众化已经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办法来了。改编名著也就是那当中的一种。一部分因为生活的关系，我就想从这方面来点努力。开始我编《毁灭》。说到《毁灭》，我应该要向它特别感激。要不是这本书，我的文学生活也许就从此终结了也说不定。因为编，我曾经逐句地读了三四遍，就是一个标点也不肯放松。这一下自己才觉得，喔，文学并不是那

么轻轻容易的事情。它把握题材，分析题材，描写人物，实在是非生活其中尝过艰难困苦用过血汗工夫的不能写出。它指示了我们最新的创作方法：结构的严密，描写的轻重，读了这么一本书，实在是胜过读十本什么小说作法之类的书，它告诉了我们这世界上活生生的事情，告诉了各种阶层的人物不同的心理和形态。那是我们在这社会所平常看见过的人物，就是我们自己有时也活现在那里面。它好象这么告诉我们，创作并没有什么神秘，只在题材的现实和人物的真实。要写一篇好作品，只要如《毁灭》似的把现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抓着反映上去就成了。

但是要怎样才能反映得真实呢？我想关于怎样把握题材，从前已经有许多人说过了，用不着我说；我现在就说一点关于描写人物所得到的教训吧。

这社会，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各阶级构成的东西。生活不同，心理和行动也决不相同。但是究竟怎么不同，即是说某个人究竟怎样，如果单是从这个人的心理和行动上去分析，那会弄到烦琐透顶的。《毁灭》上告诉我们的方法，要把人物刻画得清楚，明显，强烈，最好是从一定的事件中各个阶层生活行动关联上去反映，自然各各都活现出来。比如它写男女问题，矿工的木罗式加和知识分子的美谛克的理解是不同的。它写出他们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习惯，在这问题一碰上，两个一冲突，两个不同的典型就活现出来。它活生生地告诉我们矿工的爽直粗暴，知识分子的自私怯弱。它全篇都可以

说是这种例子。它没有一处是离开了阶层与阶层的关系来分析，个个人都真实，所以他们显现出来的，都是非常强烈而明显的一定的阶层的典型的形态。

再，它里面对于人物的刻画，以各个阶层的关系上来相衬，同时它每个人物的形态都各各保持一定的限度的动作来表出。它不一定拘泥于鼻子或者眼睛或者某一部分，它适宜于写脚的时候就写脚，写手的时候就写手，只在乎这一动作适宜于这一阶层人物的那一刹那的情绪或心理所能表现的特点。比如它描写木罗式加和美谛克冲突时扬着鞭子时的情形，纵然不必写脸，可是我们一看见鞭子也就马上看见了那张直爽粗暴的脸，因而那根鞭子也活动了。有人说是“打着要害”，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说到特点（或者要害），我想起了常常在我的脑子里面晃着的一句寻常的句子：“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在这种封建社会中，一听见“红灯”，真的那种关着店门过新年的景象马上就闪在眼前似的。这所谓的特点，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总之，无论人物或环境，都去写它要害的地方，找他的特点，（至于怎样找法，当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里面，用最大的注意去分析每一种事件的特征，和认识每一种人物的特性。）想来也就差不多了。

我所得到的教训不过如是而已。

我自己曾经在一篇《薛仁贵征东》里面写着一个落后的农民从前对于乡邻很热心，后来因为家被毁了，便表现非常

消极的样子，大概有这样的几句——

人家问他：

“宗伯伯，陈艾水医什么病？”

他懒懒地坐在门限上瞪着一双眼睛答道：

“唉。”

“宗伯伯，你今年种多少田？”

“唉。”

“宗伯伯，今年的天气又不好吧？”

“唉。”

这样的问话和答话的口气，我从前曾经在一个朋友谈天的时候听见过。当时，我听见这种口吻，曾经感着了一种阴森的寒气，于是马上联想着从前在乡村里所看见过的农民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把他拿来这样的写，自以为有着多少的恰当的，以为是特点。也许这是我的主观感觉，也许别人并不如此，和我一样地同感也说不定。不过，我这样的感着，我就把它写下来了。

我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已得到了点益处的话，那么这益处我应该特别感激《毁灭》，《铁流》，《士敏土》，《一周间》，《布罗斯基》，《没钱的犹太人》以及《呐喊》《彷徨》等。

# 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1]

鲁迅先生死了！这不屈不挠的伟大战士鲁迅先生死了！这爱护人类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死了！我心里的一个声音不断地这么呼喊着。

我泪眼模糊地站在他躺下的遗体面前，看见他那倔强的两道浓眉和倔强的一片胡须，仍然和往常并没有两样，倔强的两颧也还是那么锋棱地挺出；但是他的眼睛闭住了，嘴巴闭住了，不再呼吸，不再说话，不再用慈和的眼光看人，在他那冰冷了的瘦而黄的脸上只表现了一个"永远"，唉，这就是"永远"了么？这不屈不挠的伟大战士，这爱护人类的伟大导师，竟真的这么永远地离开了他哺育着的大众了么？……

记得他在《写在〈坟〉的后面》这么写道：

"……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自然，这所谓"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是对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五期。

黑暗势力的一种反话；而在他所爱护的人民大众这一方面看来，却是辉煌的光耀，一个身上穿了几片铁甲，站着，手拿一把通红的火炬，领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民众与黑暗搏斗的战士！

倔强地战斗了几十年，难道他竟“厌倦”了么？他竟“脱掉”他那几片铁甲而躺下了么？不，决不！当他不知道自己就要死的前两日，还不顾自己身体的衰弱，不听战友们的力劝，硬要拿起他那支“金不换”的笔来写他为人民大众呐喊的文章。他是一直到闭了他的眼睛仍然没有厌倦，一直到停了他的呼吸仍然没有脱掉他身上的铁甲的！

这作为伟大的领导人类前进的导师的他，到了这盖棺论定时固然已无遗憾；可是这无疑却是我们中华民族巨大的损失！也是全人类巨大的损失！十四个月前，在法国，我们失去了巴比塞；四个月前，在苏联，我们失去了高尔基；现在，我们又失去了第三个，这中华民族之花——鲁迅！他们都是不断的给人民把黑暗和光明划分出来，散布火种于人间，予黑暗势力以无情的打击！伟大的巴比塞死了！伟大的高尔基死了！这给予我们的悲痛已是无涯的。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当一方面东方大盗正在加紧灭亡我们，汉奸卖国贼正在无耻地出卖我们，而另一方面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大众已经在抗战或正要抗战的现在，突然一个惊雷似的失去了这特别感到骨肉般亲切的伟大战士伟大导师的鲁迅先生，这损失，这悲痛，是无可比并的！

我泪眼模糊地站在他躺下了的遗体面前，禁不住忆起了那些不能磨灭的往事，是的，怎不忆起他呢——他的那些伟大的业绩以及他那慈和的影像？

我的第一次会见他，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个创作座谈会上。按着很准确的时间，穿着灰色长褂，踏着胶底鞋子的他，在我们十几个年青人中间出现了。大家围着一个大圆桌坐了下来。他开头没有讲什么话，单是闪动着两道浓眉下含笑的眼光凝视着我们的红着脸的热烈辩论。在那时看来，他的稍微蓬乱的头发是黑的，浓眉是黑的，一片缎子似的胡须也是黑的；脸皮上，眼光里，都含蓄着饱满的精神。我们这些围着一大圈的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是多么兴奋呵——我们居然有着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老当益壮"的导师在我们的辩论的纠纷中，大家都忽然一斩齐的掉过头去把他望着，都不约而同的等待着他的话语。都感到一种紧张，想："是的，我们还是来看看他的意见罢！"他严肃地开始了。他的声音是那么低沉，但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他的态度是那么诚恳，使得十几双眼睛都为之发光；他的言语是那么透辟，精警，一声声都铭刻在我们的心壁上。记得那时大家都正烦闷于偏重农村工厂一类题材上，而且烦闷于正趋向公式主义的牛角尖的危机上；但是他的几句话，却把大家从那样的烦闷空气中振拔出来了。他说：农村工厂的题材自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们的作者们，大半都是从旧社会出来，情形

熟悉,反戈一击,易制敌人的死命;另一方面,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究竟还是稍微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很完满的人们来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是还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在怎样的看法。譬如别的人写跳舞场罢,我们也未始不可以写。但我们的写法就和他们的不同,主要的是在写实。……他的这种主张从来就是一贯的;尤其是在那次的谈话,影响更为重大。从那时起,作者们的视野开始扩大了,拓展了无边的生活境界,并因此使写实主义的精神浒漫了一切文化领域。数年来蓬蓬勃勃的发生,发展,进步的现象,那诱导的力量是值得深刻铭感的。

从那次以后,每次的约会,他仍然按时到场,仍然是那么稍微蓬乱的黑色头发,黑色浓眉,黑色胡须,脸皮上,眼光里,都含蓄着饱满的精神。仍然是低沉的声音,仍然是诚恳的态度,仍然是透辟精警的言语。我们把写好了的原稿送给他看,他总是第二天就把看后的意见一同送回来;我们寄信给他,他总是马上就回信;……他总是这么认真,诚恳。我们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是多么兴奋呵——我们居然有着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老当益壮"的导师!

他曾经说,他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血。是的,他把血液喂养了我们,喂养了全中国的大众。几十年来,中国还不致于全部灭亡,而且一天天从"亚细亚的麻木"状态中甦生起来,睁大了眼睛,敢于踏着他几十年战斗的脚迹一同挺身

和黑暗魔王搏斗，这无比的伟绩，在大家的心壁上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我们常常这么私心的希望着，鲁迅先生应该永生！

可是今年二月的某一天，我的心上忽然投下来一个暗影，当时我正烦恼着属于创作方面的某一事件，借鲁迅先生的话说来，则是被“剥掉了大衫”的事件，而且因这事件的烦恼使我停笔了一些时间。我听见说，鲁迅先生为了“肠子爆了出来是否还可以打架”的问题问了一个日本军医，据日本军医的回答是：可能的。因为肚子对于受伤的感觉较为迟钝的原故。但这也并非他为了要在我的后面“煽动”才这样的去问，倒是证明他对每一个问题都关心，仔细，踏实。我因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他立刻找我谈话了。这时的他，头发有些变灰了，胡须也有些变灰了，脸色带着灰黄，眼角梢还显着深刻的鱼尾似的折皱。我心里不禁惊异的感到：鲁迅先生老了！但我知道鲁迅先生不愿想到自己老的，我也竭力想把这突然袭来的思想驱散。

可是当我们六个人（当中有两位是许广平先生和他们的爱子海婴）围着一张小圆桌坐下来喝酒的时间，我发现他把酒杯离开嘴就在轻微的咳嗽，咳嗽之后接着是喘气。

“周先生最近的身体怎样？”我忍不住开始问了。

“这不要紧的，”他微笑的说。“只是常常有些发热，但现在是好多了。”

接着他就不再谈自己身体上的事，倒谈了些他从日本军

医那儿得来的一点关于肚破的知识。关于我那一次的纠纷，并不如别人攻击他的是在我的后面煽动，倒是劝勉了我很多关于创作上的话。他说：“创作，应该是艰苦的，不断的，坚韧做去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得太厉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竟转过身去用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

是的，我应该拿起我的笔来，我感动得战栗了呵！唉唉，他自己的身体到了这样，还老是忘掉了自己，只记挂着别人——记挂着别人的走路！

人家说他是爱战斗的，我也是这样想。他的一生就是英勇战斗的结晶。但同时他更爱同伴，更爱着热爱他的人类的！

但是鲁迅先生一直和黑暗搏斗，终于用完了他最后的精力竟丢下了他所爱护的人类而躺下了！全世界又失去了一个巨人，全中国则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导师！这损失，固然是无可比併的，但在他的这死，却更加具体地更加明确地证明了他的伟大。当他的遗体停在殡仪馆那壁角周围闪着几十支阴沉的电炬的灵堂里的时候，苏联的，欧美的，日本的一些爱着真理的人们，都怅惘着各色的嘴脸，先先后后地献上花圈，在他的遗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了头，热泪从他们的眼眶滚了

出来……中国的同胞们，团体或个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旧的，成千成万，都一个接一个的排成一长串，怅惘着各样的嘴脸，轮流着在灵堂献上花圈或对联，在他的遗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下头，热泪从他们的眼眶滚了出来……还有许多一对对，或个别的人，从街上，从大门外就一直哭进灵堂来，红肿着眼眶，热泪横流满面，在他的遗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下头来，放声的痛哭，肩头不断的抽搐，……有些人还留下他的吊词道："我死了母亲还不曾怎样悲痛过，可是在你的灵前我忍不住痛哭了！"……

送殡的那天，苏联的，欧美的，日本的一些爱着真理的人们，中国的同胞们，团体或个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旧的，成千成万的人群，波浪似的黑压压地万头攒动着，都带着一副沉痛的脸孔，含着泪，肃静地拥塞在那太阳晒着的殡仪馆的大门外和大门内，广大的草场上和阴沉的灵堂内，大家都觉得应该来帮助尽一点什么力。拿輓联么？拿花圈么？在中国，那是从古以来都当作是没出息的"下流"事，照例用钱雇所谓小瘪三之流拿的，无论是什么样人的大出丧。可是人们要求了，是为了要伴送鲁迅先生一直到墓地。

于是人喊了：

"拿輓联呵！"

成百的人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地拥到草场边拿去了，男的，

女的，老的,少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旧的。最多的是工人店员和大中学生。

人又喊了：

“拿花圈呵！”

成百的人又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地拥上台阶拿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旧的。最多的是工人店员和大中学生。

一长列白色的輓联走在前面，接着是一长列的花圈，几十个人高举着一张大白布的鲁迅先生的伟大的画像，成千成万的人悲痛地排成几里长的行列簇拥着鲁迅先生遗体的灵车，沿路上不断的唱着悲壮的輓歌：

“哀悼鲁迅先生，
哀悼鲁迅先生，
…………”

那声音呵！河流似的呜咽在满街满巷。

万国公墓黑压压的挤满了人群，举行了伟大的空前的“民众葬”的仪式，在矗立着的礼堂面前，由民众的代表们以及救国团体的代表们在众人的呼喊中用一幅“民族魂”三个大黑字的白绫旗覆在棺上。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我们要抗战到底……”这是一片多么庞大的巨人似的喊声呵！那涨

红着脸的太阳也都惨淡地躲下地去，苍茫的暮霭缭绕在杈桠的树枝间，一弯愁惨的月儿在那青苍的天边透过树梢也悲不可抑地偷偷露出她那苍白的脸。悲壮的喊声一次又一次的过去了，接着是一片抽噎的哭声，声音颤动着，响彻了整个墓场，颤抖了每枝树梢，一弯的月儿也皱起脸来哭了。大家在礼堂前围着一大圈把装着他遗体的棺材抬起来，这是最后了呵！成千成万的人都争着伸出手来，拥挤着，抬向墓穴去。是的，这是最后了呵！都想慢慢的走吧，即使是多留几秒钟。人们用悲壮而低沉的声音唱起《安息歌》来了，许多十字架向后退去了，许多墓碑向后退去了……那无情的墓穴也终于出现了，覆着“民族魂”的棺材慢慢地慢慢地离开了人们下到穴里去了，呵，这不能再见了的我们的鲁迅先生！人们痛哭了，号啕了，用着沉痛的泣不成声的颤音在苍茫月色下的暮霭中仍然不断的唱着：

“愿——你——安——息——
安——息——
愿——你——安——息——在——土——地——
里——
……………………”

歌声低沉地洒遍林间，梦幻似的暮霭都越加苍然了。

这一切，伟大的沉痛，伟大的悲壮，同时又是簇新的，

空前的，人民大众为了鲁迅先生之死创造出来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仪式！我在这里看见了那些成千成万悲痛的脸孔上，那些滚滚的泪泉中，闪出的一道光。是的，那是真正的洁光，那是鲁迅先生“吃了草，挤了牛奶血，”用那些血哺育出来的洁光！我从那些洁光中看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生，从那些洁光中看见了扩大了的鲁迅先生！是的，肉体的鲁迅先生是永远地永远地安息在地母的怀抱里了，（你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抱永安他的魂灵！）而精神的鲁迅先生却仍然穿着几片铁甲活在人们的精神中，扩大到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人类！我不哭了，我要大声的喊：

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1936年10月28日

# “学习鲁迅精神”①

特别是近几月来，常常听见一些朋友谈起：

“要是鲁迅先生还在，那我们在抗战中许许多多的问题，一定很快得到精深有力的解决。而一些荒淫无耻的现象，也会很快的打得落花流水。”

这句话，的确引起我对于过去无限的怀念。记得当先生在的时候，在整个思想领域内，无论大至宇宙，微至细菌，每一个问题起来——特别是当各方面论争到极端复杂，或者被一些苍蝇们搅来搅去的时候，人们有的虽然觉得自己的战斗力量还不够充分，因而眉心打结，但并不感到十分焦躁，因为都知道有最有力的战斗者在。都用了极度的紧张，睁大眼睛在每天的报纸和杂志上搜寻，生的名字或以别的名字发表的文章时，许许多多的面部都就忽然开朗了，心情也松爽了，因为问题得到有力的解决了。

这已经成为我们全中国文化界自然的风习。

这种风习的形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先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八期。

生在思想上的新锐，透辟，在学问上的磅礴，精湛，尤其是那如火如荼坚韧不拔的战斗力，仿佛一把通红的火炬，划破黑暗的太空，照彻一切昏暗的角落，使一切魑魅魍魉无所遁形，使所有战士们挺身前进。“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这句先生在一篇散文诗里的话，恰好是先生自己的写照。

我们的这一代，也就是在这样的光耀之下开辟出来的。今天我们的对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持久抗战，我们民族的顽强性和坚韧性的发扬光大，先生已尽了最伟大的努力，先生的毕生战斗就是最具体的明证，而对于附着在我民族身上的蛆虫——汉奸以及准汉奸们，先生就是一面照妖镜。的确，正如朋友们的那句话：“要是先生还在”，在这神圣的抗战中，那我们民族的光辉更将怎样灿烂的罢！

我们全中华民族承继着先生的遗志已经战斗了，正在战斗着，而且还要持久的战斗下去。然而在这抗战中，却不能不使我们更加怀念着伟大的导师的先生。因为在我们当前正有许许多多极复杂的问题摆着，无论关于文化或文艺上的，乃至一切荒淫无耻现象的抉剔。问题展开了，然而我们抬起头来，却再也不见了我们战斗的导师的先生，想起来实在是无比的损失。这损失真是人人都痛感着的。

因此有人比为：那照彻一切昏暗的火炬熄灭了！

不过，我并不作如是想。因为先生的躯体虽然已经离开了人间两年，然而先生的精神是永远在着的。一翻开先生的宝贵遗著，就立刻使我们觉着先生还在战斗着，栩栩如生地。

记得当先生盖棺的时候，茅盾先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号召："学习鲁迅精神"！而事实上，也的确有无数千万人正在学习着，而且永远学习下去。今天我们不是有着无千无万的战士在浴血抗战，拚死决斗着么？那火炬是并没有熄灭的，它在全中华儿女胸中燃烧。

然而，先生究竟不在人间了，这终觉得是一个无比的缺憾。真的：要是先生还在，在这神圣的抗战中，那我们民族的光辉一定更加灿烂的！

然而，我又想，这种想法也是不必的。重要的还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加强自身的战斗力量，以催促我们的民族更加成长，壮大，把暴力和污秽从我们的国土，从我们这世界清扫出去。一句话，还是：学习！"学习鲁迅精神"！这才是纪念的意义。在这纪念中，我们每个人应该切实检查一下自己：自己学习了没有？已经学习了多少？应该怎样地加强我们的学习？我想，只有这才是必要的！

# 谈 四 川 戏[①]

四川戏分胡琴戏（俗称“丝弦”）与高腔戏。胡琴戏大概并非土产，而是从夔门剑阁以外移来，经了自己的消化，而变成现在的东西，“梆子”为秦腔的变调；“二簧平板”和京戏的四平调差不多。西皮二簧，有说从汉调变来，但我没有听过汉调，不敢确说。

婉转，抑扬，四川胡琴虽然不如京调，不过，容易听懂，京调却不如四川胡琴。四川胡琴的调子，比较粗直，没有象京调那样几个字要咿咿呵呵哼得很长，拐许多弯，把字音都几乎拐得听不出来了。它太弯曲的调子很少，而且也弯不长，唱二流板的时候特别多，随着胡琴的声音直直劈劈唸出来，一听就知道它每句唱的是什么话。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它不象京戏把有许多字咬成特有的音，而是非常自由地随着口语唱出，几乎和高腔唱法一样的自由。我想，各处的胡琴调子运到四川来，变成现在的调子，大概是受了高腔的影响吧。

不过，要说对群众更直接，感人的力量更大，那要数高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四号。

腔戏。胡琴戏因为要受着它弦音的束缚，唱来不免太呆板，而高腔戏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尽量发挥，仿佛可以听出唱者的心底的声音。在唱时，只消一个擅板调节它的韵律就够了。而唱词完全可以是口语，有时简直尽量用土语，随便任何一个四川人一听就非常懂。

高腔戏的特色，是“帮腔”。这和希腊戏中的“合唱”差不多。“帮腔”是打锣打鼓的人们的事，当某个角色把每一节唱完时，最后一句是不唱出来的，就该“帮腔”的人们接去了，而那角色则只是随着那“帮腔”的声音表情。“帮腔”的声音是吼得很高很高的，如果是在郊外唱“春台戏”（即“社戏”），几里外就可听见。至于在戏园里，那声音要传达几条街。

“帮腔”是有一定的调子的，通常叫做“牌子”。如什么《山坡羊》，《幽冥钟》，《红绣鞋》之类，一共有很多种，各代表一种情调，譬如“幽冥钟”是代表一种悲伤情调的，唱起来自然成为悲伤，而“帮腔”者们的吼声，把那戏的情节渲染得更悲伤。这倒是一种艺术上的誇张手法，但自然还是原始的艺术手法。那感人的力量非常猛烈，我曾经看过一些悲剧，常常被那种“帮腔”的吼声迫得不能不流泪。

它的这种原始手法，确是非常和农民接近的。而从许多方面看来，它无疑是道地的农民的产物。单是那些什么《幽冥钟》《山坡羊》的“牌子”名称，就很明显表现农村的特色。

前面已经说过，高腔戏的唱词是非常自由的。随着剧情的悲喜而唱出高下抑扬，自然形成一种和韵的谐律。那所唱的腔调，和从前文人的读文章，和尚道士唱经忏，农民在过年过节时念“耍书”的腔调差不多。我想，高腔戏的唱法大概是由这些变化而来的。

至于“帮腔”，那就简直直接采自农民的“玩灯”。我们那些地方的乡下，从前每逢过新年，农民们就相约出来“扮灯”，一个扮长工，一个扮幺妹，一般人叫做“请长年”，又叫做“dra 幺妹”。前面打着一套锣鼓，到有钱人家挨门挨户的唱。幺妹和长工面对面扭扭臬臬的对走，唱对口句子，唱到末尾，旁边敲锣鼓的人们就大声“帮腔”。

十几年以前，我们那里每年（什么季节，现在已忘记了）要演唱一次“dra 们娘”“放五猖”。那完全是端公（即巫人）和一些乡下人唱的。搭起台子，借些庙子里菩萨的衣服就演唱起来。但这种盛况，在我出世以来就很少见。自然另一面有着众多的职业的戏班。但近年来因了农村崩溃，民不聊生，不但农民自己不再有演唱的机会，甚至连职业戏班也逐渐减少，余下的多集中都市，他们也就不再有一饱眼福的机会了。它已完全和农民脱离。

然而它究竟是和农民有着深厚血缘的。在抗战的目前，要广大的宣传民众，动员民众，它就是很好的一种工具。好在有许多戏班已不再死抱着老戏不放，能够适应着时势，力求改变，不断的在产生着新戏。从前在服装上好象非褂袍蓝衫

之类不成其为戏的，现在西装革履也可以在台上出现了。听说每折新戏一出，看的人非常多。自抗战爆发以来，据我所知，产生的新戏已有很多种，如《枪毙李服膺》，《汉奸的孤女》，《汉奸的报酬》，《滕县殉国记》，《台儿庄大捷记》等等。他们对于时事的反映，好象相当的快。但我只看过《枪毙李服膺》的剧本，是胡琴戏，编得自然不十分好，但编者总算竭力在企图反映当前的问题。演出的，我只看过《汉奸的报酬》，是高腔戏。这戏的编制和内容比《枪毙李服膺》进步得多了。一般的说来，这些戏都只是报告剧，是根据消息和通讯之类编制的。如果一般热心救亡的文化人，能够有计划的编制些更正确更完美的剧出来，（此间有个最通俗的小报《星芒报》已在开始做这工作。）对于四川戏的前途是更有希望的。但自然，重要的还是应该有计划的到农村去，做动员民众的工作。

然而这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缺憾。我以为应该有计划的来推行这种工作。已经在从事改良川戏，和热心救亡运动的戏班，应该首先把这任务负担起来。

# 唱本·地方文学的革新[1]

在四川，能深入民间，抓住广大观众的是高腔戏；而最能抓住更广大的读众和听众的则是故事唱本。

这唱本，通常是七字句组成的，但也有十字句（三，三，四），每两句一个韵脚。也有七字句和十字句兼用的，更有在中间插一小段说白，带一种前后交代的性质。这就是它的形式。

内容，当然都是封建色彩非常浓厚的东西。什么《柳荫记》、《八仙图》、《双上坟》、《杀子报》这些唱本，大多是农村中流行的故事，一经编成书，就成为传奇的东西。结尾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仙打救，大团圆。有些自然也注意到人物的描写，但大抵粗陋，恶俗。不过有些地方是也可以看得出一些人影子来的。

文字，完全是方言土语，自然说不上批评的运用。

版本，那全是用木版刻成，字体通常有二号铅字那么大，用土纸印刷，粘订成书本，价钱便宜得很：最低四五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六号。

百文一本，最高也不过两吊，照四川银价一元合二十四吊算来，不过几分钱一本，如果用铅印，也许更便宜，可是乡下人对于铅印之类不习惯，所以一直到现在还用木刻。它是看准了读者对象的。

因此它的发行方法永远都是这样，以便接近广大的下层读者大众：由书贩子向书铺批发了来，用四五根细竹竿取着一定的间隔横绑在一根直立的粗竹竿上，就一行一行密密的挂满那些书，倚在街角发卖。

在农村中只要有识得一些字的人家大抵都有唱本。一般人称它为“耍书”，意思是在“闲耍”时当作消遣的。它最“走运”的时间是新年和节日。乡下人无论坐在什么地方拿起它就拖着声音念起来。人们称为“说耍书”，或者“念耍书”，或者“唱耍书”。然而这所谓“说”，“念”，“唱”，都只能形容了一面；如果形容得更具体更恰当一点，我想莫如爽性给它一个现在流行的新名词：“朗诵”。一朗诵起来，自然而然就形成一个集会了——我想称之为“朗诵会”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识点字或不识字的男男女女（自然是家人或邻居）就围绕成一圈，屏着呼吸静静的听下去。听到滑稽处就笑，感伤处就叹息，悲哀处你就可以看见他们的眼圈发红，泪水涌了起来。唱本就有这个好处：自始就成为组织听众的武器的。

这，就是关于唱本的全部。

它的流布，影响，是如此的普遍，可是过去一般文学工

作者并没有注意。自然最近是注意到了，然而汉奸比我们注意得更快。单就我所知，在成都市范围内曾经发现过两种汉奸唱本，此外还有一批汉奸花鼓。这里虽然论的是唱本，但把汉奸花鼓附带抄一点在这里，加强后面就要论到的论点，也许不无相当的意义吧。好在这花鼓句子的构造也和唱本的差不多。

> 闲言几句随风散，……书归正传表详端，……日本兵来得不多点，……杀得来尸骨堆山，…中央军打了胜仗回家转，又有摩登又有钱，……营业税收得真危险，振得乾人（即穷人——文注）好惨然，……×××（这是指四川的曾经英勇抗战的某将军，因汉奸有意诬蔑和挑拨，故我不照抄，以×来代——文注）遇事都在闹意见，几宗款子要收完，不但是想当督办，还要扩充队伍几百团，刘湘不死还好点，刘湘一死振滥滩，……又说日本飞机要来丢炸弹，街上只见男女学生的脚板翻，……而今世道随时都在变，又不比满清忠孝全。

四月一日我在《四川日报》副刊《谈锋》栏收到的一篇稿，作者名金戈，标题是《听打花鼓小记》。他把那花鼓词抄了下来，头尾加上他自己的意见，向读者大声疾呼，希望大家注意汉奸的反动活动。这篇文章我没有刊载，因为以那时的情形看来有许多不便，只是把它抄送了。

至于唱本，我去年十月到成都后，听说在九月吧，当局曾经在本市卧龙桥街一家卖木版书的书铺（那条街有二十几家刻木版的书铺）里搜出一种汉奸唱本来，书名是《中日大战》。当局把底版一齐搜来烧毁了。听说内容是宣传失败主义的。今年四月六日，土犀偶然经过较热闹的祠堂街少城公园门口，见广告牌下围挤着一大堆人，中间站着一个年约三十几岁的象跑江湖的汉子，手上拿着一大叠活页唱本，一面条声天天地"朗诵"；诵完就叫人买。土犀是外省人，听不懂他"朗诵"的那些土话，不知道那就是汉奸唱本。她说要不然她马上可以去通知警察。她买了一份回来，第一卷题作《抵抗日本新文》，第二卷《南京作战新文》，第三卷《中军勇敢新文》。共十一张。每卷一百文（合辅币半分）。我想只把第一卷抄一段在这里，以见一斑。别字简字照旧，以存其真；有些字句别省人不懂的，用括符加注在下面——

愚下来说日本国　他们还（即横字）顺武（占）中原　纳迴(那回)南京打一战　硬是(即真是)摆得多加（即非常）宽　他们狗兵好凶　俭步来上前　中军卧下不迟慢　打得他们骈(遍)(险)　几个跑地阒(钻)　河头日军有无限　架起大炮打轮船　他们大炮矣(已)凶俭　一炮打陇河这边　浠(幸)得中军跑快点　一炮荡上多加宽　有些房子多不见

羞莫地下都打穿　约（那）天实在好凶俭　多多少

少丧黄泉　坪地冲风按又按　不管生死受谦涟（牵连）

提起马刀糊乱砍　手溜弹来就得（打）然（燃）有些打着腱胨胖（即腿子）有些打着脚弯弯　有些打有几个喔（眼）周身在貌（冒）红烟烟（即血）有些打得精叫唤　哎喓哎喓哖苍天　有些打着肚皮喔　貌出胀（脏）肚与心肝　有些看见事不殿（展）车转跑得脚板皤　有些退求（即退了）多加远　有些朝那毛司（即粪坑）阑　实在打得真伤惨　浕在毛司现嘴尖　又怕有人来看见　毛司阁阁（角落）黑半边　一脸凋洱（即粪）与糊满　邦加（非常）臭来非加（非常）酸　浠巴他们来争国　臭死有我求先干（这后二句译出来就是：谁叫他们来争国，臭死有我屁相干。）

我想只抄出这开头的宣传失败主义的一段“特写”就够了，从这段当中可以看见汉奸的方法是相当巧妙的，他想竭力做得象是个无知识的乡下人干的，然而漏眼也就在这里，有些决不会别的字他也别起来，譬如“喔”“谦涟”等等，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是故意写别了的。

这三卷新文大意是说这次的战争，是日本人和我国将军们争中原的战争。说日本人是秦始皇派去岛上求仙的三千童男童女的后裔，因此便说这战争是“当如三国争江山”。所以前面所引的“臭死有我求先干”一句，就是他当中着重煽动的要点之一。他誇张敌人作战如何凶，我军如何惨败，人

民如何被杀得惨。而说到后方，则说共产党如何杀人放火，弄得一片乌烟瘴气。对国际也提到“英法德美”如何开会等等。完全与日本特务机关一鼻孔出气，这不是汉奸干的还有谁！

从这事实看来，汉奸已经在怎样利用旧形式散布毒素了。在热闹街道，大庭广众之前都敢于公然发卖，那么在农村里，汉奸在怎样的活动，是可想而知了。这问题，在今天是值得大大注意的。汉奸都已经看准了这条道路在活动，那么我们担负了抗战除奸任务的文学工作者对于旧形式的利用是非常必要的。不过，我们应该在这里着重的指出：旧形式的利用，应该不仅是“宣传”的问题，同时应该加强思想的斗争。思想斗争是文学的特性，尤其对于旧形式利用更应该把这点特别强调。

这里，我要提到最近第三集一期《七月》上关于《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的座谈会记录，因为他们的论点都集中在“旧形式利用”的缘故，所以各自都只执着问题的一面，以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论。这原因就因为单单是“旧形式的利用”这口号，是很容易引起偏颇，误解；而事实上也的确有从事“旧形式利用”的工作者在不自觉中陷入于“庸俗”，因而不能不引起人对于“旧形式利用”的问题并不十分重视。我对这问题曾经给《七月》写了一篇通讯，提议：为了使得这问题能得到明确的解决，莫如把“旧形式的利用”这口号改为“地方文学的革新”。

我对于这口号的理由是这样——

第一，今天利用旧形式的问题是重要的。但单单提出“旧形式的利用”是不够的。因为这有过分看重形式的一面，而忽略内容一面的危险；也就是过分看重“利用”，既然是“利用”，就有被误解为应时的俯就的，因而也就只单纯的把它看作“宣传”工具，以致无选择地什么都用，而又偏颇地甚至庸俗地单单加些政治观念或口号进去就以为尽了它的任务，而忽略了最根本的思想斗争和艺术创造。举个例来说，在成都曾经出过一种通俗报纸，叫做《锦江新闻》，里面也载唱本，以及各种旧形式的东西，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但因为单纯地只注意到“宣传”的缘故，在“利用”的时候甚至把封建思想也不自觉的“利用”进去了。但这报纸另一面又喊得有些“幼稚”，所以在去年底停刊了。我这里把它第六号上面的一篇《最新五更盼郎》的前段和末段抄在下面看看。

> 鼓打二更里，月儿上柳梢，小妹房中好不又心焦，才郎的哥哟定了初更时来到，这般时不来又为那遭，骂一声小强盗，哪里去挨刀，三不二时就要开拔了，小妹子从今后离多会少，是这样无信人，前线怎去得了。（前段）
> 拉着郎的腰皮带，眼泪落香腮，这一回打国战你应该自爱，奴有句知心话细听从来，第一莫要去贪欢爱，第二莫要去打麻将牌，好好把兵带，多多战几回，古话说：“国破山河在”，复兴民族，收复失地，端等你去安排，

有奴家誓死把你来等待，白发满头都不改，切莫要辜负奴的心，远远寻恩爱，叫奴家知道了，咒你挨炮死，不得转回来。

（末段）

象这样的东西是多恶俗呵！老实说，这样的旧形式根本就没有"利用"的价值，应该毫无讨论余地的把它抛弃。近来此地的星芒通讯社，发刊了一种《星芒报》，三日刊，也完全刊载通俗作品，有川戏，小调，弹词，山歌，唱本。范围比较大。较之《锦江新闻》在编排上，作品的内容上，都进步得多了，销路也相当的大。可是也因为陷于片面的所谓"旧形式利用"这一点，因此大部分还是只着重"宣传"，而忽略了思想斗争和艺术的创造。把它第一期里的一篇《王铭章殉国》唱本中末尾的两段也抄出来看看。

> （说白）话说王将军率部苦战滕县，弹尽援绝，弟兄们筋疲力竭，这才壮烈牺牲，第二天援军赶到，马上，滕县夺了回来。还是忠魂不泯暗中帮助所致。这且不表。再把那王将军府上的情形表白表白。
>
> （唱词）忽然间传来噩耗。一家人不由得痛哭号啕。王夫人三从四德皆知晓。顺变节哀教儿曹。

从这些看来，我们的"旧形式利用"工作者对于"宣传"

都理解得太狭隘太单纯了。这原因，就是“旧形式利用”，这口号太单纯太片面了的缘故。所以我认为要形式内容都兼顾，应该提出“地方文学的革新”这口号来代替。因为它使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它不仅包含形式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内容的问题的；而且不是应时的“利用”，不是俯就的“利用”，不是不择手段的宣传的“利用”，而是根本的长期的“改造”问题。

第二，旧形式文学，实际考察起来，其实大都是地方的文学。譬如四川的高腔戏，唱本之类，在别省人是不容易懂的，因为不仅是它的形式关系，而也是因为它的方言土话。虽然章回小说看来似乎可以满天飞，全国都可以飞去，但它所飞到的地方还只是上中层，它的读者有一定的限度的，因为文字语言上有很大的问题在。我们不应该凌空的存满天飞的想法。尤其是在目前抗战的时代，我们应该切切实实的看见现实，我们的文学要真正的深入大众，必然是方言文学的确立。方言文学可以创造新形式，而且非创造新形式不可；但既成的旧形式我们也不能放弃，而且应该把握它。那么今天的“旧形式利用”的问题，实际就是“地方文学革新”的问题。

第三，文学大众化这口号已提出多年了，但实际能够做到的实在有限得很，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看只有方言文学，地方文学的提出，才能实际得到解决。地方文学旧有的东西固然是粗陋，恶俗，但它压根儿就是和民众密切结合着的东西，从它的流布，影响，是那么的普遍，一直至今不衰这点

上，就可以证明。这里明明给我们指示出大众化的道路。要真正彻底实现大众化，文学工作者非和民众一起去彻底的了解他们不可，这样，在进行地方文学的革新运动才有可能。很显然，这和“利用”是有了大大差别的。

总括上面的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文学的革新”的内容包含了这几项要素：形式革新，内容革新，方言土话，而最重要是和民众生活密切的。

最后是剩下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了。我的回答是：可能的。就我所看见过的高腔戏中，有些剧本虽然说不上有高的艺术价值，但不能说没有办法创造，只要有高强手腕是可以把它提高的，因为它原来也就有点艺术的根基在。问题是在怎样来普遍的提高我们文学工作者的艺术水准。至于唱本，如我在本文开头所介绍的，它对于人物描写虽然粗陋，恶俗，但究竟有创造人物的可能在。现在我们在这里就想这样的试验，自然是根据上面的三点原则。（这里有一位水草萍君以《七月》十期上柳林作的《一支游击队的发生》为材料改写了一个唱本，题为《巧杀日本兵》，这是开始的试作，虽然我们不能认为满意，但可以证明同一题材用“地方文学”写来，也不见得就不可能有艺术价值。）我想，这工作如果做得好，不仅是继承了它的好的一面，譬如天然的“唱本朗诵会”这些方法，能达到“宣传”上的效果，而且在将来革新和发展的结果，它会呈出怎样与民众密切的新的文学样式来，而这样式对于我们的新文学的创造上是可能而且必然发生相

辅相成的作用的，或许就成为新文学的一支。

最近我们这里的一些文学工作者的计划是：大量的但决不苟且的制作唱本，打算和刻书商发生关系，把稿子尽量供给他们刻，卖。因为如我前面所说，只有用那样的版本，通过那样的发行方式才容易普遍。自然这是初步的计划，将来将更加强主观力量，用文学的集体力量来推进。

1938年6月5日于成都

# 成都抗战文艺运动鸟瞰[①]

在抗战前，成都的文艺只是好象严霜里的小花，是在瑟缩的状态中生长着的。外省的文艺书报在种种困难情形之下不容易到来，即使幸而万一到来了一些，人们也只能悄悄的买来躲到寝室里去看。当然，旧文化就弥漫了全市，成千成万的青年——大学生，中学生——都老是反复着《经史百家杂钞》一类的书。而人们则勾腰驼背的赞叹着这“文化最高的地方”，说是“天府之国”。民族的命运自然也使青年们苦闷着，要求着新的有益的东西。然而在那样的“故纸气”的氛围之下，作文艺工作的实在就少得很，大别起来，可以分为两类：教授和学生。职业的文艺作者是站不住的，自然也生成不出。在教授方面，曾经出过一个刊物，叫作《前进》。但才到第六期就因客观的困难无法再“进”。在学生方面，以大学生为中心结合着一些青年文艺作者，曾经创办过《春天》半月刊，《四川风景》等。前者较泼辣些，与旧文化站成对踱，但抗战未爆发前，早已停刊了；后者则较平稳些，所表现的只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一期。

是爱好文艺而从事文艺罢了，一直到抗战开始。除此以外，报纸方面，仅《华西日报副刊》是文艺的，容纳各种不同见解的作品于一炉。只有它的生命最长，也就成为在成都对新文艺有兴趣的人们的经常读物。此外有些报纸副刊，虽也有时登载新文艺作品，但大多是剪贴外来的报纸上的文章，而且是杂乱的，漫无计划的，因此对人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抗战前一二年间成都的文艺活动，大概只是这样。不过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新文艺刊物，虽仅仅占着小小的角落，但瑟缩地生长在严霜里的小花，不也是表现着它傲寒的精神么？不过因为文艺见解上的不同，也有过一些小流派，这些小流派，完全是当时上海文艺界各种流派的反映，因而也各组过一些小团体，到了“七七”以前，他们也响应着上海方面文艺界的大联合，组成了“成都文艺作者协会”。当中的组成份子，都是些大学生，和青年文艺工作者，约三十余人。他们的主张是为国防文学奋斗。虽然一时未能脱颖而出，亮出它的光芒，但在潜流中已在活跃着，在学生之间发生着影响了。

这就是抗战前成都文艺形势的轮廓，也是成都文艺的一点基础。

到了“七七”抗战爆发，“成都文艺作者协会”即以“金箭社”的名义出版了《金箭》月刊，一开始就发出拥护抗战到底，为抗战文艺努力的主张。这刊物是以抗战观点，来反映当前现实的。当中有几篇值得注意的作品，但多数因为艺

术修养的不足，太把政治口号概念化，所以那整个的内容，不免令人有单薄之感。至于《四川风景》也趋积极了，在二卷一期上也提出站上“抗战中的岗位”的主张，是要求“用鲜血来打稿，用墨水来誊抄”的。虽然主张是提出来了，然而一下子要完全适应当前抗战文艺的要求还比较困难，因此内容不免芜杂，对现实有参差不齐之感。这时忽然出现了一支生力军，就是有些爱好文艺的中学生，约四五千人，成立了“青年文艺研究会”，在《四川日报》上附出了一个周刊：《青年文艺》。另有二十余学生则成立“火炬社”，出版了一个刊物《火炬》，他们和《金箭》月刊相呼应，着力主张应承继“五四”，来一次新启蒙运动。因为篇幅有限，所发表的各种文字，自然都是短小的，但在这儿令人嗅到的虽然年幼却是新鲜的气息。此外，有些妇女们出版的《妇女呼声》上，也登载了一些女作者们的文艺作品，技艺自然差些，但是内容却是坚实的。也在这时期，因了文化人“还乡运动”口号的提出，在外省各大都市从事文艺的作者们，渐渐到成都来了，出版了几个刊物：《惊蛰》，《群众》，《战旗》，都是综合性的，但也大量的登载反映当前现实的文艺作品。成都的文艺活动在这时可算颇不寂寞，且有点热闹起来了。刊物既多，在互相观摩和砥砺上，质的方面自然也有了提高的趋向。

但不久，困难出来了，那正是南京陷落，“和平”空气浓厚的时候。那给人的磨炼是不小的。影响所及，《青年文

艺》不得不自动停了刊，《战旗》仅出了创刊号就“关门大吉”了。此外，《四川风景》，《金箭》，《群众》，《火炬》等也停了；自来在成都办文艺刊物，都是自己掏腰包的，或者想办法在朋辈中募捐来支持，这后四种刊物的停办，主要的原因，则是经济的缺乏，而销路不佳，无法“再生产”，所以不得不让它“不幸短命”。而“金箭社”的同人也从此星散了，“成都文艺作者协会”于是告终。剩下的文艺刊物就只是《华西日报副刊》，和登点文艺作品的《惊蛰》。不过，接着《新民报》出现了《国防文艺》周刊，《四川日报》出现了《文艺阵地》周刊。顾名思义，不必说也可以知道它们的内容。但投稿者较少。各出了十来期之后都停刊了。另有一部份大学生在《新民报》上附出一个周刊《铁流》，稿子都出于大学生的手笔，但不久也停了版。

在这时大家都意识地感觉到，要真正负担起成都文艺运动的任务，积极地推动抗战文艺向前进展，只有合集群力才成。初步团结到一起来的是先后从省外来的文艺作者，（包括抗战前就已来此地担任教授的，和默默地从事创作的，）中间也有几位在本地作文艺工作较久的，即先前的“成都文艺作者协会”的会员。一共二十余人，在一九三八年的元旦成立了一个不对外作任何活动的“文艺界联谊会”。接着成都的文艺青年们也发起了一个“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签名参加者约一百人。这一百人中，大多只能算是文艺的爱好者，不过“文艺界联谊会”的二十余人都也签名加入的。这

才几乎把成都的全部文艺作者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表现着成都的文艺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因为种种关系，一直经过二，三，四，五月还未成立。在五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了，来信要成都组织分会，并指定筹备人。于是又重新登记，依据简章草案的规定，以文艺工作者为限，登记了约四十余人，将先前筹备的“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筹“成都分会”。不管这会怎样地负重的骆驼似的度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才成立，但那中间的时间并非空白，对抗战文艺工作是尽了相当努力的。而那时也有些新的崛起，使文艺的表现从三月起这大半年间形成了一个颇繁盛的时期。

这时期，以一些爱好文艺的教授为中心，首先出版了《工作》半月刊，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一样都有一点。在编选上是相当严谨的。其内容一般的都是表现着在反映现实，同时在技巧上又要相当不错的，因此撰稿人的范围较狭一点，只是些熟名字的少数作者。这刊物，一些人誉为开创了在成都的文艺刊物相当严整的现象。不过另一些人又觉得不满足，因为它虽然在多方面反映当前抗战中所掀起的各种生活，但究竟还缺少富有血肉内容的作品，虽然在杂文方面倒有几篇颇为出色的有积极意义的文章。

后来，《文艺后防》旬刊也出世了。大部分都是反映“后防”生活的作品，除容纳一般文艺刊物所有的各种形式的作品外，特加了十日内所发生的最鲜明的社会事件的特写，及

地方通讯。民歌，川戏，唱本等通俗作品也大量登载。范围放得较大，因此作者的范围也较普遍些。得到批评是：有的人认为还太深，有的人则说是太浅。

《五月》月刊，是高中学生主编的，但执笔者仅小部份中学生，一部份则是原来在成都写作得较久的文艺作者。这个文艺刊物就是这样：内容多，方面多，然而也就显得有点杂凑的小毛病，至于有些文章，在技术上还差，但其中却有几篇内容丰富颇有地方色彩的作品。

全是中学生编撰的，另有两个刊物：一是《学生文艺》，一是《雷雨》。

《学生文艺》是半月刊。这刊物的特色，第一，是新名字的学生的作品；第二，是富有地方色彩，内容是本地风光，语言多四川土话。他们在发刊词上说："四川——至少是成都，新文学被屏弃于学校课程之外……在中学时代，一不需要考古，二不专门研究旧的文学，我们老是学着陈古的东西有甚么用呢？"里边有好几篇相当好的作品，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

《雷雨》是周刊，篇幅较小，但那抱负却不小的。它在创刊献词里说道："……一阵雷，一阵雨，霾云中闪出了光明，轻悄的启开这闭塞的罪恶的牢狱之门，人们固执的顽强的向铁的栅门外奔跑着，拥挤着，踏上光荣的自由解放的道路，高举着反抗底旗帜……"但究竟篇幅有限，因此内容也就单薄得很。

还有两种小型的单张的刊物：一是《蜂》周刊，一是《星芒报》三日刊。

《蜂》周刊是纯散文的刊物。撰稿人有大学生，中学生，教员，店员，工人，其中大概是从外省来的学生作为柱石。他们的主张是："反对'闲适'的格调，肃清公安竟陵派的余毒"，而"编排要活泼，文字要浅近，意义要深厚，趣味要隽永"的。它所表现的特色，是以新形式走向大众化。

《星芒报》则是通俗读物。它每期除了拿一方地位用最普通的话来叙述战争形势外，差不多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来登通俗形式的作品，有：川戏，小调，唱本，山歌，弹词，演义……等等。它们都迅速的反映当前抗战中的各种问题。那特色就是以旧形式来装新内容的。

以上这些刊物，不仅是表现它的热闹而已，同时也透露了新人辈出的消息。

此外，有几种综合刊物也登载文艺作品的：《战潮》，《新新旬刊》，《战时学生》。报纸方面，也渐渐感到文艺的重要，都纷纷辟了副刊，不再剪贴外省报纸上的文章，而是聘专人编辑，完全征求当地作者的稿子了。除已有的《华西日报副刊》外，有了《兴中日报副刊》，《新民报》的《新民谈座》，《捷报》的《凯风》，《党军日报》的《血花》，等。专登杂文的有：《新新新闻》的《七嘴八舌》，《四川日报》的《谈锋》，《时事新报》的《大地》，《国难三日刊》的《生存线》，《快报副刊》，《民声晚报副刊》等。

这所有的报纸的副刊，从“见仁见智”者看来，自然各有它们对各个不同的估价，但不管它们的内容如何，有一点我是可以说的，就是文艺的，或文艺性的作品已经成为人们的必需，同时因了这必需，作者的数量自然也增加了。把这一个繁盛时期和抗战前比较起来，那发展是有着截然的差异的，虽还说不上“很可观”，但“可观”两字是说得去的。这说明了什么？当然是说明了这都是抗战给我们中华民族——单说四川的成都吧，——开发了无限丰富的新生的力量。也就是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保证之一。

不过，除报纸外，前面所说的那些文艺刊物，都因为登记手续上的未能完备，半年后都先后停刊了。

现在的文艺刊物，只有“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会刊《笔阵》，在去年底复刊的《四川风景》，还有最近快要出版的诗刊《诗歌》。通俗刊物《星芒报》停版后的后身《蜀话报》也停了，不过《新民报》仿照了《星芒》和《蜀话》，发行了同样小张的三日增刊，算是点缀着这暂时的沉寂。

现在“文协成都分会”算是成立了两个多月了，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但因为会员多各有职业，时间不很多，所以现在的工作只是出版会刊，开研究会和晚会，有时帮一些学校，和一些文艺青年作研究文艺的工作。最近正在计划中或筹备中的是：举行文艺演讲会，创办通俗文艺刊物等。对于会刊《笔阵》也正在设法改进。

现在横在成都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两大问题是：质的提高，和量的推广。使文艺不光是在知识份子中兜圈子，而要真正深入民间，同时要把艺术水准推进到应有的高度。这工作要如何来开展，只有等将来再看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只好暂告一个结束。

附带要说的是：因为编者来信催得紧，所以这篇文章写得太匆忙，挂一漏万或写得不够，是在所不免的；同时也因为太匆忙，所以有些材料没有时间重看，只凭了笔者个人的记忆，和笔者从前写过的几篇文艺通讯的材料写的。特此声明如上。

1939年3月26日于成都

# 搜集民间故事

我们知道，《水浒》是民间流传的许多断片的故事，由某一个作者（就算是施耐庵吧）搜集起来，加以综合，组织，而写出来的。《水浒》这作品，在综合的过程中，虽然通过了作者的观点，对于原来的东西，有着某一程度的改变，但从作品里，还是能看见当时农民对于那里边某些人物的典型的创造，还是能真正嗅得出当时民间的生活，和代表农民、并为农民所想望的英雄。《水浒》能够在民间流传这么多年代，还为广大民众所爱好，而且影响民众生活如此深刻和长久，并不是偶然。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人，要真正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搜集民间故事，是一条重要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许多人都曾经指出过的，但是到今天真正去走的人还是少得很。

民众是爱文艺，有文艺才能的。你走遍全中国，只要你到处拿耳朵去听，很清新很刚健的民间故事，真是随处都是。在我的故乡，就流传着一些讽刺总爷打屁股，讽刺悭吝的地主等等的故事。而以张官甫这样一个人物专门和上流社会开开小玩笑，揭破上流社会的丑恶和虚伪的故事，更是多而普

遍。自然，这些都是旧时代的古老的故事了。至于新的，如象在边区最流传的刘志丹的许多故事，在八路军里最流传的长征故事，等等。我们相信，在抗战了三年的今天，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句话，全国人民大众的生活，都在起着急剧变化和发展的今天，民间一定产生了而且流传了不少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是无疑的。

在今天，人民大众应该向作家们要求纪念碑式的东西，来显示抗战中，人民是如何地在血的斗争中站起来向前迈进着，特别象边区这样的地方，三年来新民主主义的更加向前发展，人民生活的更加向上，我们的作家们更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来显示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达的里程。

自然，纪念碑样的作品，并不是性急可以完成的，但是短篇的，粗线条的，一幅一幅地画它下来，也是必要的。那么，深入群众，去实际了解群众，同时去大量搜集民间故事，是迫不可缓了。特别是从事大众文艺的同志们！

# 再谈搜集民间故事

上一期，我写了一篇《搜集民间故事》的短文，现在我想进一步来谈谈在搜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里，有一篇题目叫做《人话》的文章，当中有一段这么写道：

> ……“人话”之中，又有各种的“人话”：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
>
> “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
> 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再说下去，就要引起阶级文学的麻烦来了……

我们从这段话，就可以明了，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一定全是从民间产生的。其中有许多固然是很好的，但有些却是不好的，反民众的，即是产生于统治者，或者受了统治阶级教养的人编造过传给民间的。就是鲁迅先生指出的：有“下等华人话”有“高等华人话”，即是两个以上不同阶级的话。因此我们在搜集时，就要有批判的眼光，认出哪一个是真正民间的，哪一个不是，这才能从民间真正得到些东西。

现在我就把四川的张官甫的故事，作为例子来看一看。

关于张官甫的故事，在四川的确很多。我听过好多人谈过他的故事，但是各人所谈的都不同。大体上，凡是调皮捣蛋的故事，都集中于张官甫一人。因此故事虽然不同，而在每个人的眼中，张官甫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典型人物，则是相同的。

据说张官甫是清代一个总爷下面的跟班，那时的总爷有点象目前国统区县里的保安队长，而跟班则象目前保安队长下面的勤务兵。张官甫给总爷当跟班的第一天，总爷吃罢饭，少爷坐上去吃，他也跟着上去吃，总爷就骂他不守规矩，教他：“你要等到少爷吃完后，你才能吃！我呢，是吃上饭，少爷是吃中饭，你是吃下饭，懂不懂？”张官甫说：“是，我懂了。”有一天，太太正在喂小少爷的奶，小少爷

刚刚吃完，他就跑上去一口含着太太的奶头。太太就打了他一耳光，骂他。他说："这是老爷说的：老爷吃上饭，少爷吃中饭，我吃下饭，少爷吃剩的就该我吃呀！"

有一次，总爷请客，张官甫送菜，老远他就大声喊道："让开让开！肉来了！肉来了！"总爷瞪了他一眼，骂他："你这样没有规矩！这样粗俗！下次不准你叫'肉'，要叫'菜'！懂不懂？"张官甫说："是，我懂了。"下次总爷又请客，是大热天，总爷把衣服脱了下来，身上只留一件汗衣，那汗衣上却有一个洞，把膀子上的肉露了一点出来，张官甫在一旁，指着那点肉说道："老爷，你的'菜'出来了！"

张官甫受了总爷的气，心头很气愤，他去给总爷喂马，就挟了一把雨伞，向马请了一个安起来，就拿雨伞打那马，把马打得乱跳起来。以后每次去喂马，他都照样干，马非常害怕他，只要见他一请安，就乱蹦乱跳的躲。有一天，总爷骑马在街上走，张官甫挟着一把伞走来，迎面向总爷请一个安，马立刻跳起来，把总爷甩下地去了。

张官甫同一个人打赌，他说他要去打总爷的耳光。那是大热天，总爷坐在花厅里乘凉，他就在旁边打扇。他让一个蚊子在他右手心里吃得胖胖的，然后把蚊子弄死，就给总爷一耳光。总爷气得跳了起来，他就把右手给总爷看，说："老爷，你看，我帮你打死一个蚊子。"

这四个故事，都是独立的，也差不多是从不同的人的嘴里先后听来的。第一个故事，是讽刺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

第二个故事是讽刺上流社会的虚伪。这两个故事，都是很巧妙而且是大胆的尽了讽刺的能事。至于第三第四两个故事，就简直表现出阶级的仇恨，进行报复了。很明显的，这四个故事，都是出自民间的，是健康的东西。

有一次，张官甫到瓷器店里，东看西看的看了半天，店里老板见他又不买什么，很不高兴的说："你究竟买不买!"张官甫于是指着一把茶壶问："要多少钱？"老板说："一吊钱。""一百钱。"他说。老板冷笑道："哼，一百钱！恐怕是买一个茶壶嘴！"张官甫就拿起茶壶在石头上一碰，把茶壶嘴碰了下来，给老板一百钱，道："好，我就买一个茶壶嘴。"

张官甫买鸡蛋，他把价钱还得很少，卖鸡蛋的就杵他一句："你几世人吃过鸡蛋！"张官甫于是走开，到一家公馆门口，又叫住那卖鸡蛋的，价钱还得很慷慨，卖蛋的就答应卖了。他于是叫卖蛋的把两手圈在石凳上，他就一个一个把蛋拣在里边，把所有的蛋都堆上去，越堆越高，这才给了卖鸡蛋的几个耳光："你看老爷吃过鸡蛋没有？"卖蛋人只是告饶，一动也不敢动。

有一次，他和别人打赌，不要一个钱可以吃得嘴角流油，他就跑进一家面馆，叫了一盘包子。在成都面馆的规矩，凡是要了一盘包子，照例另外送一杯有点油珠的高汤，是不要钱的。他就单喝了高汤，不吃包子就走了。嘴角的确流了油，一个钱也不花。

张官甫的小姨子和他开玩笑敲他请客，他说“好”，就决定在放生会那天。他租了一条船，弄了几样菜，都咸得很，另外弄一把很小的茶壶，一个小火炉。他向他的朋友说，“你们看，今下午我那几个小姨子的裤子都会变成湿的。”到时候，他把小姨子们请上船，一面看河里许多赶放生会的船，一面吃着酒菜。小姨子们吃了，都喊口渴，要喝茶。他就拿小茶壶一点一点的烧。烧好一壶给她们吃，弄得更口渴，他又再烧，一直烧了十几壶还是止不了渴，而水已喝得不少了。小姨子们几次要把船靠岸，他只说“看，划龙船的快来了！”他如此等等推阻了几次，把小姨子们在船上急得要命，又不敢明说，一直挨到下午，才下船，张官甫就叫他的朋友去看：“你不信你去看，她们的裤子都是湿的。”

此外还有些。单是和卖鸡蛋的捣蛋故事，就有三个是大同小异的，我不想再举了。就这上面四个故事看来，第一个虽然颇为调皮捣蛋，但却是对于看不起“下等人”的商人的一种反抗。然而第二第三两个故事，却就不免流氓气了，而第四个就简直是非常龌龊的恶作剧。这给人的印象是：张官甫已经不是那么值得可爱的反抗上流社会的张官甫，而是一个下流无耻的流氓化身的张官甫了。如果把张官甫的许多故事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爱的张官甫，一类就是可厌的张官甫。前者是人民的创作，后者当是统治者或受统治阶级教养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为了把张官甫画成一

个白鼻子的小丑，以混淆他的反抗行为，使张官甫这样的人在民众的眼前破产，而达到统治者的统治目的，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河里涨大水，翻了船，张官甫被翻下水里，他向岸边挣扎，恰巧有一个女人正在河边，伸了一支竹竿去救他，他抓着竹竿刚刚浮上水面，见是一个女人，忽然说了一句调皮话道："爱卿救驾有功，朕封你为东宫"。那女人立刻气忿，把竹竿一丢，张官甫就又跌下水里，被波浪卷走了。

每每讲这个故事的人，总要下这样的结论道："张官甫这一张刻薄嘴，临到危险都还要刻薄，送掉性命。"意思就是他"活该"！然而我们从这个故事，更明显的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反抗他的张官甫，是决不容许在民间存在的，他们中的人特编出这样的故事来完全粉碎张官甫，根本把他结束，也就是不惜采取污蔑的手段，来扼杀民间的反抗意识。由此可见，在民间故事当中，也充满着阶级斗争的。

因此，我要着重的再说一句，我们在搜集民间故事的时候，就要分别真伪，才能正确的找着真正民间的东西。

# 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1]

## 一

从鲁迅先生的杂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贯精神：一方面是保护光明，发扬光明；另一方面则是揭破黑暗，攻击黑暗。在他的文字里，光明和黑暗，并不是那么抽象的东西。高尔基说过：现实有两个：一个是没落的现实，一个是生长的现实。鲁迅先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始终站在生长的现实这一边，——站在进步的立场，特别在内战时期，他是更进一步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一方面是保护无产阶级，保护人民大众，另一方面是和侵略者，和当时一切血腥的反革命势力，作顽强的斗争。他的笔尖，把光明和黑暗——“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划分得清清楚楚，给人们指出谁是光明，谁是黑暗，并如何保护光明，击破黑暗。这种严格的阶级立场，在他的每篇杂文里，都充分的表现得很明白。

---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我们单举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来看罢：

一方面，他指出："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另一方面，他指出："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立场。是对敌人毫不调和的立场。

对自己阵营里的某些缺点或错误倾向，鲁迅先生也批评的。我们试引他《答徐懋庸》的信来看罢。他一开头就说：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

他严格的站稳这立场，保护这正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对徐懋庸的不正确倾向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是不调和的，但又是有分寸的。因为不是对民族的阶级的敌人，而是对自己的战友的缘故。他极力希望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立场。是对战友的立场。

有人说，鲁迅先生的杂文时代应该结束了。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认识。我们正应该紧紧拿起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这武器，向着敌人，向着黑暗，向着没落的现实刺去；同时并用它来保护生长的现实，保护光明，并发扬光明。

## 二

但是，象王实味那样，假借鲁迅先生的旗号，拿出貌似鲁迅先生的杂文，来号召艺术家们"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这种所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起来撕破他的假面的责任。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的。我们看，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指向当时的压迫阶级的。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呢，却是在号召青年，号召新干部，号召炊事员同志，向老干部，向领导机关进攻，就是他所说的"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这是什么样的立场？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不"首先针对"敌人"进行工作"，一定要"首先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思？

很显然的，这种立场，和鲁迅先生的立场，毫无相似之点。

我们试看他在《野百合花》《前记》当中的一段罢：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在这一段里边，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实味是充满了怎样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怎样的低徊宛转的哀怨，并怎样的露出他憎恶统一战线的微言！所谓的“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所谓的“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所谓的“在拖曳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把这统一战线涂抹得如何的可悲可惨，在字里行间，闪闪烁烁地跳动着挑拨的霉菌！但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在把“自己的阵营”画成已经同流合污，画成黑暗，画成阴森可怕！这种完全不合事实的谰言，这种歪曲了真理的企图，正和托洛斯基派给鲁迅先生的信上的文字有些仿佛，我们把托洛斯基派的信抄一段在下边罢：

“中国康缪尼斯脱（即共产党——文注）……放弃阶级的立场，……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把这两篇文章对一对看：一个是在做正面文章，另一个

则是在做反面文章，彼此挤眼睛，彼此心照。

这里，使我忽然记起淝水之战的故事：在符坚那里，也有过一位“自己的阵营”里的人物，名叫朱序，当两国正在交兵，他就在阵营里大叫一声“败了”！符坚的兵都信以为真，仓皇大败。这叫做里应外合。

要找王实味的立场么？喏，就在这里。从这里可以知道，一定要“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道理大概也就在这里。

鲁迅先生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里，曾经指导我们对敌人战斗的方法：“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我们看，王实味的文章，可谓竭尽了“喜笑怒骂”之能事，什么“大师”，“半截马克思主义”，“异类”“大人物”“大头子”“小头子”“屁”“妈底个×”，等等、等等，连篇累牍。不过，这对付的敌人是谁？

唔唔！王实味自己明白得很。

## 三

这里，我想要替鲁迅先生辩护几句。

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里说：

“鲁迅先生战斗了一生，但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

一定能感觉到他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战斗，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光明，他寂寞，是由于他看到自己战侣底灵魂，同样有不少的肮脏和黑暗”。

这完全是对鲁迅先生和他的战侣的诬蔑和侮辱！

是的，鲁迅先生曾经有一个时期感到寂寞过，据他在《〈自选集〉自序》上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前和以后，一直到他死，他都是时时刻刻和他新的战侣们在一起，而且是时时刻刻领导着这些战侣们进行猛烈的战斗的。据我所知，鲁迅先生在那时期就不曾感到寂寞过，他找着了真正革命阶级的支柱。譬如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就说得很明白：“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以为光荣的。”而他的战侣们，他虽然曾对其中少数人的错误，有些不满，希望他们改正，但是对大多数，他是以无限的同志热爱来看他们的，从《为了忘却的记念》，《写于深夜里》等等文章里，可以看出他所了解的他的战侣们，是怎样纯洁勇敢光明的战侣！他对这些所爱的战侣们，正如对“新青年”时代那些战侣们同样，他在《自选集》的序上这样说：“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

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这是他对他战侣们的了解，也是他对于政治家艺术家正确关系的了解。

鲁迅先生“战斗了一生”“心里是颇为寂寞”么？他的战侣们“同样有不少的肮脏和黑暗”么？这简直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含血喷人。其实，这种硬想把鲁迅先生捏成“寂寞”的人物，已经不是最初的一次了。大概都知道邱韵铎是一个怎样的人物罢，他在鲁迅先生在的时候，就曾经把鲁迅先生的小说《出关》里的老子，指为是鲁迅先生自己——“是一个全心身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其作用，是一方面封闭鲁迅先生作品的意义，另一方面就是企图把先驱的战士的鲁迅先生歪曲成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用以打击鲁迅先生。他这企图，是早经鲁迅先生在《〈出关〉的“关”》一文里揭破了。现在王实味又居然出来装起一付“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的面孔，做起愁眉深锁“忧人忧世”的样儿，把鲁迅先生涂抹成一个“颇为寂寞”的身影，把鲁迅先生周围的战侣们涂抹成“有不少肮脏和黑暗”的一群，指给人们：“看哪！这是怎样的鲁迅先生和他的战侣们呵！”而他自己呢，则就超越这“颇为寂寞”和“有不少肮

脏和黑暗”之上，骑在他们的头顶，而成为“真正老牌”的“灵魂工程师”。可是当人们正在翘首“瞻仰”他这位“伟大的”“灵魂工程师”的时候，他的手却就从人丛中悄悄伸过去，捞回来一些天真的灵魂，“工作”一番，改造成和他的“灵魂”一样，以作为资本，就更加可以“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进行工作”。

这简直是一个“灵魂”的扒手。

如果鲁迅先生还在，他就首先要发现王实味这样“有不少肮脏和黑暗”的所谓“战侣”。他将把这一个“肮脏和黑暗”从光明中划出来，给人们的面前又勾勒下一副新的脸谱。还好，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镜子，使我们一拿起来就能够照出王实味的原形。

## 四

末了，我还想在这里加上一个蛇足，以释可能引起来的某些个别同志的误会。因为在前些时，曾彷彿听说有人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认为是“自我批评”的文章，是“同志”，“动机是好的”等等。我以为这认识是不妥当的。“动机”如何，我不大知道，不过那决不是“同志”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些，可以看出那完全是站在敌对立场的文章。

关于“自我批评”，鲁迅先生也曾讲过非常正确的话，

那是为了批评那种对《八月的乡村》的胡评而写的，题为《三月的租界》，我们不妨查查看。他说：

"'要执行自我批判'……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王实味的文章，在仅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而已，那简直是在我们的头上屙尿，在我们的后园里挖祖坟，在"散布细菌，传染疾病"，在"直接制造黑暗"。所以我这篇文章，也用不着采取"同志"的态度。

1942年6月12日

# 记团拜会上的大秧歌舞

正月初七日，在兴县蔡家崖广场，举行着比过去任何一年都不相同的狂欢的军民团拜大会。

这个大广场，是在蔚汾河畔的柳林当中。在抗战时期，它是历年的练兵场所。平台、木马、杠架……还在周围挺立着。战士们、民兵们使劲劈刺、投弹的情景，还彷彿在眼前。这儿也曾经举行过秧歌大比赛，但那是在粉碎敌人扫荡之后，在准备下一次战斗之前，发舒心情的欢唱和聚会。这一次，可是大不同了，八年来流血牺牲、艰苦战斗争得来的和平，那狂欢真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

上午十点钟光景，兴县大川一带的各机关、各村的军民秧歌队象许多条龙一样络绎而来，各打着自己的鲜明旗号，高举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敲打着锣鼓。有的秧歌队在路上边走着就边舞蹈，使尘土随着他们的行列而旋卷，更加显得浩浩荡荡。到会的人们越来越多了，机关、部队、群众、秧歌队，共约五千人，傍着场周围，成一大圆圈。

当欢呼庆祝毛主席朱总司令健康，并举行团拜之后，就开始了巨大的秧歌舞，二十几个秧歌队都合并起来，一队紧

接着一队，在广场里舞蹈。这一个近千人的舞蹈行列，使得这广场忽然变得狭小了。秧歌队的人们拥挤着，踏着细碎的舞步，锣鼓声在各队之前敲打着，节奏不完全一致，这就显得更拥挤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形式与内容在这儿冲突着。人们的心都在沸腾着，都在以极大的狂欢来一个千百人的交融和拥抱，然而旧的秧歌队形式阻碍了它。但集体的智慧解决了这个矛盾，马上所有秧歌队的乐队集合在场中，由一个人指挥几十面锣鼓一齐敲打起来，合成一个巨大的节奏。于是这个巨人似的大秧歌舞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旋律展开来了：它绕着圆周，又分成两行穿插成各种花样，又合拢来，随着震荡山林的锣鼓合奏声，舞姿纵横，脚步缭绕。那装工人的，装农民的，装商人的，装老财的，装战士的，装民兵的，装干部的，装学生的，装二流子的，装日军的，装伪军的，装顽军的，还有化着戏装踩高蹻的，红绿相间，黑白相衬，真是五光十色，耀人眼睛。那装战士的，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战士，都是身经无数血战的八路军，他们是那么素朴的和老乡们民兵们一起舞着，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枪枝在他们的肩上是那么的伏贴，那舞步就和操作一样的厚重而踏实。

民兵也多是真的民兵，其中有几个民兵是在停战之后刚从前方回来的，他们身上披的日本大衣，挂的日本枪、日本手榴弹，这些战利品，特别引起人们的注目。这些都是英雄，但从他们愉快而朴素的面孔，觉得和自己是更加亲近的。那装

日本军官的头戴钢盔，一手紧握着斜挂腰间的大刀柄，挺起肚子，高视阔步的舞蹈着，在去年，这样的装扮和姿态，人们是以无限的紧张和憎恨的心情来看的，但现在一见却不能不立刻引起一种滑稽的感觉，当他经过人们身边时，有的人举起脚拦着，他拚命躲闪才扭了过去，滑稽地把屁股一收又挺起肚子，人们就爆发出高声的大笑。那装伪军的，象洋烟鬼似的垂头丧气，人们连要向他开个小玩笑的兴趣也没有，他就象游魂似的飘了过去。还有是那装二流子的，满脸灰黑，斜眉吊眼，跳着醉鬼似的舞蹈，——是这边区将完全成为历史陈迹的人物——人们一看见他舞了过来，就无论如何合不拢嘴，而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并且用手指点着他，嘲弄的喊着他的名字，叫着“赶快把他改造了吧。”胡家沟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刘志生老汉，在颔下飘着银白胡须，他去年就参加了该村的军民秧歌队，打着梆子随着青年人到处跑，今年他更硬朗了，也在秧歌队里踏着舞步，嘴唇上老是凝着他的欢笑。他是这么热心，把两个女儿都约来参加了。和他同样在白胡子里挂着笑的白治西老汉，——这是高家村军民秧歌队的一员，也是减了租买下地的好劳动者，今年已被选为劳动英雄。这样的老汉，在各秧歌队里是不少的，他们虽然没有那些青年人舞的轻盈，但那表情却是和青年人一样的年青。人们都以严肃的心情看着他们舞了过去。妇女们儿童们更是快乐无边，他们的心理恐怕就只有一个舞字，手也在用力，脚也在用力，真是袅袅娜娜，全身溶化在舞的旋律中。胡家

沟秧歌队的四个小姑娘，去年就参加舞蹈，天真活泼，舞姿动人，早已成为这条大川里的有名的人物，去年她们还穿着红布袄子，绿布裤子，今年则都各有一套崭新的鲜艳的绸衣绸裤，并各在腰间用一条红绸斜挂一面新制的花鼓，这标志着她们家又经一年之后，经济生活更加上升。大家在这军民一体巨大的秧歌舞中穿来插去，忽隐忽现，人们完全沉酣在大欢喜中，在温和的初春阳光下，汗晶晶的显出一样的欢笑，——这巨人的欢笑呵！

舞完之后，那胡家沟的四个小姑娘表演一个节目，在场子当中对舞，飘荡着她们的鲜艳新装，响亮的唱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歌声响彻着每个人的心。人们永远记得，抗战的胜利，人民的翻身，和平民主的获得，都是他——毛主席的好领导，那四个小姑娘的歌声完全表达了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心声。

# 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①]

## 一、抗战以前的概况

“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是一九三〇年春天提出来的。这个口号的酝酿，是在当时的前一两年间，“革命文学”论战的时候。到了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形成了大的团结，在三月二日正式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为了“革命文学”的实践，所以就在它成立的这个时候，提出了这个口号。

关于这个口号，曾经有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等六七位写了文章，又还有十来位作家举行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这所有的文章和座谈会的记录，都发表在当时出版的《大众文艺》二卷三期上。

对于这问题，沈端先先生的文章里面，曾经引了一段列宁的这样的话：“第一，艺术非为着民众，为着几百万勤劳的大众——就是为着工人农人而存在不可。艺术非成为这些

① 编选者注：原载《大众习作》第一期。

人们的东西不可。艺术的根底，应该深深地埋在民众里面。在几百万的全人口里面，单单为着几百人乃至几千人而存在的艺术，是不必要的。艺术，是属于民众的。所以，在勤劳大众里面，艺术应该种下它的深根。艺术，非使大众理解不可，非使大众爱好不可。艺术应该和他们的感情，思想，意志结合，而使他昂扬起来。在大众里面，艺术应该唤醒大众的艺术家，而使这些艺术家发展。工人和农人的大众，正在需要黑面包的时候，难道我们将一点甜蜜的饼干送给少数人就行了吗？……”从这段所引的话里面，很可以看出当时提出“大众化”这个口号，所表现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是“艺术应该和他们（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结合，而使他昂扬起来”；另一方面，就是“艺术，非使大众理解不可，非使大众爱好不可”。这就是说：一方面，艺术，应该以大众的意识为意识，就是应该把大众的世界观和世界感成为自己的东西，去吸取现实，表现现实；另一方面，艺术，又要是为大众所懂得的东西，并且还要去唤醒大众的艺术家，而使这些艺术家发展。这，就是当时提出“大众化”的中心意义，也就是“大众化”所努力的方向。

当时，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还提出了极精辟的意见。他一方面这样号召：“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一方面他

又提出这样的警告："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最后，他很清醒的向大家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

当这个口号提出的时候，政治上的压迫是很厉害的。但是不管怎样厉害，大家仍然坚决的向着大众化这个方向前进，而且勇敢的为着这个方向争取新的政治环境。一九三一年二月，"左联"的五位作家：柔石，胡也频，白莽，冯铿，李伟森等，首先就用了他们的生命殉了他们的理想，——在上海的龙华被屠杀了。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对于加紧唤醒民众，更是感到非常的迫切，因此大众化的深入的实践，更是成为当时的紧急任务。《十字街头》，《文艺新闻》这些刊物，都就出现了些利用旧形式的大众化的作品。现在还能够看得见的，如象鲁迅先生写的几篇唱本：《好东西歌》等，以及瞿秋白先生写的唱本：《东洋人出兵》等。这些，都是为了使大众容易懂，最初开创大众化道路的尝试，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到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民族危机是更加严重了。大众化，在艺术的各部门，都迫切的需要伸展它的力量。在戏剧方面，当时上海工人区域，曾经出现了草台班式的"蓝衣剧团"，街头剧随之而产生；在美术方面，连环图画的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鲁迅先生用了最大的力量

来提倡木刻，开办木刻讲习班等；在歌谣小调方面，“左联”曾经大量的利用，写成新的内容，用油印的小册子经常发散到工人农民当中去；在小说创作上，左翼作家们都特别注意到形式和语言的大众化，在当时的刊物上，还出现了新形式的墙头小说和报告文学之类，而墙头小说和报告文学，“左联”的联盟员们还经常用壁报的形式把它们出现在上海工人区域的墙上。

为了不局限在左翼的圈子里面，更进一步的克服过去某些关门主义的倾向，使大众化运动更加开展，在丁玲先生编辑的《北斗》上，就又特别把“文艺大众化”这个题目，征求了（包括非左翼的）更多的作家发表意见，一共有几十篇之多。

问题也跟着深入的展开了，开始讨论到大众文艺的关于现代普通话问题和技术问题。这问题的主要发动者和参加者是瞿秋白先生和茅盾先生。瞿秋白先生开首的一篇文章：《大众文艺的问题》的结尾，这么说：“现在的事实是：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同时存在着。这是因为封建的等级制度的残余，尤其是在文化上，还维持着统治的地位：绅士等级和平民等级没有共同的语言。谁要是否认这个事实，他就不能够有正确的斗争路线。……现在是要非大众的革命文艺大众化……在大众之中创造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出来，同着大众去提高文艺的程度，一直到消灭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之间的区别，就是消灭那种新文言的非大众文艺，而建立‘现代中国

文’的艺术程度很高而又是大众能够运用的文艺”。茅盾先生则提出“技术为主”的问题，可惜我手边没有那篇论文，无从引证。这现代普通话和技术的问题，讨论的结果，在当时虽然没有作出结论，但是这对于创作问题上作了更进一步的提示。

关于形式方面，如连环图画等，还和当时自称为“第三种人”之流，发生了论争，鲁迅先生指出：“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可以产生密开郎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到一九三四年春天，在“左联”内部，对于形式问题，还再一次的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论争。鲁迅先生在《论旧形式的采用》那篇文章里面指出：“‘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象的容易的。”

这以外，“大众化”问题，还踏进了翻译的领域。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先生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商讨。批评了当时的“宁可错些不要不顺”和“宁信而不顺”的两种关于翻译的说法。而主张用“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语言”来翻译。从这以后，在翻译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后来看见的瞿秋白先生译的《高尔基选集》，以及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和《表》之类，就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当时，为了更具体地执行大众化的任务，“左联”本身还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在一九三二年底曾经计划出版《大众文艺丛书》，是把国际的革命文学名著改编成大众本。我曾经用何穀天笔名编了三本，《铁流》和《毁灭》的大众本刚刚出版就被禁止了，以致第三本《没钱的犹太人》，和另外有三位作家编成功的《士敏土》，《布罗斯基》，《石炭王》，都永远被埋没。（以后有中学生书店等二三个书店，曾经仿照这办法出版了好几套改编的外国作品，名为“通俗本”，如《茶花女》之类，但是因为内容的关系，也就不及《铁流》之类为工农大众所热爱。）

“左联”的诗歌研究会，还出版一种《新诗歌周刊》，登载大众化的诗歌，新形式的和利用旧形式的都有，但是出了几期之后，也禁掉了。

此外，还出现了一种大众化的小型报纸，是共产党江苏省委出版的，名叫《真话报》，里面所登载的，新旧形式都有。是油印的。完全是在地下活动，专门发散到工厂里去的。听说不久也被破坏了。

这里，值得特别提一提的是：在新闻界资格很老的申报馆，也计划出版一个完全白话的大报，当时听说已经在大规模的筹备，但是不久，申报馆长史量才先生遭到压迫者的暗杀，于是那计划也就流产了。

音乐方面，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聂耳先生等的新兴的大众歌曲。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等，也都提倡大众化，如象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顾均正，高士奇，董纯才先生等的自然科学小品，刘薰宇，庶谦，廖甲先生等的通俗数学讲话。而把政治问题大众化，是邹韬奋先生等的《大众生活》，和柳湜先生等的《读书生活》等等。教育的大众化，则有当时陶行知先生等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他们还出版了些通俗的儿童读物和工人读本等等。以上的这一些，都在各自的部门里面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推广了大众化的范围到全个文化领域，在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自然也都受到压迫，只在他们表现在政治上直接和间接的差别，所受到的压迫才有轻重的不同罢了。象《大众生活》是很快就被禁止了的。

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而且还来了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所谓"文化剿匪"，一切文化事业都遭到摧残和迫害，而大众化的东西更是绝少有公开抬头的可能。随着这所谓"文化剿匪"袭来的，是最反动的文化上的复古运动，主张恢复文言和读经来愚弄民众。整个文化界（包括左翼以及非左翼）都感到不能够忍受，就爆发了反复古的斗争。在斗争的起头，那中心是白话和文言的斗争，接着就提出了"大众语"，而发展成以大众语为中心的论战。这个论战的范围，空前地扩大，整个文化界，整个国内每一个角落的报纸杂志，都卷进了战场，时间继续了几个月之久，算是冲破了当时的所谓"文化剿匪"。这次的大众语论战，实际上就是"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从一九三〇年提出以来，酝酿了

几年的总的大爆发。是在压迫与被压迫，黑暗与光明不断的战斗过程当中，“大众化”这口号，已经逐渐为一切有正义感的大多数文化人士所赞成，而把它在这时候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发展，是表现了无产阶级在这一问题上的彻底性，和它的深刻的领导的意义。

不过问题到了“大众语”，文化界内部对于它的争执之点，是很多的，譬如方言土语的问题，白话文应不应该反对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最后的解决，是拉丁化——就是拼音符号的新文字的提出。关于音符问题，其实很早在“五四”的时候，就曾经有人主张过，他们主张废除汉字，实行罗马字，但是他们拘泥于四声，终于很难得行通；一九三〇年讨论大众化问题的时候，音符问题也被人顺便的略略提起过，但是还不能够引起注意；瞿秋白、吴玉章同志等正在苏联研究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作成《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九三一年七月，瞿秋白同志写了《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的这篇文章，把他们的研究公佈出来。吴玉章同志近来写的一篇《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里边说：“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工人召集了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中国新改组的大戏园开幕，除各地代表外，远东中国工人到会的有二千多人，很热烈地表示欢迎中国新文字。我和林伯渠，萧三，王湘宝等同志，及苏联语言学专家龙同志等多人被推为制定新文字方案的起草人，我们汇集从前各种方案及各专家研究所得，详细研究作成方案。经过了大

会几天的讨论，作出了下面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底决定。”不过，以上的这些文字和情形，在中国国内的文化界知道的很少，还无从讨论起。一直到了大众语论战的时候，对于拼音问题，在思想上的准备已经足够了，而拉丁化方案在这时候也已经在上海被介绍过了，真是“万事齐备”，而且又有了“东风”，所以，拉丁化的问题一提出，就使得一切问题都正当解决。而且，从这个问题，也明白的显示出，要彻底的大众化，只有实行拉丁化才有可能。鲁迅先生在当时写的《门外文谈》里面关于拉丁化这样指出：“它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他并且主张：“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接着，蔡元培先生等七百多人发表了一个赞成新文字的宣言，当中指出：“汉字如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如汽车，新文字如飞机”。

自然，这也很明显，没有政治的保障和帮助，拉丁化是没有办法实行的，为了救急，当时的文化界就发动签名，由许多作家提出了手头字（就是简笔字）来作为过渡。而当时

的南京教育部，为了怕拉丁化的实行，作为缓和的办法，也有采用手头字的议论，还传说他们要铸手头字的铜模。但是“议论”不过是“议论”，不久就又自行取消了。

而接着来的，是对于文坛更加厉害的压迫，普遍的检查制度设起来了。那检查的严密，象网罗一般，几乎连大众两个字都不准出现。大众化问题就遭到了空前的灾难。

在一九三四年秋，《读书生活》就提出“通俗化”的口号，来代替“大众化”的口号。这是在当时的极端严厉的压迫下面不得已的办法，是使大众化的口号，用别一种面目继续下去。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还出了《大家看》之类大众化的刊物。那是已经快临到抗战前夜了。

这里，我应该提到北方。自从“九一八”以后，在北平，有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现，专门编印利用旧形式的小册子；在定县，平教会也编印些利用旧形式的小册子。他们都主张通俗化，在北方，他们都尽了教育大众的任务。在抗战前夜，顾颉刚先生等还出版了《大众知识》，文字虽然还不很通俗，但是都是为了这方向奋斗的。

总括起来说，“大众化”这个口号，自从一九三〇年提出来以后，直到抗战爆发，这六七年间，虽然遭受到不断的压迫，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厉害，但是它还是不断地发展着。从文艺大众化开始，推广到艺术的各个部门，如音乐，木刻，绘画等，更进而推广到文化的各个部门，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广泛；而问题，则从内容

到形式，技术，语言，一直到文字的彻底的改革，真是一天比一天发展得更深刻。这六七年间，大众化的问题达到如此全面的深入的解决，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民族民主革命形势的高涨，而这一革命，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坚决领导，为全国人民大众，为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人士所热烈参加，而在文化上，左翼自身逐渐克服了关门主义的倾向，和一切参加救亡运动的文化人士逐渐结成了一天比一天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不管当时的压迫者用尽怎样残酷的方法来摧残，阻扰，压杀，它还是勇往直前的发展下去，为抗战以后大众化运动的广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大众化在抗战以前，究竟还只是论争的阶段，还只是在文化的各个部门进行实验的阶段，还不可能走向大规模的实施，正象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没有“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

## 二、抗战以来的概况

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以后，在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大团结的基础上面，客观的政治环境有了新的变化，而在主观上，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都一致的为了唤醒民众起来抗战而努力。适应着这广大的要求，大众化的运动就空前的开展起来，单是出版物的方面，通俗的报纸，刊物，小册子，在各地都接连的生长，如雨后

春笋一般，非常蓬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有以下的这些：一、通俗读物编刊社，由北平搬到西安，搬到汉口，搬到重庆，一直都大量的出着小册子；二、一九三八年二月，汉口方面出版了《大众报》，武汉快要失守的时候，他们就分散到战地，在襄阳，在西华等地，分头继续出版，他们随着战局的变化，作着文化游击的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三、一九三八年四月，成都方面出版了《星芒报》，他们虽然受到政治上很大的压迫，但是他们由《星芒报》，变为《蜀话报》，变为《新民报三日增刊》，以后他们在文协成都分会里出版《通俗文艺五日刊》，一直支持到一九四〇年六月；四、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西安方面出版了《老百姓报》，还出版很多小册子，一直支持到一九四〇年四五月；五、一九三八年，生活书店，在《大众报》的编辑，和国难教育社，以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努力之下，出版了很多小册子；六、一九三八年，重庆战时书报供应社出版《壁报资料》；七、一九三九年，全民抗战社出版《全民抗战战地版》，五六月间，又出版《全民抗战通俗版》；八、一九三九年，二战区黄河出版社，出版老百姓唱本丛书；九、一九三九年，重庆方面，军委会政治部，教育部，后方勤务部，慰劳总会等，出版些民众和士兵的读物；十、一九三九年底，桂林方面，文化资料供应社出版《新道理旬刊》，和一些小丛书，以及长篇通俗小说；十一、一九三九年，全国文协出版《抗战文艺战地版》；十二、一九三九年，在江西吉安出版的《大众日报》，也附

出一张通俗的报，名叫《大众生活》；十三、一九四〇年，晋西北方面，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各种通俗小丛书，十月出版《晋西大众报》；十四、一九四〇年三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大众文库》，《大众画库》等；十五、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出版《连队生活战士版》；……等等。其它地方，如各个抗日根据地，听说也在出版这一类的东西；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刊物，如《文艺阵地》，《文艺后防》，《抗到底》，《时调》等等，都或多或少的登载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真是形成了一时极其蓬勃的气象。

这些报纸，刊物，小册子，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以下的几个类型：

一．《星芒报》型，包括《蜀话报》，《新民报三日增刊》，《老百姓报》，《晋西大众报》，等等。这些都是通俗的报纸。它的特点，就是大量利用旧形式，（不过，《晋西大众报》最近在有着大的改变。）

二．《通俗文艺》型，包括《全民抗战战地版》和《通俗版》，《新道理》等等。这些都是通俗的杂志式的小刊物，它的特点是大量的利用旧形式。

三．《大众报》型，差不多很多的通俗的战地小报，都属于这一类，它的特点是：1，不及《星芒报》等通俗，2，利用旧形式，但是也注重新形式。

四．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小册子型，包括生活书店，政治

部，教育部，后方勤务部，慰劳总会，老百姓报社等所出版的小册子，特点是完全利用旧形式。

五．《边区群众报》型，包括《连队生活》。它的特点是：创造新形式，改造旧形式。

以上，我只是偏重于出版物方面的叙述，至于其他，如音乐，绘画，戏剧，新文学（听说在上海很发展）等等方面，都也有很蓬勃的发展。我这里从略。

如果我们单单照上面所叙述的概况看来，如果说大众化运动，在抗战前是论争的阶段，是实验的阶段，那么，在抗战以后，却是大量实施的阶段。不过，我们应该指出几点：第一、在这个时期，是大批新起来的救亡分子参加了这个工作，在过去提倡大众化的人，比较起来，只占少数；第二、这些新起来的救亡分子，他们为了救亡，热烈的执行当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但是大都只注意于单纯的宣传，因此，有些出版物里面的某些作品，还不免于在思想上迎合大众，和任意的运用语言，滥用旧形式等等，以致不自觉的陷于庸俗化；第三、正因为大都是新起来的救亡分子，他们对于抗战前几年间的大众化运动的历史，斗争的过程，实践的成果，还不大清楚，在武汉失守以前，又重复争论着通俗化这个口号。有的人甚至于把通俗化离开了正确的大众化的意义孤立出来，无怪曾经引起许多作提高工作的作家们的反感。

一般的说起来，这一切的通俗的报纸，刊物，小册子，

基本上都是很进步的，都是为了抗战，而且都是很接近民众的，因此也就成为亲日派顽固派的眼中钉。当武汉失守，国内政治上的逆流开始涌来的时候，它们都逐渐受到比任何刊物报纸更严厉更残酷的压迫，到了去年，大后方更进一步恶化的时候，许多通俗的刊物报纸就都纷纷被禁止了。这是又一次证明了鲁迅先生的话：没有“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

至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众化运动，则是在广大地深入地开展着。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所看见的，如音乐方面，在这几年来有了很大的成就，象那有名的《黄河大合唱》之类；美术方面，如木刻，钢笔画，毛笔画等等的连环图画，年画之类的发展；戏剧方面，如民众剧团，烽火剧团等上十个剧团的努力，有的是批判的利用旧形式，有的是在创造适合民众需要的新形式；文学方面，如《大众文艺》，《大众习作》的出版，对于大众化的作品大量发表和提倡，又如象诗歌朗诵的实验，街头诗歌运动的推行等等；新闻事业方面，如《边区群众报》，和《连队生活战士版》等等，在创造着新的形式，各分区的地方小报，都也在向着这方向努力。

自然，以上的这些，它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些部门固然已经显示出新的形态，新的萌芽，但是有些部门，对于某些问题，譬如通俗和提高的关系上面，还显示着没有达到一种协调的地步，以致在它本身的发展上还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更大的成绩，不过，在一九四〇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同志的

《新民主主义论》，和洛甫同志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两篇辉煌的文章的发表，发挥了最大的指导意义。《新民主主义论》的里面这么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与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与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里面这么提出："一、关于新文化，除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而外，应该又是大众的，这包含着两种意义；(一)、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武器。否则新文化就不能服从于它自己的政治任务。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而不是少数特权者，剥削者的文化；反之，大众的新文化，也必须是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的新文化的'大众化'不但不是降低新文化水准，而正是提高新文化的水准。但是这样的新文化，由于旧社会给与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今天可能还不为大众所完全了解，(二)、新文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因此，新文化的大众化，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为了使新文化成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的文化，必须使新文化去适应今天的文化水平。在这一意义上的大众化，就包含有把新文化通俗化的意义。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

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这种通俗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大众停留在今天他们的文化水平，而正是为了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二、提高新文化使之成为大众的文化，通俗化新文化使之成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文化，这大众化的双重任务，必须由新文化工作者来完成，离开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就不能完成。这双重任务，同样重要，而且也是同样不容易完成的。三、一个文化工作者，可以同时负担大众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积极提高新文化的水准，而同时又时时刻刻设法使自己所了解的东西通俗化，以传到大众中去。一个文化工作者，可以偏重于负担一方面的任务。但偏重于做通俗化工作的人，只有时时刻刻提高自己，才能真正的通俗化；而偏重于做提高工作的人，只有时时刻刻接近大众，了解大众，掌握大众，向大众学习，才能真正的提高。不然通俗化会变为庸俗化，而提高变为脱离大众。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反对的。”

上面的这些论点，在大众化问题上，显示了新的进一步的发展，新的进一步的收获，它们极有力的澄清了几年来文坛上尽是纠缠不清的问题，极清彻的指出大众化的前途和方向，而关于大众化的提高与通俗相互的区别和相互的联结，给以极明确的画出。一年来，边区的，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众化运动，都在这样理论的光辉照耀之下，向着无限青葱的远景加速地前进着，发展着。

在边区，在一九三七年，关于拉丁化运动，曾经由徐

特立同志主持，推行过一个时期。到了去年，吴玉章同志发表了《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的论文，着力阐明拉丁化运动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当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它一方面是大众化，一方面是国际化的意义。并且又用了全力来主持，在延安各区乡的群众当中首先推行起来，已经收到很大的效果，在两个月当中，扫除了一千多个文盲，今年又决定在各县普遍推行。这就为彻底的大众化前途，开辟了极宽畅极便利的大路。

大众化，在边区里面真正大规模的实施起来了。它在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环境里边，真正负担起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任务，它不仅仅得到政治之力的帮助，而且得到政治之力的很大推动，它已经不是一条腿，而是很健康的两条脚，在这广大的自由天地里面大踏步前进！

## 《吕梁英雄传》序

《吕梁英雄传》，是一部反映敌后抗日人民战争的很好的通俗作品。自从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以来，就在农村中、部队中、工厂中、机关学校中，得到颇为广大的读者。许多来信，都充满着对于这部作品的热爱和感激。河曲邬守信的来信这么写道：

“自从《吕梁英雄传》在大众报上登出来，我就把它选作公民课的辅助教材，给学生们读，并加解释，把里面有些话改成河曲土话，更能引起学生们的注意。每次读完还让大家讨论。自出版到现在，从没间断，它大大的帮助了我的教育工作。

（一）旧日学生下午下了学，除个别学生干部外，来校的很少，由此后，学生们回去，一吃完饭就跑来哩，怕误了听《吕梁英雄传》咧，不只是团结了学生，又巩固了学生的学习；不但多添了学生，旷课学生也少了。

（二）旧日学生们看报，认不下去，就不看啦；由此后，遇上认不得的字，问上别人也要看下去。就是不注意看报的人，也抢着要看报了。

（三）旧日有些学生，在爱惜报纸上还差，由此后，对每期报纸只怕缺下一张，如来的迟了，好象儿子想亲娘的一般。

（四）自读了它，学生们大有进步，认字真不少。现在能看下大众报的有八个学生，在政治上，教员学生都提高了一步，现有四个学生能写简短的通讯。

（五）在宣传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学生们回到家里，睡在被子里还给大人们谈，讲英雄故事，使得大人们也注意了报纸。小先生们有时忘了给他们谈，大人们还追的问。特别是纺织妇女们爱听，经常叫学生们给她们谈，更鼓励起她们的识字。以后，就先读报上的重要文件，最后读《吕梁英雄传》，几乎成了习惯。

《吕梁英雄传》给我帮助真不小，我希望它永远作为我的好朋友好助手，并把它的功劳，用笔写出来，作为我的感谢吧。”

保德王充的来信这样说：

“……《吕梁英雄传》，别的我却不说，只说从剧社的读者来讲，他们早就要求出版了，……直到现在，他们已是自发的，见来了报，就紧紧的围拢在一团读。

由于他们对文章的故事人物很感兴趣，必然就要追问作者的情况，我也就高谈阔论的把你和马烽同志宣传一番，这倒不是替你们吹牛拍马，老实说，这是引导同志们向你们学习，向着你们的道路前进。因此，剧社很多同志（老少）都热烈地卷进习作浪潮里，先从小通讯，消息，小歌词……开

始搞。在去冬下乡中，三个县三个小组共写稿五十几篇。……返回来再谈到你的大作，小弟更是提不出意见，只是这样感觉，你们怎样了解了群众的这么一连串故事、语言……”

临县左宣的来信这样说：

“……在《吕梁英雄传》中，大家记忆最深的是地头蛇娶亲的那一回，原因是故事生动有趣，地头蛇的结局使人心大快。其次是反间计杀死敌人情报员的那一回，其他的差不多。……最佩服的是老武和雷石柱，有的说：‘老武象孔明一样，尽是耍计策’。起初他们是看热闹，后来大家感到教育意义很大，有破除迷信，有工作作风（老武送药，和告诉雷石柱要调查研究）等，大家看的目的和过去有些不同了。”

兴县五区冯得周同志来信说：

“……我这次下乡走到武明村，正值召开全行政村民兵会，大家要求我读《吕梁英雄传》，我就给读了两段，大家很注意听，同时引起大家的反省，我读到桦林霸使美人计勾引的民兵康有富上了当。胡家峁民兵分队长胡引锤说：‘这和我村里那个民兵一样，叫人家的媳妇子拉住，连会也不来开了。’我又读到张有义个性强，受不起批评，打仗却很勇敢。民兵吴怀万说：‘这就和我一样，我的个性强，常骂村里人，村里人批评我，我还不高兴。’众人你一言他一语对照上面这两段故事反省自己。天已快黑了，大家都还没吃饭，我叫大家回去吃饭，可是大家都要求再往下读。来的人也一

阵比一阵多了，我又给读了几段，大家才散了，都说以后要多听几次，实在美啦！”

这些信是举也举不完的。单从这四封信，已够看出《吕梁英雄传》在广大读者当中的影响和作用了。

这部作品能够引起这样群众的热爱，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它的内容现实、真实、生动、丰富。写的都是“咱老百姓的事情”，而且就是“咱晋绥边区眼面前的事情”。曾经有这样的反映：三分区的读者说：“这是写的咱三分区的”，六分区的读者说：“这是写的咱六分区的”。事实上，作者并不是写的哪一个分区的，而是把各个地区的某些特出的故事和人物加以综合。因此它对边区的每一个读者就都显得很亲切。边区的读者们，在八年抗战中，大都亲身体验过书中所写的那些斗争，虽然情况各有不同，但是斗争的体验是相同的，书中的英雄，就多是读者自己，或者是为读者所熟悉的亲友。读者和本书的关系，就是一种血缘的关系。读者从它更认识了自己，更把自己的斗争经验和思想系统化，更肯定了自己并把自己提高一步。它的这么被热爱，道理就很明白了。

当然，作者所写的还只是敌后抗日人民战争中的一部分，一个角落。八年的抗战，那是很长的艰苦卓绝的日子，实际生活比这丰富得不知多到若干万倍，即以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上七百五十一位英雄来说，他们所经历的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辉煌事迹，其丰富程度，比起本书来，也多

得不可计量。但是这部作品，作者把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所体验的，和日常所积累的材料，以及武委会抗联等机关团体所供给的材料，特别是从第四届群英大会上吸取的一部分材料，加以综合，提炼，把某些英雄较突出的特点和生动的事迹，加以集中表现，因此，就使读者从这部作品里，能够更清楚了解敌后抗日人民战争的实质，了解解放区的人民是怎样打败敌人的。因此，它就颇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

应当指出，作者不仅是写出了战争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写出了英雄们的如何觉醒，如何成长——就是写出了人民是如何组织起来，翻起身来，如何壮大起来的。作品中的英雄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土生土长的老百姓；他们不是旧社会所倡导的那种所谓“超人”的站在人民头上的“英雄”，而是自觉的认识到自己是群众当中的一员，在共同求解放的战斗意志之下凝结起来的集体力量。他们确实做了翻天覆地的英雄事业。他们以简陋的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极凶恶狡猾的敌人斗争，和阴险狠毒卑鄙无耻到极点的汉奸特务斗争，经历了无比险恶，无比惊心动魄的各种战斗，遭受了无比毒辣的屠杀、暗害，经过了无数的流血牺牲、无数的艰难困苦，从不断的克服困难中，从不断击破敌人汉奸特务的阴谋诡计中，他们终于打败了敌人，而且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自己。自己真正成了顶天立地的主人，这不是神话，而是真实。——这在中国各解放区已经成为普遍的完全新的现实了。这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大翻身。

还应当指出的是：作者所写的这些英雄故事，真实反映了在战争、生产、民主等建设中，以及各方面的关系中，人民所具体体现的各种政策，并在这些政策指导之下所发挥的各种创造，因此，故事的发展，英雄的活动和成长，就更真实、更生动、更富有感人力量和教育意义。在今天，读了这部作品，一方面认识到抗战胜利得来的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则从其中真正认识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斗争精神，特别是解放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在各种正确政策指挥之下已达到的成果——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雏形，来促使全中国的民主建设早日实现，促使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完全实现，那意义是更大得多的。

这部作品，就已经在《晋绥大众报》上发表的四十几回看来，在技术上还不是完满的，在人物的创造上，在某些场面的描写上，还有缺点的，但我不想在这里加以评论，因为本书还没有写完，作者已经决定在出版单行本之前，还要大力修改。应当指出的是：作者组织材料的能力，熟悉群众生活，语汇的本领，以及对大众化通俗化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是这部作品的忠实读者之一。作者每写成一回，我都优先阅读原稿，到每期报纸出来，我又阅读，有时也参加一些意见，但更多的是从它学得一些东西，因为我最近要离开了，作者要我写一篇序，我觉得从责任上说来，无论对读者、对作品、对作者都没有推卸的理由。虽然作者还没有写完，

但全部计划是已经知道了，因此不揣冒昧，拉杂写下这些，来表示我对这部作品的喜欢。

最后，我想把作者介绍一下：马烽同志是《张初元故事》的作者，西戎同志是《王德锁减租》的四作者之一。这两部作品，都曾于一九四四年荣获“七七七”文艺奖金。他们现在都只有二十四、五岁，过去都没有住过多的学校，都是在八年抗战中，在解放区的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他们写这部作品，并不是原来就想要写一部大作来“一鸣惊人”，而是在编报中，为了工作的需要写起来的，终于写出了这部为广大读者所热爱的作品。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仍和过去一样毫不自满地向前迈进。这算是我临别时候的赠语。

1946年3月7日　写于兴县高家村

# 《实践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①]

## 一、文艺工作者与改造客观世界

在三卷五期的《人民文学》上，何其芳同志写了一篇《〈实践论〉与文艺创作》，是用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观点，分析文艺创作上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问题的文章，许多重要原则大体上都讲到了。不过，我觉得与解决思想性问题极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其芳同志没有完全接触到，那就是《实践论》上的这样的问题：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文艺报》第三卷第十一期。本文引用毛泽东同志和马克思、列宁的话，系采自解放区或解放初的版本，个别地方的文字与现在的通行本略有出入，但意思完全一样。为保留历史面貌，不予校改。下文亦同。

在改造客观世界问题上，一个是文艺作品对读者、观众的作用问题，另一个是文艺工作者直接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问题，其芳同志都说得还不很够；而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其芳同志则没有显明接触到。然而，这在解决思想性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顶好能够加以着重阐明，则思想性问题，才可能解决得更好。当然，其芳同志那篇文章着重的方面不同；我现在就想着重这个方面，联系到我最近学习《实践论》的一点心得，来加以研究。

其芳同志在那篇文章的开头这么说：

> "写文艺作品和做一般实际工作在根本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首先要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这两种工作之间的差别不过是这样：一般实际工作者在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之后，订出他的工作方针，工作计划，直接去改造客观世界；而创作家却是在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之后，获得他的作品的主题，然后围绕主题把自己的生活经验重新组织出来，写成作品，用作品去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

这说法，是不够的，容易被理解成创作家只是间接的改造客观世界。这里，我想作如下的补充，就是：当创作家写成一篇作品的时候，而这篇作品，如果的确是把自然形态的文艺经过加工之后，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

理想，更带普遍性，那么它也就是经过作家头脑加工过的现实。而当创作家拿这“作品去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如果这种帮助的确起了作用，的确对读者、对观众的思想感情有所启示，有所提高，有所改变，从这一点来说，那么，创作家也就同样直接起了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这里，须得附带说明一下，即：如果我们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这个问题上来看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头脑是主观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从创作家对读者对观众这个关系上来看的话，那么，读者、观众的头脑也就是创作家的客观世界。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懂得了斯大林同志所说“艺术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句话的意义。

在这里还须声明一句：这个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涵义，过去是曾经被歪曲过的。我们当然不应该去附和那种错误，应该正确的理解它。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它的作用过分地强调到必要以上，而应该恰当地认识它的摆法和它的作用。关于革命文艺的摆法和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曾经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说：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需要。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

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

由这里，我们就得到这样正确的理解：“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地位，就是整个机器中的螺丝钉的地位，超出了这个地位，是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又说：

“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事实也是这样。革命的文艺作品，过去和现在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无数的青年，曾经是由于读了革命的文艺作品，开始觉悟，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的，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用演戏或其他文艺形式来发动群众的事，在工厂中，在农村中，在部队中，也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我在晋绥解放区工作的时候，就曾经知道过不少与此有关的生动事实；记得有一个工作团在山沟里搞土地改革，把群众发动不起来，后来他们把《李有才板话》读给群众听，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我们的革命文艺就是这样：既从属于政治，又反转来给伟大影响于政治，这也就在一定范围内直接起了改造客观世界

的作用，创作家也就起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指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由此看出，革命的文艺工作何等重要；同时也由此看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要真正够得上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就必须能够正确反映现实，必须自己的思想对头，而要这样，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并从而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才有可能。

## 二、文艺工作者与“革命的实践”

现在我们就来接触到文艺工作者参加“革命的实践”这个问题。实践问题，其芳同志是谈过了，但是，如果把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意义，更着重地谈一谈，我想，对于我们作革命文艺工作的人说来，是更重要的。因为仅仅是一般地谈谈实践，恐怕还不能够使问题更深入。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里说：

> “旧唯物主义者……仅仅‘说明过’世界，但问题却是要‘改变’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没有懂得‘革命实践’的意义。”

对于过去一切旧现实主义者，我想，也可以同样这么说。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仅仅是反映现实，而且是自觉地负起改造现实的任务。鲁

迅在《一天的工作》的“前记”里就有过这样的分析：

“……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否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实践”，其差别是很大的，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更这样指出：

“日本的厨川白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这样的指明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和旧现实主义者所处的情况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正处在历史上空前

伟大的大变革当中，一切制度，一切生活，一切风俗习惯，一切人物，一切思想，都是正在突飞猛进的大变化当中。许多事物，你刚刚才见了几面，刚刚才开始觉察到它的面貌，它又已经往前迈进了。要我们的脑袋真象一面明镜，正确地把它反映进去，而又能够把它相对定影起来，塑造出来，那不是容易的。处在白色恐怖时期的鲁迅，即已要求革命文艺家“至少”必须怎样，而我们今天则应该要求“绝对”必须怎样，就是说，绝对必须革命的实践。站在马面前了解马，与骑在马背上了解马是不一样的。站在马面前的，只能够了解马的一些皮毛，而骑在马上抓紧辔头的，就能够了解马的特性。丁玲同志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斗争，而且负了直接领导几个村子工作的任务，所以她就能够产生象《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性高的作品。所以说，只有革命的实践，只有直接参加变革客观世界的活动，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认识在变革中的客观世界，才能够获得所谓高度的思想性。也只有通过了革命的实践，去掌握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才能够不仅看见方死和将死的东西，而且看见已生和将生的东西，不仅认识了今天，而且才能够预见明天。

当然，要做到这样，短期的实践还不行的。如果是浅尝辄止，仅仅有了一点实践经验，有了一点材料，就想写出很好的东西，写出很正确很有意义的东西，那是不大可能的。鲁迅告诉我们，要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感性的东西须反复了许多次之后，才会上升为理性

的东西，甚至是经过许多次的错误被纠正之后，才能够进到正确的认识。而毛泽东同志的这句指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感觉它"，这对于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更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只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有这样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才能够使自己的认识，一次比一次达到更高的境界，从而使自己能够达到更深刻的感觉。

当然，要求有高度的思想性，"学习马列主义的一般理论与文艺理论，学习各种重要政策"，乃至"思索，思索，再思索"，自然是很重要的，是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非常必须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不断地革命的实践。只有不断的革命的实践，才能够获得一种崇高的思想的光辉，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赋予作品以崇高的思想的光辉，除此而外，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谆谆教导我们：

> "既然文艺的接受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在他们里面，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在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就需要做很大的工作。"
>
> "中国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

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

是的，“需要做很大的工作”，“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上指示我们的：“你们有知识，你们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①。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于这样的问题，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许多同志都是这样实践着，以上的那些道理，都已经成为行动，成为常识了。但是，对于某些同志说来，理解的程度还不一样，还有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重温一下的必要。即使已经理解得较深刻、已经长期参加了实践，然而更好研究《实践论》，以便推进我们的实践继续深入一步，是极有意义的。

## 三、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改造

上面所谈的，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对“革命的实践”的根

① 编选者注：注重点是笔者加的。

本问题，根本方面；现在就来谈谈其芳同志那篇文章所没有显明接触到的问题，即“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这是实践的又一方面的极重要问题。

《实践论》说：

> “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实践，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少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达到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

对于以上那种情况，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并不能够有所例外，事实也是如此，在实践当中，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发生错误是常有的事。何况文艺工作者大都出身于非无产阶级，都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甚或其他阶级的尾巴到革命当中来。在实践当中，在自我斗争当中，有些是搞掉了，有些也差不多搞掉了，有些则还没有搞掉，或没有完

全搞掉。如果还没有自觉地完全搞掉的话，它在人面前或人背后有时候总会不知不觉地露出来。有了这条尾巴，就会常常妨碍自己的前进，妨碍自己正确地看问题，看人。因此，自己虽然处在大变革当中，对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制度，新事物，总是缺乏敏感，甚至有时候缺乏热情。自己虽然天天处在工农兵及其干部当中，还是看不的确，甚至有时候发生错误的看法，把优点看成缺点，把缺点看成优点。也就是时代的车轮在自己眼前滚过去，“天天看，看不见，带了眼镜，还是看不见”。对于这样的近视眼，我想起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近视眼，他要在墙上挂镜子，他发现有一个钉子，一挂，镜子却落下地摔破了，他才知道他刚才所看见的钉子，其实是苍蝇，飞掉了。他很生气地去找那苍蝇，在墙的另一端找到了，他就狠狠地一巴掌打去，但立刻他却“呵呀”一声叫了起来。原来他又犯了错误，他这次所看见的又并不是苍蝇，乃是钉子！当然，这个笑话里的主人翁，不过是一个生理上近视的人。然而，思想上近视的人，在实践当中，要碰的钉子也决不会少，恐怕还要多得多。对于那位生理上近视的先生，帮助他解决认识事物的办法，是叫他赶快到铺子里去配一副眼镜；但是对于思想上近视的朋友，就不是眼镜可以解决问题了。他绝对需要的是头脑的改造。帮助他自觉地把脑袋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挤出去，把无产阶级思想挤进去，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他的眼睛才会明亮起来，认识客观事物才会正确，或者才会逐渐近于正确。这个问题不解

决，就无法使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现实符合，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是“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因此，如果要不折不扣地真正做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话，除了决心改造自己之外，别无良法。

要改造，好，那我们就不忙去碰钉子，先一个人关起门来“正心修身”吧，这样来改造吧。那实在是“高雅”得很。但是如果有人真是这样想，那他是一辈子也“正”不好，“修”不好，改造不好的，我敢写包票。因为个人的眼界是有限的，往往是昧于知己。所谓“丈八灯台，照不见自己”，对于还不自觉的人说来，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即使一个人有了某些自觉，但是与世隔绝，孤立地来检查自己，也不会真的看出毛病的所在。即使真的看出某些毛病，并且决心改正，但是离开了实践，也是同样无法考验出自己是否改正。老实说，为怕碰钉子而裹脚不前，那是不可能正确检验出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并求得改正错误的正确道路的。记不清楚是谁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种是死人，一种是在娘肚子里的胎儿。小孩子玩火烧了手，才知道“火”是烧人的，“玩”了它就是错误。我们碰了钉子，才知道现实中有钉子，加以分析之后，即认识了钉子的情况和性质，又认识了自己为什么碰了钉子，怎样就碰上，怎样就碰不上。而要认识这点，靠个人还不行，还要靠群众的帮助，集思广益，从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才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如果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与群

众，与实际隔绝，孤陋寡闻，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说，那种想法是很不现实的；要能够真正得到改造，唯一的办法还是革命的实践。只有在革命的实践当中，也就是只有参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会有效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指示我们：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屁股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

毛泽东同志在同一个讲话中还特别指出，象这样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之后，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感情就起了变化。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示，把它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是有很大益处的。我们应该用它来随时检查检查自己，看看究竟自己的屁股移过来了没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没有？变化了多少？如果一个思想感情都变化了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看问题，处理事情，对待人，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他就会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关心革命的利益。工

农兵高兴的事情，就是他所高兴的事情；工农兵所憎恶的事情，就是他所憎恶的事情。他就会有很强烈的政治敏感，政治热情。他就会对各项革命工作都感觉兴趣，而且他会认真负责地去掌握政策，对待工作。他也就会逐渐学会正确的工作方法，因而他就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他即有丰富的感觉材料，如果他不断提高，他就能够不断地把感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的东西。一句话，他即有充沛的热情，又有深邃的理智，他与工农兵溶为一体，与客观现实非常融洽，他自由地呼吸在革命的脉搏里，而自己就是这脉搏里的一滴血液，因此他的思想就会达到较高的境界，因而他写出的作品也就会有较高的思想性。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里就讲过这样的话：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什么事件，用的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 四、文艺工作者的苦恼与实践

这里我想谈谈许多作者对思想性的不能提高而感到苦恼的问题。其芳同志举了四种情况，一种是感到某些具体政策

变得太快，追不上；一种是从理论书籍和文件上找思想来分析自己的材料，但是仍然不能分析；一种是一到工厂和乡村就想找到典型，但是找不到；一种是按照一般的想法来给自己规定思想性强的主题和人物，结果也失败。这四种情况，不管他们的原因如何不同，可以看出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思想水平不高，不善于分析，或不懂得如何深入实践。这当中又有着这样的问题：有些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并不短，而且有很多机会可以到群众斗争中去，但是自己去得少，因而自己的实践经验很不够；有的则虽然实践时间已经不短，但是自己的改造还不够；当然，有的就是参加革命的时间还很短，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也谈不上改造了多少。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如果自己已经改造得不差，而且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话，那么在他这一大堆经验当中，可能有些就是他深刻感动过的东西，如果他已经有了创作冲动的话，而且他又有了写作条件的话，那他会自然地把他感动过的材料组织起来，把他感动过的人物创造出来的。当然，这里还有个艺术修养问题。这自然是个重要问题，但还不是主要问题。过去常常有这样的事：有些一下子就引人注目的新作家，在他们写出第一篇好作品以前，也并不是已经有了很多艺术修养准备的。特别是在一些报章杂志上，往往出现一些并不是搞文艺的人，甚至是不怎么写文章的人，但却是忽然写出很动人的有血有肉的东西来，他们更是没有多少艺术修养准备，是无疑的。当然，这里所举的

这些，只是为了偏重说明这个问题，即：如果自己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不会写得出思想性高的动人的东西来的。反之，虽然没有多少艺术修养准备，倒可以写得出。当然，这并不是说搞文艺创作可以不要艺术修养准备，不是的。作为文艺创作，作为艺术品，我们当然不仅要求它有生动的内容，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应该要求它有高度的艺术性。在这点上说，对于那些确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并且思想已经改造得不错的同志，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也是很重要的。

在老解放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大多是经过了整风，经过了某些工作锻炼了的，也就是大多经过基本改造了的。其中有许多同志，实践经验很不少，已经写出或正在写出好的作品。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很大的收获。但是也还有一些同志，他们虽然也基本得到改造，但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改造的程度并不一样。有的同志曾经有过一些实践经验，写过一点好的作品，有了一点小名，但却从此背上包袱，不再进步了，也是有的。而有的同志，虽然他还没有写出过象样的作品，但是他成名心切，很想一下子就要捞到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到实践中去，就存心只是为了找写作材料而去的，有的则是为了记录群众语言而去的。去找写作材料，去学习群众语言，都不坏，都是应该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把自己摆对，不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而去的。特别是这样的同志，他时刻记住的是：“我是文艺工作者”，因而处处

表现某些特殊、优越、与众不同。这样，群众当然也就会看得他不一样，就会说，“是和咱们不同的”。其结果，自然是格格不入——与实际格格不入，与群众格格不入。工作即不会作好，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锻炼；材料呢，自然也不会得到多少，而且不见得是正确的材料；语言呢，也许记上一大本，可是自己也无法很好运用。我想，其芳同志所举的那几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来，其中有些同志恐怕就是属于这一类。这样的同志，十个没有十个不失败的。对于这样的同志还是老老实实告诉他：同志，我们还要继续改造，我们不要以为已经改造过了，其实还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同志说的，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时间不可的。一句话，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到实践中去，否则，将一事无成的。

再就是新区的同志，他们在解放以后，很兴奋，就是新社会的一草一木，对于他们都是新鲜的，都寄予很大热情，当然要一下就写下来还很困难。因此，在创作问题上也多少有些苦恼。这大体有这样一些情形：有的原来就以创作为专业，过去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革命的实践受到很大限制，他所熟悉的多是黑暗面，因而过去也多只能暴露黑暗；然而专门暴露黑暗的作品，到现在来写就不能不踌躕。有的虽然也还有些革命工作经验或其他斗争经验，但仍是接触社会下层少，接触社会中上层多，且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解放以后，主流是写工农兵，自己一时没法写，而对过去的材料，总又觉得象鸡肋似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也就

提出为工农兵服务，是不是非写工农兵不可的问题来了。我想，问题很明白：我们今天的文艺方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方针，首先为工农兵，这是肯定的，主要表现工农兵，这也是肯定的。工农兵以外的，不是可不可以写的问题，是如何写的问题。以工农兵为主的作品，也并不是就不写其他阶级的人物。如果不是以写工农兵为主的话，我想，同样应该考虑的：是否对工农兵及其他革命人民有用？是否真的能够写出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来？而且以其他阶级人物为主的某些作品，也不能就完全没有工农兵呀！如何表现他们？这又是熟悉不熟悉他们的问题，甚至又牵涉到看法问题了。在过去，反正对旧社会不满，不管用什么观点，只要暴露它，反对它，就总是好的，如果或多或少暴露出本质来，就是更好的，反正对旧社会是一个打击。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要求，不仅暴露现象，不仅多少暴露本质，而且要深刻地正确地反映它的本质，它的内部规律性，则还是不够或不多的。这就有着思想和思想方法问题了。比如说，还是写小资产阶级吧，究竟是以偏爱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去写呢？还是严格地解剖它，并把握它的发展前途来写它？要做到后者，观点没有改变，还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自我改造的问题，还是到革命实践中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问题。现在有许多同志的确到实践中去了，准备重起炉灶。但是，也有的同志，总觉得过去写了不少，生活经验也不少，今天忽然要重起炉灶，要和过去一刀两断，总是有些恋恋不舍，怕被湮没。其实这是过虑

的。人民对事情的看法，并不割断历史，如果过去你真有贡献，人民总是记得的。而自己到实践中，也并不就割断历史，也没有必要割断历史。过去的那些生活经验，是自己生活长河中的一部分，有了昨天，才有今天，对照昨天，也才更好认识今天。过去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今天的实践是有帮助的。如果自己在实践中经过了改造，认识问题的方法搞对了，不仅获得今天丰富的创作原料，而且可以更好批判过去，对过去的认识也就更能提高。一刀两断，在斩断小资产阶级感情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而斩断历史，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事实的。问题倒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人民文艺工作者，不要被过去拉了后腿，应该是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所私，也就无所虑，那才会以最愉快的心情呼吸在工农兵里，将来也才会产生出崭新的东西来的。

## 五、文艺工作者的“赶任务”问题

最后，其芳同志的文章里边还有一个“赶任务”与经常任务的问题。照其芳同志的文章看来，也许其芳同志并不是那样想，但是客观上却好象还包含着小作品大作品的问题，也包含着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其芳同志虽然说了一句“任务是应该赶的”，但是因为文章所着重的方面是讲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在讲这问题的时候，又恰恰着重于讲大

作品，着重于讲提高，讲经常任务。而且特别突出地举出那些大作家用了六年，十年，十四年的时间写他们的作品。如果只从作品的高度思想性艺术性来谈，如果只是对那些已经有多年实践经验、而又有了创作条件的同志提出这样要求的话，特别是对那些在进行较大规模的作品的创作，而在创作态度上要求其更严肃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般来强调，如果在谈这样问题的时候，又没有把今天存在现实中的临时任务，普及工作，小作品等问题，给以更恰当的分析和阐明，也就会给人以一种偏重一面的印象，这样，就会不很适当，在某些同志中会产生偏向。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在地方工作中，在部队工作中，有许多文艺工作同志在思想上已经很混乱，例如三卷九期的《文艺报》上就有这样的介绍。现在我就想把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加以研究。

照其芳同志的说法看来，所谓经常的任务，就是比较多少长远一点的、带有计划性的创作任务；而与此相对的、需要“赶”的、带突击性的、原来不在作者创作计划中的创作任务，就是临时任务，也就是为许多同志所说的“赶任务”。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除了有些主要搞其他工作但还想附带搞点文艺的不谈外，不管是专门做文艺工作的，或者主要搞文艺还兼其他工作的，如果他不是已经有了一定写作条件，已经在那里动手按计划写作的话，既然参加到革命实践中，作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螺丝钉，那么，当时当地的许多革命任务，就不能不和他发生关系。在

这里，有些人所感到苦恼的，大概就是当地的一些临时任务妨碍了自己的经常任务，认为这是自己不能产生好作品的原因，也是其芳同志所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高的一个原因；而有些文工团，它本来就是随时需要适应每一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工作的，譬如抗美援朝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生产问题，文化教育问题，镇压反革命问题，等等，一时期有一时期的中心，需要及时地写出文艺作品来进行宣传，来发动群众，然而时间一过，可以值得留下来的好作品不多，因而有些同志也不知不觉跟着叫起“赶任务”的苦恼来了。这里，我们应该把问题弄清楚，所谓“赶任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认为，主要地，问题并不在于“赶”，而在于对“任务”的看法，和怎样把经常任务与临时任务，把个人计划中的任务与当时当地的革命任务巧妙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既然投身到革命实践中，革命就自然随时向我们提出要求，群众就要伸出手来向我们要东西。既然你是能够提笔杆子的人，你给不给？如果某个具体任务对群众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果我们去写一篇东西对群众的帮助会很大，那就是看我们的鼻子伤风不伤风，是否有政治敏感了。如果我们真有政治热情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任务重要，而全心全意去完成它，这就不是某种被迫意义的“赶”。这种所谓“赶”者，就是我们的主观落后于客观，思想落后于实际，这就值得摸摸自己的脑袋想想了。当然如果某项任务，的确对你是生疏的，不胜任的，而某些负责同志不适当地还是要求你“赶”，

那自然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一般地说来，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你真是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你对那些具体任务，也许还不很熟悉，但是你就会去钻，就会想方设法去写点东西。这样临时“赶”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会有高的思想性艺术性，但是你总是为群众做了事，对革命是有好处的；我们衡量问题的尺度，应该首先是以是否为群众所需要，是否对群众有好处来看。何况这种临时“赶”出来的，有时候也可以写出思想性艺术性较好或较高的来呢！这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呀！比如《龙须沟》，是为许多人所公认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好的作品，但是你能说它不是“临时”“赶”出来的吗？据我所知，《吕梁英雄传》的写作，也是与当时的临时任务分不开的。那是在晋绥解放区第四届群英大会之后，为了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和工作任务，为了具体地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才决定在《晋绥大众报》上要有这么一个连载小说。每章差不多都是在编报之前写成的，写的时候都注意与当前某些问题密切结合，对某些政策都加以研究，务使其能够起指导作用。这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不能算是低的，它受着广大群众的欢迎，也算得是优秀作品之一。你能说它不是“临时”“赶”出来的吗？所以问题还是在于自己的政治热情如何，以及平时的锻炼修养如何。是火石，才会敲得出火来，如果不是火石，硬敲当然也是白敲。不说临时任务搞不好，经常任务也未必就搞得好。

如果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够自觉地愉快地一个一个地完成

许多临时任务，我想对他的经常任务会有很大帮助的。因为你完成了一个，你就在革命的实践当中经验了一次，你不太熟悉的，因而会熟悉，你熟悉的，就会更熟悉。这也属于革命的实践的一种。你完成的临时任务越多，你熟悉的东西也就越多，你了解的政策会更多方面，更实际，你的生活经验写作经验会更丰富，这也就为你的经常任务作了很好的准备。你虽然写了许多小作品，这些小作品中也会有写得很好的，而且你将来会有更好的条件产生大作品，你作了普及工作，你就会懂得如何从普及基础上提高，你将来产生的大作品，将会更切实际，更有用。我想，在创作上的所谓临时任务与经常任务，小作品与大作品，普及与提高，它们是这么相联系的，相辅相成的。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据我们最近所知道的，"赶任务"这个名词，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已经发生了恶劣的影响。凡是一项临时任务一来，有些人首先感到"又是赶任务"！而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情绪和不得不然的情绪。他接受了那一任务，是迫于一种必要，而不是出于一种自愿，因而便采取了"赶"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应付差事的态度。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也就不免于粗制滥造，而且流于公式化，形式化，标语口号的毛病了。他对于这种所谓临时任务，好象是不值得卖力的，只有他的经常任务，才是值得卖力的。这样下去，将产生不好的结果，会影响到今后的某些宣传工作，对群众会发生不好的影响，也会影响

到文工团里的某些同志和其他新参加革命文艺工作的某些同志，使他们逐渐产生鄙视自己经常“赶任务”这种工作的倾向。它将会逐渐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以为只有写大作品才是可贵的，写小作品，搞普及工作，搞临时任务，都是不值得的。如果这样，将会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

当然，其芳同志所强调的方面，也并不是没有他的根据的。在今天新中国的建设中，是需要产生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的，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也应当能够产生一些伟大作品，其芳同志是希望某些领导文艺运动的干部能提起注意。自然，如果以一地工作，从全盘着眼，从长远着眼，适当照顾这个方面，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培养也是必要的。而在工作中感到某种苦恼的一些同志，除了有些是由于他自己的思想原因外，恐怕也还有一些客观原因，譬如说，只要求其完成某一个时期的临时任务，而很少在创作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帮助和指导，很少注意给与钻研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的机会，乃至很少注意帮助他到群众斗争中去丰富实践经验的机会，以致使他提高得不快，写不出好的东西来。这一点也的确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有这样情形的话，予以适当改进是有必要的，这无论对临时任务和经常任务都是有好处的。

当然，从我们文艺工作者本身来说，则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强调的是普及第一，而不是提高第一，是当前的群众迫切需要第一，革命的迫切需要第一，而不是大作品第一！有临时任务必须“赶”。在这点上，高尔

基、鲁迅是我们“赶任务”的模范。他们为了革命任务的紧急需要，牺牲了写大作品的时间，而写了大量的杂文，起了伟大的影响，他们是伟大的。当然，我这里不是鼓吹不要写小说，也不是鼓吹不要写大作品，只要能够写出来，我们举双手欢迎。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把群众的迫切需要放在第一，把普及放在第一！当然，有了第一，并不是就轻视其他方面的努力。

本来“赶任务”这个名词本身，似乎好坏的解释都可以。从好的方面去解释，就是：自觉地认识“任务”的重要，用积极精神“赶”着完成它；从坏的方面去解释，就如同现在许多同志所理解的，彷佛是“赶”着鸭子上架，“赶快”交差好搞自己的经常任务。因此，这个名词的涵义变成很混乱的了。应该纠正后者而发扬前者。或者干脆不用这个名词，而另换上一个更确切的名词。当然，问题不在一个名词，而在于对实质的理解。但是不管如何，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从混乱中抬起头来，清醒一下我们的脑袋，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到群众中去。我们应该时刻记住鲁迅的这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有多少热，就发多少光吧！只要我们不脱离实践，不断地战斗下去，不断地认识客观世界，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因此也就不断地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了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那你终将会发出大的光辉来的。

1951年5月9日

# 《实践论》与文艺上的反映问题[1]

——十二月六日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主办的文艺干部第二次学习报告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我最近又学习了一次；学习委员会要我做一次发言，我觉得这对于我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恐怕我未必能够讲得清楚。《实践论》的内容太丰富了，它象一座宏伟辉煌的殿堂，光彩夺目，经过了细致的研讨之后，自以为懂得了，但是当再三再四进到里边去的时候，总是每次都又有新的收获，这就可见我还没有真正懂得透彻。现在就暂且把我对于文件精神的总的理解，归纳为这样几句话：不断实践，正确反映，改造世界与改造自己。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评论《实践论》，这样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这就是说，《实践论》讲的是"反映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学习《实践论》的时候有着更深切的指导意义，给了我们打开《实践论》这个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艺报》第五卷第五期。

宝库的钥匙。我现在就想根据这个指示来谈谈我对于上述几句话的理解，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还请各方面的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 一、何谓反映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句话，我们文艺工作者多年就讲着，但是各人的了解并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是否真正了解了它的涵义，还是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问题给我们规定得更具体更明确了。他说：

> 无论是那一等级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
> 自然形态上的文学艺术虽是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地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后的文艺却比自然形态上的文艺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同志的这种科学的规定和分析，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出这样两个根本问题：

第一、自然形态的东西——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矿藏，它是不依靠于作家的主观而在客观上独立存在的，它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源泉，作家就一无所有。如果有这样的“作家”的话，借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空头文学家”——他的“头”是“空”的。

第二、这些自然形态的东西——人民生活，反映到作家的文学艺术作品里边，应当是基于作家的社会实践或革命实践，经过一定的认识运动过程，在头脑里加了工的，就是真正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了的。这种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就是说它是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东西，因此它应该是符合于客观发展规律、符合于客观真理的东西；否则，它就是没有价值的。

根据这两条根本的认识，现在我们就拿今年我国文艺作品中好坏的两种例子来看看：

在我们的作品中，有好些是真正反映了客观发展规律、反映了客观真理的，比如电影《钢铁战士》、《白毛女》（它比歌剧《白毛女》更好了，它改正了原剧的一些缺点）

等，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还有一些其他好的文学作品，它们正确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希望、性格，反映了人民的斗争，反映了新的英雄，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它们和客观事物发展的要求是符合的，因而它们教育了人民，在人们的心灵上起了积极的鼓动作用，在工作中起了推动作用，就是说，它们回到实践又指导了实践。这是好的范例。

坏的例子，其最突出的则是近来被批评了的一些作品，其中，或者是以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观点来写的，如《武训传》，或者是以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观点来写的，如《我们夫妇之间》等。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分离的，他们都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违背了客观真理，而用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的反动的幻想，虚伪的捏造，来代替革命的现实，因而他们是恶劣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对于人民是有害的东西。宋朝的苏轼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日喻》（即太阳的比喻），其开头的一段话，把它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这样：

一个生成的瞎子，没有见过太阳，他问到眼睛好的人，人家就告诉他，太阳的形状象铜盘，并且把铜盘敲出声音来使他知道；过几天他听见了敲钟的声音，他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告诉他，太阳是有光的，那光

和蜡烛的一样，为了使他知道蜡烛是什么样子，就把蜡烛给他摸一下；过几天他摸着了一支笛子，他又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太阳和钟和笛子都相差太远了，但是这瞎子并不知道。（原文附本文后）

我们对于那些坏作品除去他们的主观企图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在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分离的某种形式上，他们很有点象苏轼所说的这位瞎子。当然，这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来比喻，事实上，他们并不就是和这位瞎子一样，他们是作为阶级的人物出现的，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意识在作用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孙瑜和肖也牧又有不同，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的，一个是公然鼓吹反动的改良主义，鼓吹流氓式的个人主义的成功，一个是拿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求革命适合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趣味，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违背了客观现实，违背了客观真理，而写成了那样虚伪的东西的实质。他们违背客观真理是相同的，但阶级意识的表现则有不同；而从具体的人来说，他们也有不同，我后边还要说。但我们这里应该附带说到，作为阶级思想来看，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他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但也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当他还不能够把无产阶级的影响变成他的观点的时候，他的许多观点则大体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不过由于他生活地位的不同，在某些表现形式上是小资产阶

级的罢了。至于一般谈到阶级问题，当然，在我们中国今天的人民民主革命中，这两个阶级都属于四个朋友之列，但必须受无产阶级的观点的领导，必须反对他们的反动幻想的一面，而在今天特别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对于各革命阶级（连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影响，否则革命就要被他们的思想引导到失败的路上去。还是回到我们所要谈的作品观点上来吧。上面我们指出他们的不同，但我们从以上的两个作品，应该看出他们在世界观上是有某种程度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唯心的，都是反唯物论的，因而都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

毛泽东同志在另外一个地方曾经讲过，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上来说，我想应该说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来学《实践论》，就应该很好地来解决我们这个思想上的根本问题，即如何认识正确反映的问题。这里我想引一段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的话来加以说明：

>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布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

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这就是反映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争里是如此，在其他工作里是如此，在文艺里也是如此。问题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要求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反映事物的本质，要求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符合起来。它们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各各处理的范围不同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譬如军事所处理的范围是研究敌我双方武装斗争的规律，是用战争这个特殊形式来表现的；文艺处理的范围则是研究人的生活，研究人的思想感情，研究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而表现形式则是艺术形象和其他，在这点上是文艺的特殊性。但在根本上，即在世界观问题上，是相同的。

## 二、怎样反映

毛泽东同志在某一个地方说："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单承认物质的根源性是不够的"（比如拿我们文艺工作的范围来说，单承认创作原料是来源于人民生活是不够的），"还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认识性"（换句我们文艺上的话说，还须承认我们的意识是能够认识人民生活的本质的），这也就是"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体的感觉机关和思想的脑子中所做的改造工夫"（这里所说的"主体"，就是指我们人，拿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我们

认识人民生活是起积极作用的，在我们身外的人民生活，我们是能够去感觉它而且能够把它加以深思熟虑成为我们能够深刻把握的东西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就是指这说的。这所谓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其最基本的就是实践，因为离开了实践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认识。所以，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求得正确反映人民生活，就只有不断地参加社会实践或革命实践。只有从这样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够对一定的生活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实践论》告诉我们：

>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拿这个观点来检查我们的许多作品，那问题就多了。例如《关连长》，关于它的主题思想的错误，已经有人批评过，我不去说它了，单就作者对于关连长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看，就是很糟糕的，很不象我们解放军部队的军事干部。（电影上的造像比小说上的更坏，歪曲成愚蠢、粗鲁、傻头傻脑的可笑人物，这简直是对于我们军事干部不可忍受的诬蔑！）现在我仅就小说来谈。小说上介绍这人物的性格，仅仅是热

心识字，帮助人，有人违犯群众纪律就粗暴地骂人等等。一个革命军队的连长，他的工作多得很，在我们的部队中象这样人物的思想性格究竟有哪些特点，其最突出的应该表现在那些方面、那些问题上，看来作者是并不懂得的。特别是他一开头介绍这个人物所处的情况，是在两个战役之间的部队，这连长的工作该是如何地紧张、繁忙，但作者却特别写他在这时候热心识字，单就这些地方都给人以不象的感觉。作者可能多少有一点点部队生活经验，可能对于个别人物在某种情况下或偶然的情况下，得到过某些印象，但是这很少的一点点感性知识，是很片面、很表面、很支离破碎的东西，它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甚至反而把人物歪曲了。《实践论》告诉我们：

……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他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

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丰富的感觉材料”这句话。是“丰富的”感觉材料，而不是很少的感觉材料，才有可能据以进行改造制作工夫，提高到理性阶段。高尔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 文学家如果能从二十个——五十个，不，几百个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之中，抽取出最特质的阶级的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谈风等——拿来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工人身上，那么，文学家就可以藉着这样的手法，创造出“典型”来——只有这，才叫做艺术。

高尔基所说的这些话，在哲学上就是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必经的过程和方法。这是高尔基从多年创作经验提升出来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高尔基的这些话，我们还应该同时了解《实践论》指示我们的列宁的话：“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高尔基所说的创造典型的方法，实际上应该就是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抽象”的方法，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的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

的方法。只有这种“抽象”，才是更真实更全面的东西；没有这种“抽象”，即使你有了大量材料，也还可能弄成片面的表面的东西的。这里应该赶快声明一句，这里所说的“抽象”，并不是我们文艺工作上普通所说的与形象描写相反的那个抽象，而是指事物的本质而言，它在文艺上并不妨碍形象的描写，相反，是更能达到塑造更真实的形象的。我们普通所说的“阿Q相”，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抽象”。谁都看见，“阿Q相”在艺术上一点也不抽象，而是非常深刻、非常生动、非常形象化的。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想在文艺上真有所成就，那就必须按照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话做，必须按照高尔基的话做，因而也就必须认真地实践，而且要准备长期地实践，才有可能。还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

>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没有原料或半制品，你就无从加工，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

术家。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几种错误的见解我认为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日常生活，也都是生活，也是实践。这种意见所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指的是身边琐事，个人的活动，穿衣、吃饭、睡觉，或者还加上点神经衰弱，在他的周围，顶多也不过是谁家生了一个孩子，谁和谁打了一架等等，在文艺上的表现则是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的身边琐事的描写，这是把生活和实践理解得太浅薄太庸俗了。那种所谓“实践”，那种生活，是不会感到时代的心搏，因而它也无论如何反映不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那种狭小圈子的庸俗的身边琐事的描写，在旧社会是曾经风行一时过，但在今天人民的时代，它只有遭到人们的唾弃。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战斗的，他有主观能动作用，他的日常的一切生活都是战斗生活，那也就是实践，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这样的意见，同样是错误的。它与前者在表现形式上虽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拒绝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实践。而后者比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更有害。因为前者容易被人看出是庸俗的东西而加以唾弃；后者则是以革命者的“战斗”姿态出现，因而不容易为一般人所辨别。实际上，他的那种所谓“战斗”，不过是一种“闭门造车”，因而那种所谓“主观能动性”，

不过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一种“独往独来”的东西。当他挺身而出的时候，就会和唐·吉訶德一样，把风车当作巨人。这样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认识论毫无相同之点。就其对生活而言，那与前者同样是狭小繁琐的东西，当然也决不能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实践论》所主张的革命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的实践，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实践。我们的革命作家只有到广大群众中去，反映广大群众的生活，才能掌握客观发展规律，而这才是有它的意义的。革命的文艺家之所以可贵，也在于此。否则，人民又何贵乎要有这样的革命文艺家？

除了以上的意见以外,则还有另一方面的不正确的见解。那就是在我们的许多参加了实践的文艺工作者中，有这么一小部分人，他们并没有深刻了解实践的意义，然而他们成名心切，想一下子就一把捞到什么。他们一到工厂或下乡，就想一下子找到思想性强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好赶快回去写。一下子，当然是找不到的，结果就灰心失望，因而对于参加到群众中去的事也就动摇起来。象这样的人，那是把认识客观事物看得太容易了。刚一到工厂，如果肚子饿了，想买点心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如果是脑子饿了，想一下就吃到典型，则从来没有听见过。如果典型也和点心那样容易得到，那就不必等到文学家，许多贩卖点心之类的人会老早抢先去做这一行“生意”了。认识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只有长期的实践才能走到；讨便宜的路是没有的。

再还有这么一小部分人，他们也同样没有了解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意义，他们到群众中去，时间也不算短，但却只是表面地搜集了一些故事，搜集了一些群众语言，结果当然也就写不出好的东西来，因此反而给了那些拒绝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人以一种藉口：好啦！到群众中去还不是写不出好东西来吗？可见只要真正是战斗的，在任何地方生活都是可以的。这真是“振振有词”。我们应该指出，这些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是对的，搜集了些故事和群众语言也是可以的，错的是在于他们对实践作了庸俗的了解。他们不知道，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仅仅知道一些群众的故事、语言，是很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反映人民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去观察人民的思想、情感、性格、希望，加以集中提炼，才会成为有思想性的东西，也才会是有艺术性的东西。他们写不出好东西来，并不是实践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他们对于实践的认识还不对头。

此外，也还有这么一种见解，他承认实践的重要，承认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但他以为文艺家和科学家不同，应该再从理性还原到感性认识过程。其根据的理由是这样：如果从感性认识，提高深化到了理性的认识，但他的认识却只是逗留在这个阶段里，不能再还原到感性的阶段里去，那么他所表现的，可能是本质的、全面的，但却同时是公式的、概念的。这显然是错误的说法。不错，确实曾经有过些标语口号化的公式主义的作品，但我们应该看看那是由于什么情

况产生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革命实践经验，而仅仅是有些政治概念便写起来的没有生活内容的东西；或者是有些实践经验，但他仅仅在作品中反映了一般工作经验，而不知道文艺家的任务不仅是要了解一般工作情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在工作中体现的人的思想、感情、特质，要在这上面应该看出更多的东西，他不懂得这些，因而写成政治教材似的东西了；或者是虽然有些实践经验，但是方法不对头，不懂得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不善于分析与集中那些生活，而是从一种政治概念出发来“创造”他的人物，就是不懂得马克思所告诫的“必须更加莎士比亚化”，不要“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底单纯号筒的席勒主义”，他不懂得这些，却把一些生活材料只是为他的政治概念装点或贴金，结果不能不是概念化的东西。很显然，这几种情形都是各有其自己的不同原因，并非是由于“逗留”在理性阶段使然；相反，倒是他们或者还缺乏实践经验，或者还没有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性认识提到理性认识，或者虽有某种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但却是属于工作方法这个范畴尚非完全属于艺术里的东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作家越是懂得生活的意义，懂得艺术的集中，越是由感性提到理性的高度，他选择感觉材料会越主动，越自由，也就越是能够很好处理他的感觉材料。就是说，他在思想的阶梯站得更高，就更可以“高瞻远瞩”，“左右逢源”。《实践论》告诉我们：“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

它。”这是再透彻不过了，这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有着特别深切的意义，这对于我们应该是经典。还原论是不对的，那种把文艺家与科学家在处理范围的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同与认识过程混淆起来而得出那种错误的结论，显然是并未真正懂得实践论的。事实上，在实践中认识的发展不仅不应该还原，而且还应该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向前发展而向前发展，才会不断有所获得，不断掌握客观真理。因此，我们对于如何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问题，必须坚持《实践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一次又一次地深化”这个观点，决不应该有所动摇。

## 三、反映什么

上面我们谈了何谓反映与怎样反映的问题，现在就应该谈到反映什么的问题，即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来了。革命文艺的职能，就在于它能够站在时代的前面，能够洞察人民生活中最生动的东西，时代最尖端的东西，新的人，新的性格，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希望，能够及时把它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而这种东西是人们还没有觉察到或者还没有完全觉察到的，它就会使人猛省，使人感动，使人受到深刻教育，从而把他们的思想感情逐渐提高到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这样的作品，才配称得上是有思想的或思想性高的作品，它才起了推动革命前进的作用，也就是起了改

造客观世界的作用，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才配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阿Q正传》之所以是思想性高的作品，就在于鲁迅所创造的典型高过于他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以上，它在人们的思想上给了深刻的影响。当然，阿Q的时代已经老早过去了，旧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英雄的时代，全国人民在翻天覆地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站起来了，我们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我们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新的英雄模范，新的震撼人心的英雄模范事迹，在朝鲜战场上，在生产战线上，在各种斗争中，各种岗位上，不断地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许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新的道德观念，在不断地生长，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伟大时代最新最美的现实。反映革命英雄主义，反映这些最新最美的现实，已经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严重而光荣的任务。

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人民文艺工作者，如果真正要求自己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在文艺创作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话，那么，所谓要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思想上就应该很明确地认定要反映我们这时代，而且要反映我们这时代正在发生发展着的东西，我想我们学习《实践论》最应该领会的精神在此。这里，我们读读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对我们的教育会很大的。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的作品时指出：

这篇小说并不是充分地现实主义的，照我看来，现

实主义是除了细节底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显得是消极的群众，不能够帮助自己，甚至于不企图帮助自己。……但是假如说在一八〇〇乃至一八一〇年，即圣西门与欧文的时代，这是正确的描写，那么，在一八八七年，一个人已经获有参加了五十年光景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底斗争的荣誉，而且一直被“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个原则指导着的时候，这样的描写就不是正确的了。

我们从恩格斯这段话能够得到什么指示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要历史唯物主义地看问题，在过去写来是正确的东西，在今天写来就不是正确的了。就是说，应当写当前时代所已经达到的东西和正在迸发的东西，就是说，要赶得上时代。我们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它的极其深刻的具体内容，以及我们的革命在今天又已经走了多远了，我们的人民又已经走了多远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下过一番苦工在某些方面加以注意了而且深切了解了？如果我们还不甚了解，或者了解不够，那么又怎样能谈得上正确反映这时代？反映不了我们这时代，那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了。《实践论》告诉我们：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

> 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文艺界，无疑地，也是有的。但有些人总是有这么一种“脾气”，说他好，他很喜欢听，说他落了后，他会血愤脉张地红起脸来。但事实总是事实，它是客观存在。如果自己的思想确实没有赶上客观形势的发展，那总不能说是站在形势发展前面的吧？对相信迷信的人，说他很落后，谁都认为是当然的事情；一个前进的革命者，一旦和当前的发展形势脱了节，对当前许多重大的运动不了解，怎么又不能也算是一种落后？虽然不能与相信迷信等量齐观，但也是一种落后。有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奇怪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是一种落后，而能决心赶上前去，这才是对待自己的正确办法。我想，愿意做顽固派的人总是不会多的。

好吧，我们还是回到反映我们这时代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是怎样的情形呢？他是在共

产党的领导之下蓬蓬勃勃地、突飞猛进地、日新月异地前进着的，他和旧时代是绝大不同的。有许多东西，在过去还未显现的东西，或者是少量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成为普遍的大量存在的东西了；而有许多东西，在整个新时代的发展中，则还在开始萌芽，然而却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将来最有前途成为茁壮的普遍的东西。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说：

> 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
>
> 因此辩证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方面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产生和衰亡方面去观察。
>
> 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现实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从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里，我们可以更深刻更全面地

理解反映时代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了。在文艺上的反映，我以为日丹诺夫《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里的话，我们是应该很好联系起来温习的，他说：

> 表现苏联人这些新的崇高的品质；表现我们的人民，但不只是他们的今天，也要展望他们的明天；帮助象探照灯一样照亮前进的道路，——这就是每个有良心的苏联作家底任务。作家不能做事变底尾巴，他应当在人民先进行列中行进，给人民指出他们发展底道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底方法为方针，有良心地和仔细地研究我们的现实，力图更深地透入我们发展过程底本质，作家就一定会教育人民，在思想上武装人民。表扬苏联人美好的情感和品质，展示他们前面的明天，我们同时还应当指出他们不应当成为什么，还应当鞭斥昨天底残余、鞭斥那些阻碍苏联人前进的残余。

我们中国今天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民民主主义，我们在文艺上所要反映的是人民民主主义的现实，但是日丹诺夫这些话的整个精神对于我们是完全适用的。而这正是《实践论》告诉我们的"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的道理，是我们在学习《实践论》中应该加以领会的精神——即辩证的观点，这才是真正革命的观点。就是说，要真正反映我们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已经大量普遍存在

的新的东西，和正在萌芽的东西，那就只有不断地实践，而且要站在时代前面才有可能。

这几年来，我们有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是努了力的，反映我们这时代的革命英雄模范的作品不算少，而且也起了它们的很大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说是太少了，而比较大的典型的创造，则还没有出现，许多萌芽状态的各种新鲜事物，新的道德观念，也还没有被深刻反映，或者还没有得到反映。我们有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样伟大的时代面前表现了落后，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有些人写了些并不算好的作品，写了些人们已经熟知了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写了和没有写一样，对于我们这时代没有增加什么，如果说有所增加的话，那就是增加了一些纸张、笔墨、印刷和其他器材的浪费，和读者观众时间的消耗。特别糟糕的是，有些人竟写了些坏的东西、无聊的东西。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比如一卷三期《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改造》，那也是坏作品，除了作品的思想是错误的以外，作品中的那种主人翁就根本不值得写，那一类垃圾还翻它干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有不少的文艺工作者落后了呢？（有些人不仅是落后了的问题，而且思想上根本就成问题）很显然，这里存在着政治热情问题，革命的阶级觉悟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问题。如果缺少这些东西，或者这些东西不高，我们就是到了群众里边，而且时间很长，也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到群众中去，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但我们同时

又应该比群众看得更高，我们才能集中群众里面更多的东西。情形就是这样：我们既要当群众的学生，又要当群众的先生；只有当了学生，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东西集中起来，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去教育群众，但是也只有自己的思想水平必须是够个“先生”的水平，才能够更好地向群众学习。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仅仅和普通群众差不多，那么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普通群众就差不了多少，即使实践的时间很长，又有多少用处呢？事情很显然，如果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普通群众相等，而且在某些地方还落后于群众，那怎么不落后于时代？必须明确认识，这种主观世界落后于客观世界的状况应该是不能忍受了，我们要赶上时代，正确反映时代，就只有决心把我们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二者之间好好符合起来，那就只有决心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在今天，还没有改造过的，当然应该改造，就是改造过的，也应该继续改造，而过去还没有改造好的，更须要改造，肖也牧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在检讨中说：

过去常听说：作者自己不是一个新人物，决不能对新的人物有所理解；也永远不可能看出生活里边最本质的东西，甚至对人民的灾难，也丝毫没有责任的感觉，表面上看来，是“同情”，是“怜悯”，实质上是以旁观者的姿态，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人民的缺点也就成为自己津津乐道的东西，加以夸大就成为本质的东西了。

那么，那怕在工农群众中生活很多年，仍然是没有用处的。我的经历以及我的错误，就是一个铁证。

这个检讨是对的。上面说过，肖也牧和孙瑜有不同，那就是他曾经参加了十几年革命，并且也在工农群众中生活过几年。但问题是在于他虽然有过这一段革命历史，自己在工作中犯过错误，受到批评也作过一些改正，就是说，他曾经得到过改造，可是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改变，仍然保留着他的小资产阶级尾巴，因而认识问题总不对头，这是很显然的。《聊斋志异》上《劳山道士》里的王生，入山修道，却怕吃苦，总想回家，什么也没有学到，就学了几句穿墙口诀，回到家里时却又在自己老婆面前吹他自己遇了仙，能有穿墙而入的本领，结果头碰在墙壁上，“额上坟起如巨卵焉”。从某一意义上说来，肖也牧的情形与此有些仿佛，他回到城市来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又公然拖出来了，自然是有人为他鼓掌的。但是现在的城市已经变了，他的额头也就不得不碰在现实的墙壁上。肖也牧的痛苦经验，对于我们许多人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当然，他如果真能按照他所检讨的改造自己，那他仍然是有希望的。在他的检讨中有这样两句话：“作者自己不是一个新人物，决不能对新的人物有所理解；也永远不可能看出生活里边最本质的东西”，这对于肖也牧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同时对于很多人在改造思想问题上也是很好的“现身说法”。（当然，我们希望肖也牧不仅

在口头上，而且应该真能付诸实践，只有靠实践才能检验出是否真正认识。）

对于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说来，的确，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家，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只有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才行的，我们要认识英雄模范，只有自己努力成为英雄模范，至少也应该与英雄模范气息相通。而要这样，就只有不断加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断和自己作痛苦的斗争，不断批判自己从旧社会、从原有各种非无产阶级带来的肮脏东西、错误观点，把它清洗出去，自己才会得到真正改造。只要我们的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水平越提高，就越能提高我们革命的阶级觉悟，越能提高我们的政治热情，也就越能更好地实践，因而也就可以逐渐做到使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行与知真正统一起来。那我们就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据以很好地改造世界，我们自己将会认识更深刻，情绪更饱满，思想更丰富，在文艺创作上，在表现我们这样伟大的革命英雄时代上，将能够担当起时代所交给我们的伟大任务。

附苏轼《日喻》原文：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下略）

# 关于武训的“苦行”和“兴学”①

武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近已经陆续有些材料揭露其真面目了。但是有些人却又这样想：自然，武训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他的“苦行兴学”的精神总还是好的。甚至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武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可以看出，在武训的这个问题上，一个是所谓“苦行”，一个是所谓“兴学”，的确是最能迷惑人的。现在我就想对这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武训的“苦行”是什么？其最突出的，是下跪，任人踢打，任人当马骑；是屎也吃，尿也吃，蛇也吃，蝎也吃，砖瓦也吃，饭是吃坏的，留下好的卖钱。如果单是这样，人们还只觉得奇特而已。一加上“舍己为人”的“美名”，而后来的确办起了“义学”，这就不仅觉得奇特，而且觉得他真象极端宗教家似的“虔诚”了。我在幼年时候，曾经看见过一些老婆婆听讲所谓“圣谕”，当听到谁家的寡妇，如何受欺负，受压迫，她仍然立志守节，吃糠，吃树皮，以至割股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五一年《学习》第四卷第五期。

奉姑，硬坚持下去，最后得到了贞节牌坊。到这时，那些老婆婆就拿手巾擦眼睛了。现在我们有些人也和那些老婆婆一样，不肯用脑筋，不追问一个为什么，一看了武训的“苦行”，也就拿手巾擦眼睛。那是太容易受蒙蔽了。

我们应该追问一下：武训为什么要这样“苦行”？为什么非实行这样的“苦行”不可？他这“苦行”是否真是“舍己为人”？是否值得同情？

武训在二十岁左右是给地主李老辫当长工，在这个时间自然是个农民成份。但是当他被地主赖了他的工钱，而且痛打了他一顿，推出门去，这所受的剥削压迫可算是到了极点了。在这样的时候是有几条路摆在他面前的：一条是拚一个死，报仇雪恨；一条是“逼上梁山”。这两条其实可以并作一条。再一条是回家种地。据堂邑知县郭春煦上山东巡抚的呈文说：武训在“同治初年，将前分业地三亩，变卖得价京钱一百二十千”。可见他家里还有点土地，可以劳动糊口，再作道理，但这已经是在暴力之前不反抗，消极过活的一条路。最后一条就是过乞丐生活，这是屈服投降，而且是过剥削生活的路。但他在破庙里睡上三天三夜之后，却下了决心，拣了最后的一条。在那三天三夜当中，这几条路他是否都想过，自己的思想上是否有过斗争，我们无从查考，但是他的这种可耻的表现，当时的农民是有批评的。《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册》上李光家的“武训先生的一生”是颂扬武训的文章，但他记录的几个庄稼汉的话，却就反映出当时农民对

武训的态度。那庄稼汉说：“这家伙也真脓包，有钱的欺负人，妈的对上这条命，怕不撞得过他那五间瓦房三座楼，气死了翻醒来，还是走个人的！”

“人老实了就不行，给人家扛活，不讲工钱，一年年的下了力，娘在家吃糠咽菜，连衣裳都混不上，归讫瞪着眼，伸着手给东家算账，一个钱没捞着，反挨顿毁，叫人家赶出去，天地间有这样没刚性的吗？”

这批评得多么中肯：“脓包”！“天地间有这样没刚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了这些农民如何的刚强：“对上这条命，怕不撞得过他那五间瓦房三座楼”？这是怎样雄大的气魄，怎样的英雄气概呵！这才是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优良传统。但是要走这条路，必须有这样的决心：不怕死，不怕杀头，正如当时太平天国和捻党的许多农民所走的路。太平天国和捻党都先后曾在他们那一带打过仗，他不会是一点也不知道的。然而武训却不敢走这条路，所以终于是一个“脓包”，是“天地间这样没刚性的”，他屈服了，投降了，而且决心走剥削者的道路，想往地主阶级爬了。贾霁同志说他的性格与阿Q类似，是不对的。阿Q虽然也是受人欺负的人，也落后，但他并不怕杀头，而且他由“精神胜利法”，走上了实际的反抗，甚至在被绑赴杀场的时候他还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这是他们根本的不同。孙伏园先生有一篇关于武训的文章说：“天下的母亲都可以放心，天下的妻子都可以放心；如果你的儿子你的丈夫追随了武训先生，他将

来一定可以和武训先生一样寿终正寝，政府（按：当然是反动政府）所备的一切刑具也都可以封存国家博物院。所以我说追随武训先生是不需要任何牺牲的。”这一点，是说对了的。武训就是最怕牺牲的人！

武训的信条是：“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他在当了几年长工，受了地主的欺负之后，却得了这样一个奇怪的自轻自贱的结论；连回家种地也不干了，要“讨饭”，要“随自己”。这个“随自己”，实在是活画出武训是怎样一个人了。他认为“扛活”即劳动是受人欺的。其实不劳动去讨饭也一样要受人欺。劳动被人欺负，劳动本身并不是耻辱，而是应该对欺人者仇恨的，但他并不是这样想。而是相反，并且又不以讨饭的受欺为意，这就表示他已轻视了劳动，而认为过讨饭生活可以随自己的意了。他的这种想法，是完全为了他自己可以不劳动的生活打算，也就是为了自己可以走剥削这条路打算的。一句话，他只是想到为自己的。至于他那下一句：“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实在是连得很勉强，有点不合逻辑。是否当时他确有过这样说法，还是后来地主阶级吹捧他的时候才加上的，待考。

他既然一不想拚命，二不想劳动，要“讨饭随自己”，就是说，这人在本质上已经变化了，已经堕落到只有动物的自我保存本能了。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舍己为人”之可言？而讨饭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天上又并不下面包，而肚子每天又非装进东西不可，他不硬挺着脖子去实行“苦

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为了取得人们的怜悯、欢心，丢给他一点残汤剩饭，那就什么奴颜婢膝都做得出来，什么“苦行”也都做得出来，是很自然的。谚语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还说他的这一切奴颜婢膝是“为贫寒”，那不是天大的谎话吗？至于他后来的办起了“义学”，那是在另外的一种情况下，就是：他醉心于搞钱，由放高利贷而当了大地主，用办“义学”来讨地主阶级的欢心，以换得在地主阶级中的一席地位，而且这样又可以更多地搞钱。这是“有案可查”的。据堂邑知县郭春煦上山东巡抚的呈文说：武训“至同治初年，将前分业地三亩，变卖得价京钱一百二十千，连其历年所积，共成二百十余千，……转恳公正绅耆（按：当然是反动统治者认为的公正）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文生娄松岭代为分放生息……至光绪十二年冬，统计典买地二百三十亩有零，用去地价京钱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外尚余本利京钱二千八百吊，交生等以为创义学之资。”这个材料不是证明了他在当了大地主之后才办的“义学”么？我们不要忘记那是封建社会，是很讲究出身、等第的，以最下贱的乞丐，成了富翁，要挤进地主阶级得到承认，不“孝敬孝敬”一些什么是不行的。武训就选了“义学”这个礼物，真是“名利双收”，并不亏本。如果说，武训长期实行“苦行”的结果，积了些钱，放高利贷，后来就办起了“义学”，从形式上看，这之间似乎不无联系；但是从实质上看，就是说从这人的本质上看，从他的发展变化上看，则

"苦行"与"兴学"的联系，对于一向来的说法，是还值得研究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他一开始乞讨就说要"兴学"的话，当作他真是为了别人。至于是否他一开始就这样说，也还是问题。我们要从根本上看问题，要辩证地看问题，不要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更不要完全相信那些记载。封建统治阶级要表彰这样的奴才，不会没有一点粉饰的。甚至他的《兴学歌》中关于义学的一些说法，是否全是在他乞讨期间的东西，也还有考证的必要。如果离开了武训的为人，而抽象地庸俗地解释"人定胜天"，"有志竟成"，那就是唯心论的说法。鲁迅先生在《难答的问题》一文里就曾经反对过那种说法，他说："假如唸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忿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

这样，问题大概可以明白了。现在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苦行"，是否对社会还有一点儿好处？我想，如果说有点"好处"的话，那就只有对反动统治阶级有点好处，因为他越是"苦行"，越是象许多人赞美的那样，则地主阶级越可以高枕而卧，真是"政府（按：当然是反动政府）的一切刑具都可以封存在国家博物院"了。而乞丐，其成分就是游民，又叫做流氓，只要翻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就可以知道的。这是科学的规定。流氓，是不生产的（电影上的夸大描写是应当怀疑的），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剥削农民的，他已经完全失掉阶级，"有

奶便是娘”。这种流氓的特性，反动统治阶级常常很容易利用来破坏劳动人民，古今来的例子多得很，武训本人也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样，从阶级关系上来分析，就不会为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了。鲁迅先生曾经提倡“韧性的战斗”，这是对阶级敌人的，但是许多人却只记得“韧性”两个字，而忘了是对阶级敌人战斗，抽象地赞美所谓“韧性”，“三十年如一日”，好象“为艺术的艺术”一样，有点“为韧性的韧性”了。缺乏劳动观点，有着超阶级观点的人，他不知不觉就上了电影和其它各种传记的当。

我想，“苦行”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

其次，来谈谈武训的“兴学”问题。武训说“为贫寒”，许多人也跟着他说“为贫寒”，是否真的“为贫寒”，只要看看他办的学校就知道了。馆陶杨二庄一处，其实是和尚了证办起来的，他不过才捐了二百多吊钱。经他手办起来的，一在堂邑柳林镇，一在临清县城，都是地主给他当学董。武训既然宣言说他为贫苦农民子弟，为什么他要把学校办在城镇上？这不是和他的宣言矛盾吗？事实上，城镇里靠两手工作为生的贫苦子弟是读不起书的。农村里贫苦农民的子弟更不会跑到城镇来读书，也读不起。他们的子弟要能读得起书，只有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有了自己的政权，而且还要在经济上翻了身之后才有可能。即以我们新老解放区的经验而论，当还没有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之前，贫苦农民还没有翻身的时候，就是一切完全公费，就是把学校办在

他的面前，贫苦农民的子弟还是不会来的。因为他们在家里就是父兄的一个劳动力，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吃饭比读书要紧得多。因为读书不能马上解决他们的肚子问题，而且还要耽误他们为肚子而劳动的时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很简单的事实。但历来许多传记上竟说武训去一跪，贫苦农民就把他们的子弟送到他的学校去了，除了有意胡说八道者外，那只能证明许多作者缺乏贫苦人的起码常识。

退上一万步，就说武训的学校真是有个别贫苦农民子弟吧。那么，请看武训聘请的是些什么样的教员？据刘子舟的《义学正武公传》说："聘请寿张崔孝廉准，聊城顾进士仲安，博平曹孝廉连枝，清河滕拔贡绣封，贾孝廉品重，历年主讲其中。"这自然都是些训练地主阶级奴才的专门家。而这些教员既然多是举人进士之流，可以想见这学校的学生中程度不低的不少，当属有钱人家的子弟。再看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据沙明远的《记武训兴学始末》说："区为两级，蒙学子弟，延诸生诲之，优者聘名孝廉教之，一切规制，必本定章，有所不及，必周谘于众（按：这个"众"应该是地主士绅）。且贽金必丰，塾规必严，入塾礼节，必忠必敬。"由此可见，武训对于封建教育制度是如何醉心崇拜和拥护了。又再看他这学校训练出些什么货色？有两个稍有出入的说法，据刘子舟说："每科岁考，学生入泮邦增补廪者不下一二十人"；而据沙明远说："塾中掇巍科食廪饩者十数人"，前者的说法在总人数上无法弄清楚，后者可能

较可靠些。这明显看出，这学校训练出来的就是秀才廪生之流，自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了。这难道还不明白么？这有一丝一毫“改良”的味道吗？是为地主呢？还是“为贫寒”呢？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如果说“苦劳”，是对谁的“苦劳”？如果说武训在开始讨饭的时候就立志以“苦行”来“兴”这样的“学”，那只能证明他立志往地主阶级爬，立志维护封建统治，不能有别的任何解释。我们在前边说过，按武训的几次变化的情况来加以考虑，其开始的“苦行”，和以后的“兴学”这其间的关系是还可以打问号的。但我们只要把他所办的学校性质弄清楚了，这问题的探讨，意义就不大了。

然而这么一批判，据说有些人竟因此怀疑了，认为这样一来，是不是在封建社会或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一切“兴学”都要不得，而且在当时教书或提倡“普及教育”都不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客观效果有利于敌人？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忘了分析。批判武训“兴学”的性质，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和一般所说的“普及教育”混为一谈，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在封建社会或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一切“兴学”都完全要不得。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上指示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新与旧的斗争，在文化教育上，是废科举，兴学校，提倡新学，是向西方学的，但是行不通，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来，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后的情况根本变化了。根据这个线索，对于过去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出大致的情况。

封建统治者是不需要“普及教育”的，因为封建主义是落后的小生产制度，不识字也能生产。封建统治者越到它没落时期，越采取露骨的愚民政策，这对它的统治有利。封建统治的教育，主要是科举，目的只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奴才。武训所办的就正是这种性质的教育。资产阶级就不同些，因为资产阶级要发展工业，而工业里的许多技术，没有一点起码的文化是不行的。所以它就需要给工人一点教育，但这种教育是有一定限度的，就是不要使你变得太聪明，甚至反对它。戊戌政变时期的康梁就正是反映了这种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主张“普及教育”，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推进有作用，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当人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就收起了他们的改良，走入了反动的道路。但我们应当看见，由于人民的斗争，和国内外条件的逼迫，中国终于废科举，兴学校，当时许多人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接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

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均见《论人民民主专政》）今天我们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和过去的一切教育都是不同的。但我们应该看见，清末的新学校，和“五四”前后的新教育在一定时期曾经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办学校、教书的人中有许多是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是进步人士。直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中，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他在教育上也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到处派出他的爪牙控制学校，改变教育内容，使它们变质，有许多是变质了，但是有许多爱国志士，许多民主主义者并未屈服，采取各种形式抵抗，应付，国民党反动派还来不及全部把它们摧毁、吞并，就已经解放了。因此，我们对于过去的学校或教书，应当分别来看，不能笼统地说，一切都是坏的；当然，也不能说一切都是好的。这要具体地看，如果在当时的教书或“兴学”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先进的政治服务的，是反映着先进阶级要求的，是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那就应该承认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如果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是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那就应该说它是反动的，武训的学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直接控制的学校，都属于这一类；而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的则表现为也不进步，但也还不是反动的，那就更要加以具体分辨。至于上面所说的进步的方面，基本上自然是有可取之处，但是比起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教

育来，其进步意义则还有一定的限度，有的其中甚至渗杂有不好的方面。这也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这样，才是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片面的、绝对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我想，我们如果这样看，对于批评到武训的“兴学”，就不致于眉毛胡子一把抓，发生那样的怀疑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倒是值得弄清楚的，就是今天由武训问题扯到“普及教育”问题，不能不和陶行知先生的提倡新武训精神有关系。当然，陶先生是热心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他后来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武训算什么东西呢，那是根本不能和陶先生相提并论的，而且根本就提都不值得提。但是陶先生在积极宣传民主主义的教育的时候，却把这样的人物，而且是封建统治者所表彰的人物提出来宣传，这不能不是陶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古书上有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虽然有蚀，但终不能掩日月之光，但“春秋责备贤者”，这蚀总是蚀，因为它曾经发生过影响，是须加以说明的。陶先生在一九四五年《武训先生解放出来》的文章里说：

“中国需要一百万武训先生来完成普及教育的任务。……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人人都有成为武训先生的可能，那么不但普及教育干得成功，而且在二三十年内创造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进步的新中国也不太难。……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

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

这说法，显然有两点是应该弄清楚的。第一，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搞“普及教育”，就可以“在二三十年内创造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进步的新中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天伟大的新中国的出现，恰恰不是由“普及教育”得来，而是由人民的大革命，由人民的解放战争得来的。要创造这样的新中国，如果不经过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把政权拿到自己手里来，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逻辑必须是这样：必须经过革命，才能有新中国；不是经过“普及教育”才有新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搞进步教育，其所以是进步的，就在于它在政治上为反帝反封建服务，但是如果在教育的行动方针上，夸大教育的作用，以为靠教育就可以建成一个新中国，那就是错误的。教育绝不是万能。不说在摧残进步教育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不是万能的，就是在大力推行“普及教育”的人民民主政权下，教育是可以空前发展了，但也不是万能的。新中国如果没有经济建设，或者不是首先大力去搞经济建设，则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说得很清楚，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这样的上层建筑再又反影响于经济基础。这很显然，前进的教育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一定的基础之

上才能发挥它的效能。单靠教育，是不能建成新中国的。第二，教育不是抽象的东西，不是超阶级超党派的东西。它在哪个阶级的手上，它就为那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而武训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御用的工具，是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的。他绝不是超阶级的，绝不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的，绝不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绝不是属于有伟大革命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想想看，如果四万万五千万人都学了武训，那将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四万万五千万人都象刘子舟的《义学正武公传》所说的武训那样，"鹑衣百结，负一敝囊，持一铜勺"，而且都跪下来，四万万五千万把铜勺子都向人伸出，喊叫"不嫌多，不嫌少，捨些金钱修义学；又有名，又有利，文昌帝君知道了，准叫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那将是怎样可怕的中国呵！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于这四万万五千万把铜勺子大概会满意的。当然，就是在过去实际情形也绝不会这样，因为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的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绝对不允许这样，但是把武训当作超阶级的人物来宣传，其结果，只有在思想上造成混乱，发生很有害的影响，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当然，我们应该把陶先生和武训严格划清界线，可惜陶先生自己并没有把自己和武训划清界线，这不能不说是陶先生在这问题上的看法有局限。陶先生是进步教育家，但由于他的宣传，结果把武训的影响也扩大了。本来，在旧社会一般总是把教育当作是清高的事业，至于是属于哪一个阶级的呢？是为哪一种政治

服务的呢？则多是不过问的。因此许多人也和陶先生一样，容易把武训的“苦行兴学”当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直到这次的讨论中，也还明显地反映了许多人的超阶级观点，文化主义教育主义的观点。我想那一切怀疑、顾虑，恐怕都是由此而来的。

1951年6月5日

# 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①]

对于目前的文艺战线，我提出三个意见。

## 一、有计划地有领导地培养干部问题

文艺运动，必须有大量作品，而且必须有好作品，才有它具体的生动的内容。我想这一点是谁也不否认的。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当时的各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同志都学习了，又都参加了当时的整风运动，改造思想，并且大都参加到各种实际斗争中去——就是说，大都或深或浅地参加了变革现实的实践，因而获得了创作原料，产生了大量的好的和较好的作品，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使解放区的文艺面目焕然一新，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表现了划时期的意义，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无疑地，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上是有成绩的。到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全国基本解放以来，过

① 编选者注：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文艺报》第五卷第四期。

去在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的一切文艺工作者，都能够公开地学习毛泽东文艺方针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拥护并发表宣言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因而在全国造成了普遍的执行毛泽东文艺方针的热潮，陆续又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和较好的作品。无疑地，这两年多以来是有成绩的。但是拿今天全国胜利后革命发展的形势来衡量，这成绩显然是很不相称的，显然远远落后于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地大，革命的发展是如此地迅速，新事物是如此众多地不断涌现，而我们有不少文艺工作者曾有不算少的革命实践经验，我们是应该出现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作品的；然而两年多以来出现的作品，除了一些好作品以外，一般地说来是远为逊色的。这里不能不使我想到有计划地培养干部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创作，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情，那是靠自己的锻炼，靠自己的才能。这话自然是有它一定的部分的真理，那在旧时代在一定条件下也许是如此的。但鲁迅在一九三〇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就有了新的看法，他是主张“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而在今天伟大的新时代，更须适应新的条件，采取新的方法，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干部，象过去那种在某些方面比较带自发性的自生自灭的现象，或手工业方式培养的现象，应该成为过去的了。在今天，我们只有拥有大批真正忠实地而又很好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干部，而且不断产生大量好的作品，才能够担当起当前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任务，才能

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很好地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我们决不应该自迷于自发，或自迷于手工业式的培养；否则，一切都不免于空谈。当然，谈到培养，国家对全国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切人民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予以足够注意。这里，使我想到一九四二年以来、参加过整风、一直就在老解放区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自我改造中，在革命实践中，在创作实践中，更应该认真刻苦地起先锋作用。因为事实很明显，这些同志十年来就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奋斗，有过思想改造经验，有过革命实践经验，这是时间——革命发展的状况曾经给了我们的优越条件；无疑地，新区的同志在经过了若干年的努力之后，在这方面会补起这个间隔赶上我们，甚至超过我们的。当然，这正是革命所欢迎的，革命是希望每个人都前进再前进的。但在目前说来，既然老解放区的同志比起新区的同志来受过更多的教育，因此革命对他们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他们应该比别人更艰苦些，作得更多些，更好些，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在目前说来，无论如何在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上他们应该起带头作用，起推动作用。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一点点来说，自从进了大城市以来，许多原来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大都作了行政工作，整天忙于事务，当然这种工作也并不是轻松的；而有不少的同志，本可以继续到实践中锻炼，但却浮在表面，日夜奔忙，满足于到处参加集会、演讲。因此有的人作品写不出来了，有的写不好了，有的则发生了变化，写了不好的文章，而且有些人自满于这

种现状。我以为这是值得警惕的。当然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某些领导者对于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些文艺工作者还注意得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当然，某些行政工作不能完全放下不作，而培养干部的工作也不是没有，譬如一些文艺干部学校的创立，但我认为仅仅是这样是不够的。从整个领导说来，从全国范围说来，对于文艺干部的培养，还不是系统的、有计划的。现在似乎到了应该作出决定来的时候了。在目前，为了政治的需要，应该抓住重点，就是应该对于比较成熟的作者课予更重的任务，使他们作出更多更好的榜样来。既然这样，我希望各级与此有关的领导部门或领导者——党、政、军、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同志应当适当使用这方面的干部和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的干部。如何使那些已经有些实践经验的同志写出东西，和如何有领导地抽调干部到实践中去锻炼，如何帮助他们学习与适当地组织他们创作，乃至经过那个系统派出去，而又能在一定期间要得回来和记得要回来，都应当有一定的规定，才能使有关部门有所依据。而这样的工作，还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来管，建立自己的经常业务；否则也将仍然会落空的。我想我在今天就把这作为一个建议，希望同志们予以考虑。

## 二、更好地团结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问题

我们全国文艺工作者是团结的。特别是自从文代大会以

来，大家更明确地一致地在政治上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纲领之下，在文艺思想上团结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之下。两年多以来，由于我们有这样高度的原则的团结，所以在工作上才获得了很多成绩。不过，现在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的团结是不是已经够好了？没有一点缺点了？我以为还不能那样完全肯定地回答。在这些原则下团结，谁都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文艺工作者间在工作中，在行动中，还没有做到更好。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必须发挥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热情才能搞得好，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但如何把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热情发挥起来？这就需要靠我们全体同志努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督促，共同改造。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在这方面是否作得好？就我的简单的某些感觉，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以我们整个文艺界来看，如果我们不是笼统地抽象地看问题，而是有分析地看的话，有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有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与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区别，乃至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之间、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并不完全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区别，当然，承认这些区别并不是为了扩大这些区别，相反，而是为了大家更好地努力，逐渐减少这些区别，乃至在一定条件下消灭这些区别，使大家都更好更坚强。因此所谓更好地团结的问题，所谓加强统一战线的问题，才具有它更深刻更现实的内容。从这点说，我们文艺界虽然是团结的，但在

相互间并不是已经团结得很好。大家见面，彼此点头、握手，也能亲密地谈些不很重要的问题，但相互间很少接触到政治生活、文艺思想，很少互相开诚布公地把彼此的某些不同的见解拿出来，互相交换，互相批判，就是说，我们中间的政治空气还不浓厚，因此在这方面互相的了解很少，帮助很少，或者就没有甚么帮助，就更谈不上互相学习，互相提高了。这样，虽然也是团结，但是一团和气的团结。这是表现的一方面。表现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互相很少拿出共通语言，因此也就很少见面，很少往来，在文艺批评展开以来，除了在刊物上有些论争以外，在日常活动中仍然很少争论，很少批评自我批评，显得彼此很隔膜。我想，这种现象是应该克服的。只有我们彼此间在文艺思想上互相帮助，而且在政治上互相帮助，才更能发挥大家的热情，才更能发挥统一战线的力量。我是共产党员，我想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员应该自我批评。对统一战线，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而我们共产党员更有责任把它搞得更好。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就指示我们，他说："我敢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赞成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

来清除这些毛病。这个叫做内外夹攻，把毛病治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这个指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至今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我们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路线，把统一战线搞得更有力量，真正在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在党内就要认真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同时在和党外同志的民主合作中，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批评，用这样内外夹攻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毛病，更好地改造思想。当然，团结是双方的，我们对党外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在虚心听取之后，尽可以互相交换，互相帮助，乃至互相批评。只有这样诚恳地在政治上的团结，才会是更好的团结，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团结。这个工作，应该靠我们大家自觉地努力来做。但在领导上，除了我们党加强文艺统一战线的具体研究，经常教育我们党员外，在文联，我以为也应该有些人负责做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发动我们全体文艺工作同志来关心这个工作，发挥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来搞好这个工作。在这次文艺界的学习中，将互相展开批评自我批评，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工作机构来经常提起我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这次学习中造成的新风气将可以继续贯彻下去，我们的文艺工作将更活跃，我们大家都将在政治上得到不断的提高。这算是我的第二个建议。

## 三、加强理论批评工作的计划性能动性问题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以来，不仅在文艺界，整个文化界都卷入了这个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我们大家都打开了眼界，认清了好些问题，感到思想改造的重要。除此以外，文艺界对于其它问题的批评，近来也是颇为活跃的。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文艺界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个人认为很满意。但是在今天，提到更高来要求，我以为我们文艺界的理论批评工作还应当提出新的任务，这任务，我以为是应该建立核心的文艺理论批评研究工作，有计划地能动地来进行理论批评工作。因为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地大，全国出版的书籍、刊物、报纸、小册子以及其它等等是这样地多，而今天大家都在改造过程中，各种思想相当庞杂，如果没有专门的研究，专门发现问题，要及时精确地了解动态，发现问题，是困难的。就是说，除了象《人民日报》那样发动对《武训传》等的批评之外，单靠一些自发的批评活动，往往挂一漏万，往往不分主要次要，乃至往往不能很好解决问题。因此，我以为在目前来说，这样核心的研究组织，在领导机关很有建立的必要。它的任务，应该是专门研究各种文艺现象，发现问题，经过讨论，自己写文章，并推动各方面的人写文章。当然，总的文艺思想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但这样的机构作为领导的助手，那效果

当会更大些，在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上，在文艺领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当可以更带计划性，从而对文艺工作者的经常学习上可以起一定的作用。这里，我想附带谈谈关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文艺工作同志中，我曾经看见有不少的人口头上都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要，但是真正认真准备比较系统地去学的似乎还不很多。然而这对于我们却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由于多年来作了别的工作，文艺作品是没有写了，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也还没有学多少，而且还没有学好。但我对此曾经有过痛苦经验。我过去是搞创作的，在搞创作期间，也曾经看过些马列主义书籍，但是并没有认真地钻研它。当时曾经有一种错误思想支配着我，以为我是搞创作的，重要的是生活、斗争经验（这自然是对的），而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则似乎还不是那么紧迫。后来经过整风，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其它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政策也学了些，但还没有那么迫切认识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到一九四七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就把自己考验出来了。晋绥的土地改革，它的成功与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毛主席是作了结论了的。我是当地的一个工作者，偏向——或者说，那些错误，我也有份。事后检讨的结果，看出自己还并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是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在思想方法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盲目性，在作风上还缺乏很深入踏实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因而在自己的一份工作中犯了错误。事实证明这

是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少，也就是自己的思想改造还不够，因而在实践中把某些问题看不清楚，然而在那样极尖锐极紧张的斗争中往往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工作的损失非常清楚。从此我才痛感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迫切。我想，一个革命者，无论作文艺工作或其它工作，就文艺来说，无论作理论工作或创作工作，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能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思想上彻底改造，缺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作风，在实践中便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往往要碰钉子，而且有时候要碰得头破血流。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的创作泉源是靠实践，如果自己的思想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在这样的革命实践中，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新事物面前，又如何能获得很正确的认识材料，而且具有真正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从此我认识到，一面实践，一面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号召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我们大家在今天大会后就要整个进入学习了。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核心的研究组织——它是专门研究文艺思想问题的，参加这样工作的人就不仅要研究文艺问题，而且同时应该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因而它也将在这方面对我们的经常学习起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我们中国是这样地大，文艺工作者是这样地多，而今后提高思想

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又这样地重要，特别是今后我们的文艺运动，应该有更高的理论水平，来发挥指导作用，即使各种工作都很重要，都需要人，但下决心从别的工作抽调一些人来专门搞这工作，斤两相较，我以为是千值万值的。我认为这也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这个建议，也请同志们考虑。

以上三点意见，都请大家不客气地批评。

# 多年的心愿

## ——写在《周文选集》出版之时

郑育之

周文同志的遗著，锁在箱子里已达二十多年了。我不愿翻阅他含着愤恨，闪着泪光写出的那些痛苦的战斗经历，我不愿增添更多的叹息和悲忿；我不愿翻阅他的作品，见到作品，就会想到他孜孜不倦，废寝忘餐，伏案疾书的情景；我不愿翻阅他的作品，见到这些作品，就会激起我的怀念，回忆着和他在一起逐篇逐段地研究、修改这些作品的往事；我不愿翻阅他的作品，自以为翻阅何用？徒增烦恼而已。

可是近几年来，我翻啊翻，不知翻阅了多少遍，我没有烦恼，没有悲忿，只有一个心愿，要出版这些遗著，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些遗著，对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特别是没有受过阶级压迫和尝过民族仇恨的青年一代是有意义的。从作品中可以了解过去的中国社会，受苦受难的是些什么人，造成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又是什么人？确实，今天拨开乌云能见青天了，三十年代里，经过残酷斗争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及其

作品，能向读者介绍即使已冤死二三十年的周文同志的作品也不例外，此情此景怎能捺压着我那兴奋的心情，怎能让烦恼扰乱我的思绪呢？我现在的任务就是编选出版周文遗著，介绍他的成长。

周文同志是四川省荥经县城关镇人，他的父亲行医，兼开一爿小药店。六岁丧父，又有二个年幼的弟弟，母亲一人无法维持生活，十六岁就得谋生养家。先到四川一个军阀部队当文书，随部队展转在川藏边境，目睹军阀在一个地区称王称霸，互相残杀，争夺地盘，施展各种手段，压迫与剥削人民，还看到那些无法生活，被强迫当炮灰的骨肉同胞，惨死在战场上。这些情景深深地刻印在他那年轻的脑海里。军阀战败垮台了，他也失业了，后才被介绍到另一军阀办的军官学校当学员。每日稍息、立正、练跑步，深感如此下去，毫无出路，毅然离开四川，到外谋求真理。谁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哪能有干净的乐土，广大人民还是处在失业饥饿状态中，他好不容易找到抄卡片的临时工作，拼命抄写一天就得憩十多天，所得的一元多钱，就得维持十天半月的生活，住的是不出房租的四川会馆，吃的是摊头上出的饭馆泔脚，因此得了严重的肺病，吐血不止，也无钱就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被介绍到安徽省教育厅工作，这时他接近一些左翼的作家，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的组织部长。一九三二年，组织被国民党破坏，他逃到上海参加“左联”。先后担任“左联”组织干事，组织部长。党中央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派党代表冯雪峰到了上海，周文担任冯雪峰的政治交通和秘书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成都开展文艺界的统战工作。一九四〇年他到了延安以后一直根据党的需要担任各种行政职务，最后一个任务是逝世前担任的中央马列学院（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直到逝世为止。

周文同志热爱文艺，在离开四川之前就开始创作。那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只是为了发泄对旧社会的不满，仅供自己欣赏，或给朋友看看，赢得几声同情而已。以后这些作品都烧毁了。参加革命后明白了要革命就得拿上武器，对准敌人。他常说，笔就是他的武器，写出的作品，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先后曾用何稻玉、何谷天等为笔名。

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革命文艺的题材偏重于反映工农，其他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却被认为不起革命的作用，不能写。所以束缚了当时的文艺工作者的手脚，多不敢下笔，要写的话，只能把工农群众公式化。因为环境关系不能深入生活，或者只了解到表面现象，所以刚学写作的青年周文，曾在写作上徘徊不前。但是他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参加一个创作座谈会，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示，受到很大的启发。鲁迅先生说："农村工厂的题材固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又说"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究竟还是稍微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

界都很完满的人们，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还是重要的。”从此，周文的视野开始扩大了，创作也有了方向。

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下，还有一股思潮，认为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必须在作品中表明，就是要在作品中写上几句适应当时政治倾向的口号，这就成了当时称之为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周文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写了《雪地》这篇作品。本来这篇作品题材新颖，思想性、艺术性都还比较强，颇受读者欢迎。但为了表明政治倾向，在尾巴上加上“打倒”“万岁”等口号，也就画蛇添脚了。以后，他为避免这种作品的再产生，要求自己很严。作品写出后，看看不满意，也就毫不吝惜地烧毁了。

周文的作品，一般是采用白描的方法。他的这种创作方法是很费功夫的。著作中很少插进作者的评语与说明，因此有些篇幅显得过分冗长和细腻。但他意志坚强，不断克服困难，不断钻研别人的经验，不断深入实际，不断揣摩观察，不断请教商榷，不断修正，不把人物写活不罢休。从实践经验证明，他采用这个创作方法写的作品，颇受读者欢迎。

周文的创作，曾不断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当《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先生，不征求意见，在周文所写的《山坡上》小说中，删掉了一个士兵在军阀混战中被打得肚破肠流，还继续与对方搏斗，致使认识到对方也是为了生活卖命的阶级

兄弟的一段，并批评为不现实和烦琐之后，周文很气愤，也很烦恼，停笔了一些时间。后来，鲁迅先生知道了，向医生了解到肠露肚外，生命仍可维持之后，找周文谈话说："创作应该是艰苦地，不断地，坚韧地去做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得太厉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竟转过身去，用力和他们扑打，那你已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周文受到鲁迅先生教导之后，感动得彻夜难眠，泪湿枕边。以后又继续拿起笔来加紧创作。

周文同志早已看到过鲁迅先生在一九三〇年写的《文艺的大众化》一文，党组织又于一九三三年前后，感到极需要广泛地宣传共产党首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在白色恐怖下，只能通过文艺形式来介绍反映苏联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品，以启发群众接受革命的真理。但翻译作品，当时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群众接受起来是有困难的。党号召把翻译作品改编为通俗易懂的读物。于是，周文第一个响应，停止了原来的写作计划，进行研究。他经常到出租小说的书摊旁观察、了解，发现群众喜欢看的，是《西遊记》、《红楼梦》、《封神榜》以及才子佳人等章回小说。因此，他很有信心地说："章回小说我看了不少，把外国翻译作品，改成章回小说，问题不大。"于是边研究，边改编，不断修改，不断征求读

者意见。最后花费了三、四个月时间，把《毁灭》这一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作品，改为通俗易懂的作品。这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众文学委员会编印的大众丛书的第一本。出版不久就再版了。接着又改编了《铁流》和《没钱的犹太人》。《铁流》通俗本出版不久，就连同《毁灭》通俗本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发行了。全国解放后，《铁流》通俗本重获出版，《毁灭》通俗本至今失传。《没钱的犹太人》通俗本原稿丢失了。从此以后，周文到了哪里，就在哪里推广大众化的工作。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社长，深得毛主席的支持和鼓励，毛主席曾亲笔鼓励周文说："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同时，周文也注意群众的反映和实际困难，如群众反映边区的公文、布告看不懂，周文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回信鼓励他。后来，党组织为了迅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调周文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为改革公文，调周文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到了晋绥边区，始终兼任《晋绥大众报》社长。同时周文也很注意工农群众的创作，亲自搜集一本《四川民歌》和《陕甘宁晋绥边区民歌》。由此可见，只要群众需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不管花多少精力，他都决心完成。

周文同志对创作是非常认真的。每当他斜靠在床上默默无言，手上拿了一根火柴，或一张纸条，不断搓卷的时候，这就是他在构思作品。他自称这个时候是十月怀胎。这样持

续沉思些时日，然后日以继夜地伏案写起来，茶饭不思，困倦不知，嘈杂声无法干扰他，精彩娱乐难于吸引他，连续执笔，一气呵成。当一个作品写成的时候，他站起来告我说："孩子生下来了！"即使在夜深人静，他也总是推醒我，让我看他的孩子长像如何。然后，我们就互相琢磨，互相研究，补充，修改。有时，全篇搁下来，重新起笔。他不但尊重我这个捷足先登的读者的意见，也尊重任何读者的意见。他往往拖着疲劳而沉重的步伐，走访一些爱好文艺作品的友人，请提意见，或者奔波于有经验的作家之间征求意见。同时在尊重老一辈作家的意见时，他非常爱惜他们的身体和宝贵的时间，遇有疑难之处，往往恭恭正正地抄上一份寄上。他边搜集，边思考修改。有时，为了补充一些情节，推动我协助他深入实际，搜集材料；有时，要我讲述外国人的动作或习惯语；有时要我讲述学校的情况或讲述女青年对待革命与家庭的态度；等等。所以他伏案写作的时间，总比征求意见的时间短得多。当党组织指示，革命者要坚决以写得多、写得好、发表快为手段，以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实行的文化围剿。于是他满怀革命的豪情，关在小小的亭子间，迎着烧饭的煤烟和炭灰，忘我地、拼命地写。晚上有工作，白天写；白天有工作，晚上写。病体不顾，人更消瘦，知情者谁不劝上两句！可是，那些没有阶级感情的人，反而讥之为"多产作家"！可是周文不动声色，出了一本集子，名曰《多产集》以示抗议。

周文同志不是天才的文艺家，只是爱文艺创作，他用最大的毅力，反复地摸索，辛勤地劳动，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作品。但是，他是个革命战士，根据党的需要担任各种工作，所以他的一生没能完全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文艺创作。虽然如此，他留下的文艺作品也展示了五十年前人民悲惨的生活，在解放后三十年的读者看来，可能另有一番感受吧！

为了编印这本集子，任白戈同志在病中还抽出精力写序；张大明同志为编选这本集子，不辞辛苦，不惜劳累，深入各地图书馆寻找漏选的作品，埋头在周文原著中，研究，挑选，给我提供不少有益的和宝贵的意见。在此，向诸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1979年7月21日于上海

封面设计：陈世五


**周文选集** （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8.5 插页 7 字数351千
1980年 5 月第一版 1980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600 册

书号：10118·275 定价： 1.72 元



书号：10118·275
定价： 1.72 元